

乙未之殤

阿薩布魯

### 前言

# 寫作緣由

出國後反而會更愛國。

出國近十年，我對於家鄉的情感更加深厚。在高中時讀過鐘肇政的臺灣人三部曲，對其始終難以忘懷，之後又讀了兩遍，最終選擇了三部曲中的「沉淪」，基於該書來嘗試這次創作。

當然，拿自己跟鐘肇政比也太不知天高地厚，「沉淪」的文學性要強過這本書千萬倍。即便如此，還是希望你讀完會喜歡。如果說有人讀完這本書會繼續去讀「沉淪」，那我寫這本書就有價值了。

2021.10.27

### 第一章

# 下什塭仔

黎明前的夜色特別清冷，朝陽未起，一夜累積的霧氣，即便無風也是凍得刺骨。

在一片望不到邊際的秧田，起早的農人三三兩兩散在田中，拿著長柄水勺，舀起田水潑掉秧苗上的霜露。

這霜露不同於一般露水，在陽光照到秧苗之前，必須趕緊去掉，否則太陽一曬，秧苗便會發黃枯萎。

錯綜複雜的田埂中，有一條牛車路，足可讓四人並肩而行，路的一端是名叫「下什塭仔」的村庄，另一端則通往外地去。

這附近的農人都是庄裡的人，庄裡人口也有三、四百人，規模不小。

田間傳來一陣青春洋溢的少女歌聲：

「阿妹生來笑洋洋，

可比深山梅蘭香，

梅樹開花阿兄毋知看，

露水泡茶阿兄毋曾喝⋯⋯」

唱歌的桃妹年方十八，是庄裡的一支花，只見她彎著腰，熟練地翻動手裡的長勺，迅速地潑掉一片片秧苗霜露，

同時還能臉不紅氣不喘地唱著山歌。

「叱——！」忽然遠方傳來一聲吆喝，劃破迷濛的霧氣，打斷了桃妹的歌聲。

這是氣息從齒間迸出的聲音，由於臟腑震動、內息鼓蕩，這樣的聲音與平常的大聲叫喊完全不同，

即使傳到這裡的音量已經不大，也有一種奪人氣魄的感覺。

桃妹稍稍停下動作，直起身子看向莊子，微微一笑，又彎下身子繼續唱歌舀水。

桃妹目光所看的，是庄裡唯一的廟宇。

下什塭仔有座廟，門口牌匾上書「聖安宮」三個燙金大字，廟中供奉主神謝府元帥，乃是東晉謝公玄，曾在淝水之戰以八千精兵大破苻堅三十萬大軍。

廟前有一片極為寬敞的廣場，是庄裡祭祀敬神、過節集會的地方，被稱作「廟埕」。

廣場地面的黃土乾燥結實，是長年累月被眾人踩踏夯實的。

此時廣場上有七八位青年正在練拳，那聲吆喝正是這幾位青年出拳時共同發出。

他們練的拳法甚是樸實，但一招一式，剛猛迅烈，進擊如蒼山巍峨，氣勢壓人！

腳下一步一震，結實的地面竟被他們踩出一個個腳印，腳邊震起的灰塵凝而不散，端得是非同小可！

一個精神矍爍的老者在眾青年間走動，雙眼盯著他們的動作，時不時出手點在這人的腰間，那人的肩膀，校正他們的架子。

幾個青年一直練到太陽初升，天光大亮，老者才道：「好了，天光了，去喝口水，回來蹲架子。」

青年們異口同聲說了聲是，收起拳架，走向廟旁的大水缸。

那水缸旁放著一張板凳，板凳上放著兩個大碗，一個碗是空的，另一個碗裝著鹽巴。

青年們輪流拿起那空碗，舀起水後又往裡頭灑了一小撮鹽，手指一邊在碗裡攪拌著，一邊仰頭喝下。

板凳旁有十幾片鐵鎖放在地面。

鐵鎖類似於石鎖，是武術中用來增長氣力的器具，打造成長方形，中間開口，握著好像個鐵拳套似的，

長方形的長邊在掌心、手背，掌心的長邊比手背的要厚實，一方面是增加重量，一方面是練指力、握力。

短邊在虎口、拳輪，拳輪即為握拳時小拇指外側卷曲起來的部分。

這些鐵鎖從二十斤到四十斤都有，正是適合展筋膜、養氣力的重量，吳樂天擔心徒弟們功夫不到，重量再上去，容易在練拳過程中不小心傷到肌腱韌帶。

喝完水的人撿了兩片重量合適的鐵鎖，便回到廣場中央，各自找個塊地，蹲起拳架。

只見他們雙腿一前一後，前屈後伸，腰直腹鬆，含胸拔背，兩臂亦是一前一後，前臂橫於胸前，後臂護在肋側，

雙腿穩健，脊柱平直貫通，一股力道直至頭頂，是為虛靈頂勁。

光是看這些青年的拳架，便知道這老者確實是名師！

青年們在廣場中圍成一個大圓，老者將青年們的拳架逐一看過調過，便向其中一人招手道：「阿崑，過來。」

老者與阿崑走到圓圈中央，面對面站著，老者向眾人道：「你們練拳時，出力還是太重，拳腳出去後收不住，身法不整，就容易被敵人所趁。我現在拿阿崑做例子，但你們都要看清楚，因為你們都有這個問題。來，阿崑，我們把剛才的拳再使一遍。」

阿崑應聲道：「是，師父！」兩人就在場中比劃起來。

阿崑從十二歲開始跟著師父練拳，到現在已經有六年，跟師父對練早已十分熟悉，省去許多試探。

阿崑一邁步，右拳如炮彈般併步便發了出去，直打師父左肩，同時右膝帶著一股撞勁直進而入，速度極快！

師父並不硬接，腳下一退，同時前臂微縮，隨即閃電般地出手拍在阿崑右手小臂上。

這一拍「啪」一聲極是響亮，打得阿崑小臂火辣辣一陣疼痛，不僅避開了阿崑拳頭，也打得他身形微晃。

但阿崑下盤扎實，腰胯下沉，站穩重心，身子一束一展，帶出旋轉的力道，同時左右互換，左膝併左拳又是一記「炮拳」直入！

師父依然依樣葫蘆，一退一拍，又打得阿崑重心搖晃。

阿崑吃了兩次虧，隨即換招，不再出拳，而是腳踩手劈，上下相隨，一氣相連！

只見阿崑出腳踩在師父前腳腳跟後方，封住師父前腳！這在武術中有時稱之為「黏」，是要讓對手不便後退，或是打亂對手後退的節奏。

同時阿崑一臂掄圓，由上直劈而下！另一手成掌，按向師父小腹，上落下起，都是攻勢！

師父處變不驚，前腳往後一勾，連帶著阿崑的前腳也被勾過來！

阿崑只覺本該阻擋師父後退的前腳被一股大力往前一拉，站都站不住，身子不自覺地向前下墜，兩手攻勢根本來不及打出去，就只能往地上一撐。

此時師父欺身上前，手掌在阿崑脖子輕輕一抹，以示殺招，笑道：「你看，我都不用出手，你就自己往地上栽落去。」

這師徒二人過招時，都是將殺招留力，或是打不要緊處。

例如阿崑打師父肩膀，其實在真正過招時，是要打鼻、口、咽一條線，打著哪處算哪處，

而師父在阿崑脖子上這一抹，若是生死相搏，當以拳頭稜角或是手刀擊碎對方喉骨！

雖然只是輕輕一抹，但過招時多少有些力道，加上又是在脖子這等柔軟處，阿崑當下便被嗆得咳了起來。

師父把阿崑拉起來，拍了拍他的背，給他順順氣。

一旁的阿崙蹲著拳架，道：「師父，那是你功力深才有法度拉動阿崑的腳，不然阿崑這腳踩得位置極準，若是我在場上，毋拄好（不小心）被他絆到，他後手就跟進來了。」

師父被這馬屁拍得笑呵呵，搖頭道：「我功力深是一回事，但我一個老耆大，怎麼會有力氣拉動阿崑？」

阿崑緩過氣來，想了想道：「師父，我覺得剛剛前腳好像被連根拔起，可是我馬步紮得不扎實？」

師父道：「你拳架蹲這麼多年，雖然沒練到落地生根，但也踩得很實。剛才會被我拉過來，其實是因為你前進的勢太強，自己的身形沒有站穩。所以我常說，練拳時要周身中正，力道要放出去，但是不要出力過頭，好像很猛，其實反而容易被人抓到破綻。」

阿崙一旁道：「可是師父，你不是常說，我們練拳最重視全身整體的勁道，要全身如一拳，有泰山壓頂的氣勢？我上次跟七堵的長腳仔過手，靠得便是這個氣勢，一步進去破了他的防守，若是我沒這個衝勁，我怎麼有力氣打破別人的防守？」

師父道：「應喙應舌（還頂嘴）！你打長腳仔，當然可以靠氣勢贏他，但若是碰到高手，你這一衝進去，就是送上門給人打。像剛才阿崑那樣，力道再大，有多少打到我身上？」

阿崙暗暗想道，像師父這樣的高手哪能常常遇到，但嘴上卻是不敢回話，只是偷偷吐個舌頭。

師父名叫吳樂天，年輕時是赫赫有名的拳師，祖上曾是延平郡王鄭成功手下的貼身侍衛，一身家傳武藝，非同小可！

當年闖王李自成攻陷北京，明朝滅亡後，滿清金兵打著為崇禎皇帝報仇的旗號入山海關，中國大陸各地迅速淪陷。各地抗清義軍揭竿而起，其中以鄭成功勢力最為龐大。

許多志士懷著反清復明的理想，集結到鄭成功手下，有些當上將軍，有些當上鄭成功的貼身侍衛，而後隨他來到臺灣。這些抗清志士許多來自少林、武當等名門大派，也有許多來自各大武術世家，例如陳家溝太極拳、溫家七十二行拳、楊氏三十六路梨花槍等等。

當時這些志士有感國難當頭，彼此拋開門戶之見，時常交流心得，以期壯大反清實力。

國家不幸，武林大幸。

他們本來就各有驚人藝業在身，切磋印證之下，更是讓彼此武藝進步飛快。

可惜，國家大勢並非一群武師的武功高低所能決定。

施琅攻陷臺灣，鄭氏滅亡後，這些武林中人四散各地，隱姓埋名，有些便以教拳為生。

因此臺灣各地流傳的武術，大多採各家之長，往往能在一個武師身上看到多種門派的拳法。

以吳樂天為例，他所教的拳法就至少包含少林拳、五行拳、太極拳、六合拳等。

吳樂天年輕在外闖蕩，從台北府、艋舺、一路南下到省會、台南府，會過許多成名高手，打下赫赫名聲，江湖人稱「阿樂師」。

此外光緒十年的清法戰爭中，吳樂天還參與過當時福建巡撫劉銘傳所組成的「保民義勇團」，在基隆打過法國人的遠東艦隊，見多識廣，與一般武師不同。

師父讓阿崑回去蹲拳架，又將眾人拳架一一校正。

眾人蹲到腿痠換腿，而後再換腿，如此來回。

直到陽光漸烈，師父才道：「好了，收一收，今天就到這裡。大家回家去吧，記得多走走！鬆鬆腿，活絡氣血！」

### 第二章

# 外鄉人

守崑和守崙兩兄弟練完拳，從廟前廣場散步回家，從庄子邊緣到遠方都是翠綠的田野，點綴零零星星的農人。

此時太陽高掛，做事的無論男女，怕長時間曝曬在太陽下，都戴著斗笠，長長的衣袖遮著兩臂，褲管捲到膝蓋，高度恰好，不會沾到田水，又不會讓腿曬到太陽。

女人們還將鼻子以下都用臉巾圍著，只露出一雙眼睛。

即便如此，守崑還是一眼就認出桃妹。

她的身材是那麼豐滿婀腴，無論站在哪裡，都能吸引眾人的目光。

更不用說她那亮麗的臉蛋，總是帶著笑意的眉角，守崑想著想著，不由得有些出神，腳步就慢了下來。

兩人本來是並肩走在一起，守崑步伐一慢，守崙馬上就發現了。

兩兄弟自幼朝夕相處，彼此的事情都知之甚詳，或多或少有些心意相通。

守崙也慢下腳步，隨口道：「我本來一直以為桃妹會成為嫂子的。」

「嗯⋯⋯」守崑心頭的瘡疤被碰疼了，卻裝作若無其事地樣子道：「別開玩笑，你聽別人說了嗎？仁德叔今年特地請她去做事，據說就是阿清堅持，仁德叔拗他不過，只好同意。你這些閒話要是被人聽到傳了出去，桃妹還怎麼嫁人！」

守崑說到後來，語氣越加嚴厲。

見守崑臉色不善，守崙不敢回嘴，心裏默默想道：「你跟桃妹有情意的事，庄裡都知道，我說不說又有什麼關係？」

守崑今年元月方才訂親，對象是隔壁庄蔡秀才的女兒，大家閨秀，溫柔賢淑，樣貌身材也是無可挑剔。

守崑曾對父親說過桃妹的事情，但被父親拒絕。

父親有他的考量，桃妹再漂亮能幹，畢竟沒讀過書，以後孫子孫女還是要有個知書達禮的母親來教才行。

不然將來出去到臺南府、甚至到臺北府，是要被人笑話說是俗氣土包的！

守崑知道父親說的對，他也無從爭辯起，因此他只能默默接受，況且他未過門的妻子確實也是極好的！

相較之下，執意要娶桃妹就像是一個小孩子無理取鬧、不顧現實的任性要求。

守崑滿腹心事，守崙不知道該說些什麼，兩兄弟就這樣默默走在路上。

忽然，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劃破沈默！

兩兄弟轉頭，只見三弟守山神色傖惶地奔向他們，上氣不接下氣喊道：「不、不好了！阿兄！」

守崑跟守崙兩兄弟只差一歲，但守山差了五歲，目前才十二歲。

相較之下，守崑跟守崙更像朋友，而將守山當小弟弟一樣對待。

守崙以為守山跟其他小朋友打架輸了，來找兩位哥哥搬救兵，笑著問道：「安怎？跟誰打架了？」

守山跑到兩人面前，喘著氣道：「田雞仔秀才的頭被兩個外鄉人打破了，血流得到處都是！現在外鄉人要跑，我們攔不住，阿兄你們緊來！」

守崑跟守崙聞言大驚失色，守山說的「田雞仔秀才」名叫陳秉義，是他們陳氏族裡的最會讀書的年輕人，年方二十就已經考上台南府的舉人！

守崑跟守崙雖然也讀書識字，但說到要像陳秉義那樣能寫出一篇錦繡文章來，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能出這樣一個讀書人是光宗耀祖的，平時在庄裡大家都對他敬重三分。

只有那些在私塾聽他上課的小孩子們會私底下頑皮叫他「田雞仔秀才」，取笑他雙眼微凸，又大又圓，像青蛙似的。

守崑跟守崙聽到平時尊敬有加的秉義哥被人打破頭，打破頭的人還想跑，豈能忍得住？！

守崑急問：「人在哪裡？」

守山回道：「在溪邊金瓜田那裡，他們要跑了，阿兄緊去！」

守崑二話不說，撒開腿就往庄外的南瓜田跑去。

守崙略一思索，對守山道：「你去廟前找阿正，別讓師父知道！」隨後也撒腿追向守崑。

守崙較為沉穩，遇事會先想好退路。

他之所以找阿正，則是因為他在治療傷病上得到他父親的真傳。

阿正的父親以前也是拳頭師父，但自認比不上吳樂天武功精純，所以後來就不再教拳。

比起武功，阿正父親更擅長治療跌打損傷、筋挫骨折，或是氣滯血瘀等內傷。

守崙不知道陳秉義傷得多重，但先把阿正叫過來總是沒錯。

而之所以不願讓師父知道，是因為他們還不清楚這兩個外鄉人的來頭。

清領時代臺灣習武風氣極盛，各村都有帶頭的武術教師，俗稱「拳頭師父」。

守崙不曉得外鄉人來自哪個村子，要是動起手來，不小心有傷殘或是出人命，自己師父還能推說當時不知情，跟對方村子的拳頭師父約出來把事情談一談。

但是，如果師父一開始就知情的話，那事情性質就完全不一樣，等於是下什塭仔的師父眼睜睜看著那兩個外鄉人被打殘打死，那對方師父就只能帶人上門討說法，沒有商量的餘地，否則對方師父在他自己村裡肯定要被眾人唾棄，也不用在村子裡待了！

守崑、守崙二人腳程極快，不一會兒，就看到遠處溪邊，陳秉義坐在一棵樹下，後背斜倚在樹幹上，左手撐地，右手拿著塊布按在右邊額頭傷口上。

那塊布是從陳秉義的袖子撕下來的，本來是白色的，如今已經被鮮血染紅，血還不斷地從他指縫中滑出，或是順著布沿滴下，染紅他大半胸前的白衫。

一個孩子在旁照顧，幫他把沾滿血的布拿去溪水洗滌。

守崑、守崙跑到陳秉義面前，守崑關心道：「秉義哥，讓我看看傷勢。」一邊把陳秉義的手從傷口拿開。

陳秉義的手一離開傷口，鮮血又泊泊流出。守崑見那傷口皮開肉綻，橫在右額上足足有整根手指長，顯然下手極重！

守崑將那傷口上下綻開的皮肉拉攏，壓住止血，問道：「秉義哥，怎麼回事？」

陳秉義苦笑道：「我今天沒教課，在私塾讀書，忽然幾個庄裡孩子跑來跟我說，有外鄉人來偷牽牛，給他們抓到，讓我趕緊過來看看。我過來看那兩個人被十幾個庄裡孩子圍著不肯放，就上前要跟他們問問，看是怎麼回事。誰知道話還沒問出口，那兩人忽然就朝我動手，一下就往我頭殼上揍下去。」

旁邊孩子指著一條通往庄外的泥土路，道：「他們一打傷老師就往那裡跑去，長命仔帶著十幾個人追著不讓他們跑，但是不敢跟他們動手。」

長命仔不過十五歲的大孩子，帶著一批十一、二歲的孩子，如何敢跟兩個大人動手？

想到此處，守崑、守崙兩人加緊腳步沿路追了上去！

守崑、守崙二人沿路狂奔，過沒一會兒便見前方十幾個人亂成一團，拖拖拉拉地在往外頭跑，其中兩個大人想必便是那兩個外鄉人。

那兩人周圍十幾個孩子，不斷叫嚷，手持曬衣竿、掃帚、耙子等等，圍著那兩個外鄉人揮舞攻擊，企圖拖慢那兩人的速度。

每當外鄉人試圖接近，那些孩子就跑開，等他們兩人開始跑了，那些孩子就又揮著手裡的武器圍過來。

要是不小心被掃帚掃到眼睛、耙子割傷臉，那是十分危險的，但要趕走這些孩子，這些孩子又一個個精得像猴子似的。

搞得兩個外鄉人焦頭爛額，進不得、退不得。

守崑、守崙兩兄弟跑得近些，認出了那兩個人，一個叫大鼻成，一個叫臭嘴祥，都是來自佳里鎮。

兩兄弟對望一眼，都有些訝異，因為這兩人身上的洪拳功夫在這十里八鄉是響噹噹的！

三年前佳里鎮和苓子寮曾有一場大規模械鬥，爭奪將軍漁港的碼頭場，大鼻成和臭嘴祥的名聲就是在那時打響的。

當時苓子寮還佔有將軍港，苓子寮派駐在港口的帶頭人虎頭雄憑著苦練多年的洪拳「虎鶴雙形」，在將軍港站了足足兩年，可謂威名赫赫！

要知道，像將軍港這種十幾個碼頭的大型港口，每天進出的魚貨不知有多少，更不用說走私的洋貨！

這些地方油水極高，各個庄頭都巴不得能佔為己有。

能在這種四戰之地屹立兩年不倒，虎頭雄一身功夫可想而知！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

虎頭雄知道臭嘴祥也是專練「虎鶴雙形」，但他自認練得比臭嘴祥更精深。

所以當上百個佳里鎮人帶著刀槍棍棒出現在碼頭時，儘管苓子寮人數上旗鼓相當，虎頭雄還是選擇喊話叫臭嘴祥出來單挑，因為他很渴望跟同樣練「虎鶴雙形」的人交交手。

另一方面，虎頭雄的算盤是，先把最能打的臭嘴祥打趴下了，剩下的敵人失了膽氣，這場架就好打了。

「打蛇打七寸，擒賊先擒王」，這樣的道理，做帶頭人的虎頭雄自然明白。

可惜事情並沒有按照虎頭雄的算盤走！

虎頭雄一招失手，被臭嘴祥打翻在地。

苓子寮眾人見情況不對，持武器衝將上來，隨後大鼻成一根長棍掃掉了苓子寮十多人手上的刀槍棍棒，打得苓子寮眾人抱頭鼠竄！

此後，臭嘴祥的「虎鶴雙形」和大鼻成的「五郎八卦棍」，就成了佳里鎮在將軍港砸不破的招牌！

守崑正要加緊腳步上前，守崙卻在一旁拉住他道：「阿兄，回一下氣！」

守崑凜然想起師父平時教誨，臨敵切忌心浮氣躁！特別是如此強敵！

兩兄弟剛剛一陣狂奔快跑，這時需要慢下腳步調整呼吸和身體狀態。

尤其雙腿剛剛才蹲過拳架，肌肉疲勞，等一下過招時，反應時間會跟平時有些不同。

兩兄弟調勻呼吸，內觀審視一遍身體狀況後，才大步上前走去。

### 第三章

# 一馬三箭

守崑、守崙上前對小孩們揮手喊道：「好了！好了！都停手！」

小孩們看到兩兄弟出現，歡呼一聲，放下心來，都停下手，四散開來，但仍是隱隱將大鼻成和臭嘴祥包圍其中。

大鼻成和臭嘴祥彼此對視一眼，都有些無奈。

迎面而來的兩兄弟清一色白衫灰褲，同樣健壯，步伐穩健，透出一股精悍氣息，顯然也是練家子，恐怕是不好對付。

守崑開口道：「兩位可是佳里鎮的阿成和阿祥？兩位來我們庄裡偷牽牛，被抓到後還打傷了人，想一走了之，也太不把我們下什塭仔放在眼裡了吧！」

臭嘴祥和大鼻成見自己被人認出，心中懊悔不已！

兩人前幾天聽說有人在塭仔寮一帶釣到幾尾大竹午魚，特別鮮嫩肥美，因此今天一大早就遠從佳里鎮帶著釣竿來這附近的海岸邊試試手氣。

可惜魚沒釣到幾尾，回去的路上倒是看到一頭牛閒散在路邊吃草，無人看顧。

兩人最近賭輸不少錢，手頭缺錢，邪念頓起，便要偷牽這頭牛去賣筆橫財。

清領時期的臺灣，牛是農家裡最重要的畜力。

人還沒吃飯，就得先把牛餵飽，還要幫牛驅蚊趕蟲，怕牛被蚊子叮多了，隔天早上沒力氣耕田，牛的重要性可見一般。

當時的農家要是沒有房子，還能自己拿竹籬笆立在四面，夯土搭牆，上面蓋個草頂，就是個簡陋的房子。

但要是沒有牛，那真是一家老小都只能餓死。所以在鄉下地方，偷牛賊時常會被鄉人活活打死！

臭嘴祥和大鼻成本來想神不知道鬼不覺偷偷把牛牽走，不料放牛的阿成就在附近跟其他孩子玩耍，兩人牽著牛走沒多遠就被發現。

眼見事發，兩人丟了牛就想跑，卻被十幾個小孩包圍起來，不放人走。

兩人作賊心虛，不想打傷孩子，把事情鬧大，只能推推扯扯地走，想說在被人認出來前跑走。

誰知道孩子們竟立刻叫來了一個庄裡大人。

大鼻成怕被人認出臉來，情急之下，一拳打翻了那人！

這十幾個孩子頓時炸了鍋！

剛剛還只是拉拉扯扯，這下孩子們紛紛抄起附近家宅門前的掃帚、耙子就開始圍攻兩人。

兩人心中叫苦連天，雙手護著頭臉，便往庄外跑去，拖拖拉拉跑沒多遠，就碰上聞訊趕來的守崑、守崙。

作賊被抓到，這是極其丟臉的事！

臭嘴祥聽完對方問話，腦袋一轉，打定主意打死不承認偷牛，胸膛一挺，大大咧咧說道：「你說偷牛，什麼牛？誰家的牛？誰見著我們偷牛？我咁有牽著牛？牛在那裡好好的，你別亂誣賴我們！」

一旁長命仔叫道：「崑哥，你別聽他欸！他們要偷阿成家的牛！被我們抓到後，又打傷了老師！」

臭嘴祥罵道：「囡仔郎黑白講（小孩子亂講話）！我們在將軍港一天的收入幾千文，莫講一頭牛，買三、四頭牛都綽綽有餘！怎麼會來偷你們的牛！」

長命仔被這麼頂回來，一時氣不過，情緒激動，滿臉通紅，眼淚都快掉出來，叫道：「我毋講白賊（沒說謊）！若不是阿義正好看到，叫我們過來，你們早就把阿成家的牛給牽走！」

臭嘴祥聽小孩叫崑哥，轉頭瞪著守崑，囂張道：「阿崑是吧？你既然認識我，就知道我祥哥在將軍漁港一言九鼎，清清白白！抓賊抓贓，你們要栽贓到我們偷牛，也得先把牛給我們牽過來吧？」

守崑被臭嘴祥這付無賴樣頂得有些無語。

不錯，哪怕明知道臭嘴祥是被抓到後才把牛繩拋到一邊，只要他打死不認，這官司打到府城衙門也打不贏！

因為牛還在庄裡，一切都還沒發生，僅憑幾個小孩子的證詞，知府是不會信的。

一旁守崙見大哥被臭嘴祥的話給堵住，怕落了氣勢，出聲道：「好，偷牛的事講不清算不明，那打傷我們的人總該算一算！」

臭嘴祥冷笑道：「他自己學藝不精，還敢跟人動手，我兄弟只把他打傷，毋打殘，算是手下留情了！」

守崑見他顛倒是非，忍不住怒道：「他係我們庄裡堂堂前科舉人，他好好地上來跟你們說話，哪有可能跟你們動手！」

在下什塭仔這樣的小村子，舉人是很難得罕見的，但在佳里鎮那樣幾千人的鎮子上，舉人足足有三個，其中還有兩個是在台南知府手下做幕僚，臭嘴祥自然不會被一個舉人輕易嚇住，嘴角一撇，輕蔑道：「舉人？我們庄的舉人個個都在府城當官，你們庄的舉人怎會還窩在這個狗屎埔裡？到底是真舉人還是假秀才？」

「幹你娘！」一旁守崙大吼，朝臭嘴祥衝上去！

平時最尊敬的秉義哥被人打得頭破血流，還被當面辱罵，士可忍，孰不可忍！

只見守崙腳下一蹬步，身形展動！一眨眼欺近臭嘴祥身前，馬步前弓，雙拳如兩支拉滿射出的箭矢，轟向臭嘴祥面門！

臭嘴祥臉色一變，反應極快，雙臂前擋，「鐵閂門」護住面門！砰砰兩聲，拳臂相交，臭嘴祥只覺雙臂彷彿被鐵鎚砸到！

臭嘴祥還來不及慶幸自己擋下這兩拳，只覺得一道剛猛無匹的力道撞上胸口！發出「砰」一聲沉悶的聲響！

儘管臭嘴祥一身洪門硬功，也吃不住這一擊，騰騰退了幾步，一縷鮮血就從嘴角溢了出來！

原來守崙剛才雙拳擊出的同時，右腳後跟猛然發力，帶動腰胯前奔之勢，飛身上前！右膝如砲彈般直轟而出，正中臭嘴祥胸口！

這雙拳一膝，上下相隨，正是武術中所說的「一馬三箭」！

守崙多年苦練的腿力非同小可！就算臭嘴祥全力防守這記膝擊，也都要連消帶打才能化解。更何況他剛剛視線被手臂遮住，根本沒看到守崙的膝擊！完全是靠十幾年苦練的硬功硬吃下來！

守崙一擊得手，正要上前追擊，一旁大鼻成衝上來護住臭嘴祥，一記蹬腿逼退守崙！

大鼻成罵道：「我幹你娘！想動手！來呀！」

守崙退得及時，沒有被大鼻成踢到，故作輕鬆，左右甩動脖子，鬆鬆筋骨，說道：「毋怪人人都叫他『臭嘴祥』，那張嘴果然很臭！我教他一點規矩，對讀書人要放尊重點，免客氣！」

臭嘴祥雖受重擊，但極是硬氣，抹開嘴角鮮血，渾若無事般冷笑道：「哼！就這款能耐，想教我規矩？在將軍港被恁爸（老子）沉落海底的高手毋知有偌多（不知道有多少）！你準備讓你老母去港口邊撈你吧！」

守崙見臭嘴祥若無其事的樣子，不由得有些暗自心驚！

臭嘴祥能在將軍港屹立不倒，果然並非浪得虛名！

他不知道臭嘴祥其實也是在硬撐。

臭嘴祥在將軍港站了三年，大大小小的比武、械鬥幾十場，實戰經驗比守崙這種鄉下武人要多上許多。他知道此時最要緊就是不能露出受傷的跡象，更不能表露出任何膽怯！否則就是在助長對手氣勢！

像是在證明臭嘴祥所言不虛，大鼻成凌空揮了幾拳，出拳之快，竟帶出「嗖嗖」的風聲！

大鼻成這幾拳看似熱身，實為示威！

大鼻成扭扭脖子，挑釁地朝守崑守崙勾了勾手指，嘲笑道：「免驚！來！別說恁爸欺負你們少年仔，驚？驚就兩個作伙上來啊！」

大鼻成這句話表面上是大方地讓對手兩人一起上，但其實是在用話術擠兌對手一對一，他知道守崑守崙這樣的年輕人好面子，要是真的一起上，那不正表明兩人怕了他？加上旁邊又有這麼多同庄的孩子們看著，守崑守崙是絕對丟不起這個臉的！

相反地，要是碰上江湖經驗老道的對手，大鼻成肯定會強調要照江湖規矩，單挑！否則對手真的會一擁而上！

大鼻成和臭嘴祥同門練拳十多年，彼此知根知底，知道臭嘴祥傷勢不輕。

剛才那膝擊「嘣」的一聲，可能已經把臭嘴祥胸骨打裂了。現在最重要的是要爭取時間，讓臭嘴祥盡可能恢復。

同時，眼前這兩人是練家子，跟打倒剛才那個書生不同，打倒這二人後，這些小孩子肯定會害怕得一哄而散，兩人就能盡快離開。

畢竟自己身在別人的地頭，可能有更多人會聞訊趕來，此地不宜久留！

守崑守崙兩人江湖經驗淺薄，果然上當。

兩兄弟對視一眼，都讀懂了對方眼神，守崑要先出手！

守崑守崙武藝相差不多，守崑之所以先出手的原因有二：

一來，他是大哥，遇到事情理當站在第一；

二來，他要是能打贏大鼻成，那是最好，要是打輸了，那他也要儘可能撐久一些，讓守崙多看看大鼻成的拳路！

「未慮勝，先慮敗」，正是師父吳樂天時時耳提面命的。

而且佳里鎮這兩人畢竟是成名高手，有諺云：「人的名，樹的影」！

要說守崑和守崙心裡沒點忐忑，那是不可能的！

守崑神色輕蔑，回應道：「驚三小？！驚你那張嘴臭彈吐涎？恁爸今日不把你滿嘴牙齒打得乾乾淨淨，恁爸就跟你姓！」

守崑踏步上前，同時深深吸氣，那口氣在丹田繞了一圈，而後穿過尾閭，過脊柱直上小腦、天靈，全身一陣激靈，整個人精氣神就活了起來！

這是吳樂天所傳授，長年習練太極而成的提神醒腦之法，能夠在臨敵的時候讓人的反應更加迅速！

### 第四章

# 過手

無論剛才心中有多少擔憂不安，守崑一站到場上，思緒立即清澈起來，只剩下眼前的敵人，和對自己多年苦練一雙拳頭的信心！

大鼻成的赫赫威名、擊敗過的高手等等，都不再存在於他的思緒內！

明朝名將戚繼光所著兵書紀效新書有云：「對敵若無膽向先，空自眼明手便。」

臨陣對敵，膽氣當先！身手其次。

否則平日練得再眼明手快，被敵人氣勢壓迫就自亂陣腳，拳腳無力，十成功力打不出兩成，那自然是必輸無疑！

這也是師父吳樂天平時不斷掛在嘴邊的，只要膽頭在，亂拳也能打死老師父！

大鼻成見守崑步履穩健，眼神堅毅，就知道是個勁敵！

當下也凝心定神，不再去想臭嘴祥的傷勢。

大鼻成和守崑對峙站定，大鼻成擺出守門勢，一個「馬步雙挫掌」，守得嚴嚴實實！

守崑年輕氣盛，見大鼻成沒有先動手的慾望，便決定先聲奪人！

大喝一聲！一個滑步搶到大鼻成右側！身形如電！

少林拳「撂手推掌」！

守崑右手五指扣上大鼻成右臂，扯動大鼻成防守拳架，左掌直擊大鼻成右臉面門！

大鼻成中門守得嚴實，其實正是要引誘守崑進攻兩側！

他洪拳「十二橋手」十多年的功力，豈是能輕易被扯動？！右肘一沉，小臂肌肉暴出一股勁力！綻開守崑扣上的五指！

緊接著左掌收在右腋，如盾護住，右肘抬肩一頂，如槍刺出！

這一肘護住面門，守中帶攻！同時腰馬合一，一股暴發力帶動身形！有如騎兵衝鋒般，直直撞入守崑懷中！

正是一記「頂肘標撞拳」！

大鼻成這一招抓的時機十分巧妙，正是守崑攻勢將成未成之際！

守崑進攻時，本就沒打算一招就將大鼻成放倒，但料想大鼻成可能會閃、會退、會變招，怎麼也沒想到大鼻成的反擊來得這麼快！這麼致命！

此時守崑已經主動將兩人距離拉近，根本不可能躲避大鼻成搶進懷裡的肘擊！

電光火石之際，守崑向左轉體九十度，身形迅速下沉！堪堪避開大鼻成的肘尖！

守崑這閃身結合少林拳身法的「醉臥枕」和太極拳身法的「下勢」！妙到巔峰！也險到巔峰！

雖然避開最前端的肘尖鋒芒，但大鼻成霸道的勁力也沒有那麼好化解！

肘尖周圍的肘骨和肌肉擦過守崑右胸，有如鐵槍掃到一般！皮開肉綻！

但守崑此時心無雜念，完全沒有感覺到痛楚！

多年來千錘百鍊的拳法套路，此時身體自然反應，利用轉體帶出的旋轉力道，右臂如單鞭甩出！

鞭梢的右拳如錘，自下而上，砸向大鼻成左臉！

這一拳端得是神出鬼沒！

守崑轉體下勢，軀幹遮住了大鼻成的部分視線，大鼻成完全沒看到守崑的右拳！

但他身經百戰，絕非浪得虛名！

他左耳聽到拳風聲，想也不想，習慣性地偏頭一閃，守崑的拳稜正好擦過他的臉，側邊擊中他的鼻子，從他眼前一掠而過！

大鼻成以為他那記頂肘勢在必得，卻不料被倒打一拳！

當下連環插拳，邊打邊退，連退三步，「馬步橫肘」護住自身！

這也是大鼻成經驗老道之處，在情勢不明的時候，先求自保。

大鼻成中拳後，即使明知自己那記肘擊肯定也傷到了守崑，但他摸不清情勢，若是繼續打下去，輸贏難料！

練武之人動手過招，最重要的是要打亂對方，同時自己神識清明，持續掌控局勢！

普天下的拳法打得都是套路，要算準敵人的動作反應，一環接一環，把敵人套進自己的攻擊節奏中，以有備攻無備，才能穩操勝券！

兩人剛拉開距離，大鼻成鼻血就浡浡流出來！

守崑的模樣也有些狼狽，胸膛白衣一片鮮血暈染開來！

但守崑渾若無事，雙眼狠狠盯著大鼻成，擺出「少林連環拳」拳架，整個人猶如猛虎出閘！蓄勢待發！

這一次交手寫起來洋洋灑灑數百字，其實兩人動手速度之快，有如電閃雷鳴！身形交錯只在一眨眼間！

守崙一旁觀看，不禁有些擔憂，大哥明明慣用右手，此時卻將左半身微側在前，表示右半身胸肌、甚至肺臟可能已經被那記肘擊傷到！

守崙猜測不錯，守崑胸前外傷流的血看起來嚇人，但其實真正可怕的是內傷，那記肘擊的穿透力直貫肺臟！

守崑此時不僅右胸肌肉挫傷，嚴重影響到右手出招的速度、力度，還有變招的靈活度，而且他還有些呼吸困難，剛剛中招時，一口氣差點提不上來！

大鼻成並不像守崙那麼熟悉守崑，他只知道眼前這個年輕人必定傷得不輕，但不曉得到底傷得多重、傷勢影響多大。而且這個年輕人的功夫確實十分了得！不僅武藝精熟，而且必定有明師指點！

剛才他那招「頂肘標撞拳」是他的絕招！不知道放倒過多少成名高手！

在他風雨無阻苦練的十多年中，他把敵人的出招、節奏、反應都做過各種模擬。

他知道他剛剛發動的時機完全沒有偏差，那一擊不僅剛烈迅猛！而且事前全無預兆，打得無影無蹤！

只是可惜功敗垂成，被守崑驚險躲開！

守崑能躲開那肘擊，很大一部份是運氣因素。倘若他下意識選擇後退，那他現在已經倒在地上喘了！

因為任憑他武功練得再好，都不可能改變人體運動慣性，在前進的瞬間變為後退。所以他退得再怎麼快，都快不過大鼻成那有如標槍般直刺而入的肘擊！

好在守崑選擇側閃，利用身體旋轉綻開大鼻成的肘擊力道！

這種身法稱之為「閃綻」，是在敵人直進時，自己利用身體旋轉或是傾斜的方式製造小範圍的橫向位移，使敵人的拳頭力道在接觸身體的瞬間被橫向的力道破壞。

「閃綻」身法精熟的人，敵人不僅很難打中他，打中時也好像打在一顆旋轉陀螺般，拳頭上十成力道會被綻開八成。

但「閃綻」身法最是難練，吳樂天平時在督促徒弟們練身法時，非常嚴格，側身、轉體、速度、角度、重心、腳步、移位、拳架，缺一不可！

吳樂天手裡時常拿著藤條盯著，只要看到哪個徒弟手、眼、身、法、步有一處沒到位，藤條立馬就抽了過去！

大鼻成淌著鼻血，心中明白，他和臭嘴祥今天恐怕是很難全身而退！

剛才交手勝負各半，接下來誰輸誰贏還很難料定。就算能贏，他自己恐怕也要付出一些代價！

而且之後還有看起來同樣厲害的守崙要對付，到時候自己的狀態又痛又傷，恐怕不是對手。

不過，只要能放翻守崑，臭嘴祥就能上來跟他一起圍攻守崙！快速解決掉那個難纏的對手！

大鼻成微微甩頭，將紛擾繁雜的思緒排出腦中！

儘管勝負難料，但跟人動手的時候，他從來沒懷疑過自己的拳頭！

另一頭，守崑嘗試幾次呼吸調整，右胸都傳來撕裂般的痛楚！

他自知已經傷到肺氣，不利久戰，否則越戰越喘，越喘越容易露出破綻！

念頭既定，守崑腳踩碎步，緩緩朝大鼻成逼上去！

兩人距離慢慢拉近，忽然守崑後腳腳跟猛地發力！「噌」地向前進一大步！一招「勒馬沖拳」！左拳向大鼻成當胸打去！

大鼻成「十二橋手」多年功力，雙手有如兩片鐵門，豈能讓人打進中路？！

他右手掛開守崑的崩拳，左拳直奔守崑面門！

守崑身形靈活，左拳還沒碰到大鼻成的時候，忽然側身換膀，收回左拳，腰馬一跨！右拳逕出！

正是一記少林拳「黑虎掏心」！

俗話說，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同樣地，沒練過少林拳，也都看過這招「黑虎掏心」！

這是少林拳流傳最廣、最基礎的招式之一，任何一個賣藥耍拳的賣藝郎都會打。

雖然說「拳無高下，功力為先」，但大鼻成見多識廣，這招實在是太容易被他破解！

「少年郎就是少年郎，太輕浮！『黑虎掏心』？我們兩個生死相搏，你以為是同門對練打著玩？！」大鼻成暗想，決心廢掉守崑！

他對「黑虎掏心」的應對已經熟到等同於自然反應，想也不想，左手攔向守崑右拳，右掌如刀，「穿掌挑插指」直刺守崑雙目！

不料大鼻成左手剛攔住守崑右拳，卻感覺這拳輕飄飄地，空有速度，卻沒有多少力道，心中暗叫不妙上當！

果然！大鼻成的「挑插指」還沒傷到守崑，就感覺擋護在前的左膝外側傳來一陣劇痛！

原來守崑的「黑虎掏心」是聲東擊西！指上打下！

看似上身出拳，其實殺招在腳下，跟著右拳跨前的那步並非馬步，而是足踢！

彈腿歌訣有云：「左右十字蹦腳尖」，將踢擊的力道集中於腳尖一點，那破壞力是最為可怕的！

守崑腳尖踢在大鼻成膝蓋外側，「喀嚓」一聲！大鼻成當場向前半跪下去！膝蓋竟是直接骨折！慘叫出來！

所謂「拳打連環」，一招得手，守崑緊接著沉肩展背，勁力勃發！反手一肘砸向大鼻成太陽穴！

守崑肘擊還沒打中，耳朵就聽到身側極近處有一陣風聲朝他急速而來！

是衣襟帶風之聲！有人來襲！臭嘴祥出手了！

守崑不知道來襲的究竟是拳是腿，距離實在太近！根本來不及轉頭看！肘擊迅速改為護身，攔在風聲傳來的方向，另一手護在側身要害，同時往守崙的方向退去！

守崙白衫灰褲的身影也飛速從他眼角掠過！護在他身前！

守崙跟臭嘴祥兩個剛才在旁觀戰時，都在提防對方突然出手襲擊。

師父吳樂天時時提點，雖說是單挑比武，但人心狡詐，江湖險惡，不可不防！

果然，大鼻成一露出敗象，臭嘴祥立刻出手！

### 第五章

# 拳打連環

臭嘴祥看到大鼻成對付那記「黑虎掏心」的手法時，心中就已經知道不妙！

因為他在旁邊清楚地看到，守崑右拳發出的「黑虎掏心」只是虛招！

真正的殺招是由他腳下踢出，六合拳中「撩陰腿」的變招！

原來守崑自知右胸受傷嚴重，右拳難以傷敵，所以他決定「指上打下」，用右拳吸引大鼻成的注意力，同時出腳，而且從原本側踢下陰改為側踢膝蓋，動作比真正的「撩陰腿」更小更隱蔽，所以隱藏得極好！

一來是大鼻成對守崑不了解，二來是守崑從比武開始就一直使用少林拳，製造出一個刻板印象，使得這番算計能夠成功欺騙大鼻成。

洪拳功夫強調「硬橋鐵馬」，大鼻成的下盤剛勁有力，本來是不可能被敵人一腳踢斷，但錯就錯在他誤判了敵人招式來勢！

否則大鼻成腳下因應變招，由「四平馬」變為「子午馬」，守崑是不太可能踢中他的，就算踢中也難以造成實際傷害。

臭嘴祥看到大鼻成落敗，心急如焚，顧不得自己也有傷在身，上前一記「上步劈掌」，右腳踏前如弓，右掌如刀，橫劈守崑脖子！

這是「圍魏救趙」之計！要逼守崑自救！

守崙一旁掠陣，本來就在全付精神都在防範著臭嘴祥。眼見臭嘴祥一動，守崙反應極快！身形亦是如電而出！與後退中的守崑擦身而過，左腿彈出，踢開臭嘴祥的劈掌！

守崙換腿極快，連環一氣！左腿剛落下，右腿又彈出去！直攻臭嘴祥胸膛中路！

臭嘴祥左臂本就護在懷中，立即架開守崙攻來的彈腿，右手撤掌，拉著大鼻成就往後退！

守崙雙腿飛起連彈，左右互擊！臭嘴祥左手「橋手」連封帶架，守得滴水不漏！右手拉著大鼻成連退幾步，拉開跟守崙的距離。

臭嘴祥這幾下深得「十二橋手」的精髓「一勢多手」，變化多端！

可惜他雖然擋下守崙的連環踢擊，但並沒有把力道完全化解掉，加上他本來胸肺就已經有傷，這幾次震動，更是讓他一口血直接噴了出來！

守崙見狀冷笑道：「想偷襲？不給你點教訓，你當我死人麼？！」

臭嘴祥並不是要偷襲，他只是要救下大鼻成，但手段確實並不光明磊落，還被人識破倒打，惱羞成怒道：「你們已經贏了，難道真的要我們的命嗎？」

如果不是臭嘴祥的阻擾，守崑最後那一下肘擊砸在大鼻成太陽穴上，大鼻成肯定當場一命嗚呼！

但那並非守崑蓄意殺人，而是十多年來練拳練就的自然反應。

「拳打連環，攻勢不斷」，是吳樂天對徒弟的重點要求之一。

無論攻守，都要把招式搭配練到就好比走路那樣，踏出左腳後，右腳也會踏出，自然而成的習慣，想都不用想。

若沒練到這個地步，跟人過手無異於找死！

但現在雙方拉開距離，不再處於那種命懸一線的緊張狀態後，守崑很難對一個無怨無仇的人下殺手。

特別是看著臭嘴祥血染衣襟的狼狽模樣，和大鼻成疼得滿頭冷汗，卻仍咬著牙一聲不吭。

守崙兩眼盯著臭嘴祥，微微側頭，看了守崑一眼，見守崑有些猶豫，顯然不知該如何決斷。

守崙想了想，自作主張，擺擺手說道：「滾吧！讓你們知曉下什塭仔的漢子不係好欺負的！好在我阿兄手下留情，不然還要送你們輛板車，讓你推他屍體回去，毋彩錢！（浪費錢）」

臭嘴祥對守崑、守崙一抱拳，攙扶著大鼻成，兩人一瘸一拐地漸漸走遠。

旁邊孩子見自己庄裡大人大展威風，群聲歡呼，上來圍繞簇擁著兩兄弟，彷彿凱旋歸來的將軍！

守崑傷勢不輕，咬著牙冷汗直流。守崙見狀，趕緊護著大哥，避免被小孩蹦蹦跳跳不小心碰到胸前傷口。

長命仔倒沒同伴們那麼開心，猶自憤恨不平道：「崙哥！你為什麼放他們走？」

台灣俗諺：「小漢偷挽匏，大漢偷牽牛」，意思是縱容小孩子的小錯誤，會使其養成惡習，長大後會更為變本加厲。

長命仔自小就被這樣教育，偷牽牛在他而言是滔天大罪。

守崙摸摸長命仔的頭，笑道：「不放他們走，難道留在你家作客？」

長命仔道：「他們偷東西，還打傷了老師，好歹剁下他們一隻手！」

守崙眉頭一皺，長命仔一直不討他喜歡，就是因為他戾氣太重，十五歲的孩子，動不動就要斷人手腳！

守崙道：「長命仔，做人留一線，日後好相見。動不動就剁人手腳，總有一天你也會被人剁手腳。記住了，你老爸給你號這個名，就是希望你長命百歲。」

長命仔默默地並不回話，只是表情仍不由自主地流露出一絲不以為然。

守崙看長命仔那付表情，贏拳的興致被一掃而空，揮手把孩子們趕到一邊玩去。

算算時間，阿正應該到秉義哥那裡了，便和守崑一起往回走去找阿正看傷。

秉義哥仍然坐在原來那顆樹蔭下，阿正已經到了，把秉義哥額頭傷口的血止住後，正在檢查有無其他暗傷。

畢竟傷在頭部，要是有什麼腦袋震盪導致的後遺症就糟了。

台南本地附近的土城有個赫赫有名的拳師，就是跟人過手時被打倒，後腦震盪，當時沒事，回去後過沒幾天就一命嗚呼！

不幸中的大幸，對方沒有下重手，秉義哥應該只有外傷。

只是秉義哥中過舉的腦袋特別金貴，不同於一般人的腦袋，阿正為了保險起見，捧著秉義哥的腦袋反覆檢查。

守崑和守崙到的時候，阿正已經檢查到第三遍了。

阿正見守崑右胸傷勢嚴重，趕緊放下秉義哥的腦袋，過來查看。

他一聽守崑的呼吸聲就知道傷了肺氣，從藥箱拿出一個小白瓷罐子，打開湊到守崑鼻子前，說道：「別說話，慢慢吸。」

守崑一吸，覺得一股清涼的藥味流進胸腔，本來呼吸困難的情況漸漸就有些好轉。

守崙簡單介紹道：「貼身肘直進，力道剛猛，我阿兄避開一部分，但化解不掉全部力道。」

阿正點頭道：「好，你先把衫脫掉，我看下。」

守崑想脫衣服，一用力，右胸肌彷彿撕裂般疼痛，右手竟是完全抬不起來！

守崙和阿正兩人在旁幫忙才把守崑的上衣給脫下來。

一脱下來，就看到右胸上被劃開一道傷口，皮開肉綻！

更可怕的是傷口周圍那一片瘀青，已經嚴重到發紫入黑，觸目驚心！可以想見當時大鼻成那記肘擊的力道有多可怕！

阿正把小白瓷罐塞到守崑手裡，讓守崑自己拿著吸，開始檢查傷勢。

皮肉傷的血流不多，而且已經緩慢凝固下來。

阿正不急著止血，幾隻指頭在瘀傷外圍輕按，透過指尖敏銳的觸感檢查骨頭是否有斷裂，以及呼吸時肺臟的脈動，由外向內，慢慢按到瘀傷上，往傷口中心移動。

守崑輕輕吸氣：「嘶⋯⋯」雖然阿正按的力道輕微，但仍疼痛難耐。

阿正一邊按，一邊說道：「別發出聲音，正常呼吸，我才知道你傷得怎樣。」

守崑苦笑，要是忍得住，自己也不想發出聲音啊！但還是盡量忍耐下來，直熬得他全身冷汗。

阿正檢查完說道：「骨頭裂開兩根，肺氣有傷到。好家在，你們兄弟的功夫好，這下有閃過，不然阿崑你應該是一世人廢去了。」

要是右肺臟被打壞，那守崑一輩子恐怕都只能窩在家做些簡單事務，連出趟門都難，氣喘吁吁。

阿正從藥箱拿出兩個跟之前一模一樣的小白瓷瓶，遞給守崙說道：「每個時辰吸五次，慢慢吸，吸進去後憋氣，過幾秒再吐氣。」

然後又拿給守崙一個小木盒，守崙打開看，裡面裝著氣味濃烈土黃色的藥膏，是阿正家傳的外敷傷藥。

大家練拳難免磕磕碰碰，常常用這藥膏，阿正也就懶得多加解釋。

守崙掏出一串銅錢給阿正，阿正推辭道：「小些物件，就免了。」

守崙道：「不好免，我們兄弟找你看病，還要你自己貼藥錢，那以後我們就歹勢（不好意思）找你看了。」

阿正見推辭不過，就把那串銅錢收起來，說道：「阿崑你還得休養一個月，多吃點豬肺、魚湯補補。秉義哥，晚點再來給我老爸檢查看下。先這樣，我來去了。」

守崑還要在原地休息一陣，剛才痛得他全身冷汗，守崙拿著他脫下的短衫幫他把身上的汗擦去，免得吹風著涼。

吸了幾次藥，守崑右肺那股被勒緊的感覺漸漸消去，好不容易可以講出話來。他從剛剛就在思前想後，便問道：「欸阿崙，放他們走咁真的好嗎？」

守崙笑道：「阿兄你煩惱他們回去後帶人來報復？安啦！他們現在要煩惱的是將軍港會不會被搶走。我們這小地方，他們要來的話，帶的人少，打不贏，帶的人多，打贏了，也沒什麼物件好佔。鋤頭毋顧顧畚箕，他們沒那麼憨。」

「鋤頭毋顧顧畚箕」是閩南語俗諺，不把重要的鋤頭看顧好，卻去看顧不值錢的畚箕，比喻因小失大。

秉義哥一旁聽著，也好奇打傷他的外鄉人是誰，守崙便將臭嘴祥和大鼻成的來歷說了。

秉義哥聽完，點頭附和道：「不只苓子寮的虎頭雄，青鯤鯓、馬沙溝、頂口寮都想要將軍港很久了，那港口十幾個碼頭，每天貨運上上下下，佳里鎮在那邊站了三年，毋知賺偌多（不知賺多少），大家都眼紅！我看他們這次要再站牢恐怕很難！」

守崑性格保守，遲疑道：「我亦知他們毋甚可能會返來，但事有萬一⋯⋯」

守崙道：「阿兄，秉義哥都這麼說了，你就放心啦！再講返來，如果比武失手打死就算了，現在說要殺人，我們又不是他們那種江湖人，哪下得去手？反正我們這陣子較注意一點就是了，代誌（事情）不會有多嚴重啦！」

### 第六章

# 分類械鬥

守崑想想也是這個道理，便不再多說。

反正下什塭仔也不是第一次跟別人結怨，也不怕人家打上門來。

況且佳里鎮勢力再大，也不可能跨過幾個村子打來。

最重要的是，自己村子沒什麼港口、金礦之類的值錢資產，不用擔心有人會為此大動干戈。

臺灣清領時期，各地村莊之間械鬥頻發，積怨甚深。

「分類械鬥」已經成為駐臺官員上奏清廷奏摺和皇帝給的上諭中常用的專有名詞。

「分類」的意思是移民由於民族、地緣、血緣等自我認知而形成不同族群。

「械鬥」的意思是武裝衝突。

例如「閩粵械鬥」，是發生在福建的閩南移民和廣東的客家移民間的武裝衝突。

「漳泉械鬥」發生在漳州人和泉州人之間。

甚至連同樣泉州人之間，也發生過數百人傷亡的「頂下郊拚」，是來自泉州府的頂郊和下郊兩地移民之間的火併。

之所以械鬥頻繁，主要是因為官府漠視，甚至主動分化各地居民之間的關係，造成兩敗俱傷，以免生出另一個「反清復明」的偽政權。

另一部分原因則是大量移民湧入，先來後到者之間的往往無法達成共識，造成衝突，例如土地分配、灌溉水權、爭取墾地、建屋蓋廟等等。

所有械鬥中最兇殘的，莫過於「原漢械鬥」，是漢人與原住民之間的武裝械鬥。

漢人之間的械鬥，頂多砍砍殺殺，而原住民有所謂「出草」，是獵人頭習俗的別稱，就是將死去敵人的頭顱割下。

清領時期，臺灣府首任知府蔣毓英的「臺灣府志」曾經這麼描述：「好殺人取頭而去，漆頂骨，貯於家，多者稱雄，此則番之惡習也」。

是不是惡習，眾說紛紜，見仁見智。畢竟首級當時也是在清政府軍中用來計算功勳。

但對於平民百姓而言，這些生番動不動就砍頭，確實是很嚇人。

砍人而已，有必要砍頭嗎？好歹給人留個全屍吧！

更甚者，漢人之間的械鬥，多在平民之間，而「原漢械鬥」時常會牽扯進地方官員以及駐地清軍。

例如清政府為了「開山撫番」而設立的官方機構「卑南撫墾局」就曾經在徵收稅金上與原住民發生過衝突。

七百多個部落民眾群起而攻，將撫墾局從局長、司事、局書以下殺得乾乾淨淨！

在當地駐紮的綏靖軍兩千人也被打得節節敗退！

清政府緊急從北洋水師調派致遠、靖遠兩艘穹甲巡洋艦由提督李定明指揮，會同臺灣總兵萬國本，在台東海外以艦載快砲轟炸海岸，掩護水師的洋槍隊登陸，攻克碉壘，好不容易才平息民亂！

中國近代海軍的第一次兩棲登陸作戰，居然是用來打原住民？！「原漢械鬥」之嚴重程度由此可見！

守崑、守崙和秉義哥就將軍港的未來局勢變化閒聊起來，反正牽扯進去的幾個村子打生打死都不關下什塭仔的事，三人聊得特別起勁。

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其實更貼切點地說，有利益的地方就是江湖。

比如將軍港，最早的時候其實是馬沙溝的。

馬沙溝是距離將軍港最近的村子，台南府修建將軍港，抽調最多的民夫就是馬沙溝的人。

所以港口建成後，在那邊工作賺錢的苦力、船夫、漁夫、買辦也都是馬沙溝的人。

隨著將軍港出入的船隻漸多，從起初的漁船，到後來貨船、走私船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工作機會多，明面和暗地利益也越來越龐大。

周遭的幾個村子看得眼紅，就想分一杯羹，讓村裡人去那裡工作賺錢。

馬沙溝的人當然不許，於是衝突頻起，最終被青鯤鯓的人站上碼頭。

自此以後，將軍港差不多每兩年換主一次，每次都伴隨著數百人的血腥械鬥。

佳里鎮能站三年，確實了不起，但大勢所趨，將軍港也差不多該到換主的時候了！

三人聊到一半，三弟守山蹦蹦跳跳跑來，他從玩伴那邊聽到大哥二哥大顯神威，十分高興，在玩伴們面前顯擺了一陣子才想到要來找哥哥。

三兄弟告辭秉義哥，結伴回家。

家是三合院，三間長屋圍著前院一大塊空地。庭院在臺灣一般稱作「埕」，是農家曝曬稻米、蕃薯籤等作物的地方。

走進前院時，母親正在左偏屋的廚房煮午飯。她久久不見孩子們回來，有點心急，時不時抬頭張望前院。

這一看到守崑胸前的傷口，她著急得鍋鏟一丟，上前問道：「怎麼傷成這個樣子？！我看你們今天練完拳那麼晚還沒回來，就知道出代誌（出事情）！是不是練拳時傷到的？你們師父那麼多歲的人，下手也不知道輕重！」

小弟守山幫大哥辯解道：「阿母，毋是啦！是有兩個外鄉人要偷牛，很兇，還打傷老師，結果被阿兄打跑了！」

父親本來在正屋裡喝茶，聽到聲音後出來，看了看守崑的傷，安撫母親道：「毋事啦，給他們先講。」

守崑肺傷，最好少說話，守崙便把事情講過一遍，其中輕重緩急如何拿捏，自有分寸。

例如大鼻成傷害秉義哥的部分要加油添醋一番，講得大鼻成和臭嘴祥是如何囂張跋扈、目中無人。

再把比武的凶險之處輕描淡寫過去，大哥是如何胸有成竹，只是對方突出陰招，才不小心受傷。

而這傷勢的嚴重程度也一言帶過，只說已經給阿正看過，也拿了藥，只要多吃豬肺補補就好。

母親聽完道：「阿山，趕緊去你們成仔叔家拿片豬肺來，我中午煮湯。你們看，你們老爸平時叫你們在外要注意，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你們都毋在聽！阿崙你也是散形散形（散散漫漫），你在旁邊不就要幫你哥看一下，對方有什麼動作，你反應要快一點啊！」

守崙連連點頭稱是：「阿母，我知我知。」

母親又道：「你知你知，你知毋用，知了要做！我看阿崑這個傷還是要去給阿良看，他後生（兒子）畢竟經驗較毋夠，別看差錯，留下症頭就壞了。」

阿良是阿正的父親，相較於年輕的阿正，父母還是比較相信跟他們自己同輩的阿良。

父親點道：「好，晚些吧，現在人家快到吃飯時間，也不好去叨擾。你先去煮飯吧。你們兄弟兩個跟我進屋來，我看看阿崑的傷。」

正屋正中是一座神龕，擺著陳家的神主牌位和鹿耳門媽祖大廟請回來的媽祖像。

右邊是客廳，擺設一些簡單桌椅。

三人坐定，父親嚴肅地盯著兩兄弟看，一句話也不說，直到看得兩兄弟都有點坐立難安，才開口說道：「大鼻成和臭嘴祥的功夫，我之前去佳里鎮做生意時有見過，很不簡單。你們兄弟雖然練得不錯，但要跟人家動手，還是有一段差距。阿崑這次運氣好，要是那記肘擊打在旁邊一些，打在心口，你今日就是被四塊板（比喻棺材）扛回家了。」

母親楊婉儀以前是讀書人家的小姐，不通武藝，聽兒子們的說詞也就信了。

但父親陳孟南年輕時，少林拳、少林棍打遍十里八鄉，闖下赫赫名頭。

內行看門道，他一看守崑傷勢便知，交手過程並不像守崙說得那般輕鬆。

陳孟南說道：「我叫你們練武，是讓你們以後在外走動，碰到代誌有膽氣，不是讓你們碰到代誌就動手。他們兩個偷牽牛被抓到，趕走了也就算了，何必一定要和他們打生打死？」

守崙道：「阿爸，趕走了他們還會再回來，而且他們還打傷了秉義哥，不給他們點教訓，以後我們庄要讓別人看不起的！」

陳孟南道：「他們也是要面子的，偷物件被抓到，哪還有面子再回來？秉義仔被打傷⋯⋯」

陳孟南本來想說，秉義仔的頭是被打破沒錯，但也不值得守崑冒生死風險為他出氣。

大家雖然都姓陳，但只是遠房親戚。

在別人眼中，陳秉義的舉人身份是鑲金包銀，但在他眼中，一百個陳秉義也比不上自己白身的兒子重要，

然而這些心底話卻不方便當著兒子們的面說出口。

陳孟南嘆氣道：「唉！反正你們以後注意些，別遇到代誌就起腳動手，事前多想想。跟人交手三分險，能別動手就別動手。」

陳孟南是製作繡花鞋、布鞋的手藝人，偶爾在港口採買些昂貴的進口皮鞋，一根扁擔挑著兩箱各式鞋子，走遍各大城小鎮四處賣。 在臺灣這種官府不治之地，治安極差，像陳孟南這樣走南闖北的，都要有真功夫在身，否則寸步難行。

他把少林棍法化在那根扁擔上，使起來可以說是潑水不漏！

他有時看人打，有時被欺負到頭上就自己打，這幾十年下來，越打越心驚。

他深知自己只要幾分力打在要害處，取人性命真如探囊取物！

同樣地，碰到練武練得精深的高手，人家要取自己性命也是探囊取物！

所謂江湖越老，膽子越小。陳孟南動手經驗越豐富，反而越寧可花錢消災。

三人說話間，前院傳來陳秉義的聲音：「阿嬸，我是秉義，叔叔咁有在厝（可有在家）？」

楊婉儀回道：「有有，先入來，秉義仔你人來就來，還帶物件（東西）來，免這樣客氣啦！」

陳孟南帶著兩個兒子走出來迎接客人，只見陳秉義左手提著草繩綁住的一副豬肺和一片排骨，右手提著一包紙包的藥材，滿臉歉意道：「叔叔、阿嬸，阿崑今天為我被人打傷，我是特地來看看的。這邊豬肺和豬肉給他補。還有一些蓮子、木耳，可以清肺、順氣。」

陳孟南推辭道：「太客氣了，毋免啦。大家互相幫助，應該的。平時叫他們兩個練拳，總是打混偷懶，現在吃點教訓也好。你的傷口怎麼樣？阿正看過了？」

陳秉義道：「看過了，毋事，皮肉傷而已。叔叔，我物件都帶來了，再帶回去，肯定要被我爸罵，你就收下吧。」

陳孟南笑道：「好啦，你講成這樣，我不收好像真要害了你。來啦，先進來飲茶。」

走上前從陳秉義手中接過東西，轉頭遞給楊婉儀，又對守崙道：「去幫媽媽一下，再燒些水來泡茶。」

楊婉儀道：「毋免毋免，你們先進去，我那邊自己來就好。秉義仔，我拿你這排骨豬肺煮湯，你順便留下來吃中午頓。」

陳秉義道：「阿嬸，我阿母也有煮，我還得趕返去食飯。我就擔心阿崑的傷勢，先拿些物件來。叔叔，我先回家食飯，食飽再來喝茶。」

陳孟南點頭道：「好，那你下午再來。下午再來就別再帶物件了，人來就好。」

陳秉義點頭說聲好便走了。

陳孟南微微歎息，看看秉義仔，多好的年輕人，應對得體，又會讀書，做事又漂亮，反觀自己兩個兒子，毛毛躁躁，怎麼不能長大一些。

### 第七章

# 生死門

農村人起得早，往往天還沒亮就起床做事，所以午飯後都會睡午覺補眠。

守崙午覺醒得稍微早一些，見屋外有人，以為是秉義哥來得早，已經在屋外等了，趕緊起來出門迎接。

不料出門一看，卻是一個不認識的中年男子。

想到上午才打傷佳里鎮的人，守崙心中有點忐忑，難道佳里鎮當真睚眥必報，這麼快就派人來踩點探聽？

可是看這人站得直挺挺的，光明正大的樣子，不像在踩點。

而且臉上戴著一副眼鏡，斯斯文文，隨然不瘦弱，但四肢不像練武人那樣發達，看身形更像是秉義哥那樣的讀書人。

不管來者何人，都不能掉以輕心，守崙滿懷戒備，上前問道：「請問你是來找誰人的？」

中年男子見守崙神色警惕，攤手笑笑回道：「別緊張，我毋是來找麻煩的。我是馬沙溝的李展嘉，人都叫我『師爺嘉』，聽說這裡有對兄弟很厲害，少年高手，打殘了佳里鎮的大鼻成和臭嘴祥，我特地來拜見！」

千穿萬穿，馬屁不穿，守崙少年心性，被師爺嘉這麼一捧，臉上不自覺就露出笑容，回道：「原來是師爺嘉，久仰久仰，歹勢，聽過你的名號，但毋見過本人，失禮了。你叫我阿崙就可以了。你說的是我阿兄和我，我們僥倖贏個一招半式，毋敢說少年高手。」

師爺嘉拍掌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我剛剛見你走出來，龍行虎步，氣宇不凡，就知道我找對人了！」

守崙謙虛幾下，師爺嘉再拍幾個馬屁，談話氣氛就很融洽了。

一直站在門外談話是很失禮的，既然搞清楚了身份，守崙便請師爺嘉到家中客廳坐。

走進廳，看見陳孟南坐在客廳的木椅上，守崙介紹道：「阿爸，這位是馬沙溝的李展嘉。」

師爺嘉熱情道：「久仰大名！久仰大名！陳先生，叫我師爺嘉就可以了，陳先生的少林棍法真正是『頂港有名聲，下港有出名』！我們庄裡李振嵩師父常說，陳先生一根扁擔可以壓得住全臺南的少林棍！」

陳孟南習武但不教拳，功夫只傳自己三個兒子，所以師爺嘉不稱「師父」，而用「先生」這種普遍性的尊稱。

陳孟南回道：「毋敢，我的扁擔也就夠撐起我一家老小的生活開銷，還有讓我三個後生可以上學讀書罷了。要說壓得住全臺南，李師父講笑了。來，李先生請坐。」

雙方就座寒暄一番，聊起那個村的某某某，那個庄的誰誰誰，原來兩邊都認識啊。

幾句話拉拉關係過後，談話感覺很親近了，師爺嘉就左一口「陳大哥」，右一口「陳大哥」，跟陳孟南稱兄道弟起來。

眼見時機成熟，師爺嘉說出來意：「陳大哥，你兩個後生這次打贏臭嘴祥和大鼻成，引起很大的震動，大家都知道下什塭仔出了兩個少年英雄！我這次特地從馬沙溝趕來，就是想請你兒子來助拳。我們馬沙溝已經備齊人手，準備一舉拿下將軍港，要是我們能夠重新站上將軍港，小弟保證，十七個碼頭必定少不了你兒子一個！」

陳孟南其實從一開始就聽到兒子和師爺嘉在外對話的內容，當師爺嘉言談中不斷地捧高兒子時，陳孟南就已經起了戒心。

果然，繞了這麼一大圈，目的就是要借用自己兒子去助拳。

陳孟南禮貌笑笑，搖頭回道：「李先生客氣了，我兩個後生能打贏，不過運氣而已，而且老大阿崑受傷嚴重，半年內都動不了武。這等功夫，我想應該還不入李振嵩師父的眼，我也驚擔誤馬沙溝的大事，李先生還是另請高明吧。」

師爺嘉神色關切道：「哎，我還沒聽說阿崑受傷的事，傷勢嚴重嗎？」

陳孟南道：「多謝關心，傷勢頗為嚴重，右邊肋骨裂了兩根，右肺都傷了。好在運氣好，沒傷在心脈，要不然我看我今日就要白髮人送黑髮人。」

師爺嘉點頭道：「原來如此，陳大哥，你可知府城新樓醫院那個姓馬的蘇格蘭醫生？他醫術很好，我聽說過好幾個得『腸癱』的病人，本來都應該給上天收走的，結果都讓他救活。我跟這個馬醫生很熟，我看不如我帶阿崑來府城去給他看看吧？」

這住在臺南府城的蘇格蘭醫生名為詹姆斯．萊德勞．麥斯威爾，實際上應該叫麥斯威爾醫生，但一般漢人都叫麥醫生，叫著順口。

臺灣雖然被大清國統治了兩百年，但臺灣人還是不習慣叫超過兩個字的姓氏，例如愛新覺羅先生、葉赫那拉小姐。

大家都這麼叫，叫得麥醫生本人很無奈，乾脆給自己取了個中文名字叫馬雅各，從此讓人們叫他馬醫生。

腸癱就是急性闌尾炎，臺灣俗稱盲腸炎，在沒有西方醫學的時候，得腸癱是九死一生。

馬雅各既是醫生，也是傳教士，是蘇格蘭長老教會的教徒，信仰虔誠，以散播福音、救助世人為己任，在臺南建立了臺灣首座西式醫院「新樓醫院」，開刀治好許多闌尾炎患者，因此名聲極響。

陳孟南愛子心切，雖然他自己也粗通跌打損傷，也知道阿崑傷勢穩定，慢慢復原，應當無礙，但聽到洋人名醫，還是忍不住動了心思想要帶阿崑去看看。

師爺嘉見他面露猶豫，勸道：「陳大哥，你免擔心，這馬醫生我很熟，肯定不會跟你亂收錢。擇日不如撞日，我看就明天吧！阿崑傷了肺氣，不能走太久，明天大哥你找輛牛車，我拉他去府城給馬醫生看看。阿崑還年輕，不要落下什麼毛病，那就糟糕了！」

陳孟南走南闖北，自然也聽過這位馬醫生的赫赫名聲，是有真才實學的。若能讓馬醫生看看守崑，或許真的能察覺到他們這些鄉下武師看不出的隱患也說不定。

他自己跟人動手這麼多年，落下的病根實在不少。像是大腿胯骨曾經被人一腳踩到脫臼，接回來後，雖然行動自如，但每逢陰雨、天冷就隱隱作痛。隨著年紀漸長，痛楚越來越嚴重。

如果阿崑能夠不用像自己受這些折磨，那是最好不過。

但要是答應下來，等於是把阿崙送去冒險。師爺嘉嘴上說得沾親帶故，實際上兩人關係八竿子打不著，這麼熱心相助，目的自然是希望讓阿崙去助拳。

師爺嘉見陳孟南左右為難，打鐵趁熱說道：「陳大哥，你放心，這次我把十里八鄉的高手都請遍了，加上我們馬沙溝的幾位青年高手和兩百人打先鋒，必定能輕鬆把將軍港拿回來。阿崙這次去只是壯壯聲勢，人的名，樹的影，只要讓佳里鎮的人看到阿崙，挫一挫他們的士氣就夠了。非到必要時刻，我絕對不會讓他出場。」

陳孟南心想，你嘴上說得好聽，到時候你激將法一激或是言語擠兌，自己兒子年輕單純，肯定會替馬沙溝出手。

再看一眼阿崙躍躍欲試的樣子，陳孟南暗歎，恐怕不用人激，自己兒子就傻傻地衝上去給人家當打手。

守崙的確很想去助拳，他已經被師爺嘉之前所描述的場面所吸引，腦子裡想著只要這一戰成名後，走到哪裡都是風頭正勁的樣子。

陳孟南不禁擔憂，這師爺嘉好厲害的說客。

對象是年輕人，師爺嘉就描繪那成名以後風光得意、萬眾矚目的樣子，追心儀的女孩都輕而易舉。

對象是擔憂兒子的父親，師爺嘉就熱心幫忙找洋人名醫，而且句句關心都講得有如發自內心。

要是對象是窮人，師爺嘉大概就會著重描繪那許諾的碼頭，每天從碼頭流進來的魚貨、洋貨，流出去的樟腦、鹿皮，那過手的利潤得有多誘人。

這樣的心機城府，更不能讓單純的兒子跟著他去，否則兒子被他賣了還幫他數鈔票。

陳孟南下定決心，搖頭道：「不勞李先生掛懷，阿崑的傷勢毋什麼大不了的，只要好好靜養，慢慢就會恢復。阿崙功夫毋精，我更毋敢讓他去。歹勢，讓你跑這麼遠一趟，要是有需要的話，我可以介紹幾個能打的朋友給你，你可以跟他們談談。」

從兩人對談中，師爺嘉能感覺出陳孟南一直保持著距離，儘管師爺嘉滿口陳大哥陳大哥地叫，陳孟南還是不冷不熱地稱自己李先生。

師爺嘉嘆氣心想，能打的年輕人很多，他隨時能從臺南拉一批不怕死、想發財的年輕人出來，但要能在火併時起到影響士氣作用的，還是非阿崑阿崙莫屬，畢竟是他們打敗了將軍港現在的帶頭人大鼻成和臭嘴祥。

陳孟南話說完就站起身來，是要送客的意思，師爺嘉知趣地起身離開，臨走前還說他願意等三天，三天內要是改了主意，都可以去馬沙溝找他。

守崙說道：「阿爸，我看人家這麼有誠意，願意等我們三日，毋去好像太不給人面子。」

陳孟南苦笑道：「你別這麼憨，人說什麼你信什麼。他這三日是要去招兵買馬。臭嘴祥和大鼻成今天早上才被打傷，他哪有可能已經招到兩百人？你當作馬沙溝是兵營？」

守崙恍然大悟，原來自己被唬了，想想又道：「不過，要是真能拿下一個碼頭，以後爸我們就免那麼辛苦挑著扁擔四處賣鞋了。」

做這小生意辛苦，風吹日曬雨淋，生意好時固然賺得到錢，但生意不好時，跑了一堆地方，被曬得昏頭黑眼，還賣不出一雙鞋，很讓人灰心沮喪。

陳孟南道：「憨囝兒，那些洋行的洋人、買辦你知道要怎麼應付嗎？碼頭搬貨的苦力偷雞摸狗，你知道怎麼抓出賊仔嗎？偷去的物件你要賠錢嗎？官府的人你熟識嗎？毋熟識的，衙門官差一天到晚來查走私，打發走要花多少錢？還有稅務司，毋熟識那些稅司大人，要繳多少稅金你咁知？要傾家蕩產的啊！」

一連串問題問下來，守崙沒一個答得出來，才知道自己過於天真了。

陳孟南說道：「我常常跟你們三兄弟講，生意是生死門，會做的走生門，毋會做的走死門。這個碼頭給我們拿到，穩死無活！到時候搞得散盡家財，得不償失，等到師爺嘉來接手時，你還會對他感激不盡，謝謝他救你脫離苦海！」

### 第八章

# 洋大夫

守崙越想越心驚，聰明人殺人不用刀。

就算師爺嘉守信用，大方劃給自己一個碼頭，自己對行船事務一竅不通，還是要仰仗師爺嘉。

到時候，還不是人家說什麼算什麼，自己只是個扛招牌的打手罷了。

作打手的打生打死，風光不過兩三年，之後傷殘老病，生活艱苦，根本無人聞問。

運氣不好見閻王去，就草席捲捲抬去埋。

師爺嘉到時候一樣可以再拉幾個高手出來。

名利薰心，自己一時被師爺嘉蒙蔽雙眼，差點就要行差踏錯。

陳孟南見兒子陷入思考，也不打擾，阿崙是聰明的，只是年紀輕、經驗少，有些事情想不到。

阿崑阿崙都大了，自己也該多帶他們出去走走看看，增長見識，不然平時的叮嚀在他們聽來還是像在聽故事。

唉！只是有些捨不得兒子跟自己去吃苦。

想起第一次帶阿崑出去，一天下來，那滾燙的日頭曬得他皮膚脫了一層皮，肩膀也被扁擔磨得皮破血流。

父子各懷心思，客廳陷入一片寂靜。

陳秉義進門時，正好看到這一幕，以為父子吵架，摸摸鼻子便要退出去。

陳孟南正好見到，趕緊起身招呼道：「秉義仔，入來啦，來食茶。」

陳秉義尷尬地笑笑入座，試探性地道：「叔叔，你別罵阿崙了，他是為我出頭，你要罵就罵我吧，是我太文弱，成天只顧讀書，遇到事情半點辦法也嘸。」

守崙笑道：「毋是啦，秉義哥，我跟阿爸在講事情。剛才馬沙溝的師爺嘉來了一趟⋯⋯」便把剛才的事情講了一遍。

陳秉義聽完道：「這師爺嘉的名我亦聽過，不過他的名號並不響亮，只是知道有這麼個人，本以為只是個師爺角色，現在聽來，恐怕馬沙溝真正運籌帷幄的是他，而不是李振嵩。」

陳孟南點頭道：「李振嵩的功夫再好，也比不上師爺嘉的腦子，而且他的口才確實厲害，嘸得比。我就驚阿崙被他說動，傻傻跑去將軍港。」

守崙笑道：「阿爸，放心啦，我剛才沒想清楚，現在已經想明白了，江湖路不可行，我是絕不會去碰的。」

陳孟南放下心來，又習慣性地叮嚀了幾句。

陳秉義說道：「對了，叔叔，我這幾日想去府城各個衙門問問，尋個差使做。不如就讓我陪阿崑去新樓醫院吧。」

原來陳秉義從小孩子們那裡無意間聽到臭嘴祥辱罵自己的話語，心頭生出一些想法。

其實他以前剛中舉時，也曾經到府城那裡做過知府的幕僚，準備累積人脈，走上仕途。

可是做幕僚的日子讓他看到太多官場黑暗，灰心之餘決定返鄉教書。

教這七八年下來，自己午夜時常反覆難眠，覺得虎死留皮，人死留名，自己不能老窩在鄉下教書，讓人生就這麼過去。

所以早上跟父母妻子商量過後，便決定去府城尋求機會，再試一次。

陳孟南高興道：「這樣最好，你去我最放心，你讀書多，又會說洋文，跟馬醫生說得上話。」轉念一想，不如讓秉義仔順道幫阿崙在府城找個工作，畢竟阿崙年紀也不小了，是該出去闖闖，於是又說道：「不然讓阿崙陪你去吧，府城魚龍混雜，歹人很多，阿崙還算精明，能在你身邊幫忙看前顧後，順道照顧他哥哥。」

陳秉義點頭道好，他本來就想找個親近家人同行，守崙反應快、身手好，平時自己跟他們兄弟又聊得上話，能陪自己去是最好不過。

府城治安太亂，搶劫、拐騙、偷竊、強盜層出不窮，歹人並不會看他舉人身份就給他三分薄面放過他，更何況舉人兩個字也不是刺在臉上，誰會認識他這下什塭仔的小伙子呢。

三人約定時間，決定隔日一早出發，今天還能準備些棉被、衣物等行李，陳秉義回家準備一台牛車，他家有頭閒置的黃牛，正好拉來拖車。

路程遠，要起早貪黑出發。三個年輕人頭戴斗笠，腳踩步鞋，裝束已畢，舖蓋棉被等都已經打包好放在牛車上。

臨行之際，楊婉儀擔心昨晚準備的錢不夠，又拿出幾張銀票塞在守崙懷裡，囑咐道：「馬醫生那裡醫藥費如果不夠，你再回來拿，不要貪便宜，讓哥哥落下什麼毛病。」

守崑一旁道：「阿母，免這麼多啦，這麼多錢，你買兩個兒子回來都夠了。」

楊婉儀輕輕拍了守崑一巴掌說道：「黑白講，講這些不吉利的。」

守崑輕撫臉頰，給了弟弟一個苦笑，守崙無奈聳肩，表示你乖乖聽阿母的就對了，何必多嘴。

兩兄弟就這麼靠默契無語交流了幾個回合。

三人上路，年輕人活潑好動，聚在一起一路閒聊，倒也不覺得路途辛苦，在傍晚前就趕到了府城。

陳秉義曾經在府城待過幾年，熟門熟路，找了間信得過的老字號客棧投宿，早早睡下。

隔日清晨，天光未亮，三人便已經先到了新樓醫院。

馬雅各一早打開大門，就看到三個人在外面等，他行醫二十餘年，一眼就看出三人之中誰是病人。

馬雅各還沒說話，站在前面那個氣質斯文的年輕人就先開口打招呼道：「好肚油肚？」

馬雅各笑笑回道：「I'm good, and you?」

陳秉義點頭道了聲「埃姆古德」，開始結結巴巴地用英文介紹守崑的傷勢。

他的英文是以前跟一個從事買辦的漢人翻譯學的，許多身體構造的專有詞彙講不上來，便通通用這裡、那裡代替，一邊講一邊比手畫腳。

馬雅各看圖說故事，大概也猜出七七八八，他禮貌地聽陳秉義講完，說聲「Follow me please」，轉身帶三人進門。

守崑和守崙彼此交流眼神，覺得秉義哥的洋文真是厲害，要是他們自己來，半句英文都不通，恐怕不得其門而入。

到了診間，馬雅各招手示意守崑坐下，戴上聽診器，將一端貼在守崑胸膛上，用閩南話講了句：「吸氣噤住。」

守崑三人都是一愣，這馬醫生原來也會講閩南話，還相當道地啊！

守崙心直口快，便直言道：「醫生，原來你也會講閩南話，早說嘛，還跟我們講洋文講半天。」

馬雅各笑道：「你們又沒問，你們一開始來就講英文，我當然跟你們講英文。」

其實不只馬雅各，當時在臺灣的傳教士、商人為了溝通需要，大多會講閩南話或是客家話，在原住民區的傳教士也會講各族語言。

陳秉義臉皮薄，想到剛剛自己的破英文，不覺有些窘迫。

馬雅各見他有些臉紅尷尬，安慰幾句，讚他英文說得很好，才讓他好過一些。

馬雅各仔細聽了聽守崑的呼吸，得出的結論也是肺部損傷，他也沒有什麼好的治療方式，只是讓守崑靜養，多吃點有營養的東西，不要劇烈運動，讓傷口慢慢癒合。

守崙見馬醫生連藥都沒開就算看完了，以為是醫生怕他們付不出醫藥費，打算隨便打發走，趕緊把錢掏出來，客氣道：「醫生，錢我們有一些，你看是不是給我阿兄開些藥？我們很驚落下病根。」

馬雅各搖頭道：「嘸是錢的問題，看診費沒多少。這傷是肺部裡面出血，我也嘸法度（沒辦法），只能靜養。放心，慢慢就會好起來。」

講完病情，馬雅各不離另一個老本行，順帶便開始講起教會定期舉辦的各種活動，力邀三人去參加，講到下一個病人上門才放他們走，臨走前還補了句「上帝保佑你們」。

三人出來醫院，守崙苦笑道：「拜上帝這麼好，不用燒香、拜拜，又不用買金紙銀紙、斬雞殺豬，到他那裡什麼都有，都準備得好好的。比較起來，我們拜媽祖的還真花錢。」

陳秉義笑道：「我們拜媽祖求升官高就、財源廣進、闔家平安，都是世俗人的物件。人家上帝可不管這些，你毋要拜錯了。」

三人說笑一番，守崑便回客棧休息，守崙陪著秉義哥去找幾位在府城各衙門做事的昔日同窗，問問有沒有什麼差使職位缺人。

陳秉義一上午跑了幾個地方，幾位同窗有的熱情，有的冷漠，有的客氣，自不多言。

一直到了正午，日頭高掛，陳秉義帶著守崙來到熱鬧的關帝廟街，大街兩旁都是賣吃食的路邊攤，人潮擁擠。

為了遮蔽暑氣，每個攤主都在自己的攤位周邊搭上遮陽棚，一眼望去，五顏六色的布棚連綿整條街，直至關帝廟前。

陳秉義挑了間生意不錯的攤子，和守崙兩人點了兩碗豬油拌飯加蔥蛋，跟別的食客併桌擠著坐了下來。

兩人正吃著，忽然街口人群一陣騷動，幾個剽悍漢子大搖大擺招搖過市，直直朝關帝廟街而來。

守崙警覺性高，掃了一眼，算清共有八人。

這八人都穿著土褐色的短衫長褲，草鞋綁腿，腰帶紮得緊緊的，左腰邊挎著一口薄刃快刀，右腰邊挎著一口剁骨厚刀。

其中有四人分作兩組，每組兩人一前一後，合力抬著一根扁擔，扁擔上綁著一頭死去的梅花鹿，那昂貴的鹿皮可能已經被剝去賣給洋行了，剩下的軀體肌肉暴露在外，血淋淋的，看起來極為恐怖！

另外沒有抬死鹿的四人看起來身份較高，腰帶上除了兩口刀外，還掛著一口鹿皮囊，看樣子有點沉，不知道裝著什麼。

那八人朝著守崙在吃飯的攤子走過來，最靠近那八人的桌子原本坐得滿滿的，有個機靈的食客見情況不對，率先離席，其他人見狀也跟著起身，眨眼間一桌人走得乾乾淨淨。

那八人停在空出的那張木桌前，其中兩人將肩上抬的死鹿砰一聲放在桌上，一名掛鹿皮囊的漢子對攤主喊道：「頭家，買不買鹿肉？一斤肉三兩銀！」

這話喊出來，周遭眾人一片嘩然，一斤鹿肉三兩銀，這是天價啊！

### 第九章

# 鎮山堂

攤主上前陪笑道：「這位英雄，我這小生意，賣些豬油飯、蔥仔蛋，小本錢，買不起這鹿肉。」他也精明，掏出一串銅錢，雙手奉上道：「來啦，些許小錢，天氣熱，給各位英雄買些涼水飲。」

那掛鹿皮囊的漢子瞥了一眼那串銅錢，惡聲惡氣道：「你當作我們乞食的？一串銅錢？我嫖你老母都不夠用啊！」

攤主被人欺到頭上，牙齒緊咬，雙拳緊握，瞪著那漢子，卻敢怒不敢言。

另一個掛鹿皮囊的人插聲道：「阿生，我們係來做生意的，別開嘴就問人老母，嘸風度。頭家，我們這鹿肉明買明賣，一斤肉三兩銀，童叟無欺，你好歹買一斤。不然我們兄弟幾個生意做毋下去，日子歹過，看你這裡生意這麼好，心頭嘸爽快，也不會讓你好過。」

周遭的圍觀群眾議論紛紛，一斤肉要三兩銀，大概只有麒麟肉才值這個價。

但形勢比人強，對面八個人，十六把刀，攤主也不敢輕易惹他們，左思右想，最終咬咬牙，從兜裡錢袋掏出好幾串銅錢，湊夠三兩銀的數目遞過去。

那說話的漢子接過錢，笑笑道：「阿生，看到毋？做生意要講道理的嘛！頭家，謝謝啦！」

名叫阿生的漢子點頭應了聲是，隨後拔出薄刃快刀，切下一塊鹿腹肉，扔給攤主道：「我們大仔元爺最合意你這種識時務的，第一筆生意，這塊最好的腹肚肉給你，算你賺到。」

隨後招手，兩個手下把死鹿抬起來，八個人大搖大擺地往下一個攤位走去。

攤主緊緊握著那塊鹿肉，肉塊上的血從他指縫中滴落，如同他的心在滴血。

這筆錢相當於他一個月的收入，他每日辛辛苦苦，還沒日出就開始賣，賣到晚餐過後才收攤，勞心勞力一個月的成果，就在幾句話中被這些地痞流氓搶走。

守崙看攤主憤恨不平的表情，感同身受，低聲問秉義哥道：「這群人光天化日下搶錢，也太大膽了，我們來去報官吧？」

陳秉義指了指另一個攤位前坐著吃飯的兩個藍衣人，說道：「看到那兩個穿藍衫的嘸？那就是衙門的官差，找他們嘸用啦！他們只會說這是生意買賣，賣得貴又如何？你情我願，毋關他們的事。」

守崙望了眼那兩個官差，看他們埋頭吃飯，事不關己的樣子，無奈道：「這八人什麼來頭？這麼兇！」

陳秉義回道：「這八人是『鎮山堂』的，鎮山堂足足有五六百人，都穿土褐色的衣服，身上必備兩把刀，剝皮用的薄刃快刀和剁骨用的厚刀，早期是獵戶之間互相幫助形成的幫派，但到如今，打獵已經變副業，主業就是你現在看到的。」

守崙瞭然，他也聽過鼎鼎大名的鎮山堂，這群不法之徒聚嘯山林，時不時會像這樣來城裡搶些錢財，相當囂張。

陳秉義在府城待得久，便說起一些鎮山堂的故事。

以前曾經有官差插手阻擾他們的「生意」，當時他們沒說什麼就走了。結果當天夜裡，那個官差家裡被一把火燒掉，滿門十口沒有一個逃出來。

火被撲滅了以後，勘查火場，發現大人、小孩焦屍共十具，手腳被綁在一塊，連成一串，死狀極其淒慘。

後來就再也沒官差敢阻止他們。

陳秉義嘆道：「講來亦不能怪這些差人，他們領那些薪餉，也不過就夠養家餬口。指望他們抓些小賊還行，要抓這些兇匪，那是讓他們去送死。」

守崙明白，領苦力的錢，幹玩命的活，換成是他他也不幹，又問道：「那知府大人怎麼不出動駐軍清剿？」

陳秉義搖頭道：「這是做官的門道。朝廷最怕臺灣民變。你要知府大人出兵剿匪，請求出兵的奏摺去到朝廷，先不講剿得下剿不下，先給他記一大過。反正鎮山堂搶錢也不曾搶到他府上，所以他寧可裝作不知道，想辦法安安份份做完任期，就已經是極大的政績了。」

臺灣大大小小的民變頻繁，平均兩年一反。

例如時間距離最近的戴潮春大型民變，朝廷出動三個省的兵力，五年才平定。

或是早期的朱一貴之亂，除了臺南府城以外，全臺淪陷！

所以臺灣知府平均每年一換，甚至一年換四個知府也有，可說是首選難治之地。

臺灣自從一八八七年建省後，最高行政長官從知府升格為巡撫，依然更換頻繁。

兩人閒聊到一半，忽然鎮山堂那伙人所在之處傳來一陣騷亂。

原來那伙人沿著各處攤販勒索，其中有一攤的攤主為了吸引客人，叫女兒來幫忙，想不到恰巧碰上被這伙悍匪。

鎮山堂眾人見他女兒十分標緻，手腳便不乾不淨起來，一群人將他女兒圍起來，擠在中間，又是摸胸又是摸臀，肆意調笑。

那女孩子努力閃躲遮擋，但還是躲不掉擋不住周圍這麼多雙手，氣得滿臉通紅、兩眼盈淚。

那攤主怒道：「錢我已經給你們吶，還這樣戲弄我女兒是什麼意思？！」

鎮山堂眾人淫笑道：「你女兒生得又騷又帶勁，讓我們摸兩把，解解饞。又不搶你女兒，怕什麼？」

那攤主聽他女兒無助求救叫著「阿爸、阿爸」，一股火氣從胸膛竄到頭頂，罵道：「幹你娘！要找騷的回家找你老母！」

唰一聲！那攤主拔出攤位下放著防身的單刀，朝那帶頭的鎮山堂老大元爺砍去！

那攤主也是練過的，這一刀含憤而出！刀光耀眼，帶出一片白絹般的軌跡，當真刀如匹練！

忽然間，護在元爺身邊的阿生身形如電閃出！右手拔出腰間的薄刃快刀，順勢劃出一道由下而上的飛速斬擊！

那片白絹般的刀光戛然而止！

那柄單刀帶著攤主握刀的右手直飛上天！而後落在地上！

「我的手啊！」攤主左手緊握著斷臂處，慘叫出來！他的右小臂從中被斬斷！斷口處血如泉湧！

攤主女兒見狀，急得生出一股大力！推開鎮山堂眾人，三步併作兩步奔到爸爸身邊，扯下腰間圍裙緊緊綁在他斷臂處，暫時止住血流如注的傷勢。

攤主左手抓著女兒，叫道：「我的手！我的手啊！」

女兒抹掉眼淚道：「好，阿爸，我去拿，我去拿。」

攤主女兒朝那斷臂跑去，圍觀的眾人默默地讓開一條路。

女兒將手臂和刀撿了回來，攤主握著自己的斷手，好像安心了一些，但又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半跪在地上有些茫然無措。

鎮山堂元爺搖頭道：「嘖嘖，頭家，做生意嘛，最重要是和氣生財。你看咩，現在搞成這樣，何必咧？雖然你拿刀砍我在先，不過你的手也被我們阿生砍斷了，我有肚量，就不跟你計較這件事了。你現在斷手，以後不能再做生意。我看這樣吧，你這女兒確實生得不錯，值三十兩銀，我加倍，給你六十兩，讓你有點錢看大夫和安家，你女兒今天跟我們走，大家都有賺到！」

攤主聞言，茫然的目光重新凝聚起來，他在人群中搜尋了一會兒，想要找到剛剛吃飯的那兩個官差。

現在傷了人，總不能再說是做生意了，官差總得管吧？

可是兩個官差的位子上卻空無一人，原來那兩個官差見雙方動了刀，怕被牽扯進去，已經偷偷溜走。

攤主低聲對女兒道：「阿娟，你緊走，跑進衙門裡面，等他們走了再偷偷回家。」說罷將斷手拋在一邊，左手拿起刀咬牙站了起來！臉上堅定的神情，已然有了死志！

元爺笑嘻嘻地勸道：「生意人別這麼衝動，你現在賣給我，還能賺點生活費醫藥費。不然你以後嘸錢生活歹過，還不是得把她賣了，到時候就沒有這麼好價了。」

守崙看得怒從心起，霍然起身，陳秉義手明眼快，趕緊拉住他，急道：「你找死啊！對方八個人吶！你拿什麼跟他們拼？！」

守崙那股衝動頓時被殘酷的現實澆熄，別說八個人，他手上沒兵器，連一個阿生都打不贏。

他雙拳緊握，牙齒都快咬碎了，卻沒有辦法，衝上去不過賠上自己一條命罷了！

攤主女兒阿娟拉著攤主道：「阿爸，毋當跟他們拚命，我跟他們去就是了。家裡還有阿母阿弟，你顧好他們。我會常回家去看你們的。」

圍觀眾人無不感歎，這女子真是堅毅不凡。

這女人一旦被擄進土匪窩裡，做了某個土匪的媳婦，那一輩子就算是毀了。

阿娟也知道，但她依然故作無事安慰自己的爸爸。

攤主被女兒這麼一提醒，想起家中的妻子兒子，彷彿洩了氣的皮球，無力地垂下單刀。

元爺也很少看到這麼冷靜果敢的女子，豎起拇指道：「好！很好！我們鎮山堂人才濟濟，英雄輩出，我保證一定幫你找個好夫婿！」

說罷一揮手，兩個小弟出來，一個打開皮囊掏錢，一個上前拉人。

清領時期的臺灣，政府只允許男性移民，就算是夫妻，妻子也不准跟隨丈夫來臺。

政策的本意是為了防止民變，但其結果是讓臺灣男女比例失衡，許多男人討不到老婆，俗稱「羅漢腳」，無牽無掛，聚而成匪，治安更惡劣。

尤其在鎮山堂這樣的土匪窩裡，阿娟這麼漂亮的女人更加罕見。

元爺十分滿意，已經在思考要將她送給幾位頂頭老大中的哪一個。

忽然間，人群中傳來一聲宏亮佛號：「阿彌陀佛！」

一個青年和尚大步從人群中走出來，身著一身灰色僧袍，頭戴斗笠，腳踩草鞋，背上揹著一柄巨劍。

那柄巨劍比一般長劍長了一半有餘，又寬又厚，劍柄也較長，可以容雙手合握，看著足足有五十斤重！

攤主和阿娟見到有人站出來，彷彿看到救星，雙眼都亮了起來！

### 第十章

# 電閃雷鳴

和尚開口道：「幾位施主，得饒人處且饒人。這位施主已經被斷了手，你們還要搶人家女兒，未免逼人太甚！」

元爺見這和尚筋肉扎實，站在那裡有如一頭猛虎盤踞，氣勢非凡，但他行走江湖多年，幾個得力手下都在身邊，也不懼怕，反問道：「和尚，我們明買明賣，哪來逼人太甚的說法？他被斷手是因為他想砍我，若無（否則）今天倒在這裡的就是我。我不跟他計較，講起來能夠算是宅心仁厚啦！ 難道要我把腦袋伸給他砍？」

和尚搖頭道：「你們調戲人家女兒在先，講起來反倒都是你們的道理。」

元爺笑道：「摸幾把就要我的命，和尚，咁有這樣的道理？照你這麼算，我幹過的女人那麼多，我有九條命都不夠賠吶！」

和尚橫眉怒目道：「罷！罷！罷！惡人歪理濟（多），我也無需跟你們多說！」

和尚也是年輕氣盛，唰一聲拔出背上巨劍，斜持身前，寒聲道：「世俗善惡辯不清，那就以手上功夫定輸贏吧！」

元爺冷笑一聲，說道：「和尚不在寺裡唸佛，出來多管閒事，好啊！我今日就送你立地成佛！」

說罷一招手，七個手下有的拔出薄刃快刀，有的拔出厚重剁刀，緩緩散開，要在和尚身邊圍成一個大圓，成包圍之勢！

就鎮山堂眾人剛形成半圓時，和尚忽然轉身，蹬地發力，身形飛快竄出，巨劍朝一個正要繞向他後邊的鎮山堂漢子劈去！

那鎮山堂漢子雖然也有戒備，但和尚抓的時機極為巧妙，正好是他橫步剛踏出去，另一腳還沒跟上，重心未穩的時候。

倉促之間，那鎮山堂漢子舉刀格擋！但他哪擋得住和尚合全身之力劈出的斬擊！噹一聲！手上的薄刃快刀反彈回來，刀尖倒扎進自己肩膀！忍不住慘叫出來！

劍走輕盈，刀走剛猛，和尚的那柄巨劍卻反其道而行，剛猛迅烈！無可匹敵！

巨劍劃過那漢子胸膛，剖開一道血口，和尚腳下步伐一轉，身形轉換，將那漢子當作盾牌，合身往第二個鎮山堂的人推過去！

那第二人見同伴被朝自己推過來，下意識就用手去接，冷不防下陰一陣劇痛襲來，有如刀絞！全身的力氣都瞬間消失！

原來和尚用第一人作遮擋，一招撩陰腿無影無形，踢在第二人下陰！幾乎將第二人的下陰踢碎！當場就廢了他！

和尚身體一沉，肩膀發力將第二人頂出，身體縮著，緊緊貼住第二人，直往第三人而去。

第三人還沒反應過來，手中的刀總不能往自己人砍去，一時間手足無措，只好一手持刀先護住下陰，一手要推開同伴。

忽然一道劍光閃出！和尚巨劍貼著第二人的腰腹側邊刺出，直直扎入第三人腹中！

和尚膝蓋踢開第三人手中快刀，劍柄頂著第三人的腹部，也不拔出，徑往第四人攻去！

第四人見明晃晃的劍刃扎透同伴背部，直刺而來，連忙閃開！

但他注意力都被劍刃吸引，沒注意到和尚左手一記隱蔽的「夜叉探海」從第三人腋下穿出，正中他咽喉！

喀一聲！喉骨幾乎被擊碎！

第四人只感到喉頭劇痛無比，雙手摀著喉嚨，根本吸不進氣，只能跪倒在地上嗬嗬喘氣！

眨眼間，和尚已經放倒四人！其速之快，有如電閃雷鳴！莫能禦之！

鎮山堂剩下四人也不傻，見到情況不對，趕緊分散開來，不再讓和尚有機會拿同伴作盾牌！

和尚見剩下四人距離都有好幾大步，也不追擊，起身將巨劍拄地，還穿在劍上的第三人如破麻袋般「啪」一聲滑落在地，鮮血從他身下四處漫開！

這和尚殺人如切菜，一步殺一人！武功之高，可以說是驚世駭俗！現場圍觀眾人竟是看得鴉雀無聲！

這已經不是江湖仇殺，敢不敢跟對方拚命的問題，而是拚了自己的命，能不能傷到對方一點皮毛的問題。

倒地的那四人功夫都不弱，放在平時，元爺靠著自己八人，敢跟兩倍於己的人數嗆聲叫板。

但今天這事實在太過不可思議，只看到平時身手矯健的小弟，在這和尚面前都彷彿稻草人般不堪一擊！自己一眨眼間就損失了四個人，而且還沒有搞清楚那四人到底是怎麼倒的。

阿生雙手持刀護在身前，額頭上幾顆冷汗滑落眉梢，停在眼角，滲得他眼睛有些發澀。

元爺感覺喉頭有些發乾，緊張地咽了咽口水，瞥了眼手下頭號打手阿生，只見他額頭都是冷汗，嘴唇發白。

剩下兩個小弟更不用提，要不是自己還在，可能已經跑了。

元爺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好漢，清清喉嚨抱拳道：「咳咳！大師好功夫！毋知是在哪間名門大寺修行？」

和尚冷笑，舉起大拇指朝自己比了比，道：「我是開元寺的慧釋，你夠膽就來開元寺找麻煩！」

開元寺是臺南一帶的名寺，其名氣並非因為寺裡和尚佛法高深，而是因為寺裡和尚個個能打！

當初鄭克塽降清以後，許多鄭氏部將義不帝胡，不願薙髮，便乾脆落髮為僧，就近入了開元寺。

領兵攻克臺灣的清軍將領施琅，與這些鄭氏部將曾為昔日同僚，顧念舊情，而且他畢竟是漢人，不願幫金人趕盡殺絕，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由得他們。

所以開元寺當時匯聚了許多武林高手，在江湖上的地位堪比少林寺。

事到如今雖然已經過去兩百年，但開元寺依然高手輩出，江湖地位依然穩固！

元爺聽到開元寺，心思轉得極快，張口便先來一首四城門詩：「東門打破西門出，殺得清皇無路程，南門開路北門絕，只見洪英數萬人！」

這首詩洪門子弟入門必學，都會背誦。

天地會、洪門等反清復明的組織都是當年鄭成功成立，自然跟開元寺也有幾分淵源。

元爺唸完詩，拱手呵呵笑道：「原來是開元寺的慧釋大師。在下洪門鎮山堂下屬黃土堂香主潘慶元，算起來大家也是半個同門。今日同門相殘，實在是誤會！天大的誤會！大師既然覺得我們做得不妥，那我們自然要再多想想看咩。我本來是有門好親事要介紹給這女子，看她好像無情願跟我們返去，那就算了。」手指點了兩個小弟說道：「把你們的錢都拿出來，給人看醫生。」

那兩個小弟就怕大仔喊一聲「上！」要他們去拚命，聽到大仔要花錢消災，連忙將腰間皮囊錢袋卸下，扔到那攤主腳邊。

其中一個小弟緊張手軟，連刀都扔出去，連忙跑去撿回來，尷尬萬分。

其實這小弟也是練過武、砍過人、見過血的，平時對陣衝殺也膽氣十足，但今天實在是被慧釋驚嚇到了。

潘慶元看在眼裡，心中罵道，幹你老母，打不過就算了，連撐場面都不會，真正是生雞蛋無，放雞屎有！但他表面上仍舊不動聲色，笑著對慧釋道：「大師看這樣如何？」

慧釋指了指趴在地上被他踢中下陰和打中喉嚨的兩人，說道：「這兩個還有救，另外兩個扛去埋，給我滾出城去！」

他骨子裡也不是特別熱愛殺人，跟一般人一樣，他看到同類的屍體也有一種天生的不適感。

殺了兩人後，他已經不如起初那麼憤怒，見鎮山堂的人做事也算說過得去，便不再追究。

潘慶元陪笑著，招呼兩個小弟扛起死人，自己和阿生各自扶起一個被打殘的小弟，匆匆離開。

週遭人群見事情了結，各自散開，該吃飯的吃飯，該結帳的結帳。

那攤主和女兒上前向慧釋道謝，慧釋自幼在開元寺裡長大，接觸的女人不多，更何況是阿娟這麼漂亮的女子，不由得有些緊張侷促，鬧個臉紅。

守崙見慧釋大展神威，看得興奮萬分，好像見到三國戲文裡的猛將張飛，百萬軍中取敵上將首級！

他拉著秉義哥連連道：「哇！你看到了無？你看到了無？好厲害啊！不愧是開元寺的，這功夫有夠硬的！別說鎮山堂八個人，就算十八個，我看他也是切西瓜一樣切過去！這麼強的高手，我不只無見過，連都無想過！要跟阿兄講了他肯定嘸信！」

慧釋所展示的就是師父吳樂天說的，打群架時，打誰貼誰，用貼著的敵人作掩護，迅速攻擊下一個敵人。

不管有沒有打中，身形要保持移動變化，不能停，一旦停下來，就容易被對方抓到，到時候多人一擁而上，就算有三頭六臂也難敵。

道理是這個道理，但是要能做到像慧釋那樣輕而易舉，一招廢一人，守崙自認這輩子都練不到那個程度。

勤能補拙，但也只能補拙而已，要能出類拔萃，成為頂尖高手，天份還是極其重要！

慧釋天生體型健碩，反應靈敏，速度奇快，不練也比得上一般人練十多年。

更不用說他自幼習武，在開元寺那樣高手如雲的環境中長大。年方十八，已經練就一身驚人藝業！放在開元寺中也是首屈一指！

守崙想上去拜見，卻又不好意思，搓手問道：「欸！秉義哥，我這樣上去跟他打招呼咁會太唐突？」

陳秉義見慧釋跟阿娟聊天聊得不亦樂乎，笑道：「咁會唐突我嘸知，不過我知他現在肯定不太想理你。」

守崙一點就透，笑道：「英雄難過美人關，這阿娟確實生得水，佛也動心。」

由於開元寺的歷史背景，使得它更像幫會，而非佛寺。

雖然不能在寺中飲酒吃肉，但裡面的和尚外出並不禁酒肉，也不禁婚娶，說還俗就還俗。

慧釋現在正是情竇初開的時候，阿娟也是眼波如水，情意綿綿，彼此都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 第十一章

# 砍不死才有誤會

守崙翻出隨身包裹裡的紙筆，隨手寫了個簡單請帖，邀請慧釋晚上一起在阿榮酒館喝酒吃飯云云，然後署名陳守崙，寫完將紙張對折，走到慧釋前抱拳道：「英雄！我係下什塭仔的阿崙，剛剛看到英雄大顯神威，十分仰慕！希望能請英雄今晚一起食晚頓（吃晚餐）。」

慧釋接過請帖，讀過一遍，笑道：「阿崙是吧？我剛剛有注意到你，看你站起來似乎有想出頭，給你旁邊的朋友拉下去。」

守崙不料慧釋有注意到自己，搔搔頭，尷尬道：「技不如人，毋敢出手。」

慧釋拍拍守崙的肩膀，爽朗道：「技不如人嘸要緊，最重要的是你有勇氣站出來！你這個朋友我交了！今晚我必定會去，我們好好喝一杯！」

守崙大喜過望，但也知道自己不太好打擾慧釋泡妞，連聲道謝，約定時間後便告辭了。

臺南府城東門外，潘慶元和阿生看著兩個小弟合力將另外兩個死去的小弟搬上牛車。

還活著的那兩個已經送到醫館，但照坐堂大夫的說法，大概也活不久了，幾個月後就差不多要辦喪事了。

潘慶元道：「阿生，你帶死去的兄弟回堂裡，安排人送他們回家，每個人家裡送六十兩銀子，挑個可靠的人送，安家費，不能少。還有，找孫老炮要幾支洋槍，帶幾個槍法準、膽子大的兄弟一起回來。哼！開元寺的禿驢速度再快，也快不過洋槍！恁爸送他上西天取經！功德無量！」

孫老炮是赤火堂香主，總管鎮山堂的洋槍、火炮等火器。

阿生聽說要借火槍，一時愣住，問道：「大仔，不是說大家是半個同門，都是誤會嗎？」

潘慶元被阿生這個問題氣得兩眼一黑，差點腦中風，怒氣沖沖道：「幹你老母！砍不死他才有誤會！砍死了就無誤會啦！」

潘慶元努力忍住想將阿生一腳踹飛的衝動。

阿生這樣忠心義氣又能打的人非常少，剛剛要是慧釋不放過他們，唯一會喊「大仔快走！」然後捨命幫自己斷後的，大概只有阿生。

另外兩個小弟大概看到慧釋衝上來就先跑了，讓大仔吸引敵人注意，增加自己的存活機會。

但阿生最大的缺點就是沒什麼腦袋，做事一根筋，只能感嘆忠心義氣和聰明才智這兩種特質不可兼得！

潘慶元心想，不能踹，不能踹，踹了可能會讓阿生心生芥蒂。

但那股怒氣終究是沒忍住，潘慶元抬腳往另一個小弟踹下去，罵道：「動作較緊(加快）點啊！搬個人慢吞吞的，係不係還要等你做法事啊？！」

踹了個人，總算舒服多了！

潘慶元想了想，又對阿生道：「袂使（不行），讓你跟著牛車走，回來都不知道要幾天了！牛車留給他們拉，現在才中午，夏天日頭落山晚，你馬上出發，腳步緊點，日落關城門前給我帶人回來！」

潘慶元送走阿生，又讓一個小弟押著牛車上路，帶著剩下的那個小弟，兩人就近找了間歇腳的茶館，等待阿生帶人回來。

潘慶元手裡捧著一杯茶轉啊轉的，心裡盤算著要怎麼解決慧釋，又能夠不讓開元寺抓到把柄。

自己帶手下來地盤上收保護費，居然被打死兩個、打殘兩個，而且自己還要陪笑送醫藥費？！

慧釋肯定要死，而且今晚就要死！

否則明天這件事情傳遍江湖，黃土堂香主的名頭就不再值錢！

先別提不會再有新人來投靠，就連現有的手下都可能會改投別的香主。

但畢竟開元寺不好惹，雖然不至於為了一個和尚跟鎮山堂全面開戰，但只要抓到機會，肯定會要自己以命抵命。

今晚這件事必須要做得乾淨俐落，不留把柄！

那小弟看元爺臉色時而陰沉不定，時而露出笑容。他抓不準大仔心思，只知道此時自己最好不要出聲，便專心致志地喝著他的眼前那杯茶。

直直等到日頭偏西，阿生才帶著十幾個人風塵僕僕地趕回來，都是潘慶元手下武功出眾的打手。

潘慶元左看右看，也沒看到槍桿子，問阿生道：「洋槍呢？」

阿生道：「大仔，孫老炮說用到洋槍容易惹來清兵，不肯給，我只好拿我們自己這些物件。」說罷打開肩上的竹簍，裡面有捕獸夾、鐵鍊、套索等打獵用的器具。

潘慶元知道孫老炮不肯借其實是因為洋槍金貴，借出去容易壞，子彈又要花錢，殺個和尚也沒有什麼油水，加上不願沾惹這淌渾水，所以隨便捏個藉口推託。

潘慶元罵道：「幹！老猴仔無講義氣，平時幫他幫那麼多，要他幫忙就推推作一邊！算了！這些物件用得好，我同款(一樣)可以送和尚歸西！」

埋伏偷襲這件事，潘慶元是老手，這些打獵器具也都是玩了幾十年的。

他眼珠一轉，心中計較已定，指著陪他喝一下午茶的小弟罵道：「你老母咧！一杯茶喝一下午，恁爸都佩服你定力這麼好，是不是要出家啊？！起來做代誌啦！馬上給我去打聽那和尚現在在哪裡、住哪裡、走什麼路線，給你一頓飯的時間，都給我打聽清楚！我帶這些趕來的兄弟們先去歇息食飯，食飽了做事！我要那和尚活不過今晚！」

話說慧釋趕跑了潘慶元後，送那攤主和阿娟到一間醫館，大夫包紮止血，貼上生肌長肉的藥包，幫助創口生出新的肌肉皮膚，又開了些清涼補血的中藥。

自始至終，那攤主的左手都緊緊抓著自己那斷掉的右手。

他也不知道該拿這斷手怎麼辦，但是又不甘心丟掉。

想到自己從此就要一輩子殘疾，攤主不由得怨恨起鎮山堂的眾人，隱隱約約地，甚至有些怨恨慧釋出手太晚，但這念頭嚇了他一跳，隨即被他趕出腦海，無論如何，不能對救命恩人心懷怨懟。

慧釋悄悄對阿娟道：「我有個師叔也是手給人斬斷，事發後的那幾個月裡，他都感覺自己那隻手彷彿都還在，時常用它去拿物件。那個師叔以前是很瀟灑的，但是斷手以後，脾氣變得十分古怪，常常感覺別人在笑他無手，動不動就大發脾氣，鬧得所有人都無願意跟他來往。」

阿娟自責道：「若是我當時忍一忍，事情也就過了。現在害阿爸手被斬斷，實在是⋯⋯」

慧釋見阿娟秀目盈淚，一臉委屈，心中不禁激起波瀾萬丈，想要將她抱入懷中，細心呵護。

他有些激動道：「不！阿娟姑娘千萬毋要這樣想！這嘸係阿娟姑娘的錯！係我太晚出手所致！」

大夫一旁看著心想，這年頭和尚追女孩仔都這麼光明正大的嗎？舉頭三尺有神明啊。

但這和尚揹著一把巨劍，大夫也不想多嘴惹事，輕咳提醒道：「咳咳！好了，總共一兩五十文，這有七個替換藥包，拿返厝（回家）每天換。多吃點補血的，但是別吃太燥太熱的，傷口容易發炎生膿。」

他們有潘慶元給的兩個錢囊，數目不少，七八十兩，也不在意這醫藥費貴不貴。

付過錢，慧釋送攤主和阿娟回家，見了其他家人，又被挽留下來喝了些茶水，直到太陽落山，攤主留他吃晚飯，他想起守崙還約他吃晚飯，趕緊告辭離去，約定隔天再來看看。

目送慧釋離去，攤主對女兒道：「阿娟吶，你若對他有意思，明天跟他一起去逛逛街，相處看看。若係作伙得來，我就跟他講看袂，看他長輩那邊安怎講，什麼時候能還俗。」

自己成了個斷手殘廢，恐怕以後就算有家人幫忙，生意也是難做，女兒能找到慧釋這個依靠也好，至少以後在城裡沒人敢欺侮他們。

阿娟被阿爸說中心事，兩頰飛紅，點頭道好。

慧釋依依不捨地離開阿娟，仍然忍不住那股興奮勁，腦海裡想得都是阿娟，腳步輕快地前往阿榮酒館。

此時天色已晚，太陽剛剛落山，路上行人稀少。

慧釋經過一條巷子，一個普通的行人迎面朝慧釋走來，巷子路不寬，擦肩而過時，那行人忽然手一揚，一包白色粉末朝慧釋臉上砸出！

慧釋反應極快！袍袖一捲，激起一陣勁風吹開白粉！但他雙眼忽然感覺燒灼般疼痛！

這白粉是石灰粉！還是有少數飛揚在空氣中的石灰粉進入他的眼睛！

那偷襲的人眼見得手，手一翻，一柄明晃晃的短刃尖刀從袖中滑出，落在掌心，一張臉兇狠暴戾，吼道：「和尚！今晚閻王要收你！你死定了！」朝慧釋直刺而去！

慧釋驟然受襲，雖慌不亂！身驅迅速下沉，有如猛虎伏地！一腿如毒龍出洞踹向那偷襲的人！

這是慧釋練武多年的本能反應，並不是任何招式，只是單純避實就虛。

敵人趁偷襲得逞攻來，刀子必定是刺向他心臟、胸膛、咽喉這些上三路要害處，所以俯身以避實。

同時，敵人全部的注意力都在攻擊，下三路必定空門大開，所以踢腿走低以就虛。

果然，那偷襲的人眼前一花，慧釋壯碩的身軀瞬間消失在視野內，原本勢在必得的刺擊落在空處！

他還來不及想到下一步，前腳的小腿彷彿被鐵鎚砸到！喀一聲，一陣劇痛傳來！他的小腿竟是被慧釋一腳踢斷！

那偷襲的人原本就是往前進攻，前面的重心腳被踢斷，當下便止不住向前撲倒在地上，斷腿又被折了一下，忍不住慘叫出聲！

慧釋雙眼雖然不能視物，但聽音辨位，又一腳往叫聲處踢去，慘叫聲戛然而止！

可憐那偷襲人剛被踢斷小腿，又被一腳踹在臉上，脖子承受不住力道，當場折斷！

潘慶元帶著十多個小弟，蹲身躲在巷子兩側的圍牆外，準備後續進攻。

他聽到聲響翻上牆頭時，剛好看到這一幕，罵道：「你老母咧！嘸係叫他丟包石灰就趕緊走嗎？！多手多腳！」

這人是潘慶元手下中身手最靈活的，比阿生還敏捷幾分，所以被指派當先鋒偷襲。

按計畫，他應該丟了石灰就走，不管有沒有成功都不要逗留。

但這人聽阿生將慧釋講得有如戰神關公一樣萬夫莫敵，不免覺得太過誇張。

偷襲沒得手就算了，要是得手，他自信憑自己的功夫，取人性命十拿九穩。

若能拿下這個讓阿生畏若猛虎的和尚，自己肯定會受到大仔賞識，揚名出頭指日可待。

可惜這自信讓他丟了性命！

### 第十二章

# 圍殺

潘慶元不禁有些懊惱，安排計畫的時候，為了避免打擊手下的士氣信心，他只簡略提及慧釋的功夫很高，提醒大家不要輕易上前。

這下剛開戰就折了一人，不免有點怕士氣受挫。

所幸他手下都是桀驁不馴的江湖狠人，又還沒見過慧釋的武功有多高，沒有被一個同伴的死嚇住，一人提刀高聲叫道：「大家作伙上！砍死這和尚！」

潘慶元一掌往那手下後腦巴下去，怒罵：「上你老母啊！照計劃做代誌！丟套索！」

這群手下狠歸狠，腦子不好，事前說了一堆都沒屁用，事到臨頭熱血衝腦，什麼都忘光光！

四個手下聞言應聲拋出手中套索，這套索是他們自幼玩大的，一套一個準，更何況慧釋這麼大的人，又被害了雙眼。

眨眼間，兩條套索將他右臂和軀幹套住，外加一條套住他腰間，還有最後一條最為致命，直接套住脖子！

四條套索將慧釋套住，立刻向四面收緊，讓他動彈不得！

還好慧釋感覺到繩索套上脖子的時候，立刻起左手護在下顎，套索將他左手和脖子綁在一塊。

他靠左手勉強騰出一點空間可以呼吸，否則當下便要被勒死！

慧釋吸氣，猛然發力一崩！卻沒繃開套索，心道糟糕！這不是普通繩索！

慧釋所料不錯，一般的繩索雖然可以用來牽牛，但那是牛性子溫和，要是發起脾氣，四五根繩子也能一下扯斷！

這些獵戶長年狩獵，所用的繩索都有混入動物四肢關節的筋，除了堅固之外，還保持彈性、韌性，別說慧釋，就算是頭黑熊也扯不開！

看見慧釋有如困獸，潘慶元猙獰笑道：「都給我上！砍死這個禿驢！我要他碎屍萬段！」

慧釋認出潘慶元的聲音，高聲怒吼：「姓潘的！你這個卑鄙無恥的小人！我放過你一馬，你還回頭埋伏我！」

潘慶元囂張道：「幹你老母！你日時（白天）不是很威風嗎？！好膽拿恁爸展威風，好哇！恁爸今晚砍你不死，明天就退出江湖！聽好了！砍死他的，我給六十兩！」

六十兩銀子！十幾個鎮山堂的刀手聽得士氣大振！

慧釋聽周圍腳步雜沓密集，強忍疼痛睜眼，模糊間只見人影幢幢，刀光閃閃，十餘人提刀從兩邊圍牆上跳下來，有些人舉著火把照明，分作兩邊，從巷子前後兩端接近圍殺！

衝在第一的一個刀手從慧釋背後快速接近，一刀砍在慧釋背上！

慧釋中刀，一聲虎吼，側身一記「回馬腿」如鞭掃出！正中那個打手胸膛！

慧釋知道今晚生死難料，不再留有任何餘力！巨大的力道踢得那刀手倒飛三尺！癱在地上，幾口血從嘴邊溢出來，竟是連爬都爬不起來！

幾個同伴見狀，驚疑不定道：「幹你娘！這和尚這麼猛？！真的還假的？你別裝死啊！」

但有更多人看都沒看那個被踢倒的同伴，就如同他們看都沒看那個已經死在地上，最先去偷襲的同伴。

出來混，很多人望欲出頭天，想要一夜致富賺大錢。

六十兩銀子，足夠讓很多人暫時忘記另一句名言：江湖拚性命！

第二個刀手緊接著跟上，舉刀砍向慧釋脖子！

不料慧釋不閃不避，反而搶先踏前一步向刀手逼進，右腳一挑「野馬彈踢」直取膻中心脈！

第二個刀手還來不及揮刀就被慧釋一腳踹中膻中穴，心如刀絞，痛得他張口難言，四肢都失去力氣，單刀脫手，跪倒在地。

潘慶元見慧釋居然還能搶先行動，指四個拉著套索的手下大聲罵道：「幹你老母！繩子拉緊啊！無食飯啊？！」

拉著套索的四個人有苦難言，他們已經使出吃奶的力氣，無奈慧釋力氣實在太大，他們只能勉強拉著。

這也難怪，因為「野馬彈踢」是少林絕技「絕命連環腿」之一，最重身法，慧釋整個人有如脫韁野馬，左衝右突，奔騰不停！

若非四人合力互相牽制，早就被慧釋甩開！

慧釋一腳勾起第二個刀手掉在地上的單刀，刀身靈活地在他腳踝上滾了一圈，緊接著一腳補踢在刀柄上，單刀如飛箭射出！刀尖直射向其中一個拉著套索的人！

那拉套索的人只見白光一閃，根本還沒意識到要躲避，但是他福大命大，生死關頭有祖先顯靈保祐，一個倒楣的刀手正巧跑到他前面，飛刀刺穿倒楣刀手的腹部！

倒楣刀手摀著肚子倒地，到死都沒明白這柄刀哪裡來的。

可惜！慧釋心想，若能將拉套索的人打倒一個，四面受力不均，他就更有脫困機會。

心中雖有所想，慧釋腳下不停，一腳將跪在腳邊的第二個刀手踢向面前敵人，阻擾敵人進攻，同時轉身應付身後摸上來的刀手。

那刀手本來想偷偷摸摸從後面上來捅慧釋一刀，見慧釋忽然轉身，他心一橫，索性一記「弓步扎刀」，一刀扎出！

他掌中刀與手臂成一直線，力貫刀尖！速度飛快！實在是這刀手這輩子練武所刺出最完美的一刀！

慧釋竭盡全力側身閃避，但被套索牽制，終究是沒閃過這刀，刀鋒沒入慧釋右臂，斜斜透出！扎了個對穿！

慧釋忍住疼痛，利用側身帶出的旋轉力道，抬起兩隻手中唯一勉強能活動的左肘，一招「進步獻肘」順勢重砸在那刀手的右太陽穴！

太陽穴是人體八大死穴之一，是顱骨最薄弱，偏偏血液和神經又最豐富的地方之一。

那刀手還來不及欣賞自己的巔峰之作，只聽到自己大腦內彷彿敲響喪鐘般「嗡」一聲！整個人有如斷線散架的木偶，頭一歪，直直往地上栽下去！

慧釋眨眼間幹掉四個刀手外加一個偷襲的，剩餘的鎮山堂刀手不由得有些驚懼，這和尚的武功實在超乎想像！

但慧釋手臂和背上兩道傷口都不輕，鮮血浡浡流出。

那觸目驚心的血紅引動了鎮山堂一眾刀手的殺意！

任你武功再高，也都是血肉做的，血繼續這樣流，和尚很快就會失血過多而死，只要自己比別人快一步砍死他，六十兩銀子就是自己的了！

抱著這樣的想法，一眾刀手有如嗜血狼群般緩緩圍了上來！

慧釋看他們行進間小心翼翼，不再像一開始的幾人那樣大膽冒進，心知接下來會更難應付，一咬牙，大聲怒吼道：「來啊！都來給姓潘的做墊背！我不打死你們這群廢物，都對不起身上開元寺這塊招牌！」

阿榮酒館內，晚飯時間的客潮擁擠，每張桌都高朋滿坐，酒菜滿桌。

唯獨一張四方桌三面坐著守崑、守崙和秉義，桌上僅有一壺茶和四個茶杯。

店小二走過來，一臉為難地朝他們三人道：「人客，你們已經等大半個時辰，是不是先點些小菜？我們也要做生意，不能一塊桌在這邊空空無飯無菜。鬬相工（互相幫忙）一下，別讓我們虧錢。」

秉義點頭道：「好啦，先切一盤滷味，豬耳、海帶、豆乾、米血，其他看有什麼好吃的挑兩樣，再來一壺米酒。」

店小二點頭離開，守崑有些不耐道：「阿崙，你跟這個高手到底是約什麼時間？怎麼等了半天還沒來？我腹肚都餓了。」

守崙道：「就約日頭落山前，我也嘸知他怎麼還沒來。等一下滷味上桌我們先吃點，等他來了再點菜吧。」

秉義笑著打趣道：「可能阿娟不放他走，也有可能他不甘走，誰知咧？自古多情英雄種，至今難過美人關，哈哈！阿崑，你就再等等吧。你看你弟期待得咁那（好像）在等新娘，坐都坐袂住，今晚要是見不到慧釋大師，他可能整晚都睡袂去。」

守崑見弟弟那股興奮勁，搖頭笑道：「好啦，既然秉義哥都講話了。是說這個叫慧釋的和尚咁真有阿崙講得那麼厲害？」

秉義道：「拳腳武功我雖然無內行，但看多了，也大概看懂。他的武功確實是厲害！」

守崙一旁接著道：「阿兄，我無騙你，他的拳腳重、反應快、判斷準，外加那身法速度，是我生平所見第一人！我們師父也比人不過！開元寺真的不愧是武林領袖！」說著舉起大拇指。

旁桌一個客人忽然插嘴問道：「朋友，你講的是不是日時（白天）關帝廟前的那個和尚？」

守崙高興道：「對對對！你也在場？」

客人點頭道：「嗯，我也有看到。那和尚是真厲害，不過鎮山堂又派來了好多人要殺他，我看他今晚是凶多吉少了。」

守崙大驚失色道：「怎麼會？鎮山堂那批人未免也太袂見笑（不要臉）！人家放他們一馬，他們倒恩將仇報！你怎麼知道他們派人來？」

客人見守崙神色激動，趕緊解釋道：「我毋是鎮山堂的人，我家住在草寮巷，他們今天下午來了差不多快二十個人，說是要借用我們家一下，給我們一些錢後把我們趕出來，而且不只我們家，草寮巷兩邊的住家差不多都被他們佔了。我看他們一個個殺氣騰騰，也不敢多問，就只能先來這裡喝酒，等今晚過了再返厝。」

守崙猛地站起身子，抓著那客人問道：「草寮巷在哪裡？」

那客人結結巴巴道：「在、在城北土地公廟附近，就在岳帝廟街和倉仔頂街中間。」

守崑按住守崙的手臂，嚴肅問道：「阿弟，你問這個想要幹嘛？鎮山堂人多勢眾，我們在城裡無根無蒂，不要去惹禍上身！」

守崙道：「阿兄，這個人我得去救！鎮山堂的人囂張得不行，他是唯一敢站出來阻止他們的人。要是這樣的好人就這麼不明不白地死了，那這世間還有沒有天理了？！」

### 第十三章

# 七星齊出

阿榮酒館內，守崑死死抓著守崙，神情認真道：「阿弟，鎮山堂和開元寺都是江湖人，砍砍殺殺，每天都有人死！我們毋是江湖人，更不應該去惹江湖事，有天理無天理，我不關心，我只關心你有命沒命！阿爸阿母讓我們兩個一起出來，我就要看好你！」

守崙道：「阿兄，你沒見過他，你毋知，慧釋大師是真英雄，我若是眼睛睜著看他這樣冤死，我一世人都不會心安！」

守崑也堅持道：「慧釋若是真的有你說的那麼厲害，他也不用你幫忙，若是他打不過，你去也無用！你去不去都改變不了結果，唯一的差別就是你會不會陪他一起死！」

守崑左手緊緊抓住守崙的右臂，守崙試了幾遍，都無法掙脫，搖頭道：「阿兄，我講不過你，但我一定要去救他，你放手！」

守崑堅定地搖頭：「我跟你講，這不是玩的！他們不是來跟你一對一比武切磋的，十幾把刀砍上來，你怎麼擋？！你會被斬得像條狗一樣死在路溝底啊！」

守崙是鐵了心要去救慧釋，當下使了個鞭勁甩開守崑的手！

這一甩太過用力，拉扯到守崑肺部傷勢，引得守崑連咳了幾口鮮血，跌坐回板凳上！

守崙見狀，滿懷歉意道：「對不起，阿兄，我保證我不會拿自己性命冒險，要是真的不行，我不會白白送死。」

守崙知道一般店家都會在櫃檯下藏有兵器，以備不測，三步併兩步跑到櫃檯，朝掌櫃急道：「頭家！江湖救急，借你寶刀一用！」

掌櫃捋捋鬍鬚，慢條斯理道：「江湖救急？好啊，你什麼幫派的？哪個堂口？」

守崙一愣，回道：「我無幫無派，就是借刀救人。」

掌櫃眉頭一皺，說道：「少年仔，你無幫無派，學人家喊什麼江湖救急？要知道借刀有借刀的規矩，跟你哪個堂口、什麼時候加入的都有關係⋯⋯」

守崙不知道原來有這個門道，眼見掌櫃滔滔不絕，連忙打斷道：「掌櫃，拜託你等我返來再解釋，我真得很急啊！」

掌櫃搖搖頭，彷彿在責備這個不懂規矩的年輕人，彎腰從櫃檯底下拿出幾柄刀放在檯面上，手指由右到左逐一指過，唸道：「既然你無幫無派，那就按照行情價囉。這柄八百文，最便宜，砍人是夠用了，但你拿它跟兵器對砍要小心，很容易斷的。這柄一千六百文，勉強還可以，就是太重不好使。這柄三千文，比一千六的輕一些，用得是好鋼。這柄四千二，是打刀的名門『煉烽號』生產的⋯⋯」

掌櫃話還沒說完，守崙把身上錢袋拿出來朝桌上一倒，再度打斷道：「好了，你別講了，我就這麼多錢，你看哪把刀最好趕緊給我吧！」

掌櫃約略一看大概有三千多文，點頭道：「好啦好啦，念在你是用來救人的份上，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這柄四千二的我就打折賣給你，這樣你造的浮屠也能算我一層。」

守崙根本沒聽掌櫃把話說完，聽到「四千二」就抓起「煉烽號」單刀，風風火火地衝出門去！

掌櫃搖頭嘆氣道：「少年仔就是這麼衝動，唉！我想多留你一下，救你一命都無法度（沒辦法）！」

做掌櫃的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早就聽到剛才守崙他們幾人的交談，也知道事情經過。掌櫃見守崙一腔熱血，有些惜材之心，所以故意拖延他，希望他晚點過去，最好是他趕到時事情已經結束了。

守崑坐在那裡，見弟弟這麼一走，當真心急如焚，卻又無力阻止，一臉焦急地望向秉義哥，說道：「秉義哥，真歹勢（不好意思），讓你看笑話了。可是阿弟這一去凶多吉少，能不能請你幫忙去勸他回來？」

秉義哥道：「阿崙個性太過衝動，今天中午在關帝廟前就差點跟鎮山堂的人起衝突，好加在我拉住了。不過我看他這次十分堅定，我驚我拉他不住。這樣吧，我以前在城裡做幕僚的時候有認識幾個巡捕，我去請他們。鎮山堂這次偷襲開元寺的人，應該不敢鬧大，希望幾個巡捕能嚇走他們。我們先回客棧取錢，有錢才好請動人。」

守崑聽完，彷彿抓到救命稻草，連忙把錢袋掏出來，塞到秉義哥手中，急道：「不用再回客棧了，我這裡的錢秉義哥儘管拿去就是！還煩請秉義哥盡快，我弟的命就拜託你了！」

錢財不露白，兩人在大庭廣眾下，秉義也不會問守崑錢袋裡到底有多少錢，只墊了墊手中重量，覺得足夠，便道：「應該夠了，我馬上去！」說罷匆匆出門而去。

草寮巷。

慧釋嗬嗬的呼吸聲迴盪在巷子內，氣喘如牛。

倒在地上的鎮山堂刀手已經有八個，算上那個偷襲的是九個。

他依然勉強站立著，但已經漸漸控制不住自己，身體時不時被那四條套索拉得東倒西歪。

除了右臂上插著一柄刀外，身上還有八九處刀傷，鮮血滴落在他腳邊，匯聚成一個小血窪。

石灰在他眼睛越來越痛，他強行睜眼也只能看到很模糊的人影。

潘慶元提刀走上前，和他手下站在一起，阿生緊緊護在他身邊。

他本來不想涉險，慧釋的武功所帶來的壓迫感他白天才剛親身經歷過，那股恐懼還在骨子裡，驅之不去。但見手下都被慧釋打得有些喪膽了，九個人圍著他，居然沒有一個人敢上前！

事情拖則有變，他不得不親自提刀上陣，快速解決這場戰鬥！

只要再次重創慧釋，就能讓手下看到希望，就能提振士氣！否則士氣低迷，人再多也有如喪家之犬。

潘慶元發狠道：「幹！我看你還有多少血可以流！我還有十個人跟你耗，你老母，就算是頭牛我都耗死你！小六！雞毛！阿生！跟我一起上！一起捅死這和尚！」

被他點到名的三位是剩餘刀手中的佼佼者，巷子狹窄，人多反而會互相阻礙，潘慶元要集中精銳攻擊！

敵未動，慧釋先動！

四面合擊，這是極度危險的處境，他必須先發制人！

他深吸一口氣憋住，將護在脖子邊的左手從套索中抽出，本被繃緊的套索立即收縮！勒住他脖子！

他一咬牙，左手拔出插在右臂上的薄刃快刀，一股血箭隨著刀刃從傷口飆出！

他左手刀一挑，斬斷脖子上最要命的那條套索，讓自己能夠自由呼吸，緊接著落刀往其他套索斬去。

小六反應最快！出刀阻攔慧釋斬斷第二根套索，同時喊道：「大家快上！要是給他再斬掉其他套索，大家都沒命！」

慧釋刀勢被攔並不收回，手腕一抖，一股刀勁崩開小六手中刀，身體緊貼著小六手臂內側前進，迎著小六收刀的軌跡搶到小六身前！一刀搶佔中路直貫而出！

眼見慧釋一刀便要捅進小六肚子裡，不知道是慧釋氣力不濟，還是拉住他腰上套索的那人忽然生出一股神力，竟是拉得他不由自主地踉蹌倒退一步，刀尖僅僅刺破了小六一點肚皮。

小六感覺腹部疼痛，以為自己被開膛剖腹，低頭一看，好險腸子都還好好地在肚子裡待著，不由得驚出一身冷汗！手足發軟！

雖然只差一點就能取走敵人性命，慧釋並沒有浪費任何時間懊惱抱怨，反而利用被拉開的這段空擋回刀又斬斷一條套索！

行雲流水！

慧釋的武功只能這麼形容。

沒有任何的停頓、遲疑，即使進攻受挫，不如預期，他總是能夠第一時間找到下一步要做什麼，仿佛早就計畫好一般，其思維快捷、變化多端，當真是神鬼莫測！

就算身受重傷，他在戰鬥中的反應依然靈敏無比。

慧釋身後的雞毛抓準時機，上步出刀！一招「亂披風」左右連環！連磕帶劈！刀柄朝慧釋單刀側面磕去，阻止慧釋斬斷第三條套索，順勢朝慧釋頸部一劈！

雞毛武功不下頭號打手阿生，這一刀出手極準！也極為狠辣！他算準慧釋單刀被磕開，根本來不及迴刀防守，這一刀勢在必得！

他臉上露出猙獰笑意！彷彿已經看到刀鋒切開慧釋脖子，一股鮮紅熱血噴出的畫面！

雞毛算得沒錯，慧釋的確來不及迴刀防守，但慧釋也不打算那麼做！

慧釋左手手掌鬆開刀柄，握拳如釘，左臂內旋，手腕上翻，拳稜由下而上砸在雞毛出刀的右臂內側！

臂膀上一股劇痛傳來！雞毛忍不住慘叫出聲！

慧釋的拳稜子有如鐵釘一般，尤其是招式之中暗含的那股滲透勁，痛徹骨髓，彷彿要將他右臂釘穿！

慧釋這一手完全破壞了雞毛的進攻！

雞毛的刀鋒落在慧釋頸上時已經沒有剩下多少力道，只劃出一道淺淺的傷口。

慧釋動作不停，腰胯沉坐，以身帶步，全身擰緊一縮！右足在後猛力蹬地，有如砲彈般撞進雞毛懷中！

這一撞暗藏殺機！由上到下，頭、肩、手、肘、胯、膝、足，七招齊出！

這「七星齊出」是奪命的殺招！

慧釋頭如流星錘砸在雞毛鼻子上，肩如短杵直搗咽喉，手如劍鋒刺進心脈，肘如利斧劈入小腹，再加上胯骨撞下陰，膝蓋斷腿骨，以及足尖踩住釘死雞毛！

雞毛身形被釘死，避無可避，只能眼睜睜看著慧釋撞進來！

兩人近身相接，只聽得碰一聲！一股滲入骨髓的撞擊聲令人膽戰心驚！

雞毛的左手只護住了小腹和下陰，完全吃下了其餘殺招，連一聲慘呼都沒來得及發出，整個人就如爛泥般垮下去！

### 第十四章

# 輸家才需要拚命

若是放在平時，慧釋使出這招「七星齊出」的時候，腳下會選擇踢擊，而非踩住敵人。

這樣細微的差別，就決定了敵人的生死。

選擇踢擊的話，敵人會被他打得凌空倒飛出去。

看起來雖然驚人，但實際上招式的勁道會被卸掉不少，敵人可能只會重傷。

相反地，像雞毛這樣被踩住釘死，直挺挺地吃下所有攻擊，那才是最為可怕的！

「七星齊出」寫起來複雜無比，但實際上從出招到雞毛倒地只在一眨眼間，此時慧釋放開的那柄單刀才剛剛落地！

阿生不敢讓慧釋再有機會拿到刀！持刀搶上！一柄刀舞得密不透風！逼得慧釋無法撿到任何武器！

阿生知道自己跟慧釋的差距，不求傷人，只求自保之餘能夠拖住慧釋越久越好，最好拖到他失血過多，體力不支倒地。

慧釋無奈右臂重傷，難以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只能閃躲騰挪，尋找機會，但被兩條套索牽制行動，險象環生！

潘慶元指著慧釋，神色狠戾地朝手下低聲道：「把你們身上的火油都拿出來，給我往他身上砸！幹你老母！斬不死你，我還燒不死你？！」

今晚的損失已經完全超出他的預期，他惡膽橫生，決定要放火燒死慧釋！

一名手下遲疑道：「大仔，這不好吧？兩邊都是厝家，要是這把火弄大了，燒了人家的厝⋯⋯」

那手下話還沒說，潘慶元一巴掌朝他腦袋拍下去，罵道：「幹！你老爸老母住這裡是不是？燒掉了關你撒小代誌（關你鳥事）？你毋燒就給我上去砍他！莫給我拿支刀佇在這看！幹你老母！扮關公啊？！」

負責火把的幾個手下都隨身帶著幾罐火油，平時裝在竹筒內，用軟木塞堵住開口。

他們聽完大仔給出的選擇，二話不說，紛紛拿出身上的火油，打開木塞就往慧釋丟去！

慧釋模模糊糊地看見幾個暗器飛來，勉強躲過一些，卻還是被一部分砸中，被潑得衣襟褲管都沾上火油！

慧釋一聞那股刺鼻油味，就心知不妙！

果然見潘慶元雙手各自高舉一根火炬，火光映著他臉上暴烈殺意！有如地獄索命羅剎！

潘慶元眉毛一挑，臉上現出一股兇殘笑意，朝慧釋道：「和尚！恁爸今天就火化了你！」說罷雙手投出兩根火炬！瞬間點燃了慧釋身上的火油！

高熱火焰灼燒著臉面手腳，即使蓋世英雄，也忍受不了這樣的劇痛！

慧釋高聲慘呼！拼命在地上翻滾！試圖撲滅身上的火焰！

阿生剛才離得最近，也被一些火油沾上，被慧釋翻滾四射而出的一些火苗點燃！

他趕緊扯下身上衣服，掩蓋住身上著火的部位！

所幸處理得快，阿生身上的火苗立刻熄滅，傷害極小。

鎮山堂一眾刀手怕被慧釋纏上，引火燒身，都趕緊向後退去！

慧釋在地上來回翻滾幾次，始終沒有辦法撲滅身上火焰，強忍巨痛，奮力起身，咬牙朝巷子圍牆猛力一撞！

這種圍牆都是兩旁民宅自蓋的土牆，比不得磚牆堅固，竟是被慧釋硬生生撞出一個大洞！

潘慶元見慧釋撞破圍牆闖進民宅後院，皺眉道：「你老母，這和尚真軔命。」

又聽到院中傳來乓一聲，像是打破陶器的聲音。

潘慶元轉念一想，立即明白過來，急罵道：「幹！那裡面有水缸！趕緊跟我進去看看！」

鎮山堂眾刀手前後簇擁著擠在破洞口朝院子內張望，只見慧釋躺在一個被他撞破的大水缸中，身上的火已經被澆滅，水缸裡的水從破口湧出，流得到處都是，已經所剩不多。

慧釋悄無聲息地躺在那裡，鎮山堂眾人都有點摸不清他是生是死。

潘慶元朝小六使個眼色，小六壯著膽子，舉刀戒備跨進院子，慢慢走到慧釋腳邊，探頭朝水缸破洞口內張望，見慧釋一動不動。

他心道，走到這麼近來都沒反應，大概真死了。

小六回頭朝潘慶元笑道：「大仔，好像——」話語突然中斷，鎮山堂眾人只見他笑容凝固在臉上，逐漸變成一副驚恐痛苦的表情！

小六手捂著脖子，發出嗬嗬急促的喘氣聲，踉踉蹌蹌地想要後退，但走沒兩步就跪倒在地。

小六轉過身來，眾人見他脖子另一側赫然插著一片銳利的水缸破片！鮮血正不斷沿著破片邊緣湧出！

慧釋慢慢從水缸中坐起身子，掙扎著站了起來。

他像是瞎子一樣，兩手在前方摸索著，循著小六的喘氣聲，摸到小六的臉，然後沿著臉往下摸到脖子上的那塊破片，用極其嘶啞的嗓子道：「放心，你不孤單，他們都會陪你上路。」然後握緊破片，狠狠地將小六脖子割開一道大口！

鮮血從小六脖子上噴出來！濺得慧釋滿身滿臉！看得鎮山堂眾刀手毛骨悚然！

忽然巷口傳來一聲怒吼！有如平地驚雷！一字一句叫道：「潘！慶！元！」

鎮山堂眾刀手轉頭向巷口看去，只見一名身形健碩的年輕男子，雙手緊握著一柄單刀。

夜色昏暗，火光明滅不定，看不清他的臉，但他一身殺氣騰騰，撲面而來！刀鋒閃爍，讓人心悸！

那人吼道：「開元寺的眾位大師！慧釋在這！緊來隨我救人！潘慶元你這卑鄙無恥的小人！我不殺你，誓不為人！」

緊接著持刀衝了上來！

那年輕人就是守崙，但鎮山堂眾人並不認識他，以為他也是開元寺的人，都有些人心惶惶。

再聽到他叫開元寺的援兵，更是大驚失色！

一個慧釋就已經這麼可怕，讓他們付出十多條性命，再多幾個和尚，今晚必定要葬身於此！

潘慶元看慧釋只剩一口氣，猶自傲然挺立，真要砍死他，恐怕還要一番波折。

再看手下軍心渙散，彼此交頭接耳，不少人的腳步已經轉向巷子另一端，準備跑路，再打肯定是打不了。

潘慶元恨恨咬牙，撤退的命令從牙縫中迸出：「你老母！這和尚血流得像殺豬一樣，神仙都救不活！穩死了！都隨我撤！」

撤退的命令一下，鎮山堂眾人飛奔而走，眨眼間跑得乾乾淨淨！

守崙並不追趕，跑到那面牆上的破洞，像院子裡望去，只見慧釋全身傷痕累累，被火燒過起泡的面容顯得十分恐怖，不由得虎目含淚，顫聲道：「大師！是我守崙！約你食晚頓的那個！」

慧釋聽到守崙的聲音，原本強撐的一口氣登時渙散，雙腿一軟，就往地上倒去，守崙趕緊上前扶住他。

慧釋倒在守崙懷中，氣若游絲道：「是阿崙啊⋯⋯很好，很好，我沒看錯人⋯⋯開元寺的誰來了？是慧可師兄嗎？」

守崙搖頭道：「無人來，我只是想驚走他們。」

原來守崙趕到巷口，看人影幢幢，敵人眾多，自知不能力敵，靈機一動，喊一聲佯作有援兵在後，再上前衝殺。

鎮山堂的人本來做壞事就膽氣不壯，加上慧釋的兇猛頑強完全超出他們預計，打得他們失魂喪膽，再看守崙這一往無前的氣勢，也不知道後面到底有多少援兵跟著，嚇得倉皇失措，轉頭就跑。

慧釋微微愕然，隨後馬上想通其中關節，輕笑道：「很好，呵呵，你比我聰明得多⋯⋯寺裡的幾個師父常跟我說，行走江湖，武功好並無一定行⋯⋯我現在信了⋯⋯我對自己武功太自信⋯⋯」

守崙安慰道：「大師，你很厲害的，你看，鎮山堂的人被你殺了十幾個。是他們太無恥，毋敢堂堂正正跟你對決，只敢暗中偷襲。」

慧釋搖頭苦笑：「成王敗寇⋯⋯有誰會在意這些手段⋯⋯」

慧釋呢喃了幾聲，話語模糊，彷彿是在跟幾個寺裡的熟人說話：「師父⋯⋯我認識一個女孩子，叫阿娟，很水(漂亮)的⋯⋯我想娶她⋯⋯」

忽然又清晰道：「阿崙，你說我這個樣子，阿娟會不會覺得我很難看？」

守崙見慧釋已在彌留之際，兩行熱淚忍不住奪眶而出，泣聲道：「不會，大師你很威風的，阿娟最崇拜你這樣的英雄。你們今天聊得很歡喜的，不是嗎？」

慧釋點點頭，笑得像小孩子般開心，然後脖子一軟，腦袋沿著守崙的手臂垂下去，再沒了氣息。

守崙忍不住大哭起來。

其實他也不明白，他認識慧釋不過才半天，只看過慧釋打過一場架，說上一次話，但卻彷彿認識了很久一樣，已然把慧釋當作他最親近的朋友。

這其中固然有對慧釋武功的崇拜，也有對他挺身仗義的欽佩，但更多的還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不存在於四書五經之中的雄性價值觀的相互認同。

白首如新，傾蓋如故，人與人的交往，有時就是這麼奇怪。

巷子口響起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聽起來足足有四、五人以上。

是鎮山堂那些傢伙回來了？！守崙心想，將慧釋的屍體穩穩放下，輕聲道：「大師，我幫你報仇。」

話語平穩，彷彿說的是要去吃飯喝茶一樣。

守崙拿起自己的煉烽號單刀，又撿起一把掉落在地的單刀，持雙刀而立，右手刀正握在前，左手刀反握在後，整個人有如猛虎出閘，蓄勢待發！

這是師父吳樂天所教過最拚命的刀法——「狂龍八斬法」！

之所以說拚命，是因為贏面大的人是不需要拚命的，只有輸家走投無路，才需要拚死一搏！

守崙自知武功遠遠不如慧釋，他雖略勝鎮山堂的刀手，但絕無可能以一敵多！

然而此時他再也不想用話語嚇走鎮山堂的人，只想把他們一個個砍死！

### 第十五章

# 養狗還會叫

幾個來人衝進巷口，見到殺氣驚人的守崙，腰間兵刃齊刷刷出鞘，如臨大敵！

正當雙方劍拔弩張之際，一個熟悉的聲音傳來：「阿崙！你沒事吧？」

原來是秉義帶著請來的巡捕們趕到現場。

秉義從對面人群中擠出來，幾步跑到守崙面前，關切之情溢於言表。

守崙見到熟悉的面孔，緊張的情緒鬆懈下來，那股悲傷又湧上心頭，哽咽道：「秉義哥，慧釋大師他去了⋯⋯」

秉義環顧四周死屍遍地，一片狼藉，感嘆道：「他力戰而亡，真正是蓋世英雄的氣魄，我們明日將他送回開元寺吧，也算是對他的一份敬意。」又安慰道：「你沒事就好，這幾個都是巡捕大人，快把刀子放落去。你哥煩惱地要死，我們先回去客棧，讓他放心。」

幾個巡捕見守崙放下兵刃才上前查看現場，他們將屍體一具具看過去，都嘖嘖稱奇，甚至有些高興：「小六、雞毛、火牛、刀仔明、瘋人輝⋯⋯這好幾個都是鎮山堂中有名有姓的高手，他們這下損失慘重囉！這和尚當真厲害，我看在開元寺地位也不低，雙方恐怕要有一場腥風血雨！」

守崙上前請願道：「幾位大人，慧釋大師遭鎮山堂埋伏偷襲而死，實在死得冤枉，還請幾位大人主持公道！將鎮山堂眾土匪繩之以法！」

幾個巡捕沒人接話，你看我，我看你，最後終於有一個巡捕道：「少年仔，鎮山堂的人都在郊外，鮮少進城，我們又不知道他們總堂在哪裡，想抓人也是有心無力。」

秉義一聽便知巡捕是在推託卸責，偷偷拉守崙的衣角，示意他別再多說，守崙卻沒注意到，還把巡捕的話當真，點頭道：「鎮山堂幾百人，總堂的位置應該不難探聽，我明天四處轉轉問問，有消息馬上告訴你們！」

那巡捕搖頭苦笑，心想，這少年仔實在憨直。

另一個巡捕插話道：「依我看，這件事也未必是鎮山堂做的。」

守崙一愣，回道：「大人，我親眼看見鎮山堂的潘慶元領人圍殺慧釋大師，再說，這滿地死的不都是鎮山堂的人嗎？你們剛剛都認出來了。」

巡捕道：「不盡然，也有好幾個我們無相識。而且現在天色昏暗，你說看見潘慶元也是有可能看錯，我們若是聽你一面之詞就抓人，到時候抓毋對人再放走，豈非將王法當兒戲？」

守崙此時也聽得出巡捕的推託之意，強忍怒氣，冷冷道：「那依大人看，這案子該如何辦？」

巡捕也聽出守崙不滿，但他也不在意，自顧自道：「這案子最有可能就是雙方因口角爭執，持械鬥毆，這和尚殺死對方十一人，最後自己也傷重不治。」

守崙聽他們這樣結案，既沒有提及鎮山堂，也沒有提及開元寺，顯然就是打定主意置身事外，不打算有任何作為。

他年輕氣盛，忿恨話語衝口而出：「我家養狗，看到動靜還會叫兩聲！衙門養你們這群人，還不如養隻狗！」罵完轉身揹起慧釋的屍體就走！

守崙話說得這麼難聽，巡捕們的臉色都不好看，秉義連忙上前跟他們道歉：「實在真歹勢，我這小弟剛從鄉下出來，毋識世事，講話歹聽，我回去好好教訓他！諸位今晚辛苦了，勞煩你們跑一趟，可惜鎮山堂的人狡猾無比，已經先逃走了，不然他們今晚一定係落在你們手裡全軍覆沒。我看這麼晚了，這裡另外有些辛苦錢，讓大家買些宵夜酒水吃喝。」

陳秉義畢竟是有功名在身的舉人，雖然現在不起眼，但哪天飛黃騰達也未可知，加上話說得好聽，巡捕們都願意給他面子。

而且眾人出來前他就已經給了一次錢，現在再給一次，顯得誠意十足，巡捕們的臉色都緩和下來。

一個年紀較老的巡捕代替大家推辭道：「秉義兄太過客氣了，我們已經收過你錢了，不好再收。你也別見怪，我們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妻子，實在不願惹鎮山堂這些殺星。而且現在衙門裡亂成一團，大家都在謠傳朝廷已經把我們割讓給日本番了，也不知道真的還假的，幾位大人根本無心處理政事，就算抓了人，他們也沒心思審案。」

老巡捕說的是去年間的事情，近幾年日本國為了爭奪大清國在朝鮮半島的主權，雙方軍事衝突不斷，光緒帝去年信心滿滿下詔宣戰，結果花費巨資建立、號稱世界第八強的北洋水師，居然在一場海戰中被日本海軍全數殲滅！一艦不存！

秉義這次出來訪友尋職，也從他們那裡聽到這件事情，目前確切的消息是大清國已經放棄朝鮮半島的主權，但關於是否割讓臺灣、澎湖則還在爭議之中。

秉義搖頭嘆氣道：「唉！堂堂大清國，居然連個小小的日本藩都敵不過，實在有夠見慚（丟臉）！」

雙方感嘆一番時局艱難、國家多難，老巡捕才道：「現場這還有許多事，收屍、驗屍、找人問筆錄，我們不方便招呼你，我看讓小趙先送你回客棧吧。」

秉義搖頭道：「免麻煩，這次死人多，你們公事繁雜，先處理要緊。」說罷告辭。

秉義追上守崙，兩人默默並肩而行一陣子，守崙忍不住先開口道歉：「歹勢，秉義哥，我剛剛那樣說話實在不應該。但我見他們那樣處理，心肝頭就一把火狂狂燒！」

秉義點頭道：「我理解，但這些巡捕都是地頭蛇，跟他們打好關係很重要。莫講好處，要是今晚那些巡捕裡面有個被你這樣當場落面子，懷恨在心，三天兩頭來提你到衙門問話，再找點小事把你拘禁幾日，你這世人就算是毀了，以後要找頭路（工作）都無人敢雇。」

守崙想想也是這個道理，點頭道：「我知，我明天帶些錢財去找他們會失禮（道歉）吧。」

秉義道：「毋免，他們這幾個我都熟識，不是那種甕肚（小心眼）的公人，我已經跟他們講過歹勢了，袂有問題。只是我不能時常看顧你，你以後出外講話要自己小心，別到處得罪人。好了，我們先找個棺材店把慧釋大師寄一晚，明日送返去開元寺，讓他們處理他的後事吧。」

秉義的話讓守崙回過神來，自己心神不寧，居然想都沒想就要揹著慧釋大師的屍體回客棧。

這要是讓客棧老闆或是其他客人看到了，三人馬上就會被趕出來露宿街頭。

兩人找到一間棺材店，敲開店門。

閻王要人三更死，哪能留人到五更，棺材店老闆做這生意，早習慣了有人半夜來敲門。

秉義和守崙選定一口棺材安放慧釋，付過錢，跟老闆約定隔日清晨再來，這才回客棧去。

守崑從飯館回到客棧以後，心中焦急，坐立難安，乾脆拿板凳坐在大門口等著，直到遠遠看到二弟的身影才放下心。

守崙走到大哥面前，低著頭愧疚道歉：「阿兄，對不起。」

守崑面無表情，冷漠道：「道歉衝啥（幹嘛）？我看你很勇啊，英雄氣魄，喊砍人就砍人，還要一個砍二十個！你當作你關老爺啊？關老爺都被人砍死去做神啦，你是不是也想上去做神啊？想就講一聲嘛，我返厝讓阿爸阿母找師父來，先幫你刻座神像。活著的時候刻好，那個神韻才活，不然刻你一張死人臉，多難看，是不是？我看再威風點，給你刻兩支關刀，鐵盔金甲，大紅戰袍，夠不夠？」

守崙無言以對，頭更加低了下來。

秉義在一旁見氣氛沉重，出言調解道：「好啦，無要緊啦，無事就好，守崙知道錯了，以後不會再這麼莽撞了。」

守崑不敢對秉義無禮，欠身道：「秉義哥，多謝你鬬相工（幫忙），麻煩你跑這麼一趟，實在真歹勢。」

秉義搖手道：「應該的應該的，大家一起出來，本來就要互相幫助。」

三人都還沒吃晚飯，便在客棧簡單點些飯菜，邊吃邊聊起今晚的事。

守崑聽守崙先虛張聲勢嚇跑鎮山堂的人，才放下心來，冷笑道：「好加在你沒那麼憨，沒給我頭殼壞去一個人衝上去。出門在外就要多用用腦，平常跟著我讀書都白讀了。善泳者溺，能打的最後都被打死了。阿爸阿母讓你出來，是幫秉義哥的忙，結果你咁那給他惹麻煩！今晚若毋是運氣好，秉義哥還要幫你收屍啊！」

守崙摸摸鼻子，尷尬笑笑，並不接話。

秉義緩頰排解道：「我們明天要送慧釋的屍體去開元寺，阿崑，你明天多等我們一天，後日再把牛車作伙拉返莊裡。」

守崑點頭道：「秉義哥，我看送屍體的代誌（事情）讓阿崙去處理就好，你找頭路要緊，莫耽誤到。」

秉義搖頭苦笑：「現在時機歹歹，各處衙門機關都亂糟糟，也無甚頭路好找。」

守崑好奇問道：「時機歹？安怎講？為什麼衙門內底亂糟糟？」

秉義嘆氣道：「大清國和日本番去年打了一場仗，結果開了大錢建的北洋水師讓人家打得全軍覆沒，輸得脫衫脫褲，這你們也已經知道。但是日本番現在不僅佔領了朝鮮，還要拿我們臺灣作為戰爭賠償。現在李鴻章還在談判，但衙門機關裡的官員人心惶惶，無人處理政事，哪還有頭路可找。」

守崑聞言笑道：「秉義哥，你莫煩惱，我看日本番只是在喊熱鬧。他們是為了爭奪朝鮮而打仗，朝鮮跟我們十萬八千里遠，怎麼會跟我們有關係呢？」

### 第十六章

# 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

秉義沒那麼樂觀，搖頭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日本番要求我們割讓遼東半島、臺灣、澎湖，你覺得李鴻章最後會怎麼選？遼東半島是大清國的祖宗地，他不會，也不能選遼東。打仗打輸了就是任人宰割，他能夠保下遼東半島就是大功一件了，至於臺灣，皇帝也未必有多重視，只是給人賞了巴掌，落臉見笑罷了。」

守崑面色凝重，問道：「日本番要遼東半島，到底是真的想要，抑或是為了要臺灣而刻意加喊的籌碼？」

秉義道：「都有可能，但無論是什麼原因都無差別。如果日本番真拿到遼東，那不只是賞了皇帝一巴掌，而是在他心口頂了一支刀。我看皇帝寧可再拚一仗，也無可能把遼東給出去。」

守崙一旁笑道：「再拚一仗，我看連北京城都要給出去。真是想不到，十年前我們還能把鐵甲艦開到日本港口囂張顯擺，那些番仔連屁都不敢放，現在反而是我們被打到家門口，風水輪流轉啊！」

秉義神色沉重道：「唉！雖然現在還沒確切消息，但好多地方官員都已經把家眷親人送回中國，我看臺灣八成會被割讓。想我們堂堂大國的人民，以後卻要被小小的日本番統治，我心肝頭就結整丸（糾結成團），袂爽快。」

守崙倒是一臉無所謂，呵呵笑道：「秉義哥，你們讀書人就是看不開，憂國憂民。若我看起來，被滿洲人統治跟被日本番仔統治也差不多，日子該怎麼過還是怎麼過，就是稅金繳給誰人的差別。」

秉義搖頭道：「不僅僅是這樣。被日本番仔統治，讓人家說打就打，說殺就殺，我們等於是亡國奴啊！」

守崙笑道：「滿洲人對我們還不是說打就打，說殺就殺？以前每次清兵移防，就來庄裡搶錢、搶糧、搶女人，若毋係我們民團有夠力，他們無敢惹，這些土匪毋知要來幾趟。而且，秉義哥，講亡國奴就太誇張囉，若是這樣講，當年國姓爺渡海來臺，那些留在中國各地的人不都也是亡國奴？算起來，從國姓爺的不肖子投降滿洲人、選擇去北京當安樂王爺的那天開始，大家都已經是亡國奴啦。」

守崙講的也有幾分道理，秉義不知道該怎麼回應，只得嘆氣不語。

清領時期的臺灣，天地會、洪門等反清復明的組織遍地開花，加上歌仔戲、布袋戲等戲曲時常私下演出政府嚴禁杜絕的演義故事，例如抗金名將岳飛、韓世忠等人的生平，導致一般百姓對清政府普遍抱持反感。

清政府治臺已經兩百年，仍然民變不斷，很大一部份就是因為政府影響力不足以轉變一般臺灣民眾的身份認同。

而秉義這樣的讀書人，則常常在認同與反抗之間反覆煎熬。

這是清領時期臺灣知識份子普遍的身份認同困境。

對於讀書人而言，由於鄭成功留給整個臺灣的政治背景，臺灣出身的進士、舉人受到重用的比例遠低於其他省份。

隨著清政府統治中國的時間越長，朝廷各級官員們自然而然形成依附於地緣關係的緊密人脈網路。

這使得原本人數稀少的臺灣人在官場更加難以出頭，臺灣讀書人中舉後想做官，必須得尋求福建、廣東一帶的關係以謀出路。

而大部分讀書人，像秉義一樣沒有門路，就只能當些地方官的幕僚、師爺，或是一些不受見待、錢少事多的低級職位。

一方面是日常生活影響；另一方面，由於自家與清政府的利益依附結構難以建立，使得臺灣讀書人難以對清政府產生君君臣臣的認同，遠遠不如其他省份的讀書人那般忠君愛國。

人類歷史在邁入媒體時代以前，信息閉塞，政府對於一般百姓的統治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依賴於地方知識份子是否對其認可配合。

因為讀書人在民間受到尊敬，而且是跟一般百姓最接近的階層，百姓容易受到讀書人的想法影響。

讀書人對清政府的不信任，導致一般百姓對政府不信任，導致一系列反清活動難以禁絕，導致清政府對臺灣人始終嚴加防範，不信任臺灣出身的官員，然後又返回來導致讀書人對清政府的不信任。

這樣的循環已經建立，就算是皇帝也無法改變，往往只能靠改朝換代來打破。

直到進入媒體時代後，政府可以直接影響百姓的想法，讀書人雖然仍受尊敬，但已經不如以往那麼有影響力。

守崑見秉義沉默不語，責備弟弟道：「無大無小！秉義哥讀過的書比你較多偌濟（多得多），代誌看得遠。你路邊凊彩（隨便、含糊的意思）聽人講講，就拿來這講，講得若親像你已經都看透透了，也毋驚見慚（丟臉）給別人笑！」

秉義搖頭道：「阿崑，無要緊，阿崙說的沒錯。日本番那篇『告十八省豪傑書』我也看過，文采不錯，也有幾分道理，不然皇帝也不會下嚴令禁止那篇檄文流傳，就是怕它影響到百姓的想法，讓反對政府的人氣勢更盛，像是廣州那些鬧革命的。」

「告十八省豪傑書」全名「開誠忠告十八省之豪傑」，為日本文人宗方小太郎所作，文采飛揚。

文中提到：「滿清氏原塞外之一蠻族，既非受命之德，又無功於中國，乘朱明之衰運，暴力劫奪，偽定一時，機變百出，巧操天下。」

不僅痛斥滿州人侵犯中國的罪惡，以及統治中國的殘暴，更證明滿清政權的非法性。

尤其文末最後幾句「故船載糧食、兵器，約期赴肋。時不可失，機不復來。古人不言耶：天與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為明祖所笑！」

更是直接鼓動百姓、革命黨抓緊機會，日本人願意提供武器糧食，以助眾人推翻滿清，莫要讓明太祖在陰間嘲笑後代無能。

這篇「告十八省豪傑書」在南方革命黨人中流傳甚廣，甚至許多知識份子也覺得其中批評清政府的部分言之有理，發人深省。

文中寫道：「人主暗弱，乘簾弄權，官吏鬻職，軍國瀆貨，治道衰頹，綱紀不振」。

將近代大清國的問題寫得清清楚楚，皇帝昏庸懦弱，皇后垂簾聽政，官吏買賣官職，軍隊國家貪婪財貨。

雖然清政府屢次喊出「自強」、「維新」等口號，但實際上一事無成，特別甲午戰爭的慘敗，讓許多人對政府失去信心。

秉義語重心長道：「阿崙，或許被日本番統治了幾十年後，日本番仔和滿洲人都一樣沒錯，但是在我們這一代，會有非常大的影響。兵凶戰危，歷來改朝換代，都要經過一場腥風血雨，當年滿洲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了幾十萬的人。這次日本人來，同款的代誌也是會發生。到時候，整個府城毋知會剩多少人，更莫講我們那些小庄頭（村莊），恐怕是雞犬不留。我亦無是那款『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的人，死便死了，身後萬事誰人知。我的子孫後代要去給日本番做事，以求過上好生活，我也無在意。我只是希望我活著的時候，能看到我們身邊這些人，毋管熟識無熟識，都能平平安安，莫要死於非命。」

守崙豎起大拇指道：「秉義哥，我最服你就是這點，你從不仗著身份以大壓小，每次都是講道理講得清清楚楚，讓人心服口服！」

守崑在旁眉毛一挑，道：「你這樣講，是我常常以大壓小囉？」

守崙搔搔腦袋，嘿嘿笑了幾聲，並不接話。

守崑見弟弟這副樣子，忍不住笑罵道：「你這性子好像猴仔咧，我若無把你壓一下，我驚你要爬上天啊！」

三人飯後回到房裡閒談，都對未來前途有些徬徨。

要說去給滿洲人當兵，抵禦日本番，守崑、守崙這樣的年輕人大多都不願意。

但要說放任日本番進來，他們也不願意。

這好比爛西瓜跟爛甘蔗，要吃哪一樣？

而今最好的結果，只能寄望於李鴻章能夠頂住日本的壓力，保下臺灣。

隔天一早，秉義和守崙把自家的黃牛從客棧牛棚拉出，套上車，去棺材店載慧釋的屍棺，出發前去開元寺。

路上行人看到牛車上一口棺材，都離得遠遠的，一路反而異常順利。

兩人到了開元寺，門口值日的幾名知客僧臉上滿是警戒之意，上前舉手止住兩人，問道：「敢問兩位何人？何事來我開元寺？」

要知道開元寺並非一般佛寺，而是武林名門，江湖大派。

知客僧見兩人帶棺材上門，第一反應就覺得兩人是來踢館比武的。

上門比武分生死的人，知客僧見多了，但帶口棺材這麼囂張登門的，他們還真沒見過。

秉義和守崙見引起誤會，趕緊抱拳行禮，澄清道：「我們是慧釋大師的朋友，特地送慧釋大師的屍身返來。」

其中一名知客僧神色大變，失聲道：「慧釋？哪有可能？！」隨即幾步飛身跳上牛車，掀開棺蓋一看，居然真是慧釋的屍體！

那名知客僧將棺蓋掀翻落地，抱起慧釋的屍體，摸著那被火燒傷的面容，仍是不敢置信，口中不斷喃喃自語道：「無可能⋯⋯哪有可能⋯⋯你的本事，有誰能害你成這個樣子⋯⋯」

那副悲痛的樣子看起來，顯然跟慧釋交情極好。

### 第十七章

# 三老四聖

旁邊幾個知客僧也都很驚訝，蜂擁上前查看。

秉義和守崙被晾在一邊，有些尷尬，但又不好多嘴出聲，只得站在那裡乾等，讓幾位知客僧先消化這個消息。

沒過多久，開元寺眾僧回過頭來問道：「兩位可知道我們慧釋是死在何人手裡？是怎麼死的？」

守崙回道：「慧釋大師跟鎮山堂的人起衝突，中了他們暗算，力戰而亡。」而後又將他們是如何結仇，潘慶元如何埋伏等細節講過一遍。

眾僧都是血氣方剛的年紀，聽得義憤填膺，滿腔怒火！

最先掀棺的那和尚顯然是眾人之中的領袖，發話道：「多謝兩位壯士仗義將慧釋帶回來。虛言，你帶他們去找住持，把事情告訴住持。」

被點名的虛言年紀最小，才十三歲左右，點頭答應，上前行禮道：「請兩位隨我進來。」

秉義和守崙欠身道：「有勞小師父。」而後隨著虛言穿過大殿，來到後殿之中的一處靜室前面。

靜室前有四位年輕僧人值守，個個筋肉扎實，目光靈動，顯然武功不弱。

其中一名值守僧人見到虛言帶著外人，皺眉大聲道：「虛言，你搞什麼鬼？這兩個是誰？怎麼凊凊彩彩（隨隨便便）就領過來見住持？」

守崙眉毛一挑，心中火氣騰生，這傢伙講話相當不客氣，就這麼當著自己的面指桑罵槐，顯然平常是囂張跋扈習慣了。

但畢竟是在武林泰山、江湖北斗的開元寺總壇，守崙不敢造次，按捺著脾氣讓虛言回話。

虛言回道：「幾位師伯，慧釋師伯在府城被人偷襲打死，這兩位看見了經過，還送慧釋師伯返回寺裡。」

最先問話那人大驚失色，連珠炮般問道：「慧釋？慧釋死了？哪有可能！什麼時候的事？被誰打死的？」

虛言回道：「是真的，是他們拉回來的，現在棺材還在大門旁邊呢！我親眼看到。」

那人還要追問，另一人輕咳一聲打斷他，雙眼直視秉義，問道：「在下慧達，借問兩位燒什麼香？」問話同時將左手微微包覆右手，右手掌心向下，食指蜷曲，中指豎直，無名指微彎。

這是天地會、洪門中人識別自己人的秘密手勢，手指所現是三、一、九之意，即為明朝最後一位崇禎皇帝在煤山上吊自盡那天，三月十九日。

原來慧達見守崙目光精湛，體格健碩，步履矯捷，顯然武功不弱。

他既然值守住持所在靜室，心中自然先有了戒備之意，便想先套套兩人的底。

秉義在公門任職過，見多識廣，雖然不識得手勢的意思，但知道這是江湖暗語，心中瞭然，拱手微笑道：「在下光緒十四年舉人陳秉義，這是我家鄉同伴陳守崙，會一些拳腳。」表明自己兩人並非江湖人士。

原來是中過舉的讀書人！

秉義溫文儒雅的樣子的確讓人信服，慧達趕緊道歉：「歹勢，原來是陳舉人，怠慢了。我們值守住持所在，職責所在，不敢放鬆警惕，還請原諒我們無禮，我馬上進去通報！」說罷轉身拉門進去靜室，進去前還朝其他三個值守和尚使了眼色，示意不可造次。

守崙晃著腦袋，左看看右看看，和虛言閒聊起來，問道：「慧達，可是江湖人稱『百斤刀』的那一位慧達？」

虛言想了想道：「好像是有聽人家這麼叫過。」

守崙激動道：「嘩！原來就是他！我早就聽說過他的名號，據說前年梅峰林家有一批茶葉運到青山港，本來是要上大船賣去美國的，結果被青山港的皮蛇雄半路截下，堂堂梅峰林家派了好幾批人，還請動清軍水兵參將，都沒能成功討回來。慧達一人一刀過去走一趟，殺得皮蛇雄手下小弟屁滾尿流，一百多個人目睭金金（眼睜睜）看自己大仔皮蛇雄被砍成死蛇雄，竟然沒一個人敢上前！那可是轟動武林，驚動萬教啊！」

虛言雖然在開元寺長大，但年紀尚小，才剛剛開拳，還在學基礎架子，大人們也很少跟他講這些事，腦中想像慧達大顯神威，殺得一百多人只敢旁觀，不敢動彈的情景，不由得熱血沸騰，追問道：「真的嗎？皮蛇雄是誰？梅峰林家我知道，那勢力可大啦！聽說出過好幾個做官的吶！居然敢招惹林家，皮蛇雄是不是很厲害？」

守崙道：「當然啦！皮蛇雄當年倒手（左手）一支筆架叉，正手（右手）一支番仔刀，筆架叉鎖拿敵人兵器，番仔刀馬上接著斬斷拿兵器的手，不知道砍過偌濟（多少）支手。當年的皮蛇雄啊——」朝著那個說話不客氣的和尚一指，接著道：「比他還囂張啊！」

那和尚被守崙明目張膽指著鼻子消遣，怒目圓睜，猛然站起身來，身邊兩個和尚趕緊把他拉住，勸道：「慧沖，冷靜些，慧達說過，對他們要客客氣氣。」「是啊，人家把慧釋送返來，也是辛苦，別計較了啦！」

秉義饒有興致地看那叫慧沖的和尚被守崙削臉面，並不出聲責備守崙。

慧沖剛才劈頭罵人那些話也惹得秉義很不滿。

秉義看起來雖然溫文儒雅，總是一副笑瞇瞇的樣子，但肚子裡也是有火的，否則當年就不會毅然決然放棄錦繡前程，離開黑暗的官場。

慧沖被同伴勸住，憤憤不平退回原處，猶自惡聲惡氣碎碎唸道：「幹！誰知道慧釋是不是他們害死的！我看是『六月芥菜假有心』！（貓哭耗子假慈悲）」

這句話一出，在場幾人都變了臉色！

守崙強忍怒氣，咬牙冷笑道：「秉義哥，看來我們這趟來錯了，好心給雷打！這條人命開元寺無膽去找鎮山堂討，就找我們這些小人物抵債。我看我們還是快走吧，走慢了就要被當成兇手押下來了！」

砰一聲！靜室門被大力推開！一名老僧為首大步走出來，後面跟著幾名僧人，年紀都在中年以上，顯然都是開元寺的領頭人物，最年輕的慧達跟在最後面。

老僧面色陰沉如水，斜斜撇了慧沖一眼，字句從牙縫中迸出：「給我拉去掌嘴！牙齒無落不准停！」

他剛剛正要出來，隔著門聽到慧沖大放厥詞。

恩將仇報，江湖人最看不起這樣的行徑，簡直丟盡開元寺的臉！

慧沖神色驚慌，剛才的囂張模樣完全消失不見，乖得像隻貓一樣被身邊兩個同伴拉走。

老僧上前跟秉義和守崙道：「兩位朋友，老僧玄渡，是開元寺住持。這些年輕人平時疏於管教，讓兩位見笑了。」

玄渡年齡看起來已逾六十，但精神矍爍，腰背都挺得直直的，舉手投足依然剛健有力。

秉義拱手客氣道：「在下陳秉義，這位是我同庄的陳守崙。同門師兄弟身亡，慧沖關心則亂，出言不遜，我們可以理解。掌嘴我看就免了。」

玄渡搖頭道：「不能免，現在毋教好，以後出去黑白講話（亂說話），敗壞我開元寺的名聲。慧達剛剛跟我說，慧釋死的時候你們在場，還請你們說說事情經過，好讓我們明白前因後果。來，裡面請。」說罷抬手請兩人進靜室。

靜室內擺有幾張桌椅，眾人入室坐定，慧達送上茶水後，便站到一旁待命。

玄渡等秉義輕啜茶水過後，才開口客氣問道：「聽慧達講，你是幾年前中過舉的人物，不知現在在何處高就？」

秉義道：「我是光緒十四年舉人。先前唐景崧大人還在臺南府時，我是他的幕僚，總管府庫物資。後來唐大人升任巡撫，遷去臺北，我擔心離厝裡父母太遠，就無跟過去。目前在府城當個閒官，清水衙門的職務。不知幾位如何稱呼？」

唐景崧是廣西出身的桂系官員，時任臺灣布政使，是臺灣省行政級別最高的官員，在臺灣當地名聲極好，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他手下頭號戰將劉永福曾經是越南一帶的天地會首領，因此臺灣民眾對其政治色彩認同度較高。

唐景崧對劉永福可說是有知遇之恩。

光緒八年，法國軍隊入侵越南，河內、南定接連失守，情勢危急。

唐景崧主動請纓抗法，到越南招安了當地天地會首領劉永福及其所率領的黑旗軍，編成四營，號「景字軍」，並且在南化駐紮迎戰法軍。

清法戰爭結束後，這批「景字軍」就成為唐景崧的政治資本，讓他一路升到二品大官。

玄渡聽到秉義曾經掌管過府庫，想必政商關係極好，而且必定是唐景崧極信任的人，當下對秉義就高看了一些。

玄渡點頭讚道：「阿彌陀佛，父母恩重最難報，你年紀輕輕就能看破官場名利，實在不容易。」說罷簡單介紹起身邊的幾個人，都是江湖上名頭響噹噹的人物！

江湖人稱開元寺有「三老四聖」，分別是住持玄渡、都寺玄念、監寺玄空三位主要領袖人物，以及刀聖玄羅、槍聖玄明、劍聖玄智、拳聖玄覺等四位武術高手。

這四聖各有精擅絕學，從年輕就已經打遍天下，罕逢敵手，可以視為當今武林最頂尖的指標！

如今邁入中年後，他們已經越來越少跟人過手，而是將他們畢生所累積的經驗傳承給開元寺內的年輕一輩。

像是「百斤刀」慧達就是玄羅的徒弟，而死去的慧釋則是玄智的徒弟。

徒弟的武藝如此驚人，師父的功力也由此可以想見。

這「三老四聖」今天差不多都到齊了，守崙看著滿屋子的武林前輩、江湖大哥，興奮得坐立難安，抓耳搔腮，頻頻搓手。

最關心自己徒弟莫過於劍聖玄智，但他耐性極好，等到玄渡問話告一段落後才接著問道：「請問兩位是怎麼跟慧釋熟識的？慧釋又是怎麼死的？」

秉義把手朝守崙一擺，介紹道：「跟慧釋熟識的是他，他也目睹了事情經過。阿崙，你把事情講一遍吧。」

### 第十八章

# 湘軍移防

眾人聽守崙將事情經過娓娓道來，從在關帝廟前慧釋連斬四人的那場衝突，講到草寮巷中潘慶元的設伏圍殺，聽得眾人有如身歷其境，氣憤難平！

玄空拍大腿嘆氣道：「自古紅顏伴禍水，不知道誤了多少英雄好漢，若毋是那個阿娟，慧釋也不至於白白被害了性命！」

這什麼邏輯？不怪鎮山堂，反而怪到阿娟身上？

守崙心中雖有不滿，但面對這些身份超然的前輩們，有情緒也不好表現出來。

玄渡點頭道：「原來如此，兩位與慧釋只有一面之緣，還不辭路遠送他返來，實在仗義。感謝的話我也不多說，他日若有需要我開元寺幫忙之處，儘管開口，開元寺上下必定鼎力相助！」

雙方客套幾句，秉義見此處已經沒有自己的事，便和守崙起身告辭。

玄渡送兩人出靜室門口，順口問守崙道：「你功夫練得不錯，不知師從何人？佇佗位（在哪裡）開館授徒？」

玄渡身份地位崇高，守崙被他這麼稱讚，十分高興，笑著回道：「我師父吳樂天，師父武藝承自吳祥一脈，當年是國姓爺的貼身侍衛，現在在我們下什塭仔教徒弟，小庄頭，名聲不顯。」

玄渡舉起大拇指讚嘆道：「一個武能安國，一個文能定邦，下什塭仔能出你們兩個這樣的人物，一定很快能名震天下！」

慧達和虛言領著秉義和守崙去大門取牛車，又給了一些銀兩作為謝禮，送他們出山門。

守崙能夠跟玄渡這樣的江湖領袖說上話，甚至被稱讚功夫好，不由得心中喜滋滋的，一路走得飄飄然不知其所止。

守崙道：「玄渡大師不愧是開元寺住持，舉手投足那樣子，無話講，氣派！」

秉義笑道：「無怪你哥說你像猴，人家呵咾（稱讚）兩句你就飛上天了。」

守崙道：「秉義哥，你有所不知，你是書讀得多，行到佗位（走到哪裡）都受尊重，跟我們這種平民百姓不一樣。若是今天只有我來，開元寺最多派一個慧釋的師兄來招呼我，哪有可能讓我見到玄渡！」

秉義搖頭道：「他們尊敬的不是我書讀得多，是我做的官。加上他們毋知我們的身份背景，所以小心交陪，才是上策。」

瞧守崙依然樂呵呵的模樣，秉義忍不住道：「你咁（可）有想過，玄渡可能未必相信我們兩個人講的話？」

守崙聞言愣住，一臉詫異道：「哪會？他還特地請我們入去坐，哪會毋信我們的話？」

秉義苦笑道：「我們兩個陌生人帶著慧釋的屍體返來，講的話他能信一半就袂歹（不錯）了。玄渡自頭到尾隻字不提鎮山堂，就表示他心中仍然不敢肯定我們所講的。他是身居高位的領袖人物，凊彩（隨便）講啥，下底的人都會當真，所以他謹言慎行習慣了。鎮山堂和開元寺都是江湖大幫派，兩邊要是打起來，必定血流成河，在代誌無查清楚之前，他不會輕易表態。他稱讚你的功夫，探聽吳師父的拳館，也許只是想知道我們住在佗位（何處），偌是抓到我們講白賊（說謊），他就知道要去佗位找人。」

秉義沒說出口的是，玄渡知道秉義城府較深，說話滴水不漏，要是他們兩人是在說謊的話，秉義會丟個不相干的住址糊弄過去，所以玄渡才轉而問較無心機的守崙。

而且玄渡知道他如果直接問守崙的住址，肯定會挑起守崙的防備心，所以玄渡技巧性地多繞了一彎，問守崙的師承。

武人最重視師門榮譽，正所謂「徒揚師名」，守崙下意識地便把師父的名號報了出來。

守崙低頭想想，似乎還真是這麼回事，抬頭道：「幹！真正是好心被雷打！早知道就不來這一趟，多給自己找麻煩。」又抱著腦袋懊惱道：「唉！我怎麼這麼憨！直接就把下什塭仔給報出去了。秉義哥，這下該怎麼辦？」

秉義搖頭道：「免煩惱，我們無騙他們，玄渡安怎查事情也袂變，接下來就只是他願不願意為慧釋跟鎮山堂開戰，或是鎮山堂會不會交出潘慶元息事寧人。反正他們怎麼談，都不關我們的代誌。我只是給你提醒，在外面不比在庄裡，人心生在腹內（人心隔肚皮），你講話要卡（稍微）小心點。」

守崙點點頭，將這次教訓記在心裡。

幸好這次失言沒有太大影響，如秉義所說，後續事情不會波及到他們。

若是人家心存惡意，他等於是將禍水引到家裡，到時候後悔也沒用了。

兩人回到府城，只見城裡人聲鼎沸，大呼小叫，熱鬧得像是過年前的年貨大街，許多穿著軍服的清兵在街上走動，採買日常用品和當地特產，人潮比平時多了數倍。

這些兵講的的都是湖南話，顯然正是駐防的湘軍。

清領時期的臺灣因為民變頻繁，所以臺灣防務並不用臺灣兵，而是從大陸各省抽調軍隊，輪流駐防。

秉義皺眉喃喃自語道：「怎麼會突然有這麼多清兵入城？這應該是馬字營⋯⋯明明還未到移防的時候啊⋯⋯」

秉義目光掃過街上清兵，停在一個身著騎尉服飾的軍官身上，這軍官與他昔日相識。

他併步上前拱手，用帶著閩南腔的滿洲官話招呼道：「劉大人，好久不見，別來無恙否？」

劉騎尉定睛一看，也認出他來，驚奇道：「欸！這不是陳大人麼！真巧，你怎麼會在這？」

秉義笑道：「我來城裡幾天，來採買些物件。哎！短短幾年，你已經從九品升到七品了啊！不簡單不簡單！」

劉騎尉爽朗笑道：「哈哈！這幾年打仗打得多，大家只要沒死都升得快！」

秉義跟劉騎尉聊起陳年往事，互相問起一些昔日舊友的近況，談話氣氛很快就熱絡起來。

秉義才開口問道：「對了，這麼多兵仔進城採買，你們可是要移防了？」

劉騎尉點頭嘆氣道：「是啊，朝廷調我們去福建，而且不止我們，好幾個營都調走了。陳大人，軍令嚴明，有些話我不好講，不過我勸你，內地那邊若是有親戚朋友，你趕緊回家整理包袱，帶家人去投奔他們吧！」

秉義眉頭緊皺，問道：「難道朝廷已經決定要放棄臺灣了？」

劉騎尉食指立在嘴巴前，作勢噤聲，低聲道：「噓⋯⋯我什麼都沒跟你說，我們三天後就要走了，我勸你也趕快走。就這樣啦！」說罷連連擺手，大步離去。

這消息來得突然，秉義站在原地一動不動地思考著，神色凝重。

守崙在一旁也聽到了這個消息，雖然早就知道臺灣很有可能會被割讓給日本，但如今事情實際發生，帶給守崙的衝擊遠遠比預想的強，他一時之間還是沒辦法接受臺灣人就這麼輕易被拋棄的命運。

好比一個從小就爹不疼娘不愛的孩子，整天聽著父母爭吵著要把自己送去孤兒院。也許他會覺得去孤兒院也沒什麼，總比在這吵吵鬧鬧的家裡好，但當他要被送走的那一刻，還是會有些無法接受，可能是出於對家庭有一絲眷戀，抑或是對未知未來感到恐懼。

守崙本來不想打擾秉義思考，但他思前想後，還是心亂如麻，不知道該如何是好，忍不住擔憂問道：「秉義哥，我們要怎麼辦？」

在他心中，秉義哥是最有學問的人，不論是留在臺灣還是遠走大陸，秉義哥肯定能想出最好的辦法。

秉義沉聲道：「先返客棧跟你哥會合再說。」他表面上雖然不動聲色，但內心裡也是驚濤駭浪，難以自己。

兩人剛進客棧大門，還沒見到守崑，守崙就大呼小叫道：「阿兄！阿兄！你咁有在欸？代誌大條啦！」

守崑在房內聽到弟弟的聲音，兩手按在頭上暗嘆，自己這弟弟人未到、聲先到，毛毛躁躁的，早晚要惹出事情。

守崑打開房門探頭出來，一臉無奈道：「我在這啦！拜託一下，你卡穩重點啦！整間厝都聽到你在喊我了。」

守崙完全沒聽清大哥在說什麼，自顧自地大聲道：「阿兄！我跟你講——」話說到一半，就被秉義摀住嘴巴。

秉義低聲道：「上去再說。」

守崑見秉義哥神情嚴肅，也沒心情跟弟弟開玩笑，讓兩人匆匆進房，關起房門。

房門關起來後，秉義才對守崙道：「事關重大，若是消息走漏，整個府城毋知會有偌亂。」

見守崙恍然大悟，點頭應是，秉義才轉頭跟守崑輕聲道：「阿崑，朝廷已經決定要把臺灣割讓給日本番了，街上的湘軍兵仔都是要撤防回大陸的，很快日本番就會來了！」

守崑聞言也是萬分震驚，昨晚三人還在聊這件事，寄望李鴻章能夠保下臺灣，想不到轉眼間臺灣就要被放棄了。

他第一反應也是不可置信，反問道：「袂（不會）吧？戶部尚書翁同龢還上書說要力保臺灣⋯⋯」話說到一半，他自己也明白過來，事實已經發生，即便不想接受，又能如何？

### 第十九章

# 仗義之輩多屠狗

平靜的客棧房間裡，竟是瀰漫著一股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沉重氣息。

秉義、守崑、守崙三人心中，都對未知的未來感到徬徨無助。

守崙率先道：「阿兄，我們返來去問阿爸看大陸那邊有沒有親戚朋友，趕緊走吧！日本番來了，毋知要亂成什麼款。」

守崑遲疑了一下，緩緩點頭。

雖然臺灣和大陸名義上同屬大清國，但守崑、守崙從出生就在臺灣，從小到大所處的政治氛圍導致他們對於大清國也沒什麼歸屬感，因此看大陸總覺得像是在看外國。

就好比英國統治香港一百五十年，香港人終究不覺得自己是英國人。

所以理智上來說，守崑知道臺灣此時不宜久留，情感上卻沒辦法果斷放棄自己的家園。

守崙看向秉義哥，又問道：「秉義哥，我們現在就走吧？你返厝問你爸，大家作伙（一起）去大陸，到彼帶（那裡）也能互相照應。」

秉義哥卻搖頭道：「你們先返去吧，我要上臺北一趟去見唐景崧，問問他的意見。」

憑著以前的交情，秉義覺得要見唐景崧應該不是太難。唐景崧身為臺灣巡撫，所處的高度定然會對時局有不同看法。

是否要舉家遷移去大陸，秉義不想倉促慌亂地做下這麼大的決定，因此他想先跟唐景崧談一談，探探朝廷的風向。

倘若事情真的無可挽回，那再搬家也不遲。

守崙著急道：「上臺北？上臺北要好幾天，你安怎來得及返來？」

秉義道：「日本番應該來沒那麼快，至少得等到清軍都撤走。我去安平港問問，那邊有些商船在臺南買完糖以後會去臺北買茶，我看能不能搭個順風船。運氣好的話，兩三天就能返來。」

守崑和弟弟對視一眼，心裡都想，讓秉義哥一人獨身出外行走，光想想就覺得危險，可能出海沒多久就被人搶了財物丟下海餵魚也說不定。

走車行船的載到手無縛雞之力的單身客，殺人掠貨實屬尋常事。

守崑道：「我看按呢（這樣）啦，阿崙陪你去臺北，我先返厝，也跟你厝裡講一聲，讓他們先有個準備，好否？」做好兩手準備，才是萬全之計。

守崙點頭如搗蒜道：「是啊是啊，我也還未去過臺北，去見見世面也好，而且跟秉義哥去也無驚走丟。」

時局紛亂，守崑守崙不想著先逃跑，而是擔憂自己的安危，秉義心中不禁感動兄弟二人的義氣。

同時又想到，臺灣確定被割讓的消息，駐防軍隊不會比當地辦事衙門早知道。

其實昨天在跟那些舊識朋友聊天時，他們或多或少都已經知道那消息，只是官場中人口風緊，滴水不漏。

仗義之輩多屠狗，負心每是讀書人，若不是恰巧碰上劉騎尉，自己現在恐怕還矇在鼓裡，直到日本兵仔敲家門才知道改朝換代了。

秉義點頭說道：「好，那就麻煩阿崑先跟我厝裡講一聲，我跟阿崙現在就去安平那些商行問問有沒有明天出發的商船。」

留下守崑在客棧整理行李，秉義和守崙擠過人潮洶湧的大街，到了安平港的洋行街，這裡依然人聲鼎沸、熱鬧非凡。

臺灣從同治三年開始作為通商口岸，算來已有近四十年，在這裡除了能買到本地出產的糖、檜木、染布、樟腦、鹿皮等出口商品以外，各種進口商品也是種類繁多，南洋的香料、西洋的鐘錶等等，在大陸內陸省份都是昂貴罕見的東西，許多湘軍的軍官兵丁都跑來這裡採購，想在臨走前買些特別的洋貨帶回家鄉。

有些有生意頭腦的人看中某樣東西後，一買就是上百個，打算帶回家鄉後轉手賣掉，也是一筆財富。

秉義來到一間掛著「廣源」招牌的洋行前，穿過擁擠的採購人潮，徑直走到裡間櫃檯，朝一個買辦掌櫃客氣問道：「掌櫃，你們明日咁有要去臺北的商船？可使的話，我們想搭個順風船。」

清領時期的臺灣，由於洋商不熟悉臺灣本地的文化及語言，因此多透過雇用華人來協助其當地進行商業活動，這些華人又被稱為「買辦」。

這些熟悉外國語言與本地民情的華人買辦，成為洋商與本地居民之間的溝通媒介，甚至比外國傳教士更有影響力。

不少買辦透過他們所掌握的渠道，乘勢崛起，自行開創事業，而成為新興企業家。

買辦掌櫃搖頭道：「我們的船還要多停兩日，隔壁的『隆順行』有明日出發的船，人客可以去隔壁問問。」

秉義點頭，正要轉身走出去時，櫃檯裡間的門被推開，一個金髮碧眼、西裝筆挺的白人走出來。

那白人望了望秉義的背影，試探性地叫道：「嘿！兵依？」

秉義轉過頭來見到那白人，驚喜道：「威廉！你還在這？我以為你早返美國去了！」

買辦掌櫃一愣，威廉是他的頂頭上司，這間商行的洋人主管之一，一般人都稱其華勒士先生，這個叫「兵依」的年輕人竟然直呼其名，不知道是何來路。

威廉年約四十，一臉金色落腮鬍，梳理得油亮整齊，兩眼囧囧有神，身形挺拔，顯得自信滿滿的樣子。

只見他從櫃檯後走出來，摘下頭上的圓頂黑色絨布紳士帽，熱情地握著秉義的手道：「我返去美國幾年，去年又來了，樟腦生意現在越來越大，我得在這裡看著，偌無袂放心（否則不放心）。」

現代人可能很難想像樟腦在十九世紀有多麽重要。

樟腦原本的用途在於醫療，可以治療疹癬、霍亂這些致命的熱帶疾病。

同時因為其驅蟲、防蛀的特性，也被用在製造船艦的木材上。

清領時代的臺灣，由於樟樹是建造戰船所需的主要材料，被視作「軍工料」，由樟樹提煉的樟腦也一直被滿清政府獨佔，嚴禁私人煎腦，樟腦被政府所掌握的軍工廠牢牢把控。

後來清國幾次對外戰爭失利，滿清政府被迫頒佈「外商採買樟腦章程」，實際上是滿清政府低頭，撤消了樟腦官營。

由於樟腦獲利實在太過豐富，光緒十二年，臺灣巡撫劉銘傳再度試圖將樟腦收歸官營。

但此時民營樟腦的生意已經遍佈各地，難以禁絕，而且加上外商對滿清政府的態度強勢，劉銘傳的禁令也僅止於一紙公文。

諾貝爾在 1887 年研發出以樟腦為重要原料之一的無煙火藥後，樟腦的重要性再次被提升。

在沒有無煙火藥之前，火槍在射擊過後會產生濃厚的白色煙霧，不僅遮蔽射手的視野，也暴露射手的位置。

無煙火藥可以有效的解決這兩個問題，因此其迅速被推廣到全世界，樟腦的需求量也隨之飛躍式地增長。

作為樟腦產量佔全世界百分之六十以上的臺灣，也成為所有外商的必爭之地。

秉義看了看威廉身上筆挺的西裝，雖然不識名牌，但從工料上也看得出價格不菲，讚道：「看你穿得這身衫，看起來你的生意做得不錯啊！」

威廉點頭，雙手將西裝領子一拉，將其整得更加筆直，挺胸驕傲道：「是啊，我現在是全美第二大兵工廠溫徹斯特的火藥供應商，每個月都能賺進好幾萬塊美元！現在在『廣源行』裡面，我也算是『喊水會結凍』了（比喻權勢極大）！」

「廣源行」是美國商行，除了是美國在清國貿易的半官方商會外，也是美國商人之間彼此互助的同鄉組織，裡面做各種生意的人都有。

隨著威廉的貿易份額日漸增長，他在商行中也漸漸為人所知。

守崙在旁邊聽得一時無語，這威廉怎麼這麼不要臉？一般人都會客氣說「哪裡哪裡，小生意糊口罷了」，他倒是毫不臉紅地自誇自讚，也不怕害躁。

不過威廉連「喊水會結凍，喊魚也落網」這些閩南俚語都知道，看來在臺灣的確是混了很久，讓人油然而生一股親切感。

秉義呵呵一笑，不以為意，他以前跟威廉已有許多往來，見慣了威廉這副樣子。

許多美國人不以謙虛為美德，反倒覺得有多少實力就要說出來，否則人家會看輕自己。

秉義雖然不習慣，但也學會不去在意這些細節，當作威廉性子直爽就是了，於是他笑著點點頭，又互相介紹守崙和威廉認識。

威廉朝守崙伸出右手，守崙生平第一次和洋人打招呼，有些緊張，學秉義哥先前的樣子也將右手伸出去。

兩人雙手一握，守崙立即感覺到對方掌心一股握力傳來！

守崙想也沒想，反射性地手上加勁！

他多年下來用鐵鎖練成的手勁非同小可，這一加勁，威廉疼得連叫「澳屈澳屈」！

秉義連忙揮手喊道：「停停停！阿崙快放手！」

守崙鬆手退開一步，他以為威廉是在試探他功夫，只是沒想到這洋人高高大大，功夫卻是不堪，這麼快就服軟，而且還沒骨氣地叫救命，實在讓人看不起。

秉義苦笑道：「實在真歹勢，威廉，阿崙是第一次跟人握手，沒掌握好力道，你沒事吧？」

又轉頭對守崙道：「威廉是美國人，美國人和英國人無同款（不一樣），美國人握手時習慣加上幾分力，表示誠懇，英國人握手是輕輕的，表示禮貌。你剛才這樣很粗魯，快跟威廉誨失禮（道歉）。」

### 第二十章

# 無心插柳柳成蔭

守崙恍然大悟，原來威廉不是在試探自己功夫，那倒真是自己欺負人了，連忙向威廉道歉。

威廉不以為意，笑著甩甩右手，舉起左手大拇指讚道：「Young man，手力真大，厲害厲害！」他看守崙並不特別粗壯，卻能爆發出這麼強的手勁，相當佩服。

守崙內心暗道，我叫守崙，不叫「樣面」，但不好當面糾正威廉，只是尷尬笑笑。

威廉轉頭問秉義道：「嘿，對了，講正事，你今日來是想買什麼嗎？我看你兩手空空走出去，是找無你要的東西還是價錢太貴？若是價錢太貴，免煩惱，再貴的東西我也會當（可以）給你成本價！」

秉義搖搖頭道：「毋是，我有萬分要緊的急事要上臺北一趟，在找明日出發的輪船，掌櫃剛跟我說你們的船還要多停兩日，隔壁『隆順行』有一條船明日出發，我想來去問問。」

「隆順行」是英國商行，威廉玩笑似地問道：「你這麼討厭那些賣鴉片的英國仔，竟然會去搭他們的船，到底是什麼事這麼要緊？」

秉義搖頭道：「我袂使（不能）講，不過確實萬分要緊，事急從權，無法度（沒辦法）。」

威廉見秉義神情嚴肅，也收起臉上笑容，認真對秉義說道：「你先等我一下。」

威廉轉身跟買辦掌櫃用英文低聲交談，問了一些問題，拿起帳簿細細看了一會兒，又跟買辦掌櫃說了幾句。

買辦掌櫃回了幾句，似乎有些反對，但最後還是遲疑地點頭答應。

威廉安撫好掌櫃，滿意地笑了笑，轉頭對秉義道：「明天！明天你坐我們的船去臺北！」

秉義苦笑道：「威廉，我的英文是你教的，雖然多年沒用，很生疏了，但還是聽得懂。」

原來威廉剛剛翻看帳簿，是在看有哪些安排上船的貨物還沒到港。

商船開到遠東的成本高昂，因此這艘船並非威廉專有，而是好幾個商人共同租用。

威廉查看帳簿後，了解到還有兩個商人的部分貨物還沒到港。

他估算了一下，覺得這筆損失他可以負擔彌補，因此拍板決定提前明天出港，出發去往臺北載茶葉。

買辦掌櫃雖然反對，但威廉保證一力承擔差額損失，還會主動去向那兩個商人說明，掌櫃也不好多說什麼。

威廉一拍額頭，笑道：「噢！兵依，我都袂記得（忘記）你會講英文！無要緊，他們彼邊（那邊）的錢我可以補上，但是我不能看你坐英國仔的船，我會感覺很艱苦（難過）。」

秉義還待推辭，威廉擺擺手打斷道：「莫說這個，五年前若毋是你把那批樟腦交給我，我也無今日的事業。當時你沒選資金充足的英國佬，而選擇身無分文的我，一個波士頓的落魄商人，今日我安怎目睭金金（怎能眼睜睜）看你去拜託英國佬？！就這樣，明日你坐我的船上臺北啦！」

話說到這個地步，再推辭反而顯得生份，秉義點頭道好。

守崙雖然沒聽完全懂，但也從話語中也猜出威廉大概是自掏腰包送他們上船，不禁覺得他雖然自大臭屁了些，但仗義疏財，是個值得交的豪爽朋友。

威廉所說的是兩人首次認識的事。

五年前，威廉在波士頓經營一間遠東商品進口貿易，專門賣一些清國的瓷器、絲綢等奢侈品，算是略有財富。

由於清國以白銀為主要貨幣，威廉為了生意方便，手上握有大量白銀。

不料 1890 年，由於美國、墨西哥銀礦開採過剩，銀價暴跌，短短一年內從一盎司三美元跌到一盎司零點六美元，甚至低於開採成本。

期間雖然有國會通過「謝爾曼白銀採購法案」，保證政府每年收購四百五十萬盎司白銀，以政治力提高白銀價格，但仍無法阻止銀價持續下跌。

由於美國貨幣當時也有銀製美元，威廉從未想過白銀竟然會變得不值錢，猝不及防之下，財產轉眼間只剩不到五分之一，失去所有流動資金，房子也被銀行查封。

眼睜睜看著妻兒被趕出自家大門，威廉決定最後一搏，將妻兒託付給父母後，毅然決然再次前往清國。

可惜「有錢行遍天下，沒錢寸步難行」，昔日熟門熟路的廣州三十六商行，如今竟是處處碰壁，求助無門。

窮途末路的威廉抱著最後一絲希望，來到同樣外商雲集的臺灣，正巧碰上官府在拍賣一批查緝沒收的私製樟腦，拍賣負責人正是總管府庫的幕僚陳秉義。

由於價格便宜，許多外商都來投標，抱著死馬當作活馬醫的心態，威廉也下場舉手競標。

喊價到最後，當時他只付得出半成不到的貨款，相較於資金充裕到可以全額付清的英國商人，他本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不料秉義居然還真的選擇將那批樟腦賣給他！

威廉帶著那批樟腦返回美國，成功賣了好價錢，不僅還清貨款，還打下日後翻身發家的基礎。

美國人雖然沒有雪中送炭、知恩圖報這些詞彙，但也有同樣的觀念。

此後威廉每次來臺灣，都會帶禮物給秉義，兩人也因此成為莫逆之交。

直到後來威廉因為家庭因素，選擇長期待在波士頓，秉義離開知府幕僚，兩人才斷了聯繫。

說來好笑，當時秉義之所以選擇威廉，只是因為威廉是美國人。

秉義素來厭惡英國商人將大量鴉片輸入臺灣，他曾經聽人說過，美國人一百年前曾打得英國人丟失大片江山，所以故意選擇美國商人威廉，只是圖個痛快。

只能說人生就是這麼奇妙，無心插柳柳成蔭，秉義這一賭氣之舉，卻改變了威廉的一生。

威廉拍拍秉義肩膀，開懷笑道：「足久不見了，內底坐（裡面坐），我有罐珍藏的威士忌，那個香，嘖嘖！保證你尬意（喜歡）！」

威廉領著秉義和守崙朝內走，進了他辦公室。

帶流蘇的西式厚絨布窗簾兩邊捲起，繫在窗戶左右兩端的銅鉤上，陽光投射進來，十分明亮溫暖。

這裡面的擺設都是美國運來的，牛皮沙發、鑲銅邊的書桌、銀製的雕像燭台等等。

守崙東張西望，許多東西都是初次見到，在他眼裡都十分新鮮，除了一股濃濃的奢華氣息外，還相當有異國風情。

秉義見多識廣，雖然也訝異於老友的雄厚財富，但他性子沉穩慣了，臉上波瀾不驚。

威廉的虛榮心在守崙驚訝興奮的表情上得到極大的滿足，笑呵呵地請兩人在沙發上坐下，從辦公桌左側底下抽屜拿出一瓶琥珀色的威士忌，朝秉義搖了搖瓶子道：「我從一個蘇格蘭商人手中拿到的，這本來是他留著自己喝的，我用一支柯爾特的左輪手槍才從他手中換來。」

客廳矮方桌上有個托盤，倒置著幾個玻璃杯。

威廉在另一張單人座沙發坐下，翻過三個玻璃杯，各斟上一些威士忌。

守崙見威廉拿那麼大的杯子，卻只倒一些些酒水，不免心想，這威廉也真是小氣，剛才建立起「仗義疏財」的形象又破滅了。

秉義道聲多謝，拿過一杯威士忌，在鼻子前搖了搖，聞聞酒香，輕啜一口，剛要稱讚幾句，見守崙拿過杯子仰頭便灌的架勢，連忙開口道：「阿崙，這酒足烈，慢慢飲，莫急。」

守崙連忙停下，學著秉義哥的樣子輕啜，但他大口喝米酒習慣了，即便是輕啜也比別人來得大口，一股獨特的麥芽香味瞬間充滿口鼻。

隨著守崙嚥下嘴裡的酒，威士忌濃烈的辛辣口感衝上腦門，激得他忍不住一陣抖擻。

威廉見狀呵呵直笑，自己拿起最後一杯威士忌，輕輕搖著，喝了一口後，開口聊道：「嘿，對了，我聽說清政府要把臺灣給日本國，你們打算怎麼辦？留在這裡？還是要返中國去？」

秉義不料威廉如此隨意而突然地聊起這件機密大事，不由得有些錯愕。

轉念一想，沒錯，對自己而言是山河變色的國家大事，但對威廉而言，只不過是換個談判交易的政府罷了。

而且對於他們這些外國商人而言，開明進取的日本政府遠比封建保守的滿清政府更好打交道。

這世上只有兩種事情，一種叫關我屁事，一種叫關你屁事。

外國商人未必、也不必去在意臺灣島上人民的未來歸屬，他們只需關注日本政府會不會有政策出台影響他們的貿易。

因為不管滿清政府統治或是日本政府統治，臺灣島上的人民都需要生活，該煎腦的煎腦，該種茶的種茶，該製糖的製糖，這些並不會有所改變。

想通了這點，秉義也明白威廉為何能如此輕鬆看待這件事。

就好比清法戰爭時，法國軍隊攻打臺灣基隆的時候，許多在臺外國人都攜家帶眷在戰場遠處的山坡上野餐看戲。

對於無關的人，人有時反而更能卸下心防。

秉義坦然道：「既然你也知囉，我就不瞞你了。我這次去臺北就是要去見唐景崧，看咩他的態度，探聽朝廷的風向，再決定是不是要返大陸去。如果代誌已經無可挽回，逼不得已，我們也只好返大陸去。只是我們已經離開大陸好幾代人，去了也不知道要去投誰。」說罷搖頭嘆息。

### 第二十一章

# 十四連勝的摔角高手

威廉看老友苦惱的樣子，提議道：「嘿，我有個想法，你咁想把家人送來美國？我可以幫他們安排生活、找工作。我可以幫你申請美國人的身份，你幫我在這邊顧生意、收樟腦，日本人來你也免驚他們，他們袂當（不能）對你怎麼樣。」

秉義想想，自己雖然會些英文，但其他家人都不會英文，讓他們去美國，恐怕比回去大陸更難適應。

守崙在一旁聽著，心中想到的卻是那些「賣豬仔」的美國人，心中不由得升起一股厭惡感。

彼時美國西部大片土地急待開發，又有加州舊金山等處發現的多處金礦，加上鐵路、基礎建設等都需要大量勞力，來自中國的廉價勞力成為美國人的首選。

許多美國人口販子僱用中國人作為中間人，專門去窮困鄉村城鎮宣傳他們在海外金山發財致富的故事，吸引窮人簽約借貸旅費，去美國做工還債。

這些窮人懷抱著改變生活的理想從上海上船，可是他們到舊金山一下船，就被轉賣給鐵路公司、金礦公司、農場，送去荒山野嶺、杳無人煙的地方，做著開山劈石這些最艱苦危險的工作。

這件事漸漸為人所知，被稱之為「賣豬仔」。

英文中 shanghai 作為動詞，意思為暴力脅迫他人做某事，就是起源自上海至舊金山這條惡名昭彰的航線。

在臺灣這樣相對富饒的地方，不會有人願意去美國做苦工，也沒有這些人口販子的活動空間，但「賣豬仔」的事情依舊廣為人知。

秉義認識的外國商人多，知道洋人跟華人一樣，有好有壞，也並不是每個人都是人口販子。

威廉自詡紳士，也十分看不慣這些人口販子的行徑。

在他眼裡，許多在西部蠻荒之地發家的有錢大亨，其行徑之醜惡卑劣，死後必定都將受到上帝的審判，無處可逃！

所以秉義知道，若是將家人交給威廉，他絕不會有負所託。

秉義搖頭道：「我還需要跟我父母商量，暫時袂當（不能）給你答覆，多謝你的好意。」

威廉知道事關重大，不能輕易下決定，點頭道：「若是有需要，記得，我的承諾永遠有效。」

「叩叩叩」一陣敲門聲傳來，威廉喊道：「入來。」

買辦掌櫃開門探頭，客氣道：「有一個你熟識的人客，帶了十幾個家眷，還有許多家當，想搭我們去廣州的船，想跟你談看咩。」

威廉點頭起身，朝秉義道：「這麼久不見了，留下來一起食晚頓（吃晚飯）吧？」

秉義想想左右無事，便點頭應好。

威廉滿意道：「太好了，我叫些飯菜稍晚送來！我去跟這位人客談一下，你們隨意坐。」又開玩笑道：「阿崙，別把我的威士忌給喝光了！」

不料守崙聽了這玩笑沒什麼反應，只是嚴肅地盯著他看。

威廉不知道守崙把自己當作人口販子，以為他沒抓到笑點，自己乾笑兩聲，無所謂地聳聳肩走出辦公室。

威廉一出門，守崙立即湊近秉義低聲道：「秉義哥，洋人不可信，很多『賣豬仔』的，你莫被他騙去。」

秉義笑道：「阿崙，洋人跟我們同款（一樣），一樣米養百種人，有好有壞。威廉跟我熟識好幾年了，他的人跟他的生意我都了解，他是個可以信賴的人，跟那些『賣豬仔』的美國人無同款（不一樣）。」

秉義輕啜一口威士忌，向守崙說起他和威廉相識的過程。

守崙聽完才了解，其實美國人跟他們沒什麼區別，都是有好有壞、有富有窮，有光鮮亮麗的一面，也有急難落魄的時候。

秉義最後道：「你要記得，別把所有洋人都想成壞人，防人之心不可無，是沒錯，但是也莫防範過度，讓你失去真正認識一個人的機會。」

守崙點頭應是，將這句話牢記在心，這次跟著秉義哥出來，著實增長了不少見識。

講完往日舊事，秉義從沙發上站起身來，信步觀賞威廉的辦公室擺設。

這裡面有許多平時少見的進口洋貨，秉義觀賞的同時順便借花獻佛，一一向守崙介紹，好讓他增廣見聞。

兩人講到一半，辦公室的門被打開，一個體格壯碩的洋人走進來。

他見到兩個不認識的漢人，一時有些錯愕，隨即臉色垮了下來，用英文罵道：「你們兩個中國佬他媽的在這裡幹什麼？」

秉義見他臉色不善，滿是懷疑戒備的神色，知道對方可能把自己當成小偷，連忙用英文解釋道：「我們是威廉的朋友，在這裡等他。」

那洋人根本不聽秉義解釋，惡聲惡氣道：「我才不管你是不是威廉的朋友，威廉不在這裡，你們就不能待在這裡，都給我滾出去！」說罷舉手朝門外一指，要兩人出去。

秉義還待爭辯，那洋人不管不顧，嘴裡罵罵咧咧，捋起袖子，露出肌肉扎實又毛茸茸的雙臂，走上前大手一伸，便要揪住秉義的領口把他丟出去。

不料那洋人還沒碰到秉義，旁邊忽然一隻手橫出截在秉義身前，閃電般抓住那洋人的小指一折！十指連心，這一下疼得那洋人連忙縮手！

出手的正是守崙！

他雖然聽不懂英文，但看臉色、聽語氣也知道那洋人十分無禮。

一見那洋人動手，他馬上就出手護住秉義哥身前！

那洋人後退兩步拉開安全距離，甩著右手，強忍劇痛試著動了動小指，所幸還能控制，代表並未脫臼。

他全神戒備地盯著守崙，也不知道剛才這個中國人是怎麼忽然閃身過來的。

守崙可不願意氣勢輸人，兩眼也死瞪回去，與那洋人對峙的同時不忘再次確認問道：「秉義哥，他毋是在跟你打招呼吧？」

畢竟剛才搞錯握手的含義，把威廉弄傷，要是再弄傷一個人，那可不太好意思。

秉義搖頭道：「當然毋是，他把我們當作賊仔了，要我們出去。」

守崙道：「那你跟他講，是威廉要我們在這裡等的。」

秉義苦笑道：「我講了，他不聽。」他知道那洋人的反應之所以如此帶有敵意，一方面是認定他們是賊，另一方面則是白人對亞洲人的普遍歧視。倘若今天在房間裡的兩個陌生人是白人，那洋人肯定不會這麼惡劣無禮。

守崙見那洋人面容兇惡，身形粗壯，與威廉斯文有禮的樣子大不相同，安慰秉義道：「秉義哥，無要緊，秀才遇到兵，有理講不清，你舉人遇到外國兵，更講不清了！」

秉義聽他這番話像是在安慰，卻又沒什麼安慰效果，不由得有些哭笑不得。

守崙見那洋人體格極為粗壯，脖子又短又粗，雙臂筋肉紮實，手掌比門板還厚，整個人看起來像頭熊似的。守崙曾經聽師父說過，這是大力士的身板，必定天生神力，不用練就抵得上別人練十年。再看那洋人頂著顆光頭，腦門上不少傷疤，看起來更加兇悍。

守崙眼光很準，這人叫貝爾，是威廉聘請的護衛之一。貝爾的體格是天生的，從小力氣就比別人大，曾經是美國東海岸知名的摔角選手，創下過十四場連勝的紀錄。

不同於當時普遍表演性質居多的合法職業摔角，貝爾打的地下摔角場是貨真價實！地下比賽雖然不一定會出人命，但斷手斷腳所在多有。

貝爾的父親也是摔角手，更是在美國南北內戰打過仗、見過血的士官。他把摔角技巧跟戰場上近身肉搏所得的經驗悉數傳授給兒子，使得兒子年紀輕輕就打出十四連勝的響亮名聲。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貝爾後來因為觸怒摔角場的賭盤莊家而被逐出地下摔角，更險些喪命，而後輾轉被威廉聘請來當護衛，兩年多來忠心耿耿地跟著威廉跑遍遠東。

貝爾聽說商船要提早出發，特地來跟威廉確認，恰好撞上秉義和守崙。

貝爾手指被守崙一折，吃了點小虧，但除了感覺到痛以外，小姆指活動依然正常。只是剛才守崙出手太快，他連看都沒看清，心中就有些提防，開始認真審視對面這個「小偷」。

這「小偷」體格結實，雖然不粗壯，但全身上下透出一股勁力勃發的精神，加上出手快捷，必然是身手矯健、動作靈活的人。

一力降十巧，貝爾很清楚自己的優勢在他天生神力。

體格決定力氣，守崙這樣的體格，再怎麼練力氣也大不過自己，於是立即決定以力服人！

貝爾前胸一含，彎腰低頭，上身前傾，兩手護在臉前，有如鬥牛一般，一步步朝守崙逼近！正是摔角高手接近敵人的標準動作！

貝爾格鬥經驗豐富，這個接敵動作看似簡單，但他已經把守崙左右身側所有能活動的空間都封死在他雙臂開展的範圍之內！

厚實的巨掌在身前揮舞，頻頻恐嚇式的抓握，既是防守，也保持著隨時都可以出手的節奏！

### 第二十二章

# 上下相隨

守崙平生第一次碰到體型這麼龐大的對手，心裡有點沒底氣。

之前認識的慧釋已經夠粗壯了，但貝爾不管是高度還是寬度都足足比慧釋大了一圈！逼上前來有如泰山壓頂！

再加上貝爾一雙有如鐵鉗般的巨掌在空中揮舞，氣勢逼人，將守崙左右的閃躲空間完全封死！

守崙沒碰過這樣的對手，被貝爾這麼一壓迫，不由得感到窒息！

自己的力氣比貝爾弱太多，況且一看貝爾的起手式就知道其擅長角力，因此自己絕不能被抓到，否則必敗無疑。

他本能就想先退後，拉開距離，但偏偏此時他背後就是秉義哥，退無可退！

然而就算對手再強，守崙也不打算輕易服輸、束手就擒。

他算準貝爾前進的節奏，就在貝爾左腳往前要落地時，守崙提氣大喝一聲，左腿閃電般蹬出！直釘貝爾左腳踝！正是一記「迎門檻」！

這聲大喝一來壯膽氣，二來驚人意。貝爾的氣勢太強，守崙需要自壯膽氣，才能把場上氣勢拉回來；同時這一聲呼喝讓對手下意識有個瞬間停頓，正可以用來配合自己踢出的「迎門檻」。

貝爾反應也不慢，眼見對手一腿踢來，還在空中的左腳立刻縮回，迅速落地站定，避開踢擊。

但這正好落入守崙的圈套，守崙這一腿本意就在逼迫貝爾停頓，雖然沒踢中，但貝爾已經自己把身體重心釘實在原地，原本泰山壓頂的前進之勢登時消失！

貝爾威壓之勢消失，守崙的左右兩側就有了騰挪空間，他抓緊這稍縱即逝的時機，踢出的左腿瞬間改踩橫步，身走龍折，有如一尾游魚竄到貝爾左側！隨即左手扣住貝爾左手，右手掌跟就往貝爾腦袋左側太陽穴拍下去！

這一下是守崙故意留手，太陽穴是人體要害，神經密集，肌膜薄弱。

就算是金鐘罩鐵布衫練一輩子的武林高手，太陽穴依然是要害。

如果他握拳成釘，將破壞力集中到最大，用十成勁力打下去，就算貝爾體壯如熊，恐怕也要被當場打成腦死！

守崙雖然血氣方剛，但並非不知輕重的人。雙方沒什麼深仇大恨，在還沒搞清楚誤會之前，不宜下重手。

所以他只用五分勁，再加上掌跟的面積分散，打在要害處的破壞力僅不到十分之一。

這一掌用意在震盪貝爾腦袋，使其暈眩，進而制服。

任你有九牛二虎天生神力，腦袋不清不明也得任人宰割！

貝爾根本沒看清守崙的動作，從他的角度看來，他只看到守崙的踢腿倏發倏收，隨即眼睛一花，守崙就到了他側邊！

他從未見過這麼快的速度，居然能眨眼間穿過他雙臂的封鎖，不由得暗自心驚！

貝爾有所不知，守崙能穿過封鎖，速度固然是一個原因，但另一個原因則是貝爾自己把腳步踩死了，重心沒有變化的餘裕，為守崙創造了空擋。

但他是格鬥場上的老手，即使沒搞清楚怎麼回事，也不會在這交手過程中去多想，過多的思緒只會打亂自己的步調。

貝爾雖然沒看清守崙的動向，但他多年摔角的經驗，使得他觸覺敏銳非常，甚至比他視覺反應要更快！

守崙的左手剛扣上他左手，他立即翻掌一抓！巨掌有如鐵鉗抓住守崙的小臂前緣！

守崙扣住貝爾的左手，本意是為了牽制貝爾左半身的防守，為右掌進攻創造空檔，不料反倒讓自己落入貝爾的掌握！

倘若是一般人，此時必定會直覺反應，想把手臂扯回來，但守崙知道他根本扛不過貝爾神力，所以他從一開始就打定主意要以快打慢，在貝爾來不及發力前打斷他！

拳諺有云：「弱勝強，腳下忙。」

守崙知道此時他右掌根本來不及打出，就會被貝爾扯動身形，直接破壞掉他右掌攻擊的力道和準度。

他反應飛快，手臂剛被鎖住，腳下立即一腿彈出，踢向貝爾下腹！

如果貝爾是職業摔角手，那他可能防不住這種類似「撩陰腿」的招式，因為這種招式在正式比賽中不可能被用到，職業選手也不會有防禦下陰要害的意識。

但貝爾所打的地下摔角場沒有這些規則限制，貝爾也不認為守崙會知道或者遵守正規的摔角規定，所以他眼角撇到守崙起腿，右手立即橫掌護在襠部前，截下守崙的踢擊！

不料貝爾截下踢擊的同時，左肘內側彷彿被一個小鐵槌砸到，整條手臂一麻，原本抓實的左手拿捏不著，居然被守崙掙脫開來！

原來守崙出腿的同時，右手化掌為拳，握拳如釘，砸在貝爾左臂曲池穴上！貝爾手臂發麻，巨掌一鬆，守崙立即掙開貝爾掌握！

守崙左臂這一掙卻非單純脫困，而是進步使出一招「進身獻肘」！利用出招帶出的勁力脫困，同時左肘如炮，轟在貝爾左肋側！

縱然貝爾壯碩如熊，也禁不住左側軟肋挨這記重擊！胸腔肺臟裡的空氣被猛烈壓縮！嗆得貝爾咳嗽連連，斜斜向右倒退兩步！總算他打鬥經驗豐富，功底紮實，退開時也保持架式不亂，同時不忘揮出右拳逼退來敵！

守崙站在原地看得心中一凜，暗叫僥倖！貝爾這拳雖然揮空，但卻是武術中不可或缺的斷後招式，倘若守崙追擊過去，勢必要被倒打一拳。貝爾的重拳加上自己衝上前的力道，只怕一拳就能把自己放倒！

這種斷後招式在各家拳法都有，例如太極拳的「退步披身錘」，形意拳的「退步崩拳」，都是為了在交手失利時能夠敗中求勝，或者至少逼退敵人、站穩陣腳。

守崙其實沒料到貝爾也會類似的招式，他沒乘勝追擊只是因為雙方並非生死相搏。

他剛才那記「進身獻肘」是多年練拳累積下的本能反應，兩人交手之快，猶如電閃雷鳴，他根本來不及留力，十成十的力道都打在貝爾軟肋上！

他打中以後立即後悔，這下不妙了，要是把威廉的人打成重傷，不知道威廉還願不願意讓秉義哥搭船。他擔心都還來不及，更不可能乘勝追擊。

不料貝爾咳了幾下，順了氣後往地上吐口沫，扭扭脖子，渾若無事般地又擺起了架勢！

守崙心中大驚，這傢伙身體難道是鐵打的？！平常人中這記肘擊少說要斷兩三根肋骨，這傢伙倒是連口血都沒吐！

守崙有所不知，像貝爾這種天生力士，骨骼本來就比常人粗上許多，加上他長年摔角練習中包含對抗摔、打的肌肉訓練，相當於二十年的鐵布衫純功，非同小可！

但其實貝爾也沒有表面上那麼輕鬆，這記重擊使得他的左上半身受到不小的影響，揮動手臂時都能感覺到肺臟被拉扯，呼吸也很不順。

貝爾雙目狠盯著對手，一副隨時要撲上前的樣子，心裡卻在想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他明明已經抓緊了對手，卻被掙脫，這是從來沒發生過的事。

對方的拳腳力道對他而言並不算重，他在美國比賽碰過許多出拳更重、更猛、更快的對手，但守崙出招之快，卻打得他手忙腳亂、喘不過氣。

一般人常覺得出拳快就是出招快，但其實這是兩個不同概念。

出拳快指的是揮拳動作一發一收的速度；出招快指的是招式銜接的速度。好比剛才守崙左臂被抓，一腿立刻踢出，同時手上變招打曲池穴，這就是上下兩招同時並發。

這也是各門各派武術中最要緊的拳訣：「拳打連環，上下相隨」。

「上下相隨」最是難練，因為人在格鬥時注意力高度集中，只有一心一意，很難同時分心攻擊兩處。

只能在平時練習時不斷反覆累積，一千遍、一萬遍，把所習拳法中那些拳腳並發、同步進攻的招式牢牢刻在自己的自然反應中。

為了把上下相隨練成本能，師父吳樂天對弟子們的要求極為嚴格，平日練拳時拳架稍微不到位，藤條就抽過去了。

貝爾自己和他生平所接觸的對手都是練一心一意的格鬥技，第一次碰到這種把上下相隨練到骨子裡的對手。

剛抓住對手，下面就一腿飛踢而來，剛擋下腿，就發現對手掙脫了。

他的注意力一直被帶著跑，覺得自己好像同時在跟兩個人對打，完全跟不上對手的速度。

但貝爾經驗老道，不會輕易被守崙打亂節奏，當下便打定主意，好，既然我速度跟不上你，那我也不跟了，我力氣比你大得多，我就想辦法抓住你摔出去，把你在地上砸幾次，看你還能有多靈活！

眼見貝爾揮舞著手臂又逼上來，守崙不敢大意，吼道：「秉義哥緊閃（快閃開）！」身形一動，便往貝爾迎上去！

守崙從貝爾的動作中看出他的左臂活動不如之前靈活，知道自己的肘擊必定有傷到貝爾的左肋，所以決定集中力量繼續攻擊左側！

他直直朝貝爾正面逼近，貝爾見兩人距離已近，巨掌出手一抓！

不料守崙早算準貝爾出手的時機，身形瞬間一低，恰恰從貝爾的手臂下方鑽過去！

守崙這前進之勢帶著橫移步法和下鑽身法，變幻莫測！正符合師父吳樂天所授的拳訣：「敵強我弱側邊進」。

貝爾出手落空的瞬間，守崙已經鑽進貝爾左側，兩人之間只有半臂的距離，連環兩記重拳猛力轟在貝爾左肋！

### 第二十三章

# 螺旋式過肩拋擲

守崙這連環兩拳，第一拳打得結結實實，第二拳卻有些打空的感覺，當下就知道不妙！

交手中的虛實隨著拳手軀幹的左右旋轉，時時刻刻都在變化，守崙第二拳有些打空是因為貝爾的左半身後縮，就代表貝爾右拳的攻勢正在襲來！

守崙轉攻為守，身體縮得嚴嚴實實，左臂牢牢護在身側，同時一記「虎尾腿」斜斜踢向貝爾右大腿內側。

這一腿力道不大，所以起腿奇快無比，其目的並不在擊傷貝爾，而是在破壞貝爾的右腳重心。此時貝爾正是左虛右實之勢，破壞掉他右腿重心，不僅能影響他右拳力道和走勢，還能斷掉他下一步的追擊！

果然守崙「虎尾腿」剛踢中，貝爾的右手就搭上守崙的左臂！但貝爾沒有使出守崙預料中的重拳，相反地，他右掌卻是有如鐵爪般牢牢扣住守崙左臂！

若是平時交手，守崙至少有三種「卸手」招式可以掙脫，但他此時防守拳架抱得嚴實，急切間難以變招，心中剛閃過不妙的念頭，瞬間一股巨力排山倒海而來，有如平地颳起一陣龍捲風，直接將他拔地而起！

守崙堂堂六尺男兒，一百六十餘斤的體重，竟是被貝爾用一招「螺旋式過肩拋擲」連根拔起，騰空拋了出去！猶如拋沙袋一般！

守崙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眨眼間自己就已經飛在空中。他還來不及體驗飛行的感覺，砰一聲巨大聲響，就撞上了房間裡的檜木書架！又反彈砸在地上！

厚實的書架被撞得搖搖欲墜，幾瓶擺設在上面的威士忌都被砸破，玻璃碎片在守崙身上割開了幾道口子，酒水浸濕了他的衣褲，混著血水流得淋漓滿地！

「幹你娘！這是什麼怪力？！」守崙心想。

他只覺得全身上下疼痛不堪，骨頭幾乎散架，所幸他身體抱得嚴實，縮得猶如一顆鐵蛋般，筋骨肌力對抗摔打的效果發揮到最大，否則這一下恐怕要被摔得筋斷骨折。

貝爾左肋又中守崙兩拳，傷上加傷，被打得氣血翻湧，再加上剛剛奮力一拋，用力過猛，此時一呼一吸都彷彿肺臟在被撕扯，他能感覺到一股劇烈的咳嗽幾乎要湧上喉頭，被他強忍下來。他必須趁著對手倒在那裡無力防備時乘勝追擊！

貝爾大步上前，俯身正要抓起守崙，不料倒在那裡的守崙忽然起腿，一記「窩心腿」閃電般彈出！正中貝爾胸膛心口！

這記「窩心腿」是用腳掌底部前緣踢出，最為堅實，破壞力也最為可怕，精擅下三路的腿功高手甚至能一腳釘穿鐵甲！

守崙的腿功雖然不到那個功力，但也非同小可，踢得貝爾騰騰倒退數步！那股劇烈的咳嗽再也忍不住，噴發而出！

威廉聽到辦公室裡面乒乒乓乓一片聲響，比街外攤販人潮還熱鬧，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三步併作兩步趕到辦公室，推開門，撲鼻就是一股威士忌酒香混著濃烈的血腥味，只見裡頭一片狼藉，貝爾躬著腰、手捂嘴，咳得臉色漲紅仍不能停，守崙身上鮮血淋漓，像是被亂刀砍過，看起來受傷嚴重得多，但猶自傲然挺立。

威廉不禁失聲叫道：「我的天！」朝在辦公室外窺探的幾個員工揮手命令道：「快去把船醫叫來！」接著又轉頭問秉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諺云：「疏不間親」，貝爾跟威廉關係親近得多，作為外人的秉義也不方便指責貝爾，只得苦笑道：「有些言語上的誤會，兩人就動起手來了。」

這句話讓威廉聽得沒頭沒尾的，仍然不明白其中緣由，但看貝爾和守崙兩人大眼瞪小眼的，此時也不適合多追問什麼，走到兩人中間揮手道：「紳士們，我們先冷靜一下，大家都是朋友。守崙，醫生馬上就來了，放鬆。貝爾，你還好嗎？」

威廉又是英文又是中文的調停讓兩人都冷靜了下來，劍拔弩張的場面也緩和不少。

守崙性子直，沒有秉義想那麼多，直接嚷道：「威先生，好在你來了，這人把我們當作賊仔，要把我們趕出去，還對秉義哥起腳動手，你跟他解釋一下，不然我們恐怕還有得打。」

威廉一時無語，一方面覺得貝爾給自己丟了面子，另一方面也大概猜到部分原因是出自於種族歧視，這方面的觀念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去跟貝爾溝通，一時百般無奈，只得先彎腰致歉道：「貝爾是我的保鑣，負責我私人起居的安全，這次他的莽撞導致你嚴重受傷，我為他粗魯的行為向你們道歉。」而後轉頭用英文嚴肅地向貝爾道：「貝爾，他們都是我的客人，你不應該對他們這麼無禮，你必須向他們道歉。」

貝爾很少看到老闆生氣，心中知道自己這次是真的搞砸了，懊悔不已，好不容易止住咳嗽，但是一口氣卡在胸腔，想說話卻又說不出，急得滿臉通紅。

守崙見他剛才咳出了一些血，知道在自己三番兩次重複打擊下，貝爾肺臟受了內傷，轉身從隨身行囊中拿出阿正給的傷藥，遞給威廉道：「讓他吸一口，噤住氣，吸個幾次，若無會留下隱患。」

威廉翻譯給貝爾聽，貝爾打開瓶子，有些遲疑地輕輕聞了聞，覺得有種清涼舒服的味道，這才放下心用力一吸，胸口的鬱悶感頓時減輕不少。

船醫很快地提著藥箱趕來，是個中年白人，戴著眼鏡，看起來相當斯文，二話不說就開始幫守崙清理傷口。他身上被碎裂的玻璃酒瓶割出好幾條傷口，但所幸撞擊時他的肌肉高高鼓起，這些傷口都入肉不深。只是有些細碎的玻璃碎片嵌在肉中，船醫拿著鑷子仔細地幫守崙清理，雖然他的動作已經盡量放輕，但守崙還是疼得齜牙咧嘴，時不時倒抽幾口氣。

貝爾走到守崙面前，把藥罐遞上前，守崙擺擺手道：「免急著還我，你之後兩個禮拜每天都要吸三次，若無趁這幾天治好，你的肺這世人就壞了，嘶⋯阿娘喂，大夫，我拜託你落手輕點啦，你只是要把那些碎片拔出來的，我怎會感覺你把當我關老爺同款（一樣）在刮骨療傷？」看大夫一臉專心致志、波瀾不驚的樣子，守崙搖頭喪氣道：「反正我講什麼你也是鴨子聽雷（聽不懂），隨便你了啦。嘶⋯幹⋯」

秉義一旁看得不禁覺得好笑，把守崙的話翻譯給貝爾聽。

貝爾聽完點點頭，向秉義道：「請你告訴他，他是我見過最厲害的清國鬥士，希望有機會能互相交流，但不是今天這樣，今天有點超過了，哈哈！」說罷朝守崙比了個大拇指，眾人見狀都笑了笑，一場誤會雲淡風輕過去。

當晚，威廉按照原定安排，請兩人在自己辦公室一起吃飯。

當秉義和守崙到達時，辦公室已經被清理乾淨，看不出白天打鬥過的痕跡，只是原本擺滿書本的書架上現在空無一物。一張覆蓋白色桌巾的四方形餐桌擺在客廳空曠處，上面擺著烤肋排、烤雞、生菜沙拉、奶油海鮮濃湯等西式菜餚，都是守崙前所未見的，聞著讓人飢腸轆轆。

威廉請兩人入座，將桌上倒置的三支高腳水晶杯翻過來都斟上紅酒，舉杯道：「來，慶祝我的老友秉義和我能夠再度重逢，還有認識一個厲害的新朋友守崙，上帝的手真是奇妙，我們永遠毋知會遇到什麼人、什麼事。」

守崙跟著秉義哥有樣學樣，舉杯回敬，拿著水晶杯左看右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透明的關係，他覺得這杯子好像比那景德鎮的瓷器還要薄上一些，在昏黃的燈光下熠熠生輝。

守崙欣賞完杯子，仰頭喝了一口酒，只覺一股強烈的酸澀味衝口而入，強忍著嚥下去，低頭皺眉心想：「這三小酒這麼難喝？威先生不太厚道，這麼漂亮的杯子裝這臭酸掉的酒。」

抬頭只見秉義哥和威廉都一臉似笑非笑地看著他。

秉義道：「『葡萄美酒夜光杯』，你今天喝的這就是葡萄酒，杯子也可比夜光杯，你感覺好喝否？」

守崙故作無事點頭道：「好喝，好喝，配得上這句詩。」心想：「難怪下一句是『欲飲琵琶馬上催』，讀書人就是聰明，不想喝就說有人在催。」

威廉忍不住呵呵笑道：「阿崙，這酒不是這樣喝的，你先吃點烤肉，然後喝一小口就好。我知你們臺灣人種田的都不吃牛，這裡都沒有牛肉，免煩惱（不用擔心）。」

守崙依言照做，這次就能感受到在烤肉的油膩感之外，葡萄酒帶來那股清新的果香，吃得他連連點頭。

秉義勸道：「你傷口未癒合，別喝太多酒。」之後便和威廉開始閒聊。

威廉和秉義聊起許多近幾年美國和國際上發生的大事，例如美國洛杉磯發現石油，吸引許多人口湧入，原本一片荒蕪的小鎮開始大規模發展；法國征服象牙海岸，開始正式殖民；英國一力主導的國際海關稅法公約正式通過，由多個國家共同簽署於比利時布魯塞爾；以及最重要的、與眾人最息息相關的，就是剛剛結束的中日戰爭。

### 第二十四章

# 獨立

眾人不知不覺間已經喝了三瓶紅酒，都覺得有些酒氣上湧，講話也直接起來。

秉義微晃酒杯感嘆道：「戰爭前，沒人敢相信堂堂中國居然會敗給日本這蕞爾小國。更想不到中國海軍不只被打敗，還被打得全軍覆沒。沒了海軍，中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會更加艱難。」

威廉轉著手中酒杯，沉默了一會兒，開口道：「沒有不敬的意思，但其實我們在開戰前就已經看出清國海軍比不上日本海軍，如果你不介意的話，我可以講我的看法給你聽。」

秉義道：「無妨，願聞其詳。」他有許多國際知識都是聽威廉介紹得知，因此他也十分想知道見多識廣的威廉對於這場戰爭的看法。

威廉道：「其實清國海軍跟日本海軍在船艦上並沒有太大差異，要說起來，清國海軍有三艘主力裝甲巡洋艦，日本海軍只有一艘，其實還強一些。但海軍打得不只是船和炮，還有後勤補給，黃海海戰後，日本破損的軍艦回國馬上進船塢開始修復。而堂堂大清國卻是連個像樣的船塢都沒有，開戰前都是把船開到日本去維護保養。清國海軍船艦的速度、迴轉半徑、火砲射程、裝甲厚薄，日本早就已經都清清楚楚，而清國海軍對日本海軍卻是一點都不了解。戰爭開打後，清國海軍破損的船艦根本沒辦法修理，李鴻章只能再去趕著去買新船。可是新船的性能、火砲都跟舊船不一樣，士兵們連怎麼操作都搞不清楚，安怎打？更加別提清國海軍軍官的素質，我曾經在香港看過，艦長帶頭抽鴉片、賭博、帶婊子上船睡覺，火砲根本沒保養上油，就被他們拿來曬衣服、被單，我看那根本不像海軍，更像是麻六甲的海盜！」

威廉說的黃海海戰是中日雙方在戰爭中的第一次接觸，清軍在海陸兩面皆被打得潰不成軍，丟盔棄甲地退出朝鮮半島。而後北洋艦隊不敢再交戰，直到戰爭最後被日本聯合艦隊殲滅在威海衛的海軍基地，宣告北洋艦隊的覆滅。

威廉直白的話語震聾發聵，讓秉義重新思考起自己看待整件事情的角度，久久不能言語，這些訊息若非威廉直言相告，恐怕身在局中的秉義很難有機會看見。

守崙聽得滿腔怒火，氣憤道：「幹尹老母！每年幾萬萬兩白銀養這些沒路用的飯桶！若講我做皇帝，過年宰豬公就把這些將軍通通拉去作伙宰一宰！」

秉義嘆口氣道：「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只是北洋艦隊荒廢到這種地步，朝廷袞袞諸公居然無人知曉，皇帝居然還主動下詔跟日本宣戰，實在讓人難以想像這朝政到底糜爛到什麼程度。」

威廉喝了口紅酒，目光並未因爲酒精而顯得散漫，反而更加銳利，開口道：「秉義，我管理一間幾百人的公司，都得時時刻刻保持精明，才能保證下面的人不偷做手腳。你是做過官的人，官場中欺上瞞下的那些機巧伎倆不用我多說，一個從未離開過紫禁城的皇帝，我不認為他對清國海軍實力的瞭解會比你我更多，他只是以為他瞭解罷了。這也是為什麼日本國在從帝王制轉為立憲制後能夠迅速崛起。以前帝王制的時候，討皇帝開心就是為國服務，真正想為國做事的人被排擠在朝廷外面。立憲制後，為國家服務的意義變了，政治家們不再把心思集中於討好皇帝，才能真的為國家做點事。」

日本從明治維新開始，國力突飛猛進，呈現爆炸式成長，成為東亞強國，更在一八八九年成為東亞首個君主立憲制國家，政治體制為之一新。

日本國憲法規定「皇帝發誓遵守國憲」，在當時清國知識份子中掀起一陣熱烈的討論。許多人認為當皇帝也必須遵守法律，「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不再是空話，當國家不再皇帝由個人意志操控，國家將會快速進步，這在許多歐洲國家都得到證明。

以往清朝政府還能喊說大清國跟歐洲各國歷史文化截然不同，不可將西方政治體制全盤移植，但在以儒立國的日本成功立憲化後，反對立憲制的說法也越來越站不住腳。

威廉話鋒一轉道：「當然，這些制度都比不上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從頭到尾徹底沒有皇帝的國家，我們的政府純粹由人民選出，對人民負責，權力也受到人民的監督和限制，更不得干涉人民的自由，這也是我們能夠快速茁壯的原因，因為人民只需要有能力的人做事，沒能力的人自然就會被淘汰。」那得意洋洋的神態，顯然極以自己國家的制度為傲。

威廉滔滔不絕地講起美國聯邦選舉式政治制度的優點。秉義並非那種閉門讀書只為做官、對於世界局勢毫無見識的書生，他聽沒多久就知道，美國政治制度的主體依然是早在歐洲已盛行多年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結構。白宮裡的總統只有行政權，必須向國會報告行政決策及結果；國會山莊裡的議員擁有立法權，組成國防、農業、銀行監管、財務等各種委員會，負責推行法案、監督總統施政，同時也有權力否決總統的行政命令；掌握司法權的司法部則負責設立法庭，提供刑事和民事案件審理，同時也管理聯邦執法機構。

值得一提的是，現代社會為人所熟知的聯邦調查局在一八九五年尚未出現，此時美國的聯邦執法機構是 FBI 前身的前身，稱為國家犯罪識別局，國家犯罪識別局此時只是一群由律師、退伍士兵、警察等組成的調查機構，直到一八九六年才正式拿到司法部的資金幫助，並且也不具備直接執法權，只能與犯罪發生地的警方合作執法。

威廉道：「當然，制度最根本還是在於人，在美國，每一個公民都有責任去了解政府政策運行，參與選舉、納稅以及服兵役等義務，因為監督、參與政治的人多，所以我們政府很少有政治腐敗。我們憲法規定人人平等，以及宗教自由和言論自由，政府不能支持或是偏向任何宗教，也不能立法限制公民言論自由，所以任何人，無論他信上帝還是媽祖，在美國都能得到無限可能性的發展。」

十九世紀末的美國，雖然還遠遠比不上大英帝國的強盛，但美國人始終以自己擊敗殖民者英國為傲，加上與墨西哥幾場戰爭接連勝利，奪得德州、加州等大片土地，使得美國人自信心空前高漲。雖然此時美國的海軍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遠遠弱於英、法等傳統強國，但這並不影響美國人為自己國家自豪。

守崙聽得心馳神往，忍不住問道：「美國人真的每個人都能投票選皇帝，呃，毋是，總統？」

投票分兩種，一種是直接選舉，一人一票計算得票數；另一種是間接選舉，各國制度不一，美國是用州代表的選舉人制度。

威廉歪著腦袋想了想，決定不多花時間解釋細節，點頭道：「當然，共和黨和民主黨都會提名總統候選人，根據候選人提出的政見，你可以選擇投給你認同的候選人。」

守崙道：「嘿！若講中國也能選皇帝，我就看誰的政見是要把北洋艦隊的將軍們問斬，我就投給他！」

威廉大笑道：「哈哈！若講清國也有選舉，那清國政治也不至於爛成這個樣子，打仗輸到還要把你們臺灣割讓出去。講真的，我知道你們不想被日本人統治，但是你們不去努力，不去爭取，難道期望日本軍隊自己放棄臺灣、返去日本嗎？如果你們真的不想被日本人統治，那就起來！擊敗他們！把他們趕回日本國去！」

秉義道：「講起來是這麼回事，但連朝廷軍隊都抵擋不了日本軍隊，臺灣人自己勢單力薄，就算臨時召集起來，也不過是一群烏合之眾，恐怕更擋不住。」

威廉搖頭道：「日本軍隊再強，咁有英國軍隊強？我們當年建國的國父們，也只是一群農夫、平民組成的民兵，武器、大砲都比不上英國軍隊，但是我們依然打敗了舉世無敵的英國軍隊！我相信，只要你們臺灣人有心，團結起來，日本軍隊也並非不可戰勝的！」

秉義聽完威廉所言，不由得激起滿腔澎湃熱血，不過轉念一想，苦笑道：「就算我們打敗了日本軍隊，那又如何？難道皇帝會把臺灣收回中國嗎？他敢收回去，日本軍隊就不只是打下威海衛，恐怕是直接打到紫禁城了。」

威廉反問道：「既然如此，你們為什麼不歸氣（乾脆）獨立？」

此言一出，秉義和守崙異口同聲反問道：「獨立？」

威廉理所當然地點頭道：「對啊，獨立，independence是獨立的意思，對吧？」見秉義點頭，威廉又接著道：「你們的皇帝很明顯並不在乎你們，你們若是能打敗日本軍隊，為什麼還要回去聽那個皇帝的命令？而且據我所知，你們漢人跟清國皇室並不是同一種人，你們漢人本來是有自己的國家的，叫做『明國』，對吧？你們是被清國軍隊打敗後，才不得不臣服於他們的統治，現在有機會能夠脫離清國，為什麼不要呢？」

### 第二十五章

# 上船

秉義是唸四書五經、科舉出身的讀書人，君君臣臣的觀念或多或少已經刻在骨子裡，乍然聽到脫離清國而獨立的這個想法，腦子有些轉不過來。

相較之下，守崙讀書只為識字，對八股作文從未深入了解，沒那麼多的思想束縛，聽完威廉的話，有如醍醐灌頂一般，拍桌叫好道：「講得對啊！威先生，我跟你講，當年清狗入關，六十萬金人居然統治了六千萬漢人，殺了幾十萬人都沒人敢反抗！鄭王爺費盡苦心要反清復明，好不容易一路從福建打到南京，本以為能夠讓各地百姓群起響應，結果呢？孤立無援，四面合圍，還有好多漢奸甘心為清狗打仗做奴才！清狗手下的漢人軍隊比他們自己的金人軍隊還多啊！幹尹老母！鄭王爺不只要打清狗，還要打漢奸，猛虎難敵猴群，好漢不敵人多，返來臺灣後隨即被氣到嘔血身亡！當然囉，現在這個情勢啊，反清復明是免肖想（不用想）了，三百年過去了，現在喊「反清復明」的都是騙瘋子的（騙人的）！但是若講我們把日本番仔趕出去，自己獨立成一個國家，我第一個贊成！」

威廉略微尷尬地笑道：「阿崙啊，你可以叫我威廉就好，或是華勒士先生⋯⋯」

話還沒說完，守崙猛然站起身來，酒氣上湧催化之下，他只覺胸中熱血激昂難平，大步走到房間空曠處，一招起式「展腳衝拳」，竟是打起少林羅漢拳！

只見他行如流水，掌如穿梭，身隨步轉，腰馬靈活而沉穩，伴隨著吐氣開聲，拳腳發出嗖嗖破空聲，奪人心魄！

威廉雖然看不懂這套拳法，但覺得守崙渾身上下氣勁充盈，也能看出他多年練拳的功力非同小可！

守崙恨不得現在眼前就有一個日本士兵，能夠讓那些癡心妄想著佔領臺灣的日本番仔嚐嚐自己拳腳的厲害！

秉義見他意興風發，拳路越打越快，一套羅漢拳打完又要接一套五行拳，趕忙出言阻止道：「好啊啦（好了），有夠了，大家來吃飯的，你突然打起拳來，這飯還安怎吃？」

守崙應聲收拳，走回餐桌旁，摸摸鼻子笑道：「歹勢歹勢，喝多了。」

威廉爽朗笑道：「無要緊，我今天也算是見識了一下中國功夫，你居然能和貝爾打得平分秋色，實在讓我很驚訝！」

守崙有些不好意思地撓著後腦勺，嘿嘿直笑。

秉義把話題拉回到如何獨立上，和威廉聊起美國當初是為何獨立，又是如何獨立的。

美國獨立的背景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錢。

英國剛開始殖民北美時，除了要跟北美原住民打仗以外，還要跟同樣在殖民北美的法國打仗。

為了支撐高昂的戰爭支出，英國對北美的十三州殖民地課以相當高的稅金。

一七六三年，隨著法國人退出北美，以及對原住民的成功鎮壓，十三州殖民地漸漸趨於穩定，十三州殖民者與宗主國的關係也開始因為高額的關稅而惡化，稱英國在北美十三州所實施名目繁多的稅法為「掠奪政策」。

支持脫離英國的人們認為英國政府遠在千里之外，坐取高昂的稅金，卻沒有對北美十三州殖民地做出任何建設，所以沒有權力向殖民地徵稅。更激進者甚至認為英國議會對於美洲的風土人情完全不了解，所以對北美十三州殖民地也不應該有立法權。

而對英國政府來說，英國花費高昂的軍費和大量的士兵性命，耗費多年才把這十三州殖民地穩定下來，當然希望能夠盡快從中獲取足夠的利潤，英國沒有理由要當傻子去打一塊賠錢的土地。

當然，在威廉所學的歷史中，美國諸位開國先烈都是為了自由、平等、人權等光明偉大的理由而奮起反抗英皇的暴政。而法國海軍在美國獨立戰爭中阻擊英國船艦、支持美獨人士武器物資等等，以及那些認為自己是英國人的十三州殖民者，在美國獨立後選擇搬到加拿大去的事情，也都在威廉所學的歷史中被選擇性草草帶過。

秉義了解威廉所說的美國歷史後，不由得覺得跟臺灣目前的情況有幾分相似，甚至臺灣的矛盾還要更激烈一些，畢竟曾經當權的政府是滿人而非漢人，而清政府對臺灣的高壓政策，也使得臺灣人更加懷念鄭成功，即便三百年過去了，清政府對臺灣的控制力始終低落。

他心想，如果能為了自己的國土家園而戰，或許能吸引到更多有志青年參加反抗義軍也說不定。

三人邊喝邊聊，直至深夜，秉義見牆上掛鐘已經指向十一點，便拉著守崙告辭。

威廉送兩人出門，交代隔日清晨五點在碼頭會合上船，臨走前又語重心長道：「我們以前也是殖民地，我會當（可以）理解你們不願作日本殖民地的心情，我相信，只要你們勇敢地站出來反抗，日本軍隊在臺灣肯定站不住腳。如果你有需要槍砲武器的話跟我說，我跟溫徹斯特公司的關係很好，我保證他們賣給你們的武器一定是最新最好的！不會是他們賣給清國軍隊的那種爛在倉庫裡的土槍，我的天，那種爛槍連印地安人都不屑用！」

秉義和守崙回到客棧，請守門的小二拿盆熱水來擦臉洗腳。

喝了不少酒的守崙很快就呼呼大睡了，而秉義翻來覆去，輾轉難眠，心中所想的盡是關於臺灣的未來。堂堂男子漢，要坐等被日本番仔統治，光想就讓人無法接受！要起來反抗，必定要反抗！把日本軍隊打得再也不敢妄想殖民臺灣！但是打敗了日本軍隊之後呢？之後臺灣又該何去何從？獨立建國雖好，但想想細節就覺得那夢想遙不可及，有可能嗎？

秉義盯著天花板想了一整夜，不知不覺漸漸睡著，才睡沒多久，就被幾聲雞鳴叫醒，拿出懷錶一看，已經四點多了，該出發去碼頭了。

秉義和守崙整理行李，結算房錢，到府城碼頭時還不到五點，天還濛濛亮，但府城碼頭邊早已人聲鼎沸，許多搬運工人趕著把打包好的貨物運上船，幾個負責貨物管理的船工大聲吆喝著，指揮著搬運工人們把貨物堆放在指定位置。

商船出發得早，許多搬運工人凌晨三點就已經開始在幹活了。

英國商船和美國商船都在同一時間出發，府城碼頭雖然造得寬大厚實，但看起來也快要不能負荷這擁擠忙碌的人潮，木頭接縫處時不時吱吱作響。

秉義和守崙在擁擠的人群中找到忙碌的威廉，威廉站在登船處，手中拿著一本帳本，眼睛盯著搬上船的貨物，正在做最後的核對。

威廉見到二人，很高興地揮手招呼，轉身把帳本交給身後的漢人買辦，交代幾句，便帶著兩人登上美國商船。

威廉剛開口道：「歡迎登船⋯⋯」忽然旁邊一個白人閃身而出，用英文打斷道：「華勒士先生，可否請你跟你的朋友說，讓他把他的刀交出來。」

只見這人頭戴黑色牛仔帽，一身白襯衫、灰西褲、黑夾克，雖然材質作工並不高檔，但勝在整潔筆挺，腰上環繫著一條牛皮槍帶，皮帶上一排子彈別得整整齊齊，皮帶右前方掛著手掌大小的牛皮槍囊，一支柯爾特左輪手槍插在槍囊裡，外露的一截金屬槍身乾淨得發亮。

那人年近五十，髮絲半白，臉上有不少皺紋，顯得滄桑，但雙目如鷹，銳利無比！直盯著守崙和他腰上繫的那柄煉烽號鋼刀！

守崙看過類似的凌厲目光，都是手底下十幾條人命的江湖狠人，心中立即升起一股警惕之意！

守崙神經緊繃的瞬間，那人彷彿也感受到威脅，右手立刻搭上槍柄，兩人有如兩頭猛虎出閘，一觸即發！

威廉看那人手按槍柄，十分戒備的樣子，擺手笑道：「放輕鬆，小比爾，他們是我的朋友。」

小比爾沉聲道：「貝爾昨晚咳了一整晚。他既然能把貝爾打傷，本身就是危險，我不能讓他帶著武器上船。」

威廉覺得小比爾有些反應過度，還覺得自己有點失了顏面，半開玩笑道：「你有子彈滿膛的柯爾特在手，難道你還會怕一個只有刀子的年輕小孩？這可不像是我所聽說威名遠播的小比爾。」

這半大老頭居然被叫作「小比爾」，懂英文的秉義一旁聽到不由得覺得有些好笑。

小比爾當然聽得出威廉的激將法，但他依舊不慍不火道：「華勒士先生，沒有不敬之意，但你講那種話對我沒有用。很多年輕槍手覺得自己又快又準，手裡有槍就天不怕地不怕，他們對我說過的話比你要難聽得多，相信我，你從沒想像過地難聽，但是後來他們都死了。我的名字能夠從年輕被叫到老，就是因為我知道什麼時候該謹慎。在這艘船上，你負責帶領商團，我負責保護商團，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做好我的工作。現在，可否請你叫你朋友把刀交出來？」

小比爾跟貝爾不同，貝爾是威廉的私人護衛，從威廉的私人錢包領薪水，小比爾是美國遠東商會聘請的商隊保安隊長，負責統領商隊僱傭的保鑣，跟威廉算是同事關係。

秉義見威廉跟小比爾鬧得有些僵，不想讓他難做，微笑道：「無要緊，阿崙，把刀交給他們，船上不能帶武器。」

守崙有些遲疑，但還是點頭把鋼刀遞了出去，小比爾身旁的一個年輕槍手上前接過。

小比爾滿意點頭道：「下船後我會把刀還給你，不用擔心。」說完也不管守崙有沒有聽懂英文，自顧自地離去。

### 第二十六章

# 平克頓

守崙這輩子只搭過小竹筏，這是第一次搭鐵殼大輪船，興奮不已，威廉前腳剛走，他後腳就要出去看看熱鬧。

秉義昨晚心憂國家大事，一夜無眠，兩眼昏黑，只覺腦袋腫脹，疲憊不堪，簡單交待守崙兩句不要惹事後，便躺上床補覺。

守崙走出房門時，不料和威廉在艙房裡聊半個小時而已，現在船艙走道上已經擠得滿滿都是人。

這些乘客都是臺灣人，原來船艙裡的客房都已經住滿人，許多排不進客房的乘客便坐在走道休息。

守崙看這些乘客衣服飾品價值不菲，看來都是有錢人家，想趕在日軍進佔臺灣之前先跑回大陸去避難。

這裡頭有幾個年輕的大家閨秀，打扮得十分秀美，氣質典雅，端莊賢淑，跟守崙平時看到的鄉下女孩子大為不同，不由得多看了幾眼。幾個姑娘被他看得害羞低下頭，心裡氣惱著這人不曉得是哪家的長工，怎地這麼沒禮貌。

守崙不知道自己一身粗布衣衫，在這些人眼中就像家裡雇的下人，還覺得自己英俊的外表敲動了姑娘的芳心，樂呵呵地擠過走道，到了船艙外。

不同於船艙內擁擠悶熱，船艙外視野開闊，近處的碼頭仍舊人頭鑽動，熱鬧喧嘩，陸地遠處是一片鬱鬱蒼蒼的連綿青山，轉頭便是遼闊無邊的湛藍大海。

忽然，幾聲悠長明亮的喇叭聲轟然響起，震得他胸腔彷彿都在共鳴，守崙看著船身中央幾根巨大高聳的煙囪噴出濃濃黑煙，輪船搖晃著緩緩開動起來，駛離碼頭，金屬船殼的漆面在陽光照耀下褶褶發亮。即便在很多年後，守崙依然記得那幅難忘的景象。

守崙興奮地跑到船舷，向碼頭上揮手道別的人群大力地擺動雙手，這些人他一個也不認識，也不知道自己在跟誰道別，只覺得很有趣。

小比爾遠遠看著開懷大笑的守崙，心中暗想，這只是個單純的孩子，居然能把貝爾傷成那樣，他是怎麼做到的？

小比爾從不懷疑貝爾的搏擊能力，如果赤手空拳，十個小比爾齊上也不是貝爾的對手，但看著這麼一個比自己兒子年紀還小的天真小夥子，仍是感到難以置信。

小比爾晃晃腦袋，轉念一想，他曾經見過七旬老婦單槍匹馬宰了五個殺人如麻的悍匪，相比之下，這件事也不是那麼難以置信。

船上的一切事物在守崙眼裡都是那麼新奇，他跑前跑後，東看西看，水手們知道他是威廉的客人，也知道就是他打得貝爾到現在還在床上靜養，對他都客氣了幾分，幾個中國籍的船員甚至還掏出進口香菸請他，熱情地跟他閒聊起來。

守崙在船上繞了一圈，忽然聽到幾聲類似鞭炮爆炸的聲響從船尾傳來，心中好奇：「難道美國人習俗是在船上放炮？」走到船尾一看，只見幾個商隊護衛正在練習射擊，有些拿左輪手槍，有些拿槓桿式步槍，船尾欄杆上綁著幾根木棍，木棍頂端都綁著鐵盤靶子，子彈打中鐵靶就會發出噹一聲，像是敲鑼般的清脆聲響。

守崙觀察一陣子，心想，看來這洋人練槍就跟我們練拳一樣，一日不可懈怠。

一名年輕護衛注意到守崙，走上前粗聲粗氣道：「嘿！Chink（中國佬），給我他媽的滾遠點！這裡不是你能來的！」

他還沒接近守崙，一旁的小比爾忽然橫步擋在他前面，冷冷道：「退後，鮑伯。他是華勒士先生的客人，在這艘船上他可以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包括這裡。」

這名叫鮑伯的年輕護衛並不傻，他當然知道守崙是誰，但他一直看黃種人不順眼，平常距離遠、沒交集也就算了，如今居然有個黃種人跑到眼前來晃盪，不禁心頭冒起一股無名火！

鮑伯露出一股猙獰的眼神，對小比爾道：「我只是怕我們尊貴的客人來這麼危險的地方，要是我槍枝走火意外打到了他，那只能跟華勒士先生說聲抱歉了。」

小比爾看出鮑伯眼中的殺機，於是他湊上前瞇著眼睛，一字一句威脅鮑伯道：「無論你打到他哪裡，我都會在你身上同樣的位置留下一個彈孔，然後把你丟進海裡餵鯊魚，所以你最好保證你的槍不會走火！」

鮑伯年輕氣盛，又是霹靂火爆的脾氣，再加上他槍法又快又準，平時就自視甚高，哪忍受得了小比爾的威脅，桀驁不馴反嗆道：「老頭，大家在船上聽你指揮是敬老尊賢，你真以為有人聽了你的名頭會怕？！你的名頭留在家裡嚇唬孫子還差不多！告訴我，你多久沒殺人了？你的手指抖得扳機都扣不動了吧？」

鮑伯之所以敢明目張膽地跟小比爾對嗆，是因為他並非小比爾的手下，也不直接受雇於美國遠東商會，而是平克頓偵探事務所派遣的護衛。

平克頓偵探事務所是由偵破美國林肯總統謀殺案的艾倫·平克頓創立，最早是從事私家偵探、賞金獵人等業務，但很快地演變成類似於現代保全公司的大型企業，除了提供商業護衛、私人保鑣以外，甚至被許多商人請來用於鎮壓罷工，或是驅趕印地安人、強占土地等。平克頓的鼎盛時期，其僱員甚至超過美國陸軍！

由於平克頓並非官方機構，在執行鎮壓罷工和驅趕印地安人過程不受法律控制監督，常常鬧出許多人命，不僅槍殺抗議工人，甚至有屠殺一整個印地安村落的事情發生，而警察調查時，平克頓又推託卸責，甚至惡意阻撓司法調查。類似事情接二連三發生，平克頓儼然成為美國最大的幫會組織，導致部分州政府宣布其為非法組織，嚴格取締平克頓在該州境內任何活動，聯邦政府也在一八九二年前宣布任何聯邦部門均不得與平克頓有僱傭關係。

儘管如此，平克頓在民間企業仍然有極大的佔有率，特別是一些要去歐洲、亞洲做生意的遠洋商隊，時常需要有足夠威懾力的武裝護衛。

事實上，美國遠東商會自己直接雇用的護衛並不多，而是和平克頓簽下長期合約，在商船出行需要護衛時，平克頓會派遣所需數目的槍手，然後由遠東商會自己的護衛負責統一管理，跟現代社會的人力派遣一樣。

這艘船上的槍手護衛幾乎都是平克頓派來的，只有兩名忠心耿耿跟隨小比爾多年的手下是直接受雇於美國遠東商會。所以這些人雖然都歸小比爾管理，但並沒有非常嚴密的上下級關係。

其他人見小比爾和鮑伯鬧僵，紛紛上來勸阻，將兩人拉開，畢竟再怎麼說也不能跟雇主鬧翻。

但鮑伯是桀驁不馴的性子，被拉開後，走到靶前十五步的射擊區，大聲道：「老頭，你最好看仔細了！」話聲剛落，只見他飛快地拔出腰間的左輪手槍，眨眼間連發六槍！

砰！噹！砰！噹！子彈火藥的爆炸聲和彈頭中靶的撞擊聲彼此交錯，接連十二響連綿不斷，竟是槍槍中靶！

須知射擊的後座力會影響槍手的握法、射姿和準星。受過專業訓練的槍手，每開一槍後，最快也需要一秒半的時間重新調整，但鮑伯一秒開一槍，更厲害的是在如此高速的連續射擊時還能保持精準度，顯然已經將後座力化為己用，射擊的同時，也利用子彈爆炸岀膛瞬間的反作用力在較正下一槍的射姿和瞄準。

能夠在射擊上打出這種節奏，除了苦練之外，必須要有過人天資，才能夠靈敏地抓到射擊間奏的時機點。就是憑著這一手快槍，平克頓眾人才勉強願意容忍鮑伯惡劣囂張的脾氣。

鮑伯打完子彈，手槍瀟灑地在手中旋轉一圈，反手插進槍囊中，朝小比爾挑眉冷笑，雖然一句話也沒說，但毫不掩飾自己嘲弄輕視的神色。

小比爾看著在空中搖擺晃蕩的鐵靶，語氣平靜道：「殺手鮑伯，平克頓最惡名昭彰的槍手之一，我聽說你殺了很多印第安人，後來在賓夕法尼亞州殺了幾個工人，警察開始調查，你才跑到加州避風頭。」

鮑伯以為小比爾服軟了，正洋洋得意時，冷不防小比爾忽然拔槍！碰碰碰碰碰連開五槍！插在船尾綁鐵靶的五根木棍應聲而斷！

須知這木棍僅有二指寬，比起巴掌大的鐵靶，射擊難度要高上百倍！

小比爾滄桑衰老的面容盡去，露出兇殘猙獰的神情，彷彿這才是他的本來面貌，一字一句從牙縫中逬出：「你這樣的槍手我殺過幾十個！艾倫·平克頓都不敢在我面前這樣講話！你他媽算哪根蔥？！」

小比爾全身上下流露出驚人的殺氣！所有人都以為小比爾會把最後一顆子彈打進鮑伯的腦袋！但在場的十多名平克頓槍手被小比爾的氣勢震懾，竟是沒有一個人敢出聲阻止！

鮑伯第一次面臨死亡的恐懼，嚇得倒退兩步，膝蓋一軟，跪坐癱倒在甲板上，好不容易用盡力氣舉起雙手擋在面前，想求饒，但嘴上哆嗦著，卻是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所幸小比爾並沒有真的開槍，只是自顧自地扭頭轉身離去。

直到小比爾走了很久，平克頓眾槍手才喘出氣來，個個都發現自己被嚇出一身冷汗，海風吹來涼颼颼的。

### 第二十七章

# 學槍

秉義睡醒時，只見守崙獨自坐在椅子上，兩眼無神地看著眼前的空氣，性子活脫的他難得沉靜，不知道在想什麼，便叫了他一聲。

守崙聞言回頭道：「秉義哥你醒了？咁要喝水？」

秉義搖頭，好奇問道：「在想什麼？」

守崙將在船尾看到船上護衛練槍的事情說了一遍，嘆氣道：「火槍這麼厲害，就算是孩子拿在手裡也能打死大人，我們學這功夫還有什麼路用？現在想來，覺得自己以前真正憨，還以為日本番仔來了能跟他們拚一拚，唉！人家拿火槍，我們就只有弓箭大刀，怎麼拚？白白送死罷了。」想起多年寒暑不斷的苦練，到最後發現自己最引以為豪的武藝竟是無用之技，一股悲憤莫名的情緒湧上心頭，忍不住眼眶泛紅。

秉義沉默半晌，安慰道：「現在已經不是拚拳頭的時代了，沒錯，但不代表你練武無路用（沒有用），練武還練了膽氣精神，你像那個鮑伯，槍法再準再快，被小比爾嚇破膽了也無用。我晚點跟威廉講一聲，看他咁會當（能不能）請小比爾教我們射擊。」又拍拍守崙肩膀道：「男子漢，可以承認不如人，但千萬毋當喪氣失志！」

守崙聞言用力點頭，彷彿又恢復了點信心。

威廉的艙房是一般艙房的三倍大，隔出了客廳、臥室、辦公室三個空間，客廳同時兼具餐廳的功能。

中午時分，三人在此吃午餐的時候，秉義向威廉提出了射擊教學的請求。

威廉點頭道：「當然無問題，小比爾未必願意自己教你，他很頑固，但他有兩個夥伴，也都是很厲害的槍手，我請他們教你，他們必定不會拒絕。」

威廉做事一向不拖泥帶水，吃完飯便帶秉義和守崙找到小比爾說明來意。

兩人用英文交談著，小比爾問道：「他們為什麼要學射擊？」

威廉道：「日本軍隊要來佔領臺灣了，他們不願意讓出家園，打算給日本軍隊找點麻煩。」

小比爾有些不以為然的語氣道：「就憑他們兩個人？」

威廉道：「我想他們或許會組織些民兵吧。就我所知，這裡沒人想被日本人管理。這位秉義在地方上是有名的紳士，曾經給省長做過秘書，認識很多的大官，如果他要成立個幾百人的民兵組織應該不難。」

小比爾道：「華勒士先生，沒有不敬之意，但我只希望臺灣的治安情況穩定，不會對商團安全造成威脅。至於臺灣是清國領土還是日本領土，我並不在乎。告訴我一個好理由，你為什麼要跟反抗組織牽扯上關係？這可能會招惹到日本軍隊。」

威廉道：「因為有很多事情比做生意更重要。他們是在保護自己的家園，為了不讓自己被奴役而戰鬥，這不正是美國建國的精神嗎？」

小比爾盯著威廉看了一會兒，他知道威廉還有其他理由，軍火跟鴉片是這世界上最賺錢的兩種生意，威廉很有可能不再滿足於只作溫徹斯特的無煙火藥原料供應商，而是想要當軍火掮客，販賣溫徹斯特的步槍和子彈。

軍火掮客這種生意極難入門，一要軍火商能夠信賴你，二要買家客戶能夠信賴你，三要這買家剛好有戰爭需求。

「信賴」兩個字說來簡單，但在軍火交易這種灰色行業中，沒有多年的努力，不可能建立起值得信賴的聲譽。憑著和秉義的交情，以及與溫徹斯特多年的生意關係，威廉已經滿足了前兩個條件，現在唯獨欠缺的就是第三個條件——有戰爭需求的客戶。

戰爭需求很罕見，這不是地方黑幫準備槍戰火併時幾支槍的那種小訂單，而是成千上百的大訂單！再加上後面源源不斷的子彈、保養槍枝零件和槍枝損耗補充等訂單。一旦能開通這條渠道，掮客的抽成足以讓威廉的身家翻上幾十倍，擠身波士頓的百大富豪之一！

但小比爾知道這種理由威廉打死也不會承認，於是提醒道：「你是在玩火，華勒士先生，小心玩火自焚。」

威廉道：「你擔心太多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告訴我，你願意教這兩個年輕人射擊嗎？」

小比爾看著守崙，想起清晨商船出航時他在甲板上跑前跑後的興奮模樣，還像個孩子似的，現在居然想上戰場去對抗正規軍隊，這讓小比爾不由得回憶起一些往事。

原本要拒絕的小比爾臨時改口問兩人道：「有過射擊經驗嗎？會不會講英文？」

守崙不會英文，一臉茫然，一旁的秉義則用英文回覆道：「會英文，但是我們都沒碰過槍。」

小比爾點頭道：「很好，那我們沒有錯誤的射擊方式需要矯正，跟我來。」

小比爾從房間拿出兩支溫徹斯特一八九五槓桿式步槍，叫來兩個親信護衛，互相介紹一下，然後前往船尾的射擊練習場。

這兩個親信一個叫魯斯特，一個叫拉畢夫，都是跟小比爾多年出生入死的交情，也都是直接受雇於美國遠東商會。

練習場的靶子都被小比爾打斷，只剩一個靶子孤零零地立在場中。

小比爾拿起一支槓桿式步槍，一邊比劃一邊介紹道：「你們是要上戰場的話，左輪手槍就不用學了，那是跟人決鬥用的。步槍射程遠、精準度高，是你們身處戰爭中最需要的。這是溫徹斯特一八九五，今年才開始生產的最新步槍，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先進的連發步槍之一，一次可以裝填五發子彈。溫徹斯特的廣告說它的射程有兩千呎，但我從沒看過有人打到那麼遠過，天知道你能打到什麼。這根是槍管，扣板機後子彈從這裡射出，子彈從槍膛上方的上彈孔裝到彈匣裡。」說話的同時，小比爾將扳機下拉，連動槍管後退的閉鎖結構後退，露出槍機裡的彈倉，開始裝填子彈，他的動作不快，好讓秉義和守崙能夠看得清楚。

槓桿式步槍是十九世紀後期美國民間最為流行的武器，槍械設計師利用一個帶有機械槓桿作用的扳機護圈，可完成裝填、擊發、拋殼、再裝填、擊發等全套動作，而射手只需要在射擊時一次次拉下扳機護圈就可以實現近乎半自動步槍的射速，那種射速在十九世紀六零年代以前幾乎不可想像。

小比爾每裝完一顆子彈，動作就稍微加快一些，直到裝第五顆子彈，只見他姆指、食指、中指捏著一顆子彈，貼在槍身一滑，子彈就已經消失不見，熟練得有如專業扒手。

小比爾裝完子彈，將扳機上推，槍機閉鎖將子彈上膛，然後手一翻，將原本槍口朝下的步槍轉到槍口朝著上，認真嚴肅道：「記住！千萬不要將槍口朝向你不想射到的人！我看過太多粗心大意的悲劇，你可以指天指地，但只有在你想射人的時候，你才能將槍口指向那個人。」小比爾耐心地等秉義翻譯完這段話給守崙聽，又加重語氣說了一遍，才接著道：「至於射擊方式，拉畢夫，你秀給他們看。」

在一旁抽著菸斗觀看的拉畢夫也不矯情客氣，隨手將煙斗一放，上前從小比爾手中接過步槍，朝著槍靶把槍身平舉，槍托抵在右肩膀窩，腦袋微微向右偏，做出瞄準的姿勢，開始解釋：「這是標準射擊姿勢，你看肩膀和胸膛相交的地方，這裡有個凹陷，槍托一定要抵緊這裡，否則後座力會影響你的射擊精準度，還會破壞你的射擊姿勢。瞄準很簡單，眼睛、槍管上這兩個準星和目標呈一直線，瞄準了再開槍。扣板機不要太大力，不要影響你的準星。」

說罷對著鐵靶砰一槍，鐵靶發出噹一聲清脆聲響向後飛起，又被綁住的繩子拉回來原處擺盪。

拉畢夫扣扳機的右手拉下扳機護圈，作為槓桿的扳機護圈和槍機是一體的，拉下扳機護圈的同時，槍機連動槍管後段的閉鎖結構後退，射擊過的彈殼彈出來，而後拉畢夫再將扳機護圈復原，連動閉鎖結構復原將下一顆子彈推進槍膛。

拉畢夫將退彈上彈的操作解釋了一遍，又反覆演示幾次，再讓秉義和守崙各自嘗試了一次射擊，很快五發子彈都打完了。

初次嘗試射擊的守崙興奮不已，槍托帶著後座力撞得他肩窩有些發疼，震耳欲聾的槍聲讓他耳朵嗡嗡作響，槍口瀰漫的那股嗆鼻火藥味刺激著他年輕敏感的神經！他兩眼發亮，彷彿見到了一個全新的世界！

即便是成熟穩重的秉義在射擊過後也不禁覺得熱血澎湃，如果有這樣的武器，或許真的能打敗那些日本番仔的軍隊！同時也不禁感嘆，相比之下，清軍的裝備落後雜亂，甚至還有俗稱「鳥銃」的前膛槍，火藥和子彈由槍管前端填入，不僅射速慢，也沒有無煙火藥的彈藥，射擊完以後煙硝瀰漫，眼前白茫茫一片，根本什麼都看不到。

拉畢夫又陸續裝了幾輪子彈讓兩人練習，一邊調整兩人的射擊姿勢，講解如何根據距離遠近調整準星等，見兩人漸漸上手，便開口道：「你們大概掌握了射擊的基本要領，接下來便是熟練度的問題，你需要花很多時間去練習，每個好槍手背後都有大量的彈殼。」

一旁的魯斯特冷嘲熱諷道：「還有大量的金錢，別忘了告訴他們，子彈是要花錢買的。沒有子彈的步槍還比不上一把餐刀。」

相較於認真教導二人的拉畢夫，魯斯特就顯得很漫不經心，只是坐在一旁喝酒，時不時奚落幾句。

只是小比爾和拉畢夫都已經習慣他的性格，並不搭話。

拉畢夫自顧自地道：「現在我要秀給你們看這把槍如何快速連續射擊。」

拉畢夫將子彈裝滿，以標準站立射姿瞄準槍靶，砰一槍，子彈作用力推得他上半身微微後退的同時，他飛速地將扳機護圈下拉、上推換彈，再砰一槍，如此反覆不斷，短短六秒內就打空了彈匣，而且槍槍中靶！

整個射擊過程中，拉畢夫除了上半身受到子彈後座力造成的些許晃動外，身體其餘部分幾乎有如石像一般紋絲不動，只有右手拉下推上扳機護圈的動作猶如齒輪反覆循環不斷，精準地讓人找不出任何缺陷！

拉畢夫看著守崙崇拜的目光，心中暗自得意，表面上仍正經八百道：「可惜我們只剩一個靶子，不然每次應該瞄準不同的靶子。」

魯斯特嘲弄道：「我從沒看你六個靶子都打中過，你應該感謝小比爾打壞了其他靶子，不然你就要出醜了。」

拉畢夫道：「閉嘴！你如果真的沒事幹可以幫忙裝子彈。」

魯斯特搖頭道：「不，我可不想干涉你炫耀槍技的好機會。」

### 第二十八章

# 連續射擊

秉義和守崙在拉畢夫的指導下開始連續射擊的練習。

秉義表現跟平常人差不多，在快速的換彈射擊動作之間時常出現卡頓。

而守崙的表現著實讓三個成名多年的老槍手驚訝不已，他僅在第一輪射擊中出現幾次卡頓，第二輪他已經能夠流暢地打完五顆子彈，第三輪的五槍中了三槍，第四輪槍槍中靶，第五輪的射擊速度幾乎趕上拉畢夫！

魯斯特看著守崙驚人的學習成長速度，喃喃道：「這小子是天生好手啊⋯⋯」

作為老師的拉畢夫皺眉懷疑道：「他不可能是第一次學射擊，不可能有人能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就打得這麼快這麼準！」

小比爾否定道：「不，他的確是第一次學射擊，他完全是在模仿你的動作。你看不到自己射擊的動作，所以你沒看出來，但他跟你的射擊姿勢、動作根本一模一樣！這小子真他媽的是天生好手！」斬釘截鐵的語氣，讓拉畢夫無話可說。

成為一個高手最快的方式就是模仿高手的動作，練拳是如此，練槍也是如此。

學習的起步是模仿，而後隨著各人身體條件和領悟心得的不同，才分出不同風格。

打到第八輪的時候，守崙漸漸習慣槍枝後座力，便在射姿上稍微做了一些調整，方便自己卸力。

這一輪射擊過後，守崙已經能將肩膀的射擊後座力經由肩、腰、胯、膝導到後腳，而後入地。

這是類似於太極拳所練就的「引進落空」，太極拳高手一旦站定，幾乎不可能被對手推動，因為對手推來的力氣會在發力瞬間被太極拳手引到自己的丹田腰軸，而後傳到腳下入地。整個過程從手、肘、肩、腰、胯、膝、足猶如一體，勁力如水銀流動般，沒有任何一點間斷處。

俗話說「太極十年不出門」，就是因為太極拳手需要極長時間的專注練習，才能練就出全身上下驚人的觸覺感知和肌肉協調能力。

守崙雖然沒有十年的太極功力，但好在子彈後座力是沒有變化的死力，加上開槍時機也是由自己掌握，所以極為容易掌握卸力的時間點。

小比爾、拉畢夫和魯斯特面面相覷，他們都清楚溫徹斯特這支步槍的後座力之大，必須經過長時間訓練才能練到在連續射擊中保持射姿穩定不變。而守崙身體開槍後的晃動幅度，卻輕微得彷彿像在打空包彈！

魯斯特是打過美國南北內戰的老兵，喃喃唸道：「如果當年李將軍手下有個他這樣的槍手，我們也不至於敗給洋基佬。這小子能擋得住一整個排！」

拉畢夫則感嘆道：「我真該把他招募到德州遊騎兵當射擊教官！我這輩子從沒看過有人能這樣射擊，該死的，我都想請他教我怎麼抵抗後座力了！」

拉畢夫說出了三個老槍手的心聲，但三人礙於顏面，終究是沒有開口請守崙教他們。

連續射擊極為耗費彈藥，小比爾帶來的子彈很快被打完，也算是結束了這次射擊教學。

小比爾帶著秉義和守崙回到房間，一邊拆解槍枝作清理，一邊教兩人如何保養槍枝以及排除卡彈等知識。

隨後，小比爾將一支嶄新的溫徹斯特槓桿式步槍從棕色的油布包裝中拿出，鄭重其事地交給守崙道：「你是我見過最有天賦的槍手，所以我想把這支槍送給你。」

守崙聽完秉義的翻譯後，看著嶄新發亮的步槍，心中當真是欣喜若狂，但他也猜到這槍肯定價值不菲，他跟小比爾兩人素無交情，只有一面之緣，收不得如此重禮，連忙推辭。

小比爾道：「美國人的習慣跟你們不同，不收別人送的禮物是很不禮貌的一件事。」

秉義翻譯完後又加了一句：「你就收下吧，以後打日本番仔要靠火槍跟大炮，這支快槍對我們會有很大的用處。」

守崙這才上前接過步槍，連連道謝。

小比爾又拿出兩盒點三零的美國陸軍制式子彈送給守崙，想起以前自己在內戰時的過去經歷，語重心長地對兩人道：「我希望你們一定要記得，無時無刻都要小心、謹慎。槍法好的人往往都不是死在對槍決鬥中，而是死於粗心大意。戰場是殘酷的，誰生誰死都是上帝說得算，槍法好不好跟你的死活毫無關係。我知道你們想要對抗日本軍隊，我不是臺灣人，沒有立場說什麼，但是，沒有任何事情比保住自己性命更重要，如果局勢已經無可挽回，我希望你們不要做傻事。」小比爾眼角流露出一抹哀傷，他在內戰期間失去了他的兄弟、好友，那場戰爭對他造成的創傷，直至三十年後仍未癒合。

秉義只將小比爾的話語當作長者的善意叮嚀，並未放在心上，只是照實翻譯給守崙聽，兩人又鄭重地向小比爾道了謝才離開。

臺北淡水港，帶著鹹味的海水隨著節奏拍上碼頭，「廣源行」的商船鳴著喇叭緩緩入港。船頭船尾的錨繩固定在碼頭上後，幾個結實的船工吆喝著，合力將寬大粗重的舷板從船上推出，搭上碼頭。

秉義和守崙下船向威廉等人道謝告辭，臨走前，威廉不忘提醒秉義他將全力支持臺灣人建立漢人國家，並且願意提供各種物資。

自從一八八七年臺灣正式建省，確立了「三府十一廳」的地方政府結構，臺灣省會數度改址。

從原本臺南府，由於地理位置改遷至臺中府，最後因為樟腦、茶葉經濟發展迅速而遷到臺北府。

秉義和守崙趕到臺北城時，城門已經要關了，好在秉義自報舉人身份，又塞了些銀兩，兩人才得以進城。

城中還是一片熱鬧太平的景象，臺灣要被割讓的消息尚未傳開，熙來攘往的百姓穿梭在大街上，商鋪店家也都照常營業。

兩人找了間客棧投宿，簡單吃過晚飯後便回房休息。

守崙一進房間，立刻從行囊中翻出那支溫徹斯特步槍，將槍身從頭到尾擦了一遍，然後站在房裡開始模擬練習小比爾所教的近距離槍戰技巧。

只見他持槍站立，槍托抵肩，槍口指地，心中暗暗以房間角落花瓶上的一朵玉蘭花為目標，然後飛速地抬槍指向花朵，動作固定後，他才低頭看準星，測量自己盲瞄跟實際準星的差異，如此反覆校正自己的射姿。

近距離槍戰跟遠距離射擊有非常大的不同，近距離槍戰中，沒有時間可以讓槍手看準星來瞄準目標，所以舉槍動作停下的一瞬間槍口就必須對準敵人。這種不用準星的近戰瞄準方式完全取決於槍手的本能，而且也會因為槍枝結構不同而有所差異，所以槍手必須在平日中不斷練習累積，練到每次舉槍都能分毫不差，並將這種準度刻在骨子裡。

小比爾是近距離槍戰的頂尖高手，雖然他擅長的是左輪手槍，跟步槍有所不同，但練習方式和臨敵戰鬥技巧並沒有太大差別。

守崙知道這些都是小比爾在一次次生死決鬥中累積出的經驗，居然如此坦白大方地傳授給自己，意外之餘也十分感動，所以更加勤於練習。

閩南話有諺云：「江湖一點訣，講破無價值」。很多神秘的訣竅說穿了沒什麼，但都是無數江湖人用鮮血與生命換來的。就跟練武一樣，拳訣中許多細微之處看起來或許不起眼，甚至有些冗餘累贅，但那些細微之處可能就決定了拳師比武時的生死。

守崙練習之外，也認真研究著他嶄新的步槍，裏裏外外又看又摸來回好幾遍。秉義雖然也想試試，但他畢竟比守崙要大了許多歲，素來成熟穩重，也不好意思開口跟守崙借，只是欣羨地看著守崙反覆練習著重複舉槍的動作，心中也反覆思考著見到唐景崧該如何應對。

首先必定要先求證割讓臺灣一事是否屬實。

倘若一切只是謠言，湘軍只是正常移防，那是最好的情況，自己這些天的擔憂實屬多慮。雖然日本仍然有可能在朝廷不讓步的情況下強行登陸佔領臺灣，畢竟日本二十年前就已經試圖侵略臺灣，當時稱為「牡丹社事件」，雖然最後失敗，但如今他們國力強大，此番挾甲午海戰大勝之勢捲土重來也未可知。但只要朝廷不放棄臺灣，以島上四萬多名駐軍，加上數十萬鄉勇，眾志成城，也未必真怕了日本軍隊強行進犯。

倘若朝廷真的要割讓臺灣，那事情就難辦了。唐景崧是廣西桂林人，跟臺灣無親無故，勢必會立刻奉命返回大陸。

臺灣本就地方勢力繁多，彼此間械鬥衝突頻發，推舉誰當首領大家都不同意，只有朝廷指派的外來官員才有可能讓各方都願意妥協接受，一旦唐景崧離開，到時候群龍無首，眾人就算有心抗日也難成氣候，只會是一盤散沙。

秉義這兩天思來想去都是這些事，直到深夜仍是躺在床上翻來覆去。

躺在一旁的守崙半夜醒來，見秉義還沒睡，問起原因，聽完他的擔憂後忍不住笑道：「秉義哥，我看你還是別想了，你想的代誌（事情）都是你無法度（沒辦法）控制的，想再多也無路用（沒有用），不如等明天見過唐景崧後再想下一步。」

秉義苦笑道：「我也知空想無路用，但這些事情在頭殼裡直直轉，我無法控制啊。」

守崙道：「我師仔常常講，跟人比武時「寧在一思進，莫在一思存」，意思就是別想太多。我看這打日本番仔也是一樣。番仔沒來就無事，如果來了，不管這個唐景崧在不在，我們總是要打的。他在有他在的打法，他不在有他不在的打法。他不在，大家合不來，那各打各的就是了。」

秉義搖頭道：「就怕有些人把家恨放在國仇之前，還沒打日本番仔，自己就先打起來了。」

守崙笑道：「應該不會吧？難道有人還願意給日本番仔看笑話？」

秉義沒接話，就他所知，有幾個家族之間的血海深仇，恐怕不是民族大義所能掩蓋的。

兩人沉默沒多久，守崙就發出輕微的呼嚕聲。秉義被守崙這麼一打岔，思緒分散，不再集中於那些煩惱上，加上這兩天睡得差，精神疲憊，不知不覺間也就睡著了。

### 第二十九章

# 澎湖淪陷

隔日秉義醒來時已經快接近中午，兩人在客棧匆匆吃了點東西，便往臺北府巡撫衙門趕去。

衙門口的守門官兵還認得秉義，招呼道：「師爺，足久無見了！」

秉義點頭道：「源仔，我來見大人，麻煩你通報一聲。」

源仔笑道：「免啦（不用啦），你直接跟我進來就好，又不是生份人。」說罷向一旁的同僚交代幾句後，便領著秉義和守崙進衙門。

省府衙門除了用來審理案件的公堂之外，還有戶口管理、緝私捕盜、農業工業、官吏薪資發放等各處辦公部門，這些部門都集中在前半部份，又稱「前衙」。衙門後半部份，又稱「後衙」，則是官員住所和私人活動空間。

源仔帶著兩人穿過前衙，走進後衙，一直走向用於接待客人的偏廳，沿途叮嚀道：「待會我先進去跟大人說一聲，最近衙門每天都一堆人上門找大人談事情，大人煩惱得心情一直很鬱卒，你見到他以後講話注意些。」

秉義早已聽到偏廳裡傳出的嘈雜吵鬧聲，苦笑點頭道：「多謝提醒。」

秉義和守崙二人看源仔走進偏廳，等沒多久，源仔從偏廳出來，領著兩人低調地進廳，沿著牆邊走到唐景崧身後站著。

屋內的爭執還在持續，唐景崧無暇多顧，僅朝秉義微微使了眼神，算是打了招呼。

秉義環顧廳內在座的眾人，有些認識，有些不認識，他並不在意，只是豎起耳朵專心聆聽，這些爭執包含許多重要消息，同時也可以看出每個人所站的立場。

一名文士慷慨激昂道：「我大清國傾盡心血打造的現代海軍，被倭寇打得一敗塗地、全軍覆沒，已是丟臉至極！如今不只把朝鮮半島給倭寇，還要把遠在千里之外的臺灣給出去，豈有這樣的道理？！天子守國門，君王死社稷！當今聖上乃有為之主，我們聯名上書，陳列據守臺灣的戰略利害關係，皇上萬萬不會輕易放棄臺灣這麼重要的島嶼。」

唐景崧安撫道：「仙根莫激動，皇上本來就是這個意思，寧失千金，不失寸土。大人（李鴻章）這談判拖了又拖，就是在請求其他國家介入，斷不能讓日本予取於求。」

被叫作仙根的文士名為丘逢甲，出身臺灣中部一代有名的客家望族，自幼聰穎，十四歲即中秀才，當時福建巡撫丁日昌是廣東人，看中了祖上同樣是廣東人的丘逢甲，著力培養這位後起之秀，多次當眾公開讚譽其為「東寧才子」。丘逢甲也不負所託，二十五歲福州鄉試即中舉，隔年入京赴試又中進士！

丘逢甲得進士後，卻沒有在仕途上繼續前進，而是以「親老需侍」的理由回到臺灣，被各處書院禮聘為主講，可以說是當時臺灣名聲最盛的讀書人。

丘逢甲道：「我亦聽聞俄國、德國已經介入，但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俄國屢次進犯我邊境，對我領土虎視眈眈，恐怕我們臺灣最後沒給倭寇，但卻落到了洋人手裡，那有何差別？！」

唐景崧道：「大人深知臺灣的重要性，否則之前法國人打來的時候，也不會派重兵把守。再加上這幾年大力發展，我相信大人必定會盡一切可能保下臺灣，我們必須相信大人的談判能力。」

丘逢甲道：「李鴻章的談判能力我亦深知，但如今這個境況已經不是靠談判就能改變。連市井小民都知道，做生意談價錢要有實力、有底氣，現在我們什麼都沒有，怎麼談？」

另一名文士嘆道：「都怪北洋海軍無能，居然被倭寇打得全軍覆沒，現在倭寇船艦在海上耀武揚威，我們堂堂大清帝國卻只能龜縮在國門之內，任人宰割，悲哀啊！」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許多共鳴，大家紛紛開始責怪北洋海軍諸將昏庸無能，不知兵事，只知挪用軍費中飽私囊，導致軍械破敗、戰力低落，整個廳堂鬧哄哄的，你一言我一語，雜亂無章！

唐景崧低頭無奈嘆氣，他這幾天已經聽了無數次類似的指責謾罵，但講這些又有什麼用呢？要說氣，他心裡也氣，幾萬萬兩白銀建成的艦隊就這麼被打得沉落海底，居然連艘日本軍艦都沒打沉？！要是他有幾萬萬兩銀子，根本不用買什麼大炮，銀子直接砸過去都能把一艘鐵甲艦給砸沉！丁汝昌（北洋水師提督，即艦隊總司令）的腦袋真不知裝的是什麼！

轉念一想，唐景崧又不禁為丁汝昌感到悲哀。丁汝昌是淮軍體系出身，但整個北洋水師包含中層軍官以下都是閩人，他被架空不說，水師每次出事情都還要出面負責，受朝廷諸公責難。堂堂水師提督是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

唐景崧同為淮軍出身，被李鴻章派駐到臺灣這邊荒海島，周遭的人不是講閩南話就是客家話，想想不禁油然升起一股物傷其類的感慨。

好在他手下還有一支軍隊「景字營」，加上領軍的頭號戰將劉永福以前是天地會舵主，要拉起關係跟臺灣本地名門望族都有幾分香火之情，面子勉強過得去。所以他在臺灣還算站得住腳，不至於像丁汝昌那麼孤立無援。

「景字營」在江湖民間有另一個更為響亮的稱號，叫「黑旗軍」，本是明朝滅亡後流亡至越南一帶的南明殘餘軍隊，受唐景崧招安為清政府正規軍，授「景字營」。

越南為清國藩屬，但從十九世紀後期開始逐漸被法國遠東軍團侵佔，清政府屢次派兵到越南鎮守，卻阻止不了法國遠征軍蠶食鯨吞。

一八八四年，原本就已經佔領越南百分之九十面積的法國政府決心將中國軍隊徹底趕出越南境外，佔領整個越南。法軍向北進犯越南北寧一帶，駐防當地的清軍彷彿紙紮草人，整整四十個營被打得潰不成軍，法軍勢如破竹，連下太原、興化。

唐景崧此時做出他政治生涯最大的賭注，主動請纓去越南抗法。他與越南當地的天地會總舵主劉永福接上線，以烏紗帽擔保，招撫劉永福率手下「黑旗軍」投靠朝廷，與他共抗法國遠征軍。

黑旗軍亦軍亦民、亦官亦匪，影響力深入當地民間，其戰鬥力和消息靈通遠勝駐防清軍，當真是神出鬼沒，打得法軍防不勝防，尤其一場在諒山的伏擊戰，圍殲法軍整整一個團，逼得法軍最終同意議和。

唐景崧因此受到李鴻章賞識，而後調派至臺灣。景字營雖然名義上是清政府的軍隊，但實際上只聽命於唐景崧一人，也隨著唐景崧調派到臺灣。

清朝晚年是漢人士族崛起的年代，太平天國之亂使得清政府完全失去對南方的控制力，甚至不得不借助漢人地方軍隊平亂。

晚清兩大陸軍體系，一個是湘軍，以曾國藩、左宗棠為首，一個是淮軍，以李鴻章為首。

所以被人並稱「晚清四大漢臣」的張之洞、曾國藩、李鴻章和左宗棠，每個人都是手握重兵。

唐景崧看著廳堂上眾人七嘴八舌，耳朵聽著嘈雜紛嚷、無濟於事的批評謾罵，忍不住靠在椅背上，心裡百般無奈。

忽然，一名男子從門外進來，匆匆走向唐景崧，將手中的一份電報遞上去。

只見這人一身二品頂戴官服，相貌堂堂，渾身透著一股精悍氣息，左眼炯炯有神，但右眼卻是灰白色的，顯然是瞎了。

原本還在爭吵的眾人在看到這獨眼男子後，紛紛閉上嘴巴，廳內頓時一片寂靜。

守崙湊到秉義耳朵邊輕聲用氣音問道：「這獨眼龍是誰？比巡撫還威風。」

秉義側頭附耳輕聲說了三個字：「林朝棟。」隨即將注意力轉回林朝棟和唐景崧身上。守崙恍然大悟，也不再多言。

清領時期的臺灣有句俗諺：「一天下，兩林家」，說的是臺灣最有權勢的兩大家族，分別是臺北的「林本源」林家和臺中阿罩霧莊的阿罩霧林家。前者以經商致富後的財富走入官場，後者則是以赫赫戰功踏上仕途，林朝棟正是當代阿罩霧林家家主。

林朝棟之父，也是上一代家主林文察，就是以武功入仕。林文察在臺灣協助清政府平定小刀會之亂、戴潮春民變。而後在太平天國時期，林文察率領手下「察軍」協助清政府平亂，轉戰福建、浙江、江西等地，最後戰死於漳州，朝廷追封太子少保。而後阿罩霧林家雖然幾經波折，但始終不離以武力建功立業。

林文察之子林朝棟接任家主後，適逢一八八四年中法戰爭，法國遠東艦隊在接連殲滅中國南洋水師、福建水師之後，兵鋒直指臺灣，要為艦隊建立海外補給基地。

林朝棟應巡撫劉銘傳所託，募集鄉勇千人前往雞籠協防，也就是現在的「基隆」。

雞籠在臺灣最北端，盛產煤礦。煤是當時船艦發動機的動力來源。要是沒有煤，再先進的戰艦也只能停在港口任人宰割，所以從十九世紀末期雞籠煤礦成功開採以來，所有發生在臺灣島的軍事衝突，大多圍繞在雞籠這塊兵家必爭之地。

法國遠東艦隊指揮官孤拔元帥本以為清軍積弱，必定可以一戰拿下雞籠，不料法軍竟是被林朝棟所率領的一千人硬生生擋在暖暖，三個月進退不得，直到梅雨季節，雞籠河河水暴漲，法軍無法渡河才無奈撤軍，而後轉為攻佔澎湖。

臺灣處四戰之地，不僅外敵環伺，內部更時常爆發原住民與漢人的大規模衝突。兵凶戰危，劉銘傳因此更加倚賴林朝棟所訓練的「棟軍」。中法戰爭期間，在清政府鼓勵下所設立的六十多團民兵團練，在戰爭過後大多被解散，只有林朝棟的棟軍被留在編制內，之後持續擴編，棟軍鼎盛時期甚至超過一萬人，可以說是清領時期臺灣戰鬥力最強悍的軍隊，林朝棟的官位也跟著扶搖直上，升到二品頂戴，僅次於臺灣省巡撫。

唐景崧看完電報一言不發，只是長嘆一口氣後閉目沉思。

丘逢甲打破沉默，率先問道：「電報是李鴻章發來的嗎？」

林朝棟沉聲回道：「不是，是澎湖發來的，日本番攻陷澎湖了。」

此言一出，滿座震驚！

澎湖群島在位於臺灣和中國大陸之間，是臺灣海峽上戰略位置最為重要的島嶼。

荷蘭人在十七世紀來到東亞時，第一眼看中的就是澎湖群島。可是澎湖群島是中國明朝領土，明軍與荷蘭人隨即發生武力衝突，荷蘭人後來才無奈轉佔僅有原住民政府組織的臺灣。

日本這姿態很明顯是做給李鴻章看，和談談得快也好、慢也好，怎麼談都行，反正澎湖我先拿了。日本海軍以澎湖為海外基地，可以截斷臺灣與中國大陸之間的所有運輸補給，擺明著下一步就是要強佔臺灣了。你要給就給，不給我就自己來拿。

### 第三十章

# 中年男子的痔瘡

突然聽聞噩耗，廳內眾人反而一片沉默，不似先前吵鬧喧嚷，似乎各有心事。

丘逢甲打破沉默率先開口道：「現在臺灣已成海外孤島，倭寇遲早會來，我們得早做打算。之前打西仔番（西洋番，意指法國人）時，苗栗設有三十六營鄉勇民兵，由家兄所訓練，都是有經驗的人，可以善用。」

林朝棟點頭道：「我已經下令棟軍各營開始清查軍備，還有之前卸甲歸鄉的棟軍官兵，只要能打仗的，我會發佈命令重新徵召入伍。」

話還沒說完，唐景崧一旁急忙打斷道：「且慢！現在大人那邊和談還在進行，我們萬萬不可輕舉妄動，莫要落了倭人口實，到時候讓大人處境更為艱難。」

林朝棟本想回話反對，但想到唐景崧和劉銘傳的關係匪淺，嘴皮動了動，還是沒說出口。

另一旁的丘逢甲可就沒那麼客氣，直接開口質問道：「大人莫要說笑了！敢問周大人是做了什麼事，落了倭寇口實？」

周大人就是周振邦，是澎湖廳總兵，即澎湖守軍最高長官，如今澎湖失守，也不知道周振邦是生是死。這話問得唐景崧一時無語，答不上話。

丘逢甲繼續質問道：「北洋水師是李鴻章一手創建，如今一戰之下全軍覆沒，朝廷問罪下來，李鴻章能保住自己的烏紗帽就不錯了，遑論保住臺灣！更何況澎湖陷落，海上現在倭寇船艦橫行無阻，他能拿什麼去談說要保住臺灣？」說到後來聲色並厲，讓唐景崧有些難堪。

儘管如此，唐景崧依舊堅持道：「我說了，大人已經傾盡全力在想辦法請歐洲各國介入。目前與俄人的洽談最為密切。俄人與倭人之間衝突已久，他們也不願意看到倭人崛起。還有英德兩國與我一向交好，大人要重建水師，勢必會跟這兩國大規模購買先進船艦。以軍購合約為餌，這兩國想必也會願意幫忙。倘若我們現在一鬧，弄得情勢更加緊張，甚至導致倭人直攻臺灣，那我們豈非陷自己於萬劫不復？！」

林朝棟忍不住開口道：「大人此言差矣！無論李大人那裡怎麼談，我們都應該整軍備武，讓日本番仔看到臺灣不是像澎湖那樣可以一戰而下的，如此他們才會願意接受和談。否則日本番直接來取就行了，何必浪費時間談判？」

唐景崧搖頭道：「臺灣跟澎湖本來就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論。臺灣有百萬人口、數萬駐軍，另有外商無數，倭人本不敢輕舉妄動。可若是我們加緊防備，反而可能刺激到倭人，使得他們加快速度進攻臺灣。」

廳內眾人很快分成「按兵不動」與「整軍備武」兩派意見，前者以唐景崧為首，支持者大多是派駐臺灣的外地官員，後者以林朝棟、丘逢甲為首，支持者大多是臺灣本島人士。雙方各持己見，爭執不下。

吵了足足一個多小時，唐景崧不耐煩站起身子，神色嚴厲道：「我們都是朝廷命官，最終怎麼做還是要看朝廷決策，以大局為重，萬萬不可自行其事，因小失大，否則將來被朝廷追究起來，丟了官帽事小，重者可能還要丟了性命，甚至連累家人好友！我還有公事要處理，今日議事就先到此為止。」說罷轉身離開。

秉義朝守崙使了個眼色，兩人跟著唐景崧的腳步離開。

兩人跟著唐景崧走到他辦公的書房。書房擺設簡單，除了桌椅外，就只有一排書架靠牆而立，架上各式各樣的公文排得整整齊齊。

唐景崧拿起桌上水壺給自己倒了杯水，轉過身疲憊地坐在椅子上，開口道：「好久不見了，阿義。」

唐景崧叫得親切，是因為他和秉義的交情非比尋常。

十年前唐景崧初到臺灣，任職臺南府，手下只有一批黑旗軍。黑旗軍眾將士能打仗，卻不會治理地方。唐景崧只好就地招募一批讀書人作為幕僚，陳秉義就是他當時招募的第一批幕僚。

唐景崧很欣賞陳秉義這個年輕人。出身於下什塭仔那種不知名的窮困農村，能夠考取舉人，除了天資聰穎外，還必須有極為堅強的毅力。

果然之後陳秉義並沒有讓人失望，他通曉世事，人情練達，處事公道，很快幫助唐景崧在臺南府站穩腳跟。而且他不是來自大家族，唐景崧不必擔心他以權謀私，甚至架空自己這個頂頭上司。而陳秉義自中舉以來，並沒有在官途上有太多進展，好不容易遇到唐景崧這樣的上司，不僅能讓他發揮所長，還賦予他極大的信任和處事權力，他心底也相當感激這份知遇之恩。

兩人君臣相處十分融洽，直到幾年後唐景崧調任臺北府，陳秉義才離職返鄉。

看昔日部屬衣著簡樸，全身上下找不出一件值錢物件，唐景崧真情流露，拍拍秉義的肩膀問道：「日子過得怎麼樣？辛苦嗎？」

秉義開玩笑道：「不辛苦，我在家耕田讀書，悠閒快活。反倒是維公日夜憂勞，頭髮比五年前更白了。」唐景崧字維卿，故而晚輩皆稱「維公」。

唐景崧大笑道：「哈哈！你這麼說當真羨煞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我才能過上你那樣的生活。」

秉義道：「最近國事紛亂，等過段日子時局穩定了，維公不妨回臺南府玩玩，很多昔日同僚們都很想念維公。」

秉義的話讓唐景崧聽得十分暖心，思緒不由得飄回以前在臺南府的時候。

回憶總是特別美好，因為回憶裡所有的煩惱憂愁都無需處理，剩下都是快樂開心的事情。唐景崧想得悠然神往，不由得有些出神。

秉義靜靜在一旁等候，直到唐景崧回過神來，秉義才繼續開口道：「維公，這位是我家裡人，叫守崙。守崙，上來見過維公。」

唐景崧是臺灣巡撫，即為級別最高的行政官員。守崙從沒見過這麼大的官，不敢怠慢，大步上前抱拳彎腰，鄭重地行了個禮。

唐景崧見守崙精神勃勃、身強體壯，顯然有武藝在身，更難得的是雙目澄澈明亮，沒有軍隊裡那些武人流裡流氣的兵痞樣，忍不住出聲讚道：「此子真乃將才也！」

秉義一旁答道：「維公眼光確實犀利，安南區十六莊，若單論拳腳功夫，他或許只能排得前十，但若要算文武雙全的，他確實當數第一！他自幼讀書識字，雖說寫不出八股文章，但日常家書、帳本記事等俱能寫得條理分明、思路清晰。」

守崙在一旁微笑不動聲色，心裡卻有些害躁，安南十六庄又沒聯合舉辦過什麼比武大會，天公伯（老天爺）才知道我排不排得上前十，秉義哥這也把我捧得太高了。

秉義和唐景崧又聊了一會家常近況，話題自然而然轉到關於割讓臺灣一事。

唐景崧長嘆道：「林朝棟、丘逢甲這些人目光短淺，只看得到眼前這一時一地，不知國家值此危難之際，朝廷更需要謹慎多方考量，豈能為了這一地之爭，而置國家於危難之中。」

秉義聽這口氣，試探問道：「如此說來，朝廷有更重要的擔憂？」

唐景崧點頭道：「去年那一仗，朝廷丟失朝鮮半島和山東半島，如今倭人海軍以威海衛港口為基地，聚集軍事物資，已知有士兵十萬和火砲數百，兵鋒直指天津，甚至有威脅京城之勢。我從大人（李鴻章）和朝廷往來電報中也看得出來，如今京城人心惶惶，都希望能夠盡快和談，臺灣這小島不要也罷。」

清政府看待臺灣這塊地，就像是中年男子看待他直腸裡的痔瘡，不割讓人大便時痛得想死，想割又怕開刀住院麻煩，乾脆能忍則忍，忍一天是一天。

十年前中法戰爭時，清政府的朝堂之上已有許多聲浪呼籲放棄臺灣，主要原因是明朝時臺灣本非國土，康熙皇帝將其劃入國土的主因是要避免鄭成功那樣的大規模反政府組織再次出現。無奈在以防範威脅為主的治台政策下，日防夜防，臺灣卻越治越亂，每年徒然耗費數十萬兩的軍費卻毫無進展，導致朝廷對這塊雞肋般的島嶼頭痛不已。許多王公大臣認為法國若能為朝廷解決臺灣問題，那何不順水推舟？

中國歷代以來都是以大陸陸權思想為主，並未跟上海權進步的浪潮。軍方將領也都是陸軍出身，並不認為一塊海島有多重要。相比之下，他們覺得如果能夠將法國遠征軍的重心從越南轉移到臺灣，那清政府或許能夠趁機收復越南。

李鴻章算是對海權稍有認識，知道臺灣對於大清國海權的重要性，所以力排眾議，堅持派重兵駐守臺灣，同時更派遣心腹劉銘傳到臺灣大加建設，鼓勵臺灣島上居民訓練民團，以本土民兵替代清政府駐軍，不僅大幅縮減軍費開支，甚至還擊敗犯臺的法國海軍，最後終於讓朝廷同意繼續保有臺灣。

林朝棟手下的棟軍和丘逢甲之兄丘先甲手下的苗栗三十六營鄉勇民團，都是在李鴻章和劉銘傳的削減軍費政策下發展起來的臺人本土軍隊。

李鴻章要是放棄臺灣，等於自己這十多年來的政治心血都是一場空，所以李鴻章比任何人都更想保下這塊海外孤島。

「臺灣是大人力排眾議，一力主持建設的，是大人心血結晶，若非到萬不得已，大人絕不會放棄臺灣。」唐景崧話鋒一轉，嘆氣道：「只是倭人佔據朝鮮和山東後，除了威脅天津、京城外，還有北上佔據東北關外之勢，那是皇上龍興之地，現在兵臨城下，朝廷人心惶惶，都巴不得讓倭人軍隊盡快離開。臺灣離京城有千里之遙，若是割讓臺灣能將倭人陸海軍的重心轉移到臺灣，那對朝廷來說是再好不過。」

### 第三十一章

# 正是酒樓風景好

儘管多年未見，唐景崧對於秉義的忠誠從未有過懷疑，推心置腹道：「阿義，你們臺灣人之間比較好說話，你幫我去勸勸林朝棟和丘逢甲，莫要輕舉妄動。一切還是要聽從朝廷指示，以大局為重。」林朝棟和丘逢甲是臺人首領，在地方上一呼百應，儘管唐景崧官位比他們大，但是官場上很多事情不是照官位決定的，唐景崧還是得和他們商量著辦。否則林朝棟和丘逢甲可以讓唐景崧的命令出不了巡撫衙門。

秉義點頭答應後便告辭離開，剛從後衙走到前衙，就看到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坐在前院的涼亭談著話。秉義與兩人本來就有過幾面之緣，也不需要別人介紹，逕自上前打招呼。

林、丘二人留在此地的就是為了等陳秉義，開場客氣問候幾句後，林朝棟心直口快，忍不住問起唐景崧私下的態度。秉義將唐景崧所言大致說了一遍，林朝棟聽完氣憤拍桌大罵道：「幹他祖嬤的龍興之地，朝廷幾十萬大軍連日本番仔都打不贏，還興個屁！為了他的龍興之地，我們就要甘願被犧牲，當作我們是白痴？！」

丘逢甲兩眼盯著陳秉義，沉聲道：「秉義，你我二人相交不多，但我知道唐景崧對你恩重如山，提拔你許多，也素知你為人忠義。現在我問你，倭人軍隊來的那天，你站在唐景崧那邊，還是我們這邊？你照實回答，我們必定不會為難你。」

秉義目光炯炯有神，堅定道：「如果今天朝廷割讓的是唐公的家鄉廣西，相信唐公也會奮起反抗，唐公會懂的。」言下之意，是與林、丘二人站在一起。

林朝棟點頭道：「講得對！我聽說你之前在臺南一帶訓練過民團？」

秉義點頭道：「是，但只是保靖團，不是以前打法國人的那種民團了。」

中法戰爭時，劉銘傳大力鼓勵臺灣各地組織民團，當時的民團等於民兵，都接受過一定程度的軍事訓練，包含槍枝射擊，在對抗法國遠征軍的戰爭中是隨時可以被調派到前線的。中法戰爭結束後，這些民團都被解散，清政府所派發的槍枝也都被收繳。

秉義所訓練的民團功能主要在於維護地方治安，更類似於現代的社區巡守隊，只是在當時民風剽悍的臺灣，保靖團的人各各都是有武藝在身，巡邏時也都是提弓帶刀。

林朝棟道：「無妨，你返臺南去後儘快召集他們，我會先派人送十支火槍過去，還有幾個一流的槍手過去訓練你們。到時候看你們召集到多少人，需要多少槍炮彈藥，我有認識一個值得信賴的德國軍火商，可以讓他跟你們聯繫。」

林朝棟這話說得儼然是以自己為本土勢力的老大，讓一旁的丘逢甲不禁有些不悅，但他想到林朝棟和陳秉義都是閩南人，自己是客家人，疏不間親，他抿了抿嘴唇，最後還是沒多說什麼。

秉義點頭致謝，又道：「臺北府這邊的消息靈通，若是有什麼變化，還請兩位發電報到臺南。」

林朝棟道：「放心吧，不只臺南，我們已經聯絡各地有名望的家族，請他們加緊武備。只是唐景崧對我們防備甚嚴，這次澎湖陷落的電報也是恰巧被我發現，否則嘸知要被他瞞到何時。但這次過後，唐景崧對電報局的控制肯定會更加嚴格，我也嘸知咁會當（不知能不能）拿到第一手的消息。」言語間頗為無奈。

丘逢甲問道：「以林家和李鴻章的私交，是否能從李鴻章那邊拿到消息？」丘逢甲這麼問是因為李鴻章和林朝棟私交甚密，不僅私人書信往來頻繁，林家的二品武官和御賜黃馬褂都是靠李鴻章保薦而得。

林朝棟冷笑道：「李鴻章？哼！當初要用我們打法國人的時候，對我們噓寒問暖、加官晉爵，如今用不到了，已經有幾個月沒回過我的電報了！」

秉義想了想，指著遠處等候的守崙道：「我看這樣，那是我帶來的庄裡人，唐公很欣賞他，我讓他在唐公身邊當侍衛，說是求個前程，唐公應該不會拒絕。我讓他時時注意日本番仔的消息，然後私下傳給你們。」

林朝棟看了眼守崙，皺眉道：「這麼少年（年輕），能辦得成這事嗎？」唐景崧那隻老狐狸心思深沉，就算是老江湖也摸不透，何況這樣初出茅廬的單純少年？

秉義道：「正是因為他少年單純，唐公才不會起防備之心。否則唐公久歷官場，目光精明，要安排人在他身邊沒那麼簡單。再者，守崙聰明、目色巧（觀察力好）。我讓他平日多留心日本軍隊的消息，若有任何變化隨時通知兩位即可。」

林、丘兩人想了想，最終還是點頭答應。就算不答應，他們兩個也沒有更好的辦法。唐景崧不會信任他們兩人所推薦的人選，事實上，唐景崧身邊的智囊幕僚、貼身侍衛、私家僕人沒有任何一個臺灣人。不論是閩南人或客家人，唐景崧一律不信任，陳秉義或許是他唯一會相信的臺灣人了。

秉義和守崙之後繼續在臺北待了幾天，陸陸續續見到許多來臺北探聽消息的名流仕紳。這些人都是來自各地的名門望族。短短幾天內，臺北城中群雄會聚，每天都有酒樓宴席邀請秉義參加，每次都能見到幾張新面孔，每個都是響噹噹的人物。秉義是見過大場面的人，並不覺得有什麼特別的，但守崙著實增長不少見識。這些人都是一時一地的豪傑英雄，相較之下，之前見過的開元寺眾僧不過是普通的江湖人物罷了，最多也就是給這些大家族的人做保鑣打手。

臺灣自從道光年間通商開港以來，往來的豪商、官員、船員極多，隨著經濟發展而崛起的自然少不了宴客聚會用的豪華酒樓。這些酒樓不僅有可以聽歌的「藝旦」表演，也有可以看戲的「梨園」表演，吃飯、喝酒與娛樂兼具。有詩云：「正是酒樓風景好，囊中只少買山錢。」描述的就是咸豐年間臺北城內酒樓繁華的光景，還有自身錢囊羞澀的感嘆。

這日晚上，秉義帶著守崙來到名為「東薈芳」的酒樓赴宴，剛進大門，只見十八位年輕貌美、盛裝打扮的歌女分左右兩邊並列排開，媚眼含笑，彎腰躬身，嬌聲細語向兩人招呼請安道：「兩位老爺有請了，樓上雅座已經準備好了。」

秉義氣定神閒，只微微頷首點頭，便自顧自地向樓梯走去。守崙臉皮薄，又沒見過這場面，慌忙躬身回禮，直到看到秉義已經走上樓梯了，他才趕緊三步併作兩步趕上。

臺北城二十五家酒樓中，最豪華的莫過於這家「東薈芳」。「東薈芳」不僅氣派宏偉，擺飾奢華，其廚師、藝旦都是專程從福州聘請過來的，陪酒歌女個個通曉琴棋書畫，不是一般酒樓可以比擬。秉義表面上雖然不動聲色，心中仍不禁暗暗好奇，不知道今天晚宴的主辦人是誰，排場這麼大，居然能將整座「東薈芳」包下來！

二樓擺了十張桌子，一桌十人，已經有些人入座。正中間的主桌擠了許多人，都在向主桌正中央的一位壯年男子攀談。只見這位男子身材壯碩，一張國字臉方方正正，兩道粗眉如劍，談笑間氣宇非凡，顯然就是今天宴席的主人。

秉義看到幾個熟識的朋友身邊還有空位，便帶著守崙坐下，向守崙遙遙介紹主人道：「那位名叫顏斗猛，是雞籠顏家家主。」雞籠顏家是清領時期臺灣七大家族之一，以煤礦採掘為主，當代家主顏斗猛人稱「炭王金霸」，不僅採煤，同時還掌握臺灣最富饒的金瓜石金礦。

過沒多久，忽然樓梯口一陣騷動，只見一位瘦瘦高高、氣質斯文、眼戴金邊眼鏡的男子踏上二樓，許多人見到他紛紛上前招呼，就連顏斗猛也都從主桌走過來迎接。

秉義又輕聲介紹道：「這位就是陳中和。」在打狗（即現在的高雄）以國際貿易為主的陳家也是七大家族之一，當代家主陳中和年輕時曾經做過「七十二行郊」總掌櫃（即總經理），而後自己成立商號「和興行」，手下數條商船跑遍打狗、香港、橫濱，收購販賣蔗糖、樟腦、布匹、瓷器等商品，可說是富可敵國。

顏斗猛熱情拉著陳中和，非要請他一起坐主桌，陳中和推辭不過，被顏斗猛拉著走。經過秉義那桌時，陳中和忽然停下腳步，訝異地向秉義道：「師爺，足久不見了！」

秉義起身，笑笑地回道：「是啊，總掌櫃，多年未見，居然在臺北相遇，實在有緣。」

顏斗猛一旁好奇問道：「敢問這位是？」

陳中和介紹道：「這位是陳秉義，曾在臺南府做過唐大人的幕僚，照顧我生意很多。」

顏斗猛一聽，大聲道：「哦！久仰大名！若這樣，那一定要作伙（一起）來坐主桌！請！」

秉義客氣推辭道：「不敢不敢，」又指著身旁的守崙道：「我還帶著厝內人（家裡人）出來見世面，不好丟下他一人在這。」

顏斗猛本來也就只是嘴上客氣，不是誠心邀請，客套幾句後便繼續帶著陳中和在主桌坐下。在顏斗猛看來，這裡的人非富即貴，要論坐主桌的資格，陳秉義肯定排到樓梯下面去了。

隨後，七大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包括林朝棟和丘逢甲陸續出現，都立即被顏斗猛熱情地請上主桌，酒樓裡的氣氛也隨之變得更加熱絡。

顏斗猛見賓客差不多都入座了，大手一揮，讓跑堂的小廝們將好酒好菜輪番端上桌來。

### 第三十二章

# 七大家族

守崙只吃飯菜，不喝酒，張著耳朵聽著飯桌上其他人的談話。

不喝酒是因為喝酒容易誤事，他是來給秉義哥做伴當的，要時時保持清醒警覺。他雖然性格大大咧咧，要緊事上他還是掌握得好分寸。他年紀輕，飯桌上的其他人不會注意他這十八歲的年輕小夥子，也不會主動找他敬酒。

飯桌上眾人喝酒吃菜，自然談到臺灣可能會被割讓給日本一事。這些人在家族中都是有見識、具備話語權的人，眾人在飯桌上彼此交換意見，都不能接受被日本人統治。然而，最重要的還是要看主桌那七大家族的態度，所以大家談話間還是不自覺地降低了些音量，將注意力放在主桌的人上。

主桌上，來自鹿港許家的許元英氣憤道：「從唐朝開始，歷朝歷代日本都是來中國朝貢參拜的，想不到現在竟然會當（可以）打得朝廷割地賠款。啥米款的咖小（不入流的角色）都來欺負，我看這大清朝的江山也是搖搖欲墜了！」

陳中和點頭道：「自鴉片戰爭至英法聯軍之役為十五年，自英法聯軍之役至日本番仔初次侵略臺灣（指牡丹社事件）為十五年，中間經過馬嘉理事件、伊犂交涉以至中法戰爭大約九年，自中法戰爭至這次中日戰爭亦為九年。大家算看咩，這幾十年的兵禍連結，朝廷屢戰屢敗，上一場仗的賠款還沒賠完，下一場仗又已經開始，朝廷已經窮得人見人驚。再加上如今北洋海軍全軍覆沒，我們已經沒有任何戰力可言。我的商船現在都只能掛英國國旗，否則在這海面上根本無法度（沒辦法）跑。」

這一番話說得不少跑商船的人暗暗點頭嘆息，以現在的時勢，要是船上掛著自己國家的黃龍旗，肯定會被日本海軍以「運載敵軍物資」的名目攔截，不僅船上的貨物會被查抄，甚至整艘船都會被日本海軍「繳獲」。運氣好的船員還能留條命，被載到沖繩後能找條船回來；運氣不好的當場就被丟進海裡餵魚了。大清國國力孱弱至此，讓日本人在家門口耀武揚威、為所欲為，不得不讓在座眾人感到悲哀。

丘逢甲開口，用帶著客家口音的閩南話道：「各位也都知，澎湖陷落後，我們跟大陸之間的往來已經會當說是完全被切斷了，只能依靠外籍商船。但是，其實船上掛著外國旗也未必安全。大家莫忘記了，甲午海戰時，『高升號』掛著英國旗，同款（一樣）被倭人海軍擊沉，三千名官兵活活淹死在海上。倭人現在正是氣焰囂張的時候，既然敢打澎湖，就敢來打臺灣，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各位千萬毋當心存僥倖。」

人並不是完全理性的。即使理智上知道某件壞事會發生，但在還沒發生之前，大部分的人都會抱有一線希望，用盲目的樂觀自我欺騙。例如婚外情，每個人理智上都知道自己不可能有任何事情可以瞞得住朝夕相處的另一半，但在婚外情發生且持續發生後，都會抱持著僥倖心理希望不會被發現。

倘若說之前眾人還抱持著這種盲目的樂觀，丘逢甲的話無疑是逼著他們把眼睛睜開，正視現實。

眾人我看你、你看我，最後都下意識地將目光投向林朝棟。

林朝棟用僅有的一隻眼睛將眾人一個一個看過去，與他對視的人都感覺到一股沉重的壓力，呼吸不禁略微急促起來。

除了自己和丘逢甲，在其餘五大家族代表人不動聲色的神情下，林朝棟微微嗅到猶豫、懷疑、求助、徬徨、恐慌等各種情緒。

七大家族在臺灣是「喊水會結凍」（比喻權勢極大）的領頭人物，倘若他們不能團結起來，被今天赴宴的各地名門望族看在眼裡，以後要再凝聚人心就難了。

林朝棟略一閉眼，再睜開時，唯一的那隻眼睛露出騰騰殺氣，口中一字一句迸出道：「我林家『棟軍』三萬零八百人，一定讓日本番仔有路上門，無路逃生！」

棟軍是臺灣島上戰力最強、規模最大的建制正規軍，林朝棟這一表態，有如一根定海神針釘在桌上，讓大家都放下心來。

顏斗猛率先大聲附和道：「朝棟兄講得對！雞籠、瑞芳那一帶的庄頭（村莊）我會通知下去，讓他們年輕人都到我的煤廠集合，日本番仔若要敢肖想（企圖、妄想之意）我顏家的煤廠，我保證把他們全部葬在雞籠山！」

而後其他人也紛紛表態，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頗有眾志成城的氣概。

正在氣氛熱烈之時，忽然有個客人站起身來，走到主桌前拱手道：「在下李季賢，我也是毋願意給倭人統治的，但是我想問諸位一句，若是朝廷和談結果是要將臺灣割讓，我們還執意對抗倭人，我們豈不是抗命不遵？」

這句話有如一盤冷水，瞬間澆熄不少人的熱情。

氣宜鼓而不宜洩，現在正是要鼓舞士氣的時候，不能讓大家心中有後顧之憂，林朝棟趕緊解釋道：「自古有云：『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皇帝在禁城之中，毋了解實際戰況，這種時候發佈的命令，領軍將領會當（可以）自行裁量決定。更何況現在這種情勢危急的時勢，朝廷受到外力脅迫所做的決定，我們豈可盲目聽從？我們若能自救，挫敗日軍覬覦本島的行動，想必朝廷會很樂意固守臺灣。」

李季賢搖頭道：「若是今天我們得遇英主，像是孫武遇到吳王闔閭，那這麼做自然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如今皇上對我臺灣本就有所提防，唯恐民變叛亂，就算我們真的打退倭軍，朝廷敢不敢接納我們還是個未知數。我新竹李家自嘉慶年間開始，歷代皆中進士、舉人，御賜二品黃馬褂，滿門忠義，百年美名。若是因為我自行其是，到時候被朝廷追究問責，被治了一個叛國造反的罪名，辱沒了祖宗名聲，牽連了本家親人，將來恐怕連嘉應（廣東省嘉應州）的本家祠堂都容不下我。」

李季賢確實講出許多人的擔憂。

清領時期的臺灣漢人主體為閩人、粵人，不少人都有親友在大陸。清朝整體法令雖然較明朝寬鬆，沒有出現過連誅九族的案例判決，但在涉及叛亂、民變等重大罪狀上，還是有連坐處分的，就算幸運地沒有被下獄、剝奪功名，將來的仕途發展也會有負面影響。

當行為後果會牽涉到族人、親人的時候，一個人不只要對自己負責，也要對家族負責。基於這樣的想法，李季賢不敢輕易參與抗日。

李季賢的話也讓大家紛紛開始思考，倘若大家抗命不從，最終擊敗了日本人，朝廷願不願意重新接納這些「叛軍」？

不願意的原因很多，其一，這無疑是像一記耳光賞在朝廷諸公臉上。橫掃大清陸軍、全殲北洋海軍的日本軍隊，竟然被臺灣島上的民兵給擊敗，這只會凸顯大清軍隊的腐敗無能，讓朝廷更加顏面無光。

其二，地方軍隊的抗命不從，等於在國際上向世界各國證明清政府對於地方已經失去控制力，這遠比割讓土地給外國勢力還更難讓朝廷接受。

第三，日本人可能指控大清國不僅不履行合約簽訂內容，還默許、暗中贊助臺灣島上反日武裝，以此為藉口，日本可能對大清國再度發起戰爭，而且戰爭地點肯定會是在大清國的腹地山東。

李季賢說的處處在理，林朝棟想反駁，卻又不知道該從何辯駁，他是征戰沙場的將才，卻不是朝堂之上的辯才。

眼見在座不少人都面露猶疑，丘逢甲趕緊開口替林朝棟解圍道：「季賢講的有幾分道理，但有些偏頗。朝廷此時剛經歷一場大敗，人心惶惶，迫於倭人淫威才不得不讓步。若我們挫敗倭軍，讓朝廷諸公知道倭軍並非不可戰勝的對手，甚至大舉削弱倭軍實力，那朝廷必定會趁機重整旗鼓、整軍備戰、凝聚民心，李大人（李鴻章）也能藉機再次跟倭人重啟談判。到時候，朝廷大加封賞肯定是少不了的，我們的忠義之名也必將揚於四海！」

李季賢和丘逢甲都是祖籍嘉應的客家人，本來就互相熟識，他也並非存心要讓林、丘二人難堪，只是他已打定主意要置身事外，準備攜家帶眷返回大陸避難了。若是不藉此機會當眾把話說清楚，恐怕會被眾人戳著脊梁骨罵懦夫。見丘逢甲說得有條有理，李季賢也順勢就驢下坡道：「我看我們兩邊講起來都有道理，但沒人知道將來時勢會怎麼樣發展。講句大不敬的話，在這紛亂局勢中，恐怕連皇上都決定不了自己的命運，更何況是我們這些如螻蟻一般的小民們？我驚禍及族人，不敢擅作主張，這幾日準備帶家人返回嘉應，還請各位見諒。」

丘逢甲點頭道：「季賢有自己的擔憂，毋免（不用）勉強。」又抬高音量對所有桌子的賓客道：「如果在座各位跟季賢有一樣的擔憂，想要返去大陸，也請儘早安排。」

這句話一出，主桌上其餘六大家族代表人面面相覷，才剛剛凝聚起士氣，怎麼又講這種讓人心渙散的話呢？

李季賢默然不語，鄭重地向丘逢甲及主桌眾人拱手拜別，轉身又朝其餘各桌的賓客拱手致意，而後大步離去。

陸續有賓客站起身來，一樣環向酒樓內的眾人拱手作別，隨後朝樓梯走去。

### 第三十三章

# 放尿攪砂袂作堆

眼見陸續有人起身拜別，丘逢甲深吸一口氣，朗聲道：「但我想在座應該也很多人跟我同款（一樣），生佇臺灣，長佇臺灣，阿公、阿祖的墳墓都佇臺灣。嘉應那邊的本家對我來講已經很生份了，甚至在我考取功名前，我都沒收到過本家親戚來的消息。我的家人、朋友都在這，我丘逢甲三個字也只在這裡有些份量。我毋想我丘家祖先的廬墓變成倭人的土地，毋想我家宅變成倭人的厝，毋想我的家人變成倭人的奴隸。如果有人跟我同款，那請加入我們對抗倭人的行列！十年前我們打敗了法國人，今天我們一樣能打敗倭人！」

陳中和素來斯文儒雅，但知道此時必須盡快凝聚起人心，跟著朗聲道：「仙根說得對！我陳家商船今日能行遍各地，是先祖來和公開始行船出海，冒著生命危險往來黑水溝仔（臺灣海峽），千辛萬苦才打下這片基業。海象兇險難測，一艘船出去，都毋知咁會當（都不知道能不能）回來，我陳家祖先為此不知道付出多少條性命！清兵打輸了，就要把我們的祖宗基業送給日本番仔來求和，天底下沒有這樣的道理！皇帝只顧他自己的江山，棄我們不顧，那我們就要靠自己！」講完豪氣萬丈地舉起酒杯仰頭一飲而盡，而後將酒杯啪一聲重重砸在桌上！

兩人慷慨激昂的語氣，讓酒樓內眾人為之振奮！一部分原本要離開的人也都停下腳步留了下來。

陳秉義心中暗讚，丘逢甲和陳中和雖是文弱書生，但氣概不凡，一番話確實穩定下惶恐不安、四散凌亂的人心。

顏斗猛大聲附和道：「我顏家自乾隆年間就來臺灣了，當年浩妥公在大陸活不下去，差點淪落作乞食（乞丐），這才冒險過海，到雞籠那荒山野嶺的所在，胼手胝足，辛苦開闢出煤場、礦場，我們這些後世子孫才能一代一代賺食養母子（賺錢養家），發展這片家業，要是白白放棄這片家業返回大陸，我顏斗猛將來也沒有臉去見祖先！」

主桌其餘人也紛紛表態，表明堅決保衛家園的立場。

酒樓眾人士氣再度被鼓舞起來，更勝之前，紛紛道：「講得好！與其返回大陸去寄人籬下，看人臉色過活，不如守住我們自己的家園！」「沒錯！日本番仔再厲害，能有法國番仔厲害嗎？」「我這輩子的積蓄土地都在臺灣，要我放棄一切，不如跟日本番仔拚了！」

漢人祖先飄洋過海來開家立業，除了創業開墾的苦難艱辛外，更有兇險危難，霍亂、痢疾、登革熱等各種熱帶疾病輕易地奪人性命，寫下的漢人開墾史可說是血淚斑斑。

雖然有不少人跟李季賢一樣，僅把臺灣當作是家族來此撈金發財的暫居地，自我認同還是在祖籍原鄉，但也有許多人非常珍視祖輩、父輩在此開拓出來的土地、家業，更認為自己在上下代之間的傳承上有著必須盡己所能的義務與責任。這些混亂參雜的身份認同是移民社會的常態。

酒樓內士氣高昂、群情洶洶，最後留下的人足足有七成。

主桌上，板橋林家家主林維源開口道：「雖然大家萬眾一心，都不願意做日本人的奴才，但依我看，我們還是得選個領袖大將發號施令，否則『放尿攪砂袂作堆』，大家自行其事，只怕要被日本人各個擊破。」

「放尿攪砂袂作堆」是臺灣人自嘲無法團結的俗諺，往砂子尿尿，砂子也沒辦法像土壤那樣凝聚成團，意即「一盤散沙」。林維源這句話點明了大家彼此間沒有說出口的心結：由於身份認同與意識形態的不同，光是佔比最高的河洛人，就區分了泉州、漳州，另外又有潮州、惠州、海豐、陸豐這些語言跟閩南話相近，但實際上屬於廣州省的地方移民，再加上客家人之間的族群區分，導致臺灣島上的漢人非常不團結，三個人可以分六派，彼此爭鬥不休。

這種情況下，除了朝廷任命的外來地方官外，要選出一個大家都同意的領袖，可以說是比登天還難。

大家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彼此心裡都有所盤算。

林維源見沒人開口接話，自己接話道：「我提議，由朝棟兄統領大家。」

林維源這句話，驚得滿座鴉雀無聲，甚至連林朝棟本人都訝異地看著林維源。

大家都知道，雖然板橋林家與阿罩霧林家並稱「一天下，兩林家」，但並不代表兩家交情有多好，實際上兩家彼此間有不少暗地裡的政治爭鬥和生意競爭，因為沒有一個林家願意被另一個林家給壓過風頭。

相較於以武將功勳入仕的阿罩霧林家，板橋林家以文官入仕成為「紅頂商人」，意思是身居高官之位的商人。

一八七四年牡丹社事件，清政府派遣平定太平天國名將之一的沈葆楨作為欽差大臣來臺主持防務，板橋林家捐獻三十萬兩白銀軍費。十年後中法戰爭，林家在捐助軍餉二十萬兩銀圓，並大力協助劉銘傳幫辦臺灣防務及出任墾務大臣，從此正式成為「紅頂商人」，而後再經劉銘傳與在朝廷中最重要的漢臣李鴻章、盛宣懷等人相識，得以出任太僕寺正卿。一八九四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壽，戶部撥銀四百萬兩，其中以個人名義進奉最多的就是林維源。

在第四代族長林維讓、林維源兩人的同心協力下，藉由全臺首屈一指的商號「林本源」所賺取累積的財富，幫助林維源在官場步步高升，同時以官方權勢為助力，「林本源」不斷拓展土地，發展甚至壟斷生意版圖，相輔相成下將板橋林家聲勢推上最高峰。

林維源這個提議，無疑是讓板橋林家主動屈就於阿罩霧林家之下，難道不怕以後人們談論起來，天下只剩一個林家？

林維源看向林朝棟訝異的眼神，坦然解釋道：「棟軍是我們對抗日本人最重要的資源，訓練有素，作戰經驗豐富。朝棟兄身為棟軍統領，論調兵遣將，沒人比他更瞭解棟軍；論行軍打仗，沒人比他更有經驗。既有統兵之能，又有驍勇之膽、善戰之智，朝棟兄作為統領，我想應該沒人會反對。板橋林家一千五百名伴當，願供朝棟兄差遣。」

林維源這番話說得真心誠意，讓林朝棟大為感動，起身半躬致謝，鄭重道：「多謝維源兄的信任，我必定鞠躬盡瘁，誓死將日本番仔趕出臺灣！」

原本就想提名林朝棟，但擔心得罪板橋林家的顏斗猛見狀，也放心開口道：「我煤場年輕人多，都是有力氣、能吃苦的，但沒打過仗，歸氣（乾脆）也讓他們加入棟軍，請朝棟兄嚴加教示訓練。」

繼顏斗猛之後，許多人也紛紛表示願意聽從林朝棟的指揮調派。

林朝棟起身高舉酒杯朗聲道：「多謝大家信任我林朝棟，我在此咒誓（發誓），只要我林朝棟還有一口氣，棟軍還有一個兵，日本番仔就免肖想（別妄想）爬到我們頭上！這杯酒敬在座諸位，乾了這杯，無論生死，我們都要跟日本番仔搏到底！」講完仰頭將酒杯一飲而盡。

眾人亦紛紛舉杯回敬，仰頭乾杯，酒樓內豪情萬丈，聲勢大漲，熱鬧地幾乎要將屋頂掀翻。眾人紛紛談論起如何招募家族裡的青壯男子參與抗日義軍。熱鬧喧嘩的氣氛持續一整晚，直至散宴後才消停下去。

守崙跟秉義走回客棧的路上，守崙回想著大家齊心抗日、杯酒共誓的場面，胸腔裡一顆心仍是熱血澎湃地砰砰作響，興高采烈地細數今天認識的大人物。

秉義笑而不語，心裡仍有所擔憂，雖然今天場面盛大，看似眾志成城，萬眾一心，仍有不少人有所猶豫，至少以丘逢甲為首的客家家族們似乎都有所保留。還有彰化林家、萬斗六洪家等家族，從祖輩開始就跟阿罩霧林家有化不開的生死血仇，恐怕也不會聽從林朝棟的指揮。

深夜裡，巡撫衙門後衙的書房裡，唐景崧和一名中年男子對面而坐，聽著他敘述今晚「東薈芳」晚宴經過。書桌上一盞燭火明滅不定，映照著兩人凝重的神色。

中年男子講完後，唐景崧閉目長嘆道：「林朝棟和丘逢甲一意孤行，不顧自己身為朝廷命官，公然糾結群眾造反，必將釀成大禍。」

中年男子神色兇狠怨毒，似乎身負極大的血海深仇，咬牙切齒道：「請大人早做決斷。」

見唐景崧默默點頭，年輕男子陰毒的神情露出一絲獰笑，拱手躬身後大步離去。

空無一人的書房裡，唐景崧盯著桌上燭火，自言自語道：「這瘴煙潮雨之地出蠻夷，老夫便以夷治夷，看你們難治，還是老夫能治！」說罷伸手兩指一撚，將燭火硬生生掐滅。

隔天，秉義即將返回臺南，帶著守崙來到衙門向唐景崧告別辭行。

唐景崧問道：「上次讓你勸戒林朝棟等人靜待朝廷指示，莫要輕舉妄動，他們怎麼講？近日可有聽說他們有什麼異動？」

秉義故作輕描淡寫道：「他們有與一些本地的仕紳望族接洽談話，但都只是謾罵朝廷昏庸、水師無能，尚未成什麼氣候，大人儘管放心。」

唐景崧聽罷，心知秉義有所隱瞞，但表面上仍不動聲色道：「如此最好，棟軍勢力龐大，盤根節錯，而且只知有林家，不知有朝廷，加上苗栗三十六營鄉勇也是如此，我就怕他們挾兵自重。」又問起秉義如何打算，勸道：「如今時局紛亂，留在此地前途難料，不如趁早內渡，趕緊安頓家人。要是大陸那邊沒有熟識的親戚可以投奔，可以先去我家暫住。」隨手用書桌上的紙筆寫下住址交給秉義。

### 第三十四章

# 馬關條約

面對昔日上司的關切信任，秉義心中滿是愧疚之情，但想起之前林朝棟、丘逢甲等人的約定，暗暗咬牙，指著守崙提起道：「我還有件事情想拜託維公，我這弟弟是個將才，現在正是大好青年，我不想他埋沒在鄉下，所以想替他在維公身邊求個前程。」

「這⋯⋯」唐景崧猶豫一會兒，推託道：「如今我身邊沒有缺人，加上未來時局混亂難明，一時間我也難以安排，不如等一切穩定之後，再讓他來投奔我。」

秉義再請求道：「也不需要是什麼正式職位，維公讓他在衙門做個跑腿也行，讓他在此見見世面百態，遠遠勝過在鄉下務農種田。」

唐景崧心想，這樣稀鬆平常的小事，若是繼續推辭，恐怕顯得自己別有他意，只好點頭答應下來。

守崙送秉義到碼頭搭船回臺南，臨行前秉義交待道：「該講的我都已經講囉，有機會就多探聽跟日本番仔和談的消息或是電報，但毋當（不要）做得太過明顯。若是有近一步消息，要馬上通知林朝棟和丘逢甲。在府裡的事情多聽源仔的，還有生活上的事情也可以多問他，但莫讓他知道你在探聽消息。」

守崙點頭道：「放心啦，我目色看有（會察言觀色），不會給人知道的。厝裡父母那邊就麻煩秉義哥幫我講一聲，就講我留佇臺北看世面，過一陣子再返去。」

臺灣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俗諺，指的是最熱鬧的三個地方，同時也代表臺灣歷史上經濟、政治重心的轉移順序。「一府」是自荷蘭治理時期開始最早開發的臺南府城，「二鹿」是臺中府鹿港，以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在清領時期中葉成為政治中心，「三艋舺」是臺北府的艋舺，即現在的萬華，清領後期，船舶火力發動機普遍應用後，燃煤重要性一躍千里，雞籠是西太平洋島鏈最大的煤場之一，省城也隨之遷往倚鄰雞籠的臺北府。此時臺北府城的熱鬧繁華，也讓守崙這個年輕人大開眼界。「笑指郎身似錢樹，好風吹到便開花」描述的便是此時經濟繁榮、人民富裕的景象。

唐景崧對秉義起了提防，自然不會對守崙有所安排。衙門上下見巡撫大人並不重視這個年輕人，對守崙冷言冷語。

只有守衙門口的源仔熱心腸，又受秉義所託，對守崙加以看照，幫他尋了個普通人家租房，每個月交一兩住宿費，好歹有個住處，還讓他每日來衙門陪自己值守，除了能領衙門給小廝的微薄薪水外，也能見各式人物以增長見識。

守崙除了每日跟源哥值班幾個時辰外，提著耳朵聽別人有沒有談到日本的消息外，就是練拳、練槍。

練拳的地方好找，租屋前正好有塊空地，雖然不大，但「拳打方寸之地」，也夠他練些閃綻騰挪、鑽靠巧打的身法。

至於練槍，所謂「錢財不露白」，他不敢讓人知道他有桿價值不菲的溫徹斯頓步槍，所以只在自己房間內練習瞄準、換彈連發等動作。

此外，他少年心性，也時常到處玩耍，看歌仔戲、布袋戲，或是去茶樓聽書聽曲、逛逛市集等等。

一晃數日，很快來到三月二十三日媽祖誕辰。閩南話稱「媽祖生」，客家話稱「天后旦」。作為臺灣最多人信奉的神明，各地的媽祖廟在這天都會舉辦盛大的慶典。

守崙今日特地跟源哥請假，就是為了看熱鬧的慶典，果然沒讓他失望。臺北城內到處都是爆竹鞭炮，遶境隊伍綿延數里，絡繹不絕，前不見頭，後不見尾，除了舞龍舞獅外，又有作各式神將打扮的人，以及舞著鯊魚劍、七星劍、狼牙棒、月斧和刺球的乩童。此外還有以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為主的宋江陣，或是白鶴陣、金獅陣等，直讓人看得眼花撩亂，喝采連連。守崙跟著人群在各座廟間轉來轉來，看得津津有味，餓了便在路邊攤販買些吃食，渴了便在茶館酒樓買些茶水，一整天下來也不覺得累。

守崙坐在一處路邊攤吃著豬油拌飯，正想著待會要去哪裡逛，忽然有人在他背後一拍，轉頭一看，只見源哥氣喘吁吁，罵罵咧咧道：「幹恁娘咧，恁爸（老子）尋你尋了一下午，總算尋到了。」而後將兩封請帖往守崙身上一塞，繼續道：「今天『媽祖生』大熱鬧，大人要請林朝棟、丘逢甲兩人吃晚飯，讓你去送請帖。」

天色已經不早，守崙連忙點頭應是，他不敢耽誤正事，丟下沒來得及吃完的飯碗筷子，撒腿飛奔將請帖送往林、丘兩人各自的住處，得到兩人同意出席的回覆後，又跑回衙門向源哥覆命。這一趟奔走下來，守崙也累得不想再去看廟會，便陪源哥在衙門門口值班。

天色漸漸昏暗下去，廟宇、商鋪、住戶前都高高掛起明亮的火炬和燈籠，慶神的人群們絲毫沒有歇停的意思，整座臺北城依舊熱鬧非凡。

台北巡撫衙門後衙一片燈火通明，偏廳正中擺著一張圓桌酒席，滿桌豐盛的菜餚足夠十個人吃，但此時桌上只有三個人，唐景崧坐在主位，林朝棟和丘逢甲各坐兩邊，三人喝酒吃菜，閒聊著今日所見的熱鬧，氣氛融洽。

待到酒足飯飽，三人都放下了筷子，唐景崧才慢條斯理開口道：「其實今日請兩位來，是有要事商量。」

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對看一眼，心中暗道：「繞了一大圈，總算進入正題了。」

唐景崧繼續道：「今天中午的消息，李大人已經跟倭人首相伊藤博文簽下講和協議，這是電報發來的協議內容。」從懷中拿出幾張紙遞出林、丘兩人。

這句話有如平地驚雷，即便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一向處變不驚，也被這突如其來的消息給震驚到。林、丘兩人對視一眼，都暗道唐景崧老奸巨猾，將電報局牢牢掌控地密不透風，半點風聲都傳不出來。

林朝棟強自鎮靜，將電報接過來，和丘逢甲兩人細讀起來：「大清帝國大皇帝陛下及大日本帝國大皇帝陛下，為訂定和約，裨兩國及其臣民重修平和，共享幸福，且杜絕將來紛紜之端⋯⋯」

這紙在日本山口縣下關市簽下的談和條約，在中國被稱為「馬關條約」，日本稱為「下關條約」。

第一款，中國承認朝鮮為獨立國家，放棄在朝鮮一切主權。

第二款，中國將遼東半島、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島嶼、澎湖列島及所有附屬島嶼均永久讓與日本。

此外，又有八條款項規定何時交接、交接內容、交接過程等等，鉅細靡遺。

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還沒讀完，就已經氣得雙拳緊握，咬牙切齒。

唐景崧見狀，不急不躁，等到林、丘二人讀完最後一條款項後，才開口道：「我知道我們上次會面，有許多意見不同。但現在朝廷已經下了最後決斷，木已成舟，條約上寫得清楚明白：『本約批准互換日起應按兵息戰』，希望兩位能記住自己身為朝廷命官的責任，不要有危及國家威信、社稷安寧的魯莽舉動。」

林朝棟氣憤道：「此為城下之盟，朝廷受倭寇淫威而簽，豈能當真？！」

唐景崧神色一正，凜然道：「朝廷自有考量，須得顧全大局，爾等豈能妄加評判！」

丘逢甲道：「臺灣跟京城距離千里，既然朝廷的考量是將臺灣棄如敝屣，那我等臺人只能自立自強，寧死不作倭奴！」

唐景崧指著第五款條約「本約批准互換後，限二年內，日本准中國讓與地方人民願遷居讓與地方之外者，任便變賣所有產業退去界外」，反問道：「朝廷何曾棄臺灣人於不顧？此處已然寫明，兩年內，臺灣人都可以自願遷居內渡，不必屈從於倭人之下。你說不作倭奴，那何不變賣產業返回廣東，繼續作中國人？」

丘逢甲冷笑道：「假如倭人要的是廣西，大人也一樣變賣產業，乖乖地搬走嗎？假如要的是北京城呢？皇上會變賣皇城，搬去別處作皇上嗎？」

丘逢甲牙尖嘴利，讓唐景崧一時為之氣結，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怒道：「放肆！竟敢妖言禍亂國家！來人啊！」酒杯一摔，隨著酒杯破裂的清脆聲響，一陣密集的腳步聲響起，廳內忽然湧進十幾個衙役，個個手持利刃，不由分說將林、丘兩人按倒在地，五花大綁起來！

林朝棟被綁得全身動彈不得，憤怒嘶吼道：「唐景崧，你敢動我？！我林家八百死士今晚就血洗衙門！」

唐景崧走到林朝棟身前，彎腰蹲下，扯起林朝棟的辮子，銳利的雙眼直視著林朝棟，氣勢絲毫不弱，惡狠狠道：「血洗衙門？等你有命活過今晚再說吧！你真以為老夫不敢動你？老夫只是不願意罷了！當年法軍入侵我越南領土，兵兇戰危，老夫都敢孤身入越，招撫黑旗軍抗法了，你真以為老夫會怕你們這些鄉下武夫？！」說罷手一揮，將林朝棟的腦袋狠狠砸在地上，起身蔑視倒在地上的林、丘二人道：「老夫生平最痛恨你們這種人，擁兵自重，目無王法！要是遼東半島或是澎湖的百姓也像你們這樣，倭人又要藉口對我大清再啟戰端！到時戰火連綿，不知道有多少百姓要為此流離失所、家破人亡！大清正需要休生養息，絕不能讓你們的魯莽為禍百姓！」

### 第三十五章

# 以夷制夷

丘逢甲昂頭看向唐景崧，絲毫不懼道：「你說我們目無王法，那敢問你擅殺當朝二品大員，之後要怎麼跟皇上交代？此一時，彼一時，他既非林文明，你也不是凌定國。」

丘逢甲所說的林文明與凌定國是二十五年前的一段公案。

當時阿罩霧林家與其他家族有許多產業糾紛，延宕多年，懸而未決。

同治九年，凌定國被派到臺灣作為專員來調查林家產業糾紛案件，在彰化縣衙門傳訊會審當時林家家主林文明，突然在公堂之上斬殺林文明，而後以「恃強霸產，結黨滋事」結案。

家主林文明應訊到衙門打民事官司，居然在公堂之上被當庭斬殺，讓林家極為憤怒。

林文明是林朝棟的二叔，林朝棟的父親林文察早年戰死在太平天國之亂，林朝棟從十四歲開始就是林文明一力撫養長大的，所以兩人名為叔侄，但實為父子。

當時年方二十的林朝棟血氣方剛，聽聞消息，痛恨交加，睜著鮮紅怒目，點上八百家兵，個個披甲戴盔，佩掛強弓快槍，一路從阿罩霧下山，準備打下彰化縣衙門，殺死凌定國及彰化知縣一干人等，為二叔報仇血恨。

林朝棟的祖母林戴氏聽聞消息，不顧年紀已大，跨上一匹寶馬急起直追，好不容易快馬加鞭攔下了林朝棟的隊伍，全力勸阻孫子，一旦攻打衙門，那必定坐實叛亂的罪名，林家將有抄家滅族之禍。

祖母命令不可違，林朝棟只得退兵，而後冷靜思量之下，決定轉向朝廷發起訴訟。

這起案件纏訟十五年，林朝棟數度親身到北京朝廷控訴申冤，花費銀錢無數，但始終沒有結果。

直到祖母重病，林朝棟才放棄上訴，為二叔結案，草草花錢捐官拿個兵部郎中的職位後便返回臺灣。

十五年的官司讓他認清二叔的死因：「狡兔死，走狗烹」。

區區五品候補知縣，若無皇帝的私下授意，豈敢擅殺二品武將？

所謂「上斬昏君、下斬奸臣」的尚方寶劍只存在於戲曲之中，讓故事更加吸引人，讓百姓看起來更痛快罷了。

按法理來說，但凡涉及官員罪行的案件審理，都必須通過皇帝審核，無論判決、行刑都須在北京。

凌定國身為專員，僅有調查林家產業糾紛之權，將調查結果提交報告給上司罷了，沒有判刑、甚至行刑的權力。

說到底，還是因為太平天國已經被剿滅，戰鬥力強悍的林家軍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朝廷疑心以臺灣人為主體的地方軍隊遲早會引發另一場「反清復明」的民變，所以林家家主非死不可。

就算沒有凌定國，也會有李定國、張定國等人出來做這件事。

林文明死後，林家軍也隨之解散，一直到十多年後中法戰爭，朝廷才又允許建制「棟軍」。

但十五年的時間並沒有讓林朝棟把這段仇恨淡忘掉。

在他為二叔結案後，凌定國的次子某日外出，意外從馬背上跌落摔死，他的幼子也莫名其妙地淹死在住家附近的一條河裡。

雖然看起來都是意外，但凌定國自知因果循環，報應不爽，長子性命恐怕也將不保，所以趕緊讓長子剃髮入寺出家，而後派人送了一封信給林朝棟，大意是長子已經出家，凌家已然絕後，望林朝棟高抬貴手云云。

林朝棟讀完信後，當著信使的面將信燒掉，淡淡道：「一輩子吃齋念佛，想必能長命百歲。」而後揮手將信使送出門外。

聽丘逢甲提起這樁公案，唐景崧冷笑道：「凌定國不夠聰明，被當槍使，才會落得那個下場。你們臺人內鬨，殺傷人命，與老夫無關。」話聲落下，只見一名衙役從隊伍中閃身而出，大步走到林朝棟面前，左手一攥林朝棟的辮子，奮力一提將林朝棟的身子從地上扯起，右拳便直直轟在林朝棟面門！

只聽得喀一聲脆響，林朝棟的鼻梁應聲而斷！兩道鼻血飆出，濺得滿地鮮紅，幾顆門牙也搖搖欲墜。

那名衙役湊到林朝棟面前，惡狠狠道：「林朝棟，你可認得我？」

林朝棟勉強張開眼睛，但他鼻子被重擊，眼淚直流，哪看得清楚？

那名衙役一股陰寒惡毒的語氣從牙縫中迸出：「我是戴潮春的兒子戴宗易，我戴家全族一百四十九條人命，今日就要你血債血償！」

林朝棟恍然大悟。

戴潮春，字萬生，這個名字在現代人看來，大多只知道他發起了一場臺灣歷史上地方規模最大、長達三年的一場抗清叛亂。這場民變是一八六二年的事情。整個臺灣除了少數地方仍在清政府控制下，幾乎無處不反。

當時太平天國兵鋒席捲江南，攻克過六百餘座城市，勢力範圍遍及十八省，有翻天覆地之勢。身處臺灣的戴潮春也感受到這股浪潮，欲乘勢而起，跟著建立漢人政權。

如同其他望族，戴潮春辦理鄉勇團練，手下也有一批私兵，其成員大多為彰化當地八卦會成員，本來就是一個具有漢人民族意識、反抗異族政府的地下組織，而後更成為天地會的一個分支。

清廷推行薙髮令，而太平天國蓄髮、披髮，故太平軍被稱作「長毛」，官方稱其為「長毛賊」、「毛賊」。戴潮春許多手下隨著太平天國的風潮剪辮蓄髮，引起地方官的忌憚。終於在一八六二年，正三品臺灣道道尹（臺灣當時最高行政級別的官員）孔昭慈率先發難，親自領兵鎮壓戴潮春勢力，不料兵敗如山倒，只得撤退回彰化縣城。而後戴潮春正式舉兵抗清，攻破彰化縣城，孔昭慈服毒自盡，大小官員紛紛被殺或自殺。

當時臺灣中部有許多大家族加入天地會勢力，除了四張犁戴家戴潮春，還有四塊厝林家林日成（與阿罩霧林家沒有血緣關係）、小埔心陳家陳弄、北勢楠洪家洪欉等。

戴潮春起義後自封為東王，又封林日成、陳弄與洪欉為南王、西王與北王，設置官位，安撫百姓，儼然自成一國，且控有幾乎全部的台灣中部與北台灣部分區域。

這支天地會軍隊帶有濃厚的江湖色彩，以現代的眼光看來，與其說是軍隊，不如說是勢力雄厚的黑幫大派。

按記載，其會場主廳設有名為「花亭」的三層香案，最上層供奉「少林五祖」；中層香案置有戴潮春的祿位，冠以「奉天承運大元帥」之號，旁邊設有朱一貴、林爽文兩位抗清先賢的祿位，共享香火；下層是入會幫眾姓名。入會者跣足（赤腳）散髮，頭纏紅布，分執其事，授以八卦隱語（江湖黑話切口），會眾相逢，皆稱兄弟。

「少林五祖」是傳說當年康熙皇帝藉口莆田少林寺意圖謀反，派鐵甲兵大軍剿滅，一百零八少林僧中僅逃出的五名僧人。這五人從此痛恨清廷政府，在民間開山立堂，秘密招攬志士，傳授武藝，建立了流傳數百年、鼎鼎大名的幫會「洪門」，意即洪武之家門，「洪武」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年號。這些幫會群眾歸附明鄭的陳近南為總舵主，指天地立誓要反清復明，所以「洪門」又稱「天地會」，尊國姓爺鄭成功為開山老祖，並訂下一首詩作為暗號：「五人分開一首詩，身上洪英無人知。此事傳與眾兄弟，後來相會團圓時。」

阿罩霧林家跟戴家同為漳州人，之所以沒有加入戴軍反清勢力，除了當時家主林文察在福建領兵與太平天國作戰外，另一個原因是與南王林日成的血仇有關。林文察的父親林定邦與林日成的父親林媽盛曾因為產業糾紛發生衝突，遭林媽盛手下殺害。不久後，林文察乘林媽盛不備之時，率人將其擄掠至父親墓前，當場斬首，報仇雪恨。

此外阿罩霧林家與北勢楠洪家歷代以來為了最重要的水源「烏溪」，彼此爭鬥中也結下不少仇恨。在沒有引水管道的年代，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圍繞著水展開。一條烏溪，林家在下游，洪家在上游，一旦洪家攔截河水，就等於截住了林家的命脈。一條清澈碧綠的河水，承載著兩家數十條人命的糾葛。

林日成跟著戴潮春起事後，第一件事情就是找阿罩霧林家算父親血債。他聯合洪欉截斷阿罩霧庄的水源，率領三萬多人，打算一舉殺盡阿罩霧林家。

此時，阿罩霧林家多數家勇都隨著林文察與林文明在浙江與太平軍作戰，庄中只有數十名壯丁。但在林文察堂弟林文鳳指揮下，靠著大砲等強大火力，林家無論男女老幼均都上陣奮勇還擊，展開長達數天的激烈攻防戰，林家大宅幾乎失守。所幸最後在太平林家與塗城等附近幾個姻親家族派出數百多名勇丁支援，還有翁仔社羅冠英也率領客家人支援，才勉強擊退林日成軍。

隨後林文明聽聞消息，率一千臺籍兵勇率先返臺，守住了阿罩霧一帶。之後戰火連綿三年，朝廷屢次派兵平亂，但皆無斬獲，直到太平天國垮台，林文察率軍返臺加入戰局，才正式平定這場民變。

戴潮春事件之後，幾個加入起義的大家族盡皆覆滅。阿罩霧林家由此獲得大量的田產與樟腦專賣權，一躍而成為中台灣最有勢力的家族。

而戴潮春本人在投降後被直接斬首，妻子和幾個兒子盡皆被公開凌遲處死。

林朝棟一口血沫奮力吐在戴宗易臉上：「呸！你戴家當年要滅我林家滿門，若非我們奮力死守，我林家早已死絕！你有夠膽就殺了我，我在黃泉路上等你，作伙（一起）去見閻王！」

林日成和洪欉率領三萬大軍圍攻阿罩霧庄時，林朝棟才十二歲，但他憑藉手裡一桿火槍，在那場血戰中打死了不少敵人，至今仍歷歷在目。

真要說起來，戴潮春並沒有參與圍攻阿罩霧庄，但他既然與林日成和洪欉共聚義，那這筆血債算在他頭上也不冤。江湖恩怨就是這麼一回事，道理是講不清的，最後只能以命償命，冤冤相報。

戴宗易一聲長嚎，飛快地拔出腰間短銃抵上林朝棟的腦門，一旁的唐景崧倉皇叫道：「不可！」卻已不及阻止。

### 第三十六章

# 綁票

砰！一聲槍響從後衙傳來。

在前門值守的守崙被嚇了一跳，慌忙起身望向後衙，驚疑不定地問源哥道：「大人不是請客吃飯？按怎會有槍響？」

源哥故作淡然道：「什麼槍響？我沒聽到，這麼多廟在放鞭炮，你聽錯了吧。」

守崙想了想，槍聲與鞭炮聲的差別，沒聽過的人或許聽不出來，但他在船上見過那些平克頓護衛們練槍，對於槍聲記憶猶新，肯定是槍聲無疑，趕緊道：「不對，後衙一定出代誌（事情）了！源哥我們趕緊去看看！」

不料源哥兩眼一瞪，兇巴巴道：「你識三小（懂什麼）！不該摻的代誌不要摻，不該問的問題不要問，不該去的地方不要去！坐好！」

源哥表面上故作兇狠，但那副色厲內荏的模樣讓守崙更加擔心，根本不顧源哥阻攔，三步併作兩步趕往後衙。

源哥看守崙跑遠，垂頭喪氣地頓足道：「唉！這個阿崙真正憨！衙門深似海，這些代誌哪是會當（可以）隨便摻和的！」

後衙偏廳，燈火依然通明，林朝棟橫倒在地。

戴宗易手中短銃冒著騰騰硝煙，但身邊卻有一人用左手按著他的短銃，右手中一柄薄刃彎刀抵著他的脖子。

唐景崧慌亂地跑到林朝棟身邊，只見林朝棟仍粗重地喘著氣，腦袋側邊的地上一個黑黝黝的彈孔，顯然子彈沒有打到林朝棟。

唐景崧這才放心長出一口氣來，但還沒等他一口氣喘完，場中的十多個人又亂了起來，圍著戴宗易一下子分成兩派人馬，有槍的拔槍，有刀的拔刀，兩邊對峙叫囂，場面頓時劍拔弩張！

原來這十多人雖然大多是唐景崧的貼身侍衛，但其中有三個是戴宗易的江湖兄弟。

剛才唐景崧叫出「不可」的時候，一名貼身侍衛閃電般出手推開戴宗易的短銃，同時一柄刀抵上戴宗易的脖子，以防戴宗易暴起傷人。

這舉動立刻激怒了戴宗易的江湖兄弟，三個人把刀子、火銃拔出來用著閩南話叫囂道：「緊把我大哥放開！」「幹恁娘！我就知道這些做官的信不得！」「幹！狗官想把我們作伙宰掉，殺人滅口！」

眼見對方亮了兵刃，侍衛們也不甘示弱，紛紛抽出武器用粵語喊道：「大膽狂徒！放下兵器！」「屌你老母！想造反麼！」

眼見場面幾乎失控，唐景崧趕緊出面安撫，對出手阻攔戴宗易的那名侍衛道：「誤會，誤會！韋勇，快把刀子放下！」

名叫韋勇的侍衛口中應道：「是，大人。」但仍未收刀，雙眼如鷹盯著戴宗易，一字一句道：「放下短銃！」

面對這些刀口舔血的江湖匪類，韋勇不敢掉以輕心。

韋勇的擔憂不無道理，只見戴宗易絲毫不在乎一柄利刃隨時會割開自己的喉嚨，神情凶狠道：「你有膽拔刀，就要有膽殺了我，若無（否則）就給我滾開！」

唐景崧走到戴宗易身旁，責問道：「我們所談的條件可不是這樣！你得帶他們兩個出城，讓街上看熱鬧的人們看到他們兩人是被你綁走的。我可以理解你看到殺父仇人，情緒過激。這次我就算了，但不要再給我捅出什麼簍子！別忘了你們要出海的船還是我安排的，若是亂搞花樣，別說你五百兩銀子拿不到，你連要回去內地的船都沒有！」

戴宗易一雙牛眼瞪著唐景崧，憤恨不平地把短銃丟在地上，韋勇才收刀回鞘。劍拔弩張的兩派人馬也隨之緩和下來。

戴宗易招呼兄弟們道：「把他們兩個扛起來，我們出城北。」

躲在暗處的守崙目睹了這個過程，不由得心亂如麻，自責不已。

他不清楚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跟秉義哥到底有什麼協議，但秉義哥千交代萬交代，有日本番仔的消息就要立刻通知這兩人，那此二人想必是十分重要。自己不僅沒探聽到消息，還親手把來赴這鴻門宴的閻王帖送給兩人，真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守崙很快強自鎮靜下來，細想戴宗易最後所說的話。

臺北城緊鄰淡水河而建，河流在此處是由西南往東北的走勢，而臺北城座落在南岸。

北城門「承恩門」是距離淡水河最近的城門，出城後僅半個時辰不到的路程。

戴宗易帶著兩個人質，走水路是最輕鬆的，到淡水河邊搭上小船，將人質往船艙一丟，沿淡水河順流出海後，換乘在外海接應的大船，很快就能逃回內地，遠走高飛。

絕不能讓林、丘二人被帶上船，否則再無阻攔的機會！

守崙心中計較已定，飛快地跑回自己的住所，將溫徹斯特步槍填滿子彈，又用一件衣服草草包好以掩人耳目，然後將一盒子彈往懷中一塞，腰間繫上煉鋒號鋼刀，又跑到林朝棟的住所，氣喘吁吁地對守門的林家人道：「你們家主給人掠走了，可能已經往北出城，我猜匪徒在河邊備有船支，我要緊去救人，你們卡緊（快點）來！」說罷頭也不回地跑了。

那守門人劈頭蓋面地被砸了一個大消息，還沒來得及問清楚怎麼回事，就見守崙已經跑遠。

他見過守崙幾次，這次見他神情緊張，形色匆忙，不似作偽，便趕緊入屋稟報。

林朝棟不在時，領頭的便是他族弟林朝保。聽完稟報後，林朝保立刻點了兩個機靈手下，命令道：「你們馬上去巡撫衙門找棟哥，確認他有沒有在，有消息火速回來報告！」同時又叫所有的女眷、小孩去街上把在看熱鬧的林家人全都緊急召回，然後自己領著十幾個手下，將所有長短槍枝、強弓勁弩、鋼刀匕首都拿了出來，火槍上彈、強弓掛弦，緊鑼密鼓地準備起來。

林家人聽聞家主有可能被綁架，本來都心慌意亂，六神無主，還好在林朝保沉穩冷靜地帶領下，人心很快穩定下來。

林朝保端坐大廳，輕撫著腰間左右槍套裡的兩把史密斯韋森左輪手槍，隨時準備出發。他面上看似波瀾不驚，內心實則焦急無比，但他知道他此刻不能露出半點驚慌，否則大家會更為驚恐。

過不多時，派去巡撫衙門的兩個手下飛奔而入，急喘道：「衙門說棟哥還在吃飯，但死活不讓我們進去！」

林朝保身子從座位上彈起，快步疾行出門而去，口中道：「你們二人留守，所有回來的男丁都讓他們帶武器，出城去河邊找人，其他人全部跟我來！」這樣的跡象已經足夠證明守崙所言不假，棟哥必定遭遇不測。

眾人轟然應是，飛步跟上。

全副武裝、殺氣騰騰的林家眾人走在街上，根本沒有人敢擋到他們的路，很快到了「承恩門」。

看守城門的兩個官兵看到這群凶神惡煞，嚇得臉色煞白，手腳發軟。

林朝保沉聲道：「開門。」

兩個官兵互看一眼，彼此眼神中都是恐懼，其中一人顫聲道：「大、大爺可有衙門手令⋯⋯？日落後擅開城門是死罪⋯⋯」話還沒完，只聽得唰一聲，寒光一閃，林朝保手中長刀已經斬落那官兵的左手！

那官兵握著斷臂處，疼得滿地打滾，哀嚎慘叫！

林朝保向另一名官兵怒吼道：「開門！」

另一名官兵雙腿一軟，跪倒在地，臉上涕淚橫流，顫抖哆嗦著從懷中拿出鑰匙。

城門是由橫置的粗木門閂關著，門閂纏著鐵鍊，鐵鍊扣著大鎖。

幾個林家人不耐煩地上前搶過鑰匙，打開大鎖，手腳麻利地卸下鐵鍊、門閂，推開城門後魚貫而出，點起火把向西北急行。火光漸遠，很快消失在陰沉幽暗的夜色中。

話說回另一邊，守崙向林家報信之後，也急忙向北出城。

他不敢像林家那樣正面闖關，而是挑選了一處無人的城牆，用自帶的繩索捶繩而下。

從「承恩門」到河岸邊有一條道路，是城裡人每天取水、搭船的必經路徑。

他勢單力薄，不敢點起火把，怕被綁匪發現，只是藉著朦朧的月光辨認路徑，沿路快步潛行。

走到半途，守崙遠遠看到兩個火光。隨著他加緊腳步慢慢靠近，漸漸看清是戴宗易等四人，他們推著一輛雙輪板車，板車上面蓋著一塊油布，顯然下面就是被五花大綁的林、丘二人。

雙拳難敵四手，猛虎難敵猴群。

守崙不敢輕舉妄動，只是遠遠地小心跟隨。

戴宗易四人走到淡水河畔，其中一人高舉火把在空中來回搖了幾下。過沒多久，一艘小船出現，在船尾梢公的操控下，緩緩向四人靠近。

黑夜行船相當危險，視線不佳的情況下，不小心撞上石頭、河岸，可能就船毀人亡。

但見這梢公操船技術嫻熟，顯然對這條水域已經相當熟悉，想必時常接非法生意。

戴宗易等人正準備上船時，忽然「砰」一聲槍響劃破黑暗的曠野！高舉火把的同夥應聲倒地！

戴宗易等人都是老江湖，反應迅速，雖然還沒搞清楚怎麼回事，但立刻將火把一丟，蹲伏在地。

又是砰一聲，一顆子彈「咻」一聲從眾人耳邊掠過，這槍沒有打中人。

梢公見情況不對，忙不迭使勁撐船，又把船推離岸邊。

戴宗易見狀憤怒叫道：「幹！返來！給恁爸（老子）返來！幹恁娘！」

但那梢公根本沒理他，頭也不回地走了，小船順流而下，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 第三十七章

# 暗夜，河畔，血戰

被打中的那人是腹部中彈，見自己肚子上血如泉湧，慌亂地用雙手按在傷口試圖堵住鮮血湧出，一邊叫道：「阿兄！阿兄！我給人打中了！」

他口中叫的阿兄是他親哥哥，俗話說「打虎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阿賢、阿良兩兄弟一同亡命江湖已有多年。

阿賢聽到弟弟的叫喚，便要去拿火把，看一眼弟弟的情況。

戴宗易連忙出聲阻止道：「別靠近火光！會被看到！」

阿賢猶豫了一下，還是繼續靠往火把道：「我就看一眼阿良情況，馬上把火把丟掉，足緊（很快）就好。」

阿賢匍匐在地，小心翼翼拿著火把靠到弟弟身邊，看弟弟腹部已經被浸在一片鮮血中，而血還不斷地從他指縫中湧出，就彷彿在用雙手堵住奔湧的泉眼般徒勞無功。阿賢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左手蓋上弟弟的雙手幫忙按著傷口，六神無主地不斷重複安慰道：「毋事，毋嚴重、毋嚴重，足緊就會好起來，毋要緊、毋要緊⋯⋯」

阿賢心慌意亂之下，忘了要把身子伏低。

砰！隨著一聲槍響，阿賢倒地，有如一個大布袋啪一下摔在地上！

阿良感覺到哥哥的手掌被一股大力抽離，不由得驚慌失措，勉強抬起頭，只見哥哥倒在身旁，右胸的彈孔有如血窟窿不斷冒出鮮血。

阿賢還想跟弟弟說些什麼，但甫開口便是一股鮮血從喉嚨湧出，根本說不出話，連呼吸都備感艱難。

僅餘的一名同夥阿火慌亂道：「這傢伙在哪？這裡怎麼會有人？必定是那狗官要殺人滅口，我早就講過不要和官府來往，這些做官的個個奸巧狡猾，吃人不吐骨頭。你爸當年投降就被他們當場一刀斬了，這次他們肯定是要故技重施，把我們和林朝棟一起殺掉，根本沒打算要給我們錢！」

戴宗易見己方一下子兩人中彈重傷，又聽阿火百般責怪，忍不住怒火中燒，咬牙切齒罵道：「幹恁娘！給我恬去（閉嘴）！別給我講這些沒路用的，我們要找到這個槍手在哪裡。我們還有一支火銃在你身上，我會引他講話，你尋著他的聲音找到他，給我打死他！」

阿火檢查手中的雙發短銃，確認子彈上膛，向戴宗易用力地點了點頭。

戴宗易高聲咆哮道：「幹恁娘！躲在暗處放冷槍算什麼好漢，有膽的就明槍真刀出來跟我打！打死我算你行！」

守崙平時雖然愛逞血氣之勇，但並不是傻子，藏身於田野之中，槍口靜靜地瞄準戴宗易聲音傳來的地方，準備等人一出現就開槍。

戴宗易等了一會兒，見黑暗中的槍手毫無反應。他江湖經驗豐富，略略思索，便猜測這槍手應該不是唐景崧派來的，否則現在板車上的林、丘二人早就被打死了，所以這槍手最有可能是來救人的。

戴宗易語帶威脅道：「我這條命是三十年前從閻王那裡撿回來的，早已經不是命，今晚死也要帶著林朝棟和丘逢甲跟我作伙！我現在就捅死他們，看是你的槍快，還是我的刀快？！」

林、丘二人就在眼前，守崙唯恐功虧一簣，無奈之下出聲回道：「林家大隊人馬很快就到了，等他們一到，你們死無葬身之地。我對你們的命沒興趣，你們何不放過他們兩人，現在就走？我保證不開槍。」

守崙開口說出第一個「林」字時，阿火便殺氣騰騰地循著聲音而去，身形很快隱沒在黑暗中。

戴宗易罵道：「幹恁娘！像你這樣婊仔生、婊頭飼（龜公養大的）、藏頭縮尾的人，講出來的話能信？他們兩人就在這裡，你有膽就出來！」

守崙喊道：「你們緊要沒時間了，現在走還來得及，暗暝朦娑（烏漆墨黑）也沒人能找到你。逃到『生番仔地』一躲，沒人能奈你們如何。若無（否則）等林家人到了，那就不是我會當（可以）作主的了。」

「生番仔地」指的是眾多高山族原住民的所在地。

清領時期的臺灣二百一十年，清政府其實從沒有掌控過臺灣全島，而是在島上劃分行政區，行政區的邊界挖掘壕溝、種植荊棘，這條邊界稱為「番界」。「番界」之外的「番地」被稱為「化外之地」，不在清帝國的領土範圍。

這兩百二十一年間，漢人的居住地不斷擴張，「番界」也隨之變化。

清領時期最早劃分的行政區「一府三縣」，大約是現在雲林以南到高雄以北的地區，佔全島面積六分之一；直到清領末期割讓給日本，清政府所劃分的行政區「一道三府十一縣」佔了臺灣一半的面積，還有一半始終是「番地」。這個政策被日本政府所延續，在此不贅言。

兩邊隔空喊話，僵持不下。

守崙正感到百般無奈時，身後原本規律的陣陣蛙鳴忽然停頓了一下，他的後頸立刻寒毛直豎！當下頭也不回，想也不想，身形一閃往旁邊側面翻滾！同時間只聽得砰砰連續兩聲槍響，正是阿火潛伏到此偷襲！

守崙閃身太快，阿火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沒有打中，但他混跡江湖多年，不會傻愣地站在原地看，立刻將打空的短銃撒手一丟，從懷中抽出匕首，飛身上前，刀鋒如箭，直刺而出！

守崙翻滾之後還來不及起身，眼見阿火持刀殺來，守崙左掌按地，腰板一挺，以左肩為支撐點，下半身彈地而起，有如魚躍龍門，雙腿凌空連環爆發踢出！左腿橫掃踢歪匕首，右腿橫掃正中阿火左側腹！

側腹是柔軟之處，被守崙掃腿重擊，阿火幾欲嘔血，但他極為悍勇，強忍劇痛，左臂強行抱住守崙右腿，右手匕首刺向守崙下陰要害，怒吼道：「幹！我要你斷子絕孫！」

守崙右腿被制，要害暴露，立刻將左腿縮回護陰，左小腿當場被鋒利的匕首紮了個對穿！

生死存亡，守崙顧不得左小腿中刀重傷，左腿收回後奮力蹬出，正中阿火下顎！將阿火踹得仰天倒飛出去！

隨著阿火被踹飛，守崙原本被制住的右腿也得以解脫，跌落在地。他上半身急起而坐，對著剛要爬起來的阿火就是砰一槍！阿火中槍倒地！

守崙急促喘氣著，好不容易才平復呼吸，剛才要不是閃得及時，恐怕現在中彈倒地的就是自己。

忽然一個人影從身旁的草叢衝出，眨眼間一個起落已到守崙面前，高舉一柄大刀直直劈下！

事發突然，守崙根本來不及舉槍瞄準，而且在這種距離下，就算射中對方，自己的腦袋也一樣會被劈開！

電光火石間，守崙多年練武的本能激發，以步槍作長棍，一招少林棍法「羅漢舉鼎」橫托在上，只聽得「噹」一記金鐵交鳴之聲，險險擋下奪命大刀！

大刀斬擊力道重逾百斤，縱使「羅漢舉鼎」的棍勢向左側傾斜，能消卸幾分力道，但這記斬擊幾乎破開守崙的守勢！

雖說守崙是倉促接招，蓄力不足，但來人在這柄大刀上至少有三十年以上的純功！

來人一刀未竟全功，隨即起腿如鞭彈出，掃在守崙的步槍上！

一般人腿的力道遠大於手數倍，更何況練武之人，一股剛猛的勁道傳來，守崙拿捏不住手中的步槍，步槍被遠遠踢飛！

守崙反應迅速，變招極快，步槍脫手，隨即將左小腿上的匕首拔出，用飛刀手法順勢甩出，同時翻身後滾，拉開與來人的距離！

那柄匕首帶著幾縷守崙的鮮血射向來人，果然逼得來人迴刀自救，猛烈的攻勢頓時消解！

守崙一個「鷂子翻身」站起身來，「唰」一聲抽出腰間鋼刀，橫持護在身前，定睛一看，來人正是戴宗易！

原來戴宗易聽聞槍響後，立刻拿起大刀朝槍聲所在地縱步飛奔，要跟阿火合力宰掉這半路殺出的槍手。然而他腳程雖快，終究來晚一步，阿火已經中槍。

戴宗易手中大刀長逾四尺，刀身厚重，是一般單刀的兩倍有餘，正是武林絕學「八卦刀」的標準佩刀。

戴潮春手下幫會本名為「八卦會」，當年以掌、刀雙絕享譽武林，揭竿起義後，為了廣納四方來投奔的英雄好漢，才改組為「天地會」。

八卦刀雖然厚重，但其刀勢千變萬化，綿延不絕。欲掌握八卦刀的精髓，必須得有八卦掌的深厚功底，因為八卦刀跟一般刀法所練的「單刀看手」完全不同。使刀者必須是以八卦掌的身法、步法為基底，人隨刀轉，才能發揮八卦刀最大的威力。

戴宗易見同伴倒臥一旁，生死不明，緊張叫道：「阿火！阿火！你有要緊否？！」

只聽得阿火微弱地呻吟回應，顯然傷勢極重，戴宗易不由得怒火填膺，睚眥欲裂，瞪著守崙憤恨道：「恁爸（老子）要將你碎屍萬段！納命來！」

戴宗易的八卦刀是得了戴家真傳，腳下「擺步」、「扣步」變化莫測，似走實轉，虛實難辨，有如毒蛇吐信般攻向守崙，劈、紮、撩、砍，刀刀致命！守崙的左小腳還有一道嚴重的穿刺傷，左腳使不上力，身法腳步根本跟不上戴宗易野火燎原般的猛烈攻勢，只能將一柄鋼刀舞得密不透風，勉強守住門戶，踉踉蹌蹌地邊打邊退！

### 第三十八章

# 千變萬化八卦刀

一柄雙手大刀，一柄精鋼單刀，兩刀交相斬擊時發出尖銳刺耳的金屬巨響連綿不斷，響徹黑暗的河畔曠野，刀身在陰冷月色照映下不時反射出耀眼寒光！

戴宗易攻勢迅疾猛烈，如狂風暴雨！守崙拚死守住門戶，有如怒濤狂潮中的一葉扁舟，隨時有翻覆滅頂之虞！

守崙雖然全力拼搏，但他刀法上的造詣本就不如戴宗易，加上吃虧在他左腿重傷，漸漸支持不住。

拳訣有云：「拳打連環勢不停」。各門各派的招式都是經過千錘百鍊，一招一式有如一環一扣般銜接嚴密。所以與人過招時，最好能打到「拳打連環勢不停」，打得敵人防不勝防；但反過來說，高手過招時也最忌讓敵人將招式使得順手，連成一氣。必須得讓敵人時時留幾分心力防守，否則一旦讓敵人打得連環不停，氣勢如虹，那自己只會被壓制得越來越慘。

只見戴宗易一記「上步崩刀」被守崙一招「纏頭裹腦」用鋼刀擋下，守崙已經接連退了十幾步，讓戴宗易把刀招使得順手興發，下意識地以為守崙必定繼續會退步，準備後腳前進再接一招「鑽身劈刀」，不料守崙擋下他的崩刀後，忽然借力半跪下去，以左膝為軸，身子縮成一顆球似地向前滾動，刀如匹練斜斜斬向戴宗易雙腿！

這是冒險賭命的打法，但守崙不能不賭，否則他五招之內必定刀敗身死！

倘若戴宗易拚著自廢一條腿的代價也要殺掉守崙，那他此時只要舉刀直劈而下，就能當場斬殺守崙。換作是江湖一般刀客，可能激憤之下會做出這樣的選擇，但守崙在賭戴宗易不是一般刀客，而是頂尖高手。

高手跟一般武人的差別在於，高手的本能反應經過嚴格的調教訓練，下意識間不會以血氣之勇做出自傷八百，殺敵一千的決定，而是會以保全自身為第一優先。否則用一條手換一條命，換兩次後連自己擦屁股的本事都沒有。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並不是一句老生常談的空泛廢話，而是字字血淚的江湖箴言。

守崙賭對了！

戴宗易見守崙滾刀劈來，直覺反射便是一招「猛虎回頭」，擰腰轉身，原本踏出的「擺步」瞬間懸空提起，屈膝在前，刀勢由劈轉抹，內側一個迴旋向下抹去，格擋開守崙的滾劈，雄渾刀勁輕易地破去守崙的攻擊！

戴宗易確實是頂尖高手，其變招只在瞬息之間，刀招與步法的轉換同時完成，協調一致，腰馬閃轉靈活，腿腳進退快速，手腕旋轉有力，盡顯三十五年八卦身法的深厚功底！

守崙孤注一擲的搏命打法只讓戴宗易攻勢略為受阻，戴宗易不疾不徐又逼了上來，守崙只覺一股沉重壓力猶如泰山壓頂而來，絲毫沒有半點喘息的空間。

戴宗易身如遊龍，刀如飛鳳，凌厲刀招再度斬向守崙！八卦步左旋右轉，一柄大刀厚重無比，卻又千變萬化，讓守崙更加捉摸不透，很快再度落入下風！

守崙想盡辦法要再度打亂戴宗易的攻勢節奏，但戴宗易這次全力施展身法，飄忽無定，大刀砍得守崙眼花撩亂，守崙連想要搏命的機會都找不到。

雙方實力差距太大，守崙即使拚上自己性命可能也傷不到敵人分毫，只能咬牙苦撐死戰，心裡暗暗想道，難道我就要死在這無人知曉的荒郊野外？

冷不防一聲槍響忽然在耳朵旁炸開！讓死鬥中的兩人大吃一驚！

戴宗易一招「驚上取下」，一刀砍向守崙腦袋，同時一記暗腿如箭彈射而出，踹向守崙下盤。守崙鋼刀防住了自己腦袋，卻沒注意到戴宗易的暗腿，被一腳踹中丹田，整個人倒飛出去，仰摔在地，半晌都吸不上氣。

戴宗易拉開與敵人的安全距離後，隨即持刀轉頭看向槍響處，只見一個神色冷峻的男子，雙手各持一把左輪手槍，一個槍口對著自己，一個槍口對著守崙，緩緩走近，最後停在十步之外，開口命令道：「把刀丟掉。」

戴宗易依稀認得來人面貌，正是林家在臺北城中的第二把交椅林朝保，眼珠一轉，計上心來，故作高興地模樣道：「太好了，你們也是來救林朝棟的嗎？」舉步便向林朝保走去。

林朝保也是老江湖，頭腦精明，眼神老辣，一見戴宗易要靠近，翻手便是砰一槍打在戴宗易腳邊，阻止他靠近，冷冷道：「你再近一步，下一槍就是射在你腦袋上。我再說一次，把刀丟掉，然後我們再來講話。」

不遠處透出幾點火光和嘈雜人聲，林朝保高聲喊道：「佇這（在這裡）！」

火光飛快地靠近，很快出現十多個全副武裝的壯丁，正是跟著林朝保一起出城的林家人。

原來林朝保腳程奇快，比眾人先到一步，見情況不對，便直接打斷了戴宗易和守崙的死鬥，恰巧救下守崙一命。

一名林家人認出倒在地上的守崙，驚呼道：「這就是來報信的那個少年人！」

既然倒下的是自己人，那站著的肯定就是綁走林朝棟的匪徒，林朝保殺氣騰騰問道：「我大哥呢？」

戴宗易環顧四周，自己已被林家人團團包圍，忍不住仰天長嘆，自己三十年來潛伏忍受，好不容易終於等到這次山河變色的大機遇，本以為可以抓住機會報仇血恨，沒想到半路接連殺出兩個程咬金，只能怨嘆時運不濟，老天無眼。

戴宗易將大刀丟在地上，默默地朝河岸旁的板車一指，隨即被林家眾人五花大綁起來。

林家壯丁們手腳利索地將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鬆綁，查看傷勢。

林朝棟滿臉血污，起初讓眾人十分擔心，好在檢查過後發現，除了鼻樑斷裂、幾顆門牙鬆動之外，並沒有其他嚴重的內外傷。眾人放下心來，趕緊到河邊打水讓林朝棟清洗臉面。

林、丘二人被綁太久，血流不順，鬆綁後仍是手腳發麻，只能坐在板車上休息。

戴宗易被綁得像個粽子丟在林朝棟面前，三名同夥也被拖到他身旁。林家人見他們傷勢沉重，出氣得多、進氣得少，也懶得加以綑綁，搜身排除武器後便把他們丟在地上，另外有兩個林家人攙扶著守崙坐到林朝棟身邊。

林朝保又分派部分人手四散警戒，避免敵人還有同夥接應，將現場安排妥當後，才上前查看大哥和丘逢甲的傷勢，問起事情經過。

林朝棟將唐景崧如何利用戴家倖存後人佈置埋伏，裝作是臺人內鬨等過程簡單講過一遍。

林朝保聽得咬牙切齒，恨道：「好家在（幸好）唐狗賊的陰謀沒有得逞。幹恁娘，當年明伯就是這樣被他們害死的，我林家為了這個朝廷，打長毛、打番仔、打阿凸仔（高加索白人），多少人都死在戰場上，結果這些狗官卻是一天到晚想在我們背後插一刀。反正我們都被割讓給日本番仔了，現此時也免驚什麼殺官造反的罪名，不如趁機殺了唐狗賊，也慰藉明伯在天之靈！」

林朝棟拍了拍弟弟的肩膀道：「毋當（不要）衝動。切記，今晚發生的事情不可外傳。」

林朝棟何嘗不想一刀殺了唐景崧，但他身為一軍主帥，事事必須得權衡輕重。本島上勢力繁多，恩怨糾葛錯綜複雜，像戴宗易這樣對他不滿的人還有很多，即便棟軍再怎麼強大，不願意聽從他命令的人仍遠遠多於願意聽從他的。要成立統一陣線的抗日義軍，必須有唐景崧這樣聲譽地位崇高、名正言順的名義領袖。唐景崧若死，本島再也找不出第二個大家願意妥協接受的領袖人選。

林朝棟轉移話題，向守崙道：「今晚救了我們的就是你吧？秉義沒看錯人，果然英雄出少年，你的槍法很準啊！」

守崙受了稱讚，更加羞愧難當，漲紅臉皮道：「我是憨至好跳海（笨到該去跳海），不知自己被人利用，還請你們兩位去那場鴻門宴，真是對不起。」

林朝棟微笑安慰道：「唐景崧老奸巨猾，擅長陰謀詭計，很多人都被他所算計，就算不是你，也會有別人來送請帖，毋當太過自責。」

丘逢甲也道：「不錯，倘若不是你來送請帖，那就不會發現唐景崧的陰謀，也不會來救下我們，只能說冥冥之中自有定數。」

守崙是個普通的鄉下青年，沒有從軍經歷，為何會有不錯的槍法？

林朝棟好奇問起這件事，守崙便提起在船上學槍的過程。

林朝棟搖頭笑道：「秉義真是客氣，原來他認識這些厲害槍手，我還講要派人去臺南教你們射擊，看來是多此一舉了。」見守崙似乎還有些話囁嚅著沒說，又問道：「安怎？有話直講無妨。」

守崙撓撓頭，不好意思道：「我那支槍剛剛落在田裡，毋知咁會當（不知可不可以）拜託林家各位大哥幫我尋一下？」

年輕人臉皮薄，人又老實，讓林朝棟忍不住哈哈大笑，一揮手，幾個林家人舉著火把，轉身離隊去之前戰鬥地點找槍。

林朝棟笑完，瞥一眼躺在地上的戴宗易和他三個同夥，輕描淡寫道：「三個處理掉，姓戴的押上車，我們去衙門一趟，給唐景崧見見故人。」

三個林家人領命上前，手握利刃，往地上三人脖子上一抹，阿火和阿賢、阿良兩兄弟還來不及求饒，垂死掙扎了幾下，很快就都斷了氣，只有不甘的雙眼仍死睜著，

守崙從頭到尾都低著頭，不敢看向地上那三人。

### 第三十九章

# 凌遲處死

守崙的溫徹斯特步槍很快被找回來，只是槍管已經被戴宗易斬出一個缺口，而且有些彎曲變形，讓守崙心疼不已。好在林朝棟拍胸脯，說回臺北城後會再給他一支同款的新槍，才讓他稍微感覺好過一點。

林家人有帶來外傷靈藥，幫守崙包紮好腿上的傷口後，眾人出發沿原路走回臺北城。

守崙一瘸一拐地走到一半，忍不住想起那三人的死狀，一股強烈的嘔吐感瞬間從胃部升起，直衝喉頭，差點就吐了出來。

生死存亡之際，人殺人是不得已。但在沒有生命威脅的情況下，要向林家人那樣主動去殺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心理正常的人，天生都會對同類的屍體感到排斥、不適。

走在一旁的林朝保注意到守崙的異狀，上前拍拍他的背，溫言寬解道：「這些人壞事做盡，死有餘辜，你是替天行道，別想太多。」

守崙勉強擠了一個微笑，點頭道謝。

戴宗易雖然被丟在板車上動彈不得，但聽到林朝保的話，仍忍不住出言諷刺道：「我們四個兄弟殺的人，加起來都沒有你一個多。死有餘辜？最該死絕死盡的就是你們林家！」

林朝保冷笑道：「將死之人話還那麼多，不信我現在就宰了你？省得聽你廢話，擾我耳朵清靜。」

戴宗易昂頭道：「來啊！現在就拿槍打死我啊！我的腦袋就在這，動都不動就讓你打！」

林朝棟威嚴的聲音阻止道：「阿保，跟死人吵架做啥。」

戴宗易倒是光棍，坦然無懼問道：「林朝棟，你打算怎麼處理我？千刀萬剮嗎？就像當年殺死我全家那樣？」又對守崙道：「少年人，你咁知這些姓林的做過什麼事？你咁看過『凌遲』？我跟你講，當年他們在彰化城的刑場豎了一根柱子，把我阿母剝得精光，綁在柱子上，然後把她身軀上的肉一刀一刀慢慢剮下來，我阿母起先還在哀嚎，哀沒多久喉嚨就啞了，但是她還沒死，那一刀刀從中午剮到黃昏，從沒停過，整整一個下午，我阿母最後才斷氣。我全厝九人，阿母、阿公、阿嬤、兩個叔叔、還有我的兄弟姊妹，一天一個被綁上柱子，整整殺了九天。」話語中那股濃濃的仇恨怨毒，彷彿從鬼門關爬出來索命的厲鬼。即便隊伍中的林家人都是殺過人、見過血的精兵悍將，也都聽得不寒而慄，守崙更是聽得頭皮發麻，整片背脊涼颼颼地。

或許是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戴宗易看著在場唯一不姓林的陳守崙，有如找到多年知己，又或者是想替埋藏在自己心中三十年的仇恨找到宿主，他繼續說道：「戴家大宅被攻破的那天我人在外地，僥倖逃脫。官府公開處決我們戴氏一族的那時候，我就在彰化城。我是眼睜睜看著我阿母死的，自頭到尾。我本來是想要跟我厝裡人一同赴死的，但那天我改變了主意。那些凌遲處死我家人的畜牲，還有砍了我戴家幾十個人頭的劊子手，總有一天我要一刀刀把他們肉剮下來，血債血償！」

感受到戴宗易血海深仇的怨恨，隊伍都是一片沉默，只有兩側田野的蛙鳴依然規律而無情地響著。

良久，突然林朝棟的聲音響起：「當年戴潮春投降的條件，就是以他一人的性命換取戴家平安，但是丁曰健為了將平叛的功勞做大，出爾反爾，將戴家滿門抄斬。」丁曰健是淮軍主力戰將之一，在對抗太平天國的戰役中展露頭角，太平天國覆滅後，轉任按察使銜分巡臺灣兵備道，即臺灣行政兼軍事級別最高的官員，來此平定戴潮春之亂，其平叛手段兇殘，血腥屠戮不少村莊。

林朝棟長嘆道：「不管你信還是不信，我爸當年有為你家向丁曰健求過情，甚至最後鬧翻臉。本島人打本島人，生死勝敗，各安天命，禍不及妻兒。丁曰健那樣做確實是太過份了。」

戴宗易冷笑道：「若無林文察、林文明兩人，丁老狗就算有十萬大軍也奈我們不得。你們甘願給清狗做奴才，可是結果呢？哼！林文明還不是死在丁老狗手上！」

當年在公堂上斬殺林文明的凌定國其實就是丁曰健派系成員。

丁曰健所率領的淮軍當年在臺灣平叛時殺人如麻，導致以林文察為首的本島人軍隊極度不滿，雙方雖沒有爆發正面衝突，但摩擦紛爭不斷。林文察屢次上書彈劾丁曰健濫殺無辜良民，假冒軍功；丁曰健則彈劾林文察徇私枉法，放縱天地會亂匪，甚至是因為林家趁平亂截水霸田，才導致餘匪藉機再亂。

雙方互相攻訐，仇恨越結越深。

丁曰健接連參與平定太平天國和戴潮春兩場大型民變，事後不僅沒有升官，反而被迫上表稱病，自己請辭，讓他十分憤恨不平。他認為是林文察、林文明兩人連續不斷的彈劾奏摺扼殺了他的仕途，林家兄弟反倒藉此升官，對此丁曰健一直懷恨在心。所以在探聽到朝廷對「林家軍」有猜忌之意時，丁曰健便立即派遣手下凌定國利用機會殺掉林文明。

林朝棟其實一直對丁曰健心懷怨恨，但丁曰健是淮軍重要成員，不是凌定國那樣的小角色，林朝棟權衡利弊，始終不敢出手報復。

林朝棟冷聲道：「免牽拖那些五四三的（不用廢話），林家人不是給清狗做奴才。如果三十年前林家大宅被你們攻破，我早就已經死得骨頭都能敲鼓了。講到底，你我立場各異，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罷了。你要把丁曰健的仇算在我身上，無所謂，跟我有仇的人很多，多一個死人也無妨。」

回程路上陸陸續續碰到趕來支援的林家兵勇，看到家主無事，都放下心中一塊大石。

林朝棟沿路收攏隊伍，一行人回到臺北城內的時候，已有近百人。

林朝棟並沒有回林家大宅，而是前往巡撫衙門，一行人破開大門，直闖後衙。

唐景崧在臥室，本來已經準備休息就寢，忽然聽得前院亂哄哄的一陣嘈雜叫喊，緊接著韋勇手持雙刀，披頭散髮，裸身赤腳地衝進他的臥室，急促道：「亂匪殺進衙門，大人隨我快走！」

唐景崧大驚失色，一把老骨頭此刻竟有如矯健少年，從床上一躍而起，連鞋子也來不及穿，就跟著韋勇從後窗跳出去。

韋勇在前開路，兩人匆匆疾行，想要從後牆翻出衙門。但林家兵勇動作迅捷，很快地包抄了整個衙門。

兩個林家兵勇搜索到後院，正好撞上韋勇和唐景崧，舉槍大喝道：「站住別動！」

韋勇目測雙方距離不過五步，一句廢話也沒有，左手薄刃彎刀奮力甩出，同時屈膝蹬地，腳下爆發出一股極快的速度，如燕子抄水般掠地而出！

站在前面的林家兵勇見到一柄彎刀迴旋飛斬而來，連開槍都來不及，下意識就往旁邊躲，避開飛刀。

然而他雖然躲開了飛刀，卻還是沒躲掉死劫，韋勇眨眼間已經到他身前，右手刀閃電般切開他的喉嚨！

站在後面的林家兵勇開了一槍落空，下一秒，面前同伴已經中刀身死。

同伴的屍體還沒倒下，韋勇已經輕巧地繞過屍體，彎刀帶出一抹寒光朝他砍來！

林家兵勇根本來不及拉下槍栓上彈，但他也極兇悍，當下手中步槍一挺，槍口刺刀直扎韋勇胸膛！

這一槍扎得極快，但韋勇既然能被唐景崧招為貼身侍衛，除了忠心耿耿外，自有驚人藝業在身。只見他不閃不避，刀光猶如靈蛇貼著槍身滑過，直接斬下敵人手掌！

那兵勇只覺手腕劇痛，還沒張嘴叫出聲，冰涼的彎刀已經抹開他的喉嚨！

韋勇彈指間殺了兩個攔路的林家兵勇，也沒時間撿回扔出去的另一柄刀，拉著唐景崧便往後牆急奔。他剛剛其實也是出險招拚命，因為他知道此時必須爭分奪秒，否則很快就會被包圍。

兩人跑到牆邊，韋勇腳步不停，左腳躍起，右腳在牆上一蹬，一氣呵成翻上近兩人高的牆頭，隨即將腰帶解開垂下，朝下面的唐景崧道：「大人抓緊！」

唐景崧此時也顧不得自己年歲已高，使勁憋氣抓緊腰帶，抱在胸前，被韋勇雙手交替著拉上牆頭。

正當唐景崧以為要逃出生天時，腦後方忽然傳來一聲槍響，腰帶的另一端瞬間失去了拉力，唐景崧從半空中摔落地面，尾椎劇痛，震盪肺腑，幾乎喘不過氣來。緊接著身旁一聲重物墜地的悶響，參雜著瘮人的骨頭斷裂聲，韋勇從牆頭摔落，如爛泥般趴在地上，一動不動。

槍聲是從不遠處唐景崧的臥室響起，他剛才跳出去的那扇窗戶還敞開著，林朝保站在窗口，左手中的史密斯韋森左輪手槍仍保持射擊姿勢，槍口硝煙彌漫。他是第一個闖進唐景崧書房的，一進門就從窗戶看到有人在後牆上想要逃走，立馬開槍射中牆頭上的人。

林朝保瞇著眼，確認敵人已經沒有威脅後，反手將手槍插回槍袋，朝旁邊床上一個瑟瑟發抖的漂亮女人咧嘴一笑，然後翻窗而出，如閑庭散步般朝唐景崧走去。

韋勇趴在唐景崧身旁，他的頸椎在落地撞擊後折成一個怪異的角度，顯然就算林朝保那槍沒打死他，從那麼高的牆上摔下來也摔死了。

林朝保慢悠悠地抬腳跨過韋勇的屍體，在唐景崧身邊蹲下道：「大人好身手，不輸少年人吶！差一點就讓你爬過去囉。」

唐景崧抬頭看向林朝保，只見他一臉微笑，但那笑容帶著嘲諷戲謔，又有令人悚然顫慄的殺意。

### 第四十章

# 一等良民

林家兵勇很快控制整個衙門，將所有人綁縛起來，集中到後衙庭院，包含唐景崧和十幾個貼身侍衛。

前衙有幾個輪值看守辦公處所的衙役，包含源仔在內，也都被押到庭院中。

唐景崧為了今晚的鴻門宴，之前已經先把原本住在衙門的官吏們都趕走，但即便如此，庭院中此時也聚集了二十多人，個個惶恐不安，有如待宰羔羊。近百名林家兵勇分站兩列，個個腰佩單刀，手持火槍、弓弩。氣氛肅殺，有如刑場行刑。

林朝棟和丘逢甲兩人領著一批人，押著五花大綁的戴宗易從門口走進後衙庭院。

院中有幾張賞景的石椅，林朝棟大馬金刀地在一張石椅上坐下，居高臨下看著唐景崧，冷笑道：「想不到我們兩個這麼命大吧？」

唐景崧畢竟是有骨氣的讀書人，否則當年也不會孤身入越抗法，他自知難逃一死，仍凜然無懼道：「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林朝棟冷笑道：「看似公正剛直，卻是滿腹陰謀算計的卑鄙小人，你這樣的官我見多了。不過放心，我林朝棟還沒打算殺官造反。」

林朝棟這句話讓唐景崧鬆出一口氣，若能活命，自然沒人想死。

不料林朝棟一招手，八個林家兵勇從隊列中閃身而出，手持銳利匕首，大步走到唐景崧那些貼身侍衛旁邊，一人一刀捅入心窩，刨了一圈後才拔出來，眨眼間八名侍衛血濺當場，氣絕身亡。

唐景崧看得怒目圓睜，一口老血噴出，怒吼道：「林朝棟！你出爾反爾！」

林朝棟冷眼旁觀，不帶一絲波瀾的聲音道：「我不會殺官造反，但你的親兵可算不上官。」

說話間，那八個行刑的林家兵勇動作不停，很快將唐景崧的貼身侍衛殺得精光。

唐景崧老淚縱橫，這些貼身侍衛都是廣西老家帶出來的族人，或是沾親帶故的親友子姪，忠心耿耿地跟隨他轉戰各地多年，沒成想沒有戰死在沙場上，反而是在自家門內，一個個像殺豬放血一樣被宰掉。

林家兵勇舉刀走向剩下的衙門差役。

一眾衙役見八個索命無常走來，紛紛痛哭失聲，不斷磕頭求饒。

為什麼當朝二品武將林朝棟會突然領兵殺入衙門？那些衙役根本沒搞清楚今晚到底發生什麼事，他們都是本島人，都被唐景崧排除在那場計謀之外，連在衙門當差十多年的老油條源仔都只是隱約猜到有重大變故，但也沒想到會演變成這樣。

眼見眾衙役命懸一線，站在一旁的守崙叫道：「刀下留人！」三步併作兩步急奔而出，張開雙手擋在眾衙役前面，向林朝棟求情道：「林老爺，這些人對於今晚的代誌（事情）都毫不知情，只是恰好今晚輪班值守。不知者無罪，我拜託林老爺饒他們一命。」

眾衙役也紛紛哭喊求饒道：「是啊，大人，我們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啊。」「大人，我家上有老父母，下有妻子，都還在等我回家，求大人開恩吶。」

初生之犢不畏虎，守崙赤手空拳護著眾衙役，年輕的臉龐上神情顯得分外堅毅。

林朝棟看在眼裡，忽然心中起了一個玩笑，表面上不動聲色嚴肅道：「少年人不知天高地厚，今晚的事情不是可以傳出去的，豈能留下活口？！看在你救過我一命的份上，這些人我可以放過一個，你要救誰，自己挑吧。」

眼前突然多了一線生機，眾衙役把握機會，紛紛擠到守崙腳下哭求饒命。

守崙登時陷入兩難，源哥肯定是要救的，他對自己最為照顧，但自己一旦說出口，就等於宣判其他人的死刑。這些人平時在衙門雖然跟自己打交道不多，但見面三分情，這一個月共事下來也都有些情份在，要親手把他們送上絕路，自己實在做不出。

守崙正不知所措，左右為難時，林朝棟忽然揮手說道：「把他們都放了吧。」

見守崙臉上錯愕的神情，林朝棟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江湖險惡，世情狡詐，有時候你怎麼選都是錯誤，希望你不會再陷入同款（一樣）的困境。」

眾衙役身上綁縛的繩索被割開，林朝棟的獨目在他們身上一一掃過，沉聲道：「我知道你們住在佗位（哪裡）。什麼樣的話該講不該講，你們應該心裡清楚。臺北城內要是有風聲提到今晚的事情，我會找上門，到那時候，你們會很後悔為什麼沒有乾脆今晚死在這裡。」

眾衙役連連點頭，連滾帶爬地逃出衙門。

庭院瞬間安靜了下來，俘虜只剩唐景崧和戴宗易兩人。

院中屍橫遍地，四面漫開的鮮血在月色的照映下彷彿一池清泉，看不出那怵目驚心的豔紅。

林朝棟問戴宗易道：「你有什麼遺言要交代？」

戴宗易搖搖頭，慘然一笑，淒涼道：「我全家人都在等我，等三十年了，他們每夜都在夢裡呼喚我。我獨自苟活在世間，只為報仇血恨，如今報仇無望，我該去見他們了。」

林朝棟沉默半晌，長嘆一聲，抬手指向唐景崧的臥室，唐景崧的小妾還被關押在那裡，開口道：「彰化戴家本是武林名門，不該就此絕後。那裡面有個女人，你若能留下後代，我保他平安長大，傳你戴家香火。」

正所謂：「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戴宗易其實也想過娶妻生子，留下後代。

但清治臺灣二百一十年，「禁攜眷令」幾乎涵蓋整個時期，官府只允許男丁來臺，女眷來臺唯一的辦法是找「客頭」（人蛇集團）冒著高風險偷渡，所以臺灣男多女少，即便與平埔族（住在西部平原，漢化較深的原住民）通婚，成年男性結婚率仍不到四成，更不用說戴宗易這種亡命江湖的匪類。

戴宗易點頭起身，林朝保上前將他鬆綁。

戴宗易甩了甩手，活絡麻掉的雙臂，推門走進唐景崧的臥房。

屋內很快傳來女子驚恐尖叫、抗拒求饒的聲音。

雖然屋裡的小妾是唐景崧來臺灣作官後才買來作伴的，但也陪伴他七年多，不僅樣貌出眾，身材曼妙，而且能歌善舞，才藝雙全，一直讓他十分喜愛。聽著屋內的聲響，一股屈辱怒火在唐景崧胸膛裡熊熊燃燒。他知道此時開口只會招致林朝棟的嘲弄，於是他咬牙切齒，額頭上青筋突起，低頭瞪著地面，希望這一切盡快過去。

良久，屋內聲響停息。戴宗易從屋內走出，或許是明知必死，他特意將身上衣服拉得整齊挺直，腰帶紮得緊實，看起來格外精神，手中拿著一本冊子，封面沒有寫字，不知是什麼內容。

戴宗易將冊子遞給林朝棟，說道：「這是戴家家譜，還有戴氏八卦掌的心得要訣，等我兒子長大成人，請你交給他。」

林朝棟接過冊子，道：「若你有後，我會照此家譜，立神主牌位讓他祭拜。但八卦掌的心得要訣，我會轉交給內地八卦掌的門人。你後代不習武，可以平平安安過一生。」

武林規矩：習武之人若是有幸習得某門派的武學，日後遇到該門派的門人前來交流，也必須毫不藏私地將該門派的武學傾囊相授。

這是因為武林門派起落無常，有時碰到大災大難，或是將江湖仇殺，會導致門派斷層。為了避免絕藝失傳，才有了這樣的規矩。當然，自己額外的體悟和結合自家武學之後的招式變化，都不在傳授的範圍內。

八卦掌是咸豐年間董海川所創，在內地十分風行，但在本島僅有戴氏一支。

江湖險惡，人心難測。對於仇人後代，不斬草除根已是大慈悲，更何況讓他們習武？

林朝棟只答應一半，反而戴宗易放下心來，認為林朝棟是認真做下的保證，不是信口開河。

戴宗易朝林朝棟抱拳致謝，忽然從袖中翻出一支短刺，狠狠扎入自己心窩！當場倒地氣絕！

眾人上前查看，原來那支短刺是根女用髮簪，想必是唐景崧小妾所有。

或許是因為抱持著自己能留下戴家後代的希望，戴宗易手中的這根髮簪最後是用來自我了斷，而不是行刺林朝棟。

守崙默默看著戴宗易的屍體，心想，不到一個時辰前，他才幾乎要砍死自己，如今橫屍在地，自己心中卻沒有半分喜悅，反而是一種深沉的悲哀。可能是那三十年的血海深仇太過沉重，遠遠超乎自己想像，即便是經歷過你死我活的血戰，守崙還是很難對戴宗易產生恨意。

林朝保嘖嘖道：「好氣魄！真是無采（可惜）這樣的好漢。」語氣裡滿是惋惜之情。

林朝棟微微點頭，朝堂弟道：「去把那個女人帶出來，這裡清理一下，我們走。」

林朝保走進唐景崧的臥房，只見那小妾已經穿好衣服，強忍淚水正在收拾細軟。院中發生的事情她從窗戶看得一清二楚，早明白了自己的命運。

那小妾確實是難得一見的美人，一臉梨花帶淚，更顯楚楚可憐，林朝保輕挑道：「嘖嘖，確實是真水（漂亮），姓戴的也算是做了個風流鬼，死得不差。」然後走回院中，指揮林家兵勇們在後院挖了個大坑，把地上的死屍都扔進去埋起來。

### 第四十一章

# 勸世歌江湖調

周圍的人群忙前忙後，挖坑、搬屍、埋葬。唐景崧一臉木然地站在院中，彷彿自己是空氣一般，看著自己忠心耿耿的侍衛們被黃土一鏟一鏟慢慢掩蓋，絲毫沒有反應。甚至就連他的小妾跟著林朝保一起離開時，他的眼皮也沒動一下。

那小妾臨走時看了唐景崧一眼，暗歎平時威風凜凜的二品巡撫大人，現在也跟一般老人沒有差別，她只希望戴宗易真的有留下後代，這樣至少她還能活命。

林家兵勇手腳俐落，很快將十幾具屍體盡皆掩埋。

林朝棟跟丘逢甲兩人低聲商量一陣子過後，走到唐景崧旁邊，將綁縛的繩子割開。

林朝棟開口道：「你不仁，我們不義，留你一命，算是便宜你了。從現在開始，我棟軍士兵負責衙門安全，閒雜人等不得進出。」

堂堂一省巡撫被明目張膽地拘禁在巡撫衙門內，實在諷刺。但從唐景崧擺下那桌鴻門宴開始，雙方以往表面上的和平共處就已經不復存在，注定會是不死不休的局面，只是現在時勢所逼，林朝棟不得不留下唐景崧的命。

林朝棟繼續道：「既然和談條約已定，想必日本番仔很快就會登島，我臺人抗日義軍需要一個名義領袖，你身為本省巡撫，不僅名正言順，也是責無旁貸。我們過兩天會再來，到時候你最好已經想通這一點。」

唐景崧依舊一臉漠然，彷彿沒聽到似的，林朝棟也懶得多說，和丘逢甲兩人離開衙門。

林家兵勇跟在林朝棟身後井然有序地離開，但有十八人留了下來，四散在衙門各處「保護」他的安全。

四下無人，唐景崧的神情開始變化，變得極度猙獰扭曲！

他剛才咬牙強忍憤怒的力道過大，牙齦迸出鮮血，從嘴角流下，有如厲鬼詛咒般，一字一句道：「林朝棟，殺親之仇，奪妾之恨，我早晚會要你林家滿門血債血還，以命償命！」

守崙回到自己租的房子時，遠方傳來更夫敲響的規律梆子聲，代表著已經三更。

今晚是他此生度過最長的一晚，不僅是最接近死亡的一晚，也是看過死人最多的一晚。

他剛躺上床，精神一放鬆，河畔血戰的疲憊感瞬間湧現，很快便沉沉睡去。

這覺一直睡到過了中午，守崙才被肚子餓醒。

他洗完臉，懷裡揣些錢，一瘸一拐地出門，在一處路邊攤吃了一大碗豬油拌飯，吃飽後又到旁邊茶樓，點了壺烏龍茶。

跑堂的店小二送上來一個圓形托盤，托盤上有裝好茶葉的茶壺、茶海（又稱公道杯）、茶杯等，泡茶器具一應俱全，另外送上一大壺剛燒滾的開水。

守崙將滾水倒入茶壺，心中默默算著茶葉浸水時間。

茶樓內有個彈月琴的藝人，兩根琴弦撥動著「江湖調」，滄桑的嗓子唱著：

「我來唸歌囉，互恁聽哩，無卜怯錢啊免著驚兮，

勸恁做人閣著端正，虎死留皮啊人留名兮。

講甲當今囉的世界哩，鳥為食亡啊人為財啊兮，

想真做人閣著海海，死將何去嘛生何來咿。

咱來出世囉，無半項哩，返去雙手啊又空空兮，

站在世間是若眠夢，死了江山啊讓別人兮。

做人道德囉著愛守哩，榮華富貴啊難得求啊兮，

毋通貪求財子壽，萬事開化免憂愁咿。

勸恁朋友囉，著做好哩，世間暫時啊來𨑨迌兮，

咱作好作歹是都有報，天理昭昭不是無啊矣。」

這首「勸世歌」流傳極廣，守崙已經聽過不下一百遍了，但這次聽來卻讓他感慨萬千。

昨晚發生的事情太多太快，到現在仍讓他有些不知所措。

歌詞裡勸人為善，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但到底何者為善？何者為惡？

看似道貌岸然的唐景崧設下陰謀詭計害人，似乎罪有應得，但最後那蒼老無助、形單影隻的樣子，卻讓守崙倍感同情。

林朝棟是「棟軍」統帥，臺灣武將第一人，堂堂巡撫十幾個貼身侍衛，說砍就砍了。殺伐決斷，大膽果敢，就像戲文裡演的英雄豪傑，但守崙對他欽佩之餘，也為那十幾個侍衛的死而感到遺憾。

最讓守崙不知道該作何感想的就是戴宗易，三番兩次要致自己於死地，而且還想殺死林朝棟和丘逢甲，這兩位閩、客兩大族群的頭面人物若是身亡，日本軍隊要取下本島易如反掌。將私人恩怨看得比民族大義還重，照理說是讓人十分不齒，但守崙卻覺得自己能理解戴宗易。

從小到大所看的戲曲裡，好人壞人黑白分明，底下的觀眾也是愛恨分明。壞人都是無惡不作，奸臣都是喪盡天良，良民都是受盡苦楚，英雄都是替天行道。

但現在守崙實在理不清自己究竟該愛誰，該恨誰。

回想起秉義哥那晚的擔憂，自己當時覺得他杞人憂天，如今看來是自己想簡單了，本島人之間恩怨情仇牽連數代，要凝聚起來抗日恐怕不是那麼簡單。

守崙陷入煩惱之中，忽然面前多了一個人，身形健壯，腰間左右槍套各插著一支史密斯韋森左輪手槍，正是林朝保。

林朝保自顧自地拉開對面的椅子坐下，臉上依舊帶著玩世不恭的散漫微笑，問道：「在想啥？我佇你面前站半天你也沒看到。」

守崙忙道：「失禮失禮，保哥喝茶。」將手中茶壺裡的茶水倒了一杯遞給林朝保。

林朝保伸手接過茶杯，湊到鼻子前嗅了嗅，聞到一股茶葉泡太久的酸澀味，皺眉道：「嘖嘖，你這茶葉浸過頭囉，走桌的（跑堂的店小二）！來一壺高山的！」

店小二手腳麻利地送上新壺新茶，將舊壺收走。

林朝保將新茶葉湊到鼻前嗅了嗅，滿意地點點頭，掏出一些碎銀打賞店小二道：「茶錢，免找（不用找錢）。」

林朝保將茶具托盤拉到面前，伸手在熱水壺上方感受了一下水的熱度，然後提起熱水壺將滾水沖入茶壺。

即便林朝保直接了當地嫌棄茶水，甚至喧賓奪主地拿過茶具，但他的態度是如此自然大方，舉止是如此從容磊落，讓守崙絲毫不覺得被冒犯，反而還覺得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林朝保算算時間差不多，將茶壺下傾上提了三次，將茶湯注入茶海之中，而後從茶海倒入守崙面前的茶杯。

這茶壺三次下傾上提有個雅緻的名稱：「鳳凰三點頭」，目的在於使茶葉和茶水上下對流，達成茶湯濃度一致。

守崙伸手拿過茶杯，還沒喝就聞到一股香氣撲鼻而來，稍微吹涼後輕啜一口，只覺滿口茶香帶著若有似無的蜂蜜甜味，一股果香縈繞鼻腔而上，嚥下茶水後，唇齒間殘留的香甜反而更加明顯。守崙忍不住讚道：「好茶，好茶，我從沒喝過這麼好喝的茶！」

林朝保笑咪咪道：「好喝就好囉。我佇邊上看你那壺茶浸了半天，都快比我的尿還酸了，是在想啥？」

守崙不好說出自己滿腹心思，只道：「保哥，我想返去臺南。朝廷跟日本番仔的和談條約簽了，他們大概很快就要來了。我要趕緊跟秉義哥講，還有幫我們臺南民團義軍訓練射擊。」

林朝保點頭道：「要返厝就返去啊，有啥好想的。要不要幫你安排船？」

守崙搖頭道：「毋免（不用）麻煩，我去港口那邊問，找一條要去臺南的船就行。」

林朝保突然想起一事，一拍腦袋道：「哎呀！我還得給你找那支溫徹斯特步槍，你那是美國槍，咱林家沒有，我去『廣源行』（美國洋行）一趟！」說罷起身揮揮手就走了，來去如風，守崙連想客氣幾句都來不及。

守崙似模似樣地模仿林朝保泡茶，總覺得沒有林朝保泡得好，不過跟自己以前泡的比起來還是好得多。

喝完了茶，又掏了些零錢給那彈月琴的藝人，瘸著傷腿步出茶樓往街上走去。

守崙走了幾家商行問有沒有近日去臺南的順風船，順便沿路逛街。

但說也奇怪，以往讓他興高采烈的新鮮事物，今天卻都不再有吸引力，守崙只覺得意興闌珊，恨不得趕快找條船回臺南家裡去見父母家人。

守崙很快找到一條三日後出發的本地商船。

出發前一晚，守崙去林家大宅向林朝棟辭行。

林家人都認得這個捨命救下家主的年輕人，客客氣氣地引領他進到大廳，請他稍坐，然後自己去通報家主。

不到兩分鐘的時間，進去通報的林家人回來道：「家主有請。」引領著他進到一座偏廳。

守崙甫進廳就被嚇了一跳，林朝棟以武將立家，這偏廳佈置得跟軍中帥帳一樣，一幅巨大的臺灣地圖如屏風橫掛在廳中，圖上標註著各處山勢河流，以及各地砲台、兵營的駐軍人數，還有各個城市、大小村莊的位置和人口，種種資料鉅細靡遺，看得守崙暗暗稱奇，心想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林朝棟對本島瞭如指掌，當年能夠擊敗威振天下的法國遠征軍，果然不是僥倖。

面對地圖的前方擺著一張長六丈、寬兩丈的長方大桌，桌邊設有椅凳，十多人圍桌而坐，之前那晚「東薈芳」聚會時的七大家族代表人物齊聚一堂，此外有幾位名望頗著的本島仕紳，另外還有幾個白皮膚的洋人，顯然正在商議極重要的事情。

### 第四十二章

# 三國干涉還遼

林朝棟見守崙進門，招手讓他來到身邊，介紹道：「這位少年英雄叫陳守崙，槍法神準，百步穿楊，是臺南府舉人陳秉義的族弟。阿崙，來見過各位阿伯阿叔。」

這裡在座都是臺灣本島首屈一指的官商大人物，守崙不過是個來自無名村庄的鄉下青年，林朝棟如此正式地介紹他，而且有推崇抬舉的意味，自然是因為守崙昨晚捨命相救。

守崙拱手躬身，客氣道：「阿伯好，阿叔好。」

眾人都是微微點頭回禮，只有陳中和向他露出微笑道：「既然是秉義的族弟，我們就是一家人。」頗有幾分親近之意。

林朝棟順勢接話道：「不錯，臺南與打狗相鄰，你們肯定會多有來往。阿崙，你邊上坐著先聽，晚點我有話要你帶返去講給秉義知曉，我幾天前發了電報給臺南，告訴他們和談條約的內容，但內底（裡面）有些話不方便講。」

守崙點頭，自己拿了張椅子坐到邊上旁聽。

眾人繼續回到之前的話題。

一名褐髮洋人道：「以國際法的規定，一旦停戰條約簽訂生效，雙方都必須遵守以及執行條約內容，否則視同毀約。以目前的局勢來看，我不認為清國政府會主動要求重新談判。」

這名洋人是在淡水海關稅務司任職的美國人荷西亞・摩斯。

自從馬關條約簽訂後，林朝棟、丘逢甲等本島仕紳就一直在想方設法，研究可行的抗日策略，因此邀請幾名在臺灣的各國友人幫忙出謀劃策。

摩斯見多識廣，對於國際商業規範領域很熟悉，同時在東亞多年，了解各國政治情形，因此也被邀請參與會議。

現代人往往會覺得清末時期是落後野蠻的，其實並非如此。

十九世紀的國家之間交流往來已經十分頻繁密切，尤其在電報纜線鋪通後，長途溝通變得相當方便即時。

雖然荷蘭海牙國際法公約是在一八九八年才簽訂，但在故事中的此時，一八九五年，也已經有成熟的國際法，又稱「萬國公法」，作為世界各國所默認的行為規範，從國家自主權、各國領地權、兩國交戰條規、交戰權利等等，都有所闡述。

鹿港許家家主許元英道：「這次談判是李鴻章嚴重失職，不僅失了臺灣，還失了遼東半島。朝廷未必同意這個談判結果，否則也不會請俄德法三國加以干涉。既然日本番仔能將遼東半島還給我國，臺灣自然也能還。」

許元英所說的「三國干涉還遼」是在馬關條約簽訂後隨即發生的國際大事：俄德法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

李鴻章在談判時做了兩手準備，一邊跟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一邊又向各國請求外交斡旋。

俄羅斯帝國沙皇尼古拉二世對遠東地區一直有所圖謀，一向將清國的東北滿洲和遼東半島視為囊中之物，這次日本虎口奪食直接觸怒俄皇。在清國私下向各國請求外交斡旋後，俄國外交部立即率先以電報發函給日本外務省，警告日本政府應放棄領有遼東半島，並聯合了德意志帝國、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一同發表正式聲明：「查閱日本國向清國所要求之媾和條件，認遼東半島為日本所有，不特有常危清國首都之虞，且同時朝鮮國之獨立亦為有名無實，對於將來遠東之和平予以障害」，要求日本撤出遼東半島和朝鮮半島。

日本此時剛剛興起，雖然全殲北洋水師，讓自家的聯合艦隊頂替了「東亞第一艦隊」的名號，但仍沒有底氣敢跟世界列強之一的俄羅斯帝國硬碰硬，所以想尋求英國介入，不過英國由於利益不足，始終保持中立。日本無奈之下，只能忍氣吞聲退還遼東半島，改要求三千萬兩白銀的賠款。

這消息讓臺灣本島不少有識之士精神大震，興起一派說法，認為即便條約簽訂，仍有辦法透過外交方式扭轉乾坤。

許元英就是其中一位，只聽得他繼續道：「我們應當立即聯合本島所有仕紳上書朝廷，重點還是要讓皇上知道，我兩百萬臺民寧死不願為倭奴，莫讓李鴻章的讒言蒙蔽聖聽。賠款金額好講，莫說三千萬兩白銀，即便六千萬、九千萬，我們在座各位湊一湊，也都足以支付。」

許元英所言非虛，臺灣物產豐饒，貿易昌盛，幾大家族的財富都是富可敵國。

但鹿港許家以國際貿易開業立家，不入朝堂，不了解官場中的實際情形。

清政府權力中樞其實始終掌握在以滿人為主的王公貴族手中，雖然漢人官員的地位在太平天國之亂後大大提升，民間甚至有「四大漢臣」的說法，但在朝堂之上，漢人地位終究低於滿人，沒有決斷政策之權。

丘逢甲認為大家既然聚在這裡，誠心誠意要討論出個對策，那最好還是坦白說出實際情況，以免大家基於錯誤認知做出錯誤決定，於是搖頭開口道：「就我所知，其實李鴻章在跟日本談判時，並非自行作主，而是每天將談判內容用電報發回朝廷，由朝廷諸公決斷。況且他為了此次談判還中槍受傷，在皇上眼中勞苦功高，我們上書陳情的效果恐怕有限。此次日本之所以『還遼』，還是出於對俄羅斯的畏懼，所以要日本『還臺』，還是得尋求國際上的盟友。」眼珠一轉，望向場中另一個洋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遠東艦隊的少將盧貢・馬卡爾。

明眼人都看得出，法國加入「三國干涉還遼」的聯合聲明並不是吃飽沒事湊熱鬧，而是為了臺灣這座島嶼。

清日海戰後，駐紮在越南的法國遠東艦隊在一直在密切注意東亞局勢。他們的野心不僅限於越南、寮國等東南亞地帶，十多年來一直想找機會拿下戰略位置重要的臺灣。

以臺灣為海軍基地，遠東艦隊可以威脅清國東南沿海整條綿延千里的海岸線。這點從明朝開始倭寇為禍東南沿海，直到清朝末年，五百年來都沒有改變。此外，日本有許多重要的軍事、民生物資必須仰賴進口，例如橡膠、樟腦等，都是來自熱帶、亞熱帶地方。而臺灣就在東南亞和日本這條航線中央。如果法國能佔領臺灣，就等於間接控制日本的發展，無論在軍事上或經濟上，法國都能夠大大提升對日本的政治影響力。

法國政府一邊在外交場合譴責日本政府，同時命令遠東艦隊指揮官海軍上將瑞尤尼爾對於臺灣局勢作出評估。艦隊參謀少將盧貢曾經在法國駐廈門使館任職，閩南話流利，而且來臺多次，熟知臺灣情勢，立即應指揮官瑞尤尼爾的命令，坐快船連夜趕來臺灣，跟本地人進行接觸。

盧貢本想先跟唐景崧接洽，不料卻被擋在衙門外，根本見不到人，而後被林朝棟請回林家商議。

盧貢認得在座這些人都是臺灣本島重要人士，卻不見唐景崧和那些朝廷派的內地官員。他是老成持重的人，並不多嘴多舌，聽了大半天後，大概也猜測出本島人跟內地人之間出現不合。

無論兩邊合不合，盧貢只在乎支持哪邊符合法國的利益。既然本島人明顯抗拒日本接收統治，盧貢便接著丘逢甲的話，順水推舟道：「涉及領土割讓時，國際公約賦予割讓地住民同意權力，被割讓地公民若是反對，法蘭西第三共和國願意支持該地公民對抗強權。」

林朝棟與摩斯交情深厚，也比較信任摩斯，轉頭問道：「摩斯先生，你怎麼看？」

摩斯遲疑一會兒，猶豫道：「清國官兵在本島反抗日本軍隊接收的話，視同撕毀和談條約，清國政府勢必招致日本的非難，日本很可能會再啟戰端，所以清國政府為了避免主動違約，可能會阻止你們反抗日軍。不過，如果你們能在清國放棄本島主權後，立即宣布獨立，以『國家』形式對抗日本軍隊的話，清國應該不會受到非難，也能以國家名義要求國際斡旋。」

摩斯沒說出口的是，臺灣人得先付出足夠的傷亡後，法國才能有藉口介入，而之後臺灣人還必須得支撐到法國艦隊出面。

類似的外交伎倆在現代社會也屢次被使用，例如美國在古巴主導的「豬玀灣事件」，便以其悲劇收場而聞名於世。

林朝棟沉吟思考，臺灣本地官員仕紳中也有不少人提過立國的想法，但倉促之間成立、依靠鬆散民兵組織的弱小國家，要跟有完整編制、裝備精良、訓練完備的日本軍隊直接對抗，其結果可想而知。他雖然抗日態度堅決，屢次表明會率領棟軍戰鬥到底，但也知道不可能憑藉棟軍三萬人就擊敗日軍。唯一可行的辦法還是要爭取歐洲列強的支持，然後以軍事方式阻止日本軍隊佔領本島，只要拖延到列強介入，就能迫使日本退兵。

會議接下來的討論大多圍繞在國際法的框架下，本島人應該如何建國，並且如何以國家名義向世界各國爭取外交斡旋。

守崙坐在一旁聽得似懂非懂，只覺得這國際法跟江湖規矩差不多，都是大家口頭上喊得響亮，但沒什麼人真正會遵守。

例如說「生死狀」這個規矩，比武前簽生死狀，寫明被打死了自認倒楣，不得報復，但報復的事情還是時有所聞，所以大家去比武時都還是會帶上一大票師兄弟觀戰接應，以防打贏對方後，被對方的門人朋友設埋伏圍殺。

江湖規矩之多，族繁不及備載，唯一的共通之處就在於其解釋的方式：誰的拳頭大，誰的解釋就比較有道理。

### 第四十三章

# 救臺兩策

這場會議一直開到深夜才結束，大家三三兩兩地離去。

廳內只剩林朝棟和守崙兩人，林朝棟將目前計畫告知守崙，讓他轉告陳秉義。

根據大家討論的結果，目前有上下兩策：

上策是「先聲奪人」。馬關條約簽訂後，要在雙方正式交換條約之後才會生效，若能在換約之前爭取法國政府正式介入，利用「干涉還遼」的力量再次「干涉還臺」。若能成功則萬事無憂，大家依然是清國子民。

下策是「亡羊補牢」。根據在日本探聽得到的消息電報傳回，退還遼東半島此事已在日本舉國上下造成極大憤恨不滿，主和派首相伊藤博文住家外面抗議人潮洶湧不絕，痛斥其為賣國賊，其所承受的輿論壓力更勝於李鴻章。日本民眾更認為這次迫於俄國軍事威脅，不得不讓出日軍將士犧牲性命辛苦打下的領土，是國家民族的奇恥大辱。在這樣的輿論壓力下，日本政府很有可能不會再退讓。若上策不成，本島人只能在中日雙方換約後立刻獨立建國，以國家名義向國際請求外交斡旋，然後以本島軍事力量抵抗日軍佔領全島，支撐到法國遠東艦隊來援。

守崙跟大部分臺灣人一樣，對曾經試圖入侵的法國人抱持著負面想法，猶豫一會兒後，鼓起勇氣問道：「林老爺，你以前跟法國人打過仗不是嗎？他們也不是好人，利用他們打日本人，要是他們到時候藉機留下來了不走⋯⋯」

林朝棟笑道：「我何嘗不知法國人覬覦我們這塊地方，但正是如此，我們這『驅虎吞狼』之計才有法度（有辦法）奏效。若是他們不想要臺灣，我才要煩惱，因為我們連談判的本錢都沒有。」

守崙問道：「難道我們一定要靠外人嗎？我們不能靠自己打跑日本人嗎？」

那晚在「東薈芳」群雄會聚，林朝棟一句「棟軍三萬零八百人，讓日本番仔有來無回」講得豪氣萬丈，讓守崙聽得熱血沸騰，他想不明白為什麼突然又需要尋求法國人的幫助了。

林朝棟拍了拍守崙肩膀，語重心長道：「阿崙，打仗不是江湖械鬥，不是哪邊比較勇猛、士氣比較高昂就能打贏。打仗打得是槍跟砲，哪邊槍砲多就能贏。一個人再勇猛，中了子彈都一樣要倒下。日本番仔的軍隊二、三十萬枝槍，我現在連要湊齊一批完好的槍枝配發給棟軍每個士兵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子彈，平均一個人不到三顆子彈，就算每顆子彈都打中一個日本番仔，我們也殺不完他們。現在日本番仔的砲艦封鎖了大部分的物資補給，只靠少數洋人商船上的走私貨，我們根本來不及買到足夠的槍枝彈藥。還有砲，砲是真厲害，一砲打下來幾十個人都沒了，任你武功蓋世都無底走（沒處跑）。日本艦隊幾十門砲一轟，我們人再多都不夠死。我們現在只有幾處清軍駐紮的砲台有幾十門砲，不只射程比不上，我連它們還能不能用都不知道。只靠我們要打贏日本軍隊是不可能的。」

林朝棟一席掏心掏肺的話，讓守崙感到十分羞愧自慚，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了。

他還以為所謂抗日就像村子之間的械鬥一樣，只是規模大上幾十倍罷了，只要振臂一呼，大家提著刀槍棍棒加入義軍，看到日本軍隊就衝殺上去，砍得他們片甲不留便是。回頭想想實在是幼稚過頭了。

林朝棟好言寬慰守崙幾句，說罷向守候在一旁的家人招手。家人從後堂拿出一個沉重的長方形木箱放在守崙面前，裡面裝著十五支嶄新的溫徹斯特步槍，都包在油布包內，步槍周邊還有許多盒排列整齊的點三零制式無煙火藥子彈，目測大概有四千發。

守崙不是不懂市價的人，十二兩銀子一支步槍，一兩銀子二十顆子彈，加上此時軍火物資緊張，價格成倍高漲，這一箱少說價值六百兩銀子以上，相當於是自家辛勤賣鞋十年的收入。如此價值不菲的重禮，嚇得他趕緊推辭。

守崙的救命之恩，林朝棟心中感念，豈會在意這些錢財，揮揮手道：「你收下便是，算是我給你庄裡義軍的禮物，總不能讓人揮著大刀去跟日本番仔的槍砲拚。那叫做自殺，不叫抗日。」

林朝棟言之有理，守崙便不再推辭。

臺南府，下什塭仔外連綿不絕的農田。

陳秉信踩在田埂上巡視著稻田，時不時彎腰將看到的稗子連根拔起。稗子長得很像稻子，但卻是一種雜草，會搶走稻子的養分，是農人們最厭惡的害草。

陳秉義從遠處過來，招呼道：「阿信，今年的稻子發得安怎（長勢如何）？」

秉信皺眉嘆氣道：「唉！希望能比去年較好，這地這麼鹹，什麼都歹種，發得又慢，作風颱又淹大水，也不知道咱們祖公怎麼會跑來開基業。」

下什塭仔這村莊座落於近海位置，是近一、兩百年才沖積出來的平原地，所以地勢低，每逢颱風都淹大水，而且土壤仍帶著海水浸泡過後的鹽分，鹹度很重，不好種植作物，最多一年一次收成，不像其他庄一年能有兩收。

秉義笑道：「我們都在這裡過四代了，現在怪祖公也太晚囉。」

秉信搖搖頭，自己也覺得這樣的抱怨有些好笑，好奇問道：「阿兄，你今日怎麼有閒來田裡？府城那邊招募義軍的事情怎麼樣了？」

秉信這一代的幾個兄弟中，秉義是最有出息的讀書人，並不處理家中的農事。

其實秉義自幼體弱多病，父親看他的身體做不得農事，便把他送去私塾。本來只是希望他能學好識字算數，將來能去給商行做掌櫃那樣輕鬆的活，但沒料到他天資聰穎，竟是一路考取秀才、舉人，後來還當上知府大人的師爺，成了全家，乃至於下什塭仔這塊鄉下村莊的臉面人物，也是頭號仕紳。庄裡人若有糾紛，都是由秉義仲裁。

但秉義的名望也僅限於在庄裡，在府城那樣的大城市裡，願意給他面子的人並不多。

秉義苦笑道：「幾個大家族爭來爭去，都要做這個義軍統領，我規氣（乾脆）返來厝裡看看，省得心煩意亂。」

秉信拍拍他的肩膀道：「返來也好，我正煩惱著今年的稻子應該要怎麼辦，看樣子唐山（意指大陸內地）人今年是不會過來收稻子了，要是賣不出去，我們該怎麼辦？也不知日本番仔咁有（可有）吃米？」

不料秉義神情肅穆道：「這些米寧可燒了，也不能讓日本番仔買去吃。」

秉信感到愕然，燒掉這些辛辛苦苦種起來的稻米，這不是暴殄天物、浪費糧食嗎？死後下地獄要做餓死鬼的。而且買稻苗的錢有一部分是借來的，要是不賣掉稻米，哪來的錢去還債主？難道要賣土地嗎？

不過秉信的年紀也已近三十，不是青少年了，隱隱知道這些問題不好問出口，加上二哥秉義一向是家中最有權威的人，秉信便默默地不作聲。

守崑從一旁的農田走來，向兩人打招呼。最近農事正忙，各家各戶都欠人手，身體已經養好的守崑便去做幫手賺點收入。

守崑那塊田中還有一個年輕窈窕的女子低頭在巡稗子，正是庄裡最漂亮的桃妹，秉信暗暗壓下心中嫉妒，故作無事取笑道：「阿崑，你都訂親了還這麼風流，難道想娶桃妹作二房？」

守崑害羞尷尬道：「信哥，我一個老婆都不知養不養得起，哪敢去想二房。她家缺人手，我來幫忙一下罷了。」

三人閒聊著，守崑的視線順著庄裡聯外道路延伸到遠方，忽然一輛牛車緩緩出現在道路盡頭，牛車上載著一個大箱子，箱子前面坐著兩人，遠遠見他們頭戴斗笠，慢慢地朝庄裡來。

守崑瞇著眼睛看了一會兒，高興道：「啊！是阿崙！我弟回來了！」沿著路向守崙跑去。

一顆子彈十二克，四千發子彈就是五十公斤，加上一支槍五公斤，林朝棟給的那箱軍火足足有上百公斤重。

守崙一路從馬沙溝港口下船後，雇了輛拉貨的牛車把那箱軍火拉回下什塭仔。那頭老牛喘著粗重鼻息，走走停停三個多小時，直累得筋疲力竭，好不容易才走到目的。

守崑看著弟弟腿上包紮的傷口，有些擔憂道：「你受傷了？傷得有嚴重否？」

守崙道：「無要緊，不過說來話長，晚點再講吧。」

守崑點點頭，雙手伸到牛車載運的箱子下奮力一抬，感覺入手格外沉重，訝異道：「你這箱子內底裝什麼？至少有兩、三百斤！」

守崙抹抹嘴邊水漬，神秘笑道：「這內底的物件（東西）可重要啦，等見到了秉義哥再講。」

說話間，秉義和秉信也迎了上來，幾人見面招呼後，守崙像個孩子獻寶般，急不可耐地打開木箱蓋子，展示裡頭的槍枝彈藥。

縱使秉義平時穩重，此時也忍不住高興笑道：「太好了！有了這些武器，我們就不怕打日本番仔了！」

幾人將牛車拉回陳秉義家中，沿路有許多好奇的村民上來圍觀，猜測守崙是帶了什麼好東西回來。

秉義不停揮手勸大家散開，說之後會再向大家說明，直喊得他口乾舌燥，聲嘶力竭。

### 第四十四章

# 走火入魔

四人回到秉義家中，秉義讓家人送上涼水。

守崙一邊喝著涼水，一邊講起林朝棟要他帶回來的訊息和戴宗易那晚的事情經過。

秉義聽到昔日上司謀害林朝棟、丘逢甲不成，反被兩人羞辱，最喜愛的小妾被當面強姦，而後被軟禁在衙門內，心中不由得五味雜陳；而後又聽完林朝棟的上下兩策，沉默不語。

守崙試探性問道：「秉義哥，你認為他們的策略不可行？」

秉義搖頭道：「臺北能人多，通才達識，消息靈通，我們在此鄉下一隅，矮子看戲（比喻見識有限），自然比不上他們在臺北的見識。好比講，我們在想獨立建國這件事，其實他們早就想過，而且都已經想到下一步要做什麼，比我們看得遠多了。」話鋒一轉，嘆道：「只是我擔心，這個『驅虎吞狼』之計，弄不好會變成『二虎競食』，那我們本島人就慘了。」

要驅動法國這頭猛虎去吞掉日本那匹豺狼並非易事，倘若日本堅持不願讓步，選擇跟法國遠東軍團正面衝突，那臺灣將淪為法、日兩國大軍交火的戰場，臺灣人民悲慘的下場可想而知。

守崑一旁憤恨道：「都怪李鴻章那個老貨仔（老頭子，有輕蔑含意），就這麼將本島人出賣給了日本番仔！」

守崙若有所思道：「這次我在臺北聽了足濟（很多）各方消息，我感覺呢，其實李鴻章，唉，也不能講他謀國不忠。打仗打輸了，無論誰去簽這個談和條約，都會被罵是賣國賊。據說李鴻章被打中那槍後，『泰西』那些國家都在譴責日本番仔野蠻無禮，日本才不得已退讓，若非如此，恐怕日本軍隊現在也還不會停火，這個條約也沒那麼容易談下來。」「泰西」是對英、美、法、德、俄、奧等各列國的統稱。守崙聽林朝棟等人都是這麼稱呼，便也有樣學樣地講了出來。

守崙這次去臺北增長不少見識，講出來的話有幾分道理，讓一向自認見識較高的大哥守崑有些無所適從。

秉義嘆道：「事到如今也無更好的辦法，無論是上策還是下策，我們本島人都得自立自強。你帶回來這批快槍很重要，林朝棟說得對，我們不能讓庄裡的少年人拿著大刀去跟日本番仔槍砲拚。我們現在已經募集了一些人，都跟著阿樂師在學拳，你從明天開始教他們射擊，記得子彈要省著點用。」

秉信在一旁早已按耐不住好奇心，急道：「阿崙，你先用給我們看看，這跟我以前打過的步槍很不一樣啊。」

秉信以前也是有用過一些後膛槍，但都是單發步槍，不曾用過連發步槍。

見大哥守崑也是一臉躍躍欲試，守崙便從木箱中拿出幾支步槍分給三人，講解起射擊的姿勢、要領，還有步槍的使用方式，三人不願浪費子彈，所以都是空槍，但也玩得不亦樂乎。

守崑和守崙兩兄弟回家，只見父親一臉嚴肅地坐在廳中，不知道在生什麼氣。母親看到守崙回來，神情十分高興，但沒有開口，等著丈夫先開口說話。三弟守山躲在門外，探出一顆小腦袋偷看著廳內，像是在看戲一般。

二兒子離家兩個多月才回來，陳孟南也是很高興，但仍板著臉孔，對大兒子厲聲問道：「你今天去了佗位（哪裡）？！」

守崑神情顯得有些心虛，指著二弟道：「我們一起去了秉義哥家。」

陳孟南追問道：「那早上呢？！」

守崑吞吞吐吐道：「早上⋯⋯去別人的田裡幫忙⋯⋯」

陳孟南大手往面前桌子一拍，「啪」一聲震得桌子幾乎散架，怒道：「幹！你還在隱瞞！你是不是去阿水叔家找桃妹了？！我跟你講過多少次，你已經訂婚的人，不要再去找桃妹！要是這件事情傳出去，人家蔡秀才的顏面何存？！佗位還有人願意把女兒嫁給你這樣攏溜連（放蕩不羈、不負責任）的男人？！」

守崑想爭辯道：「我才不想娶蔡秀才的女兒，我想娶桃妹！」但這句話終究是不敢說出口。

母親楊婉儀一旁道：「你就算不為自己想，也要為桃妹想。她跟一個要娶妻的男人勾勾纏纏，你可知傳出去名聲多壞？她以後還怎麼找好丈夫？」

守崑低下頭，默然不語，那倔強的樣子像是一頭埋頭拖犁的老黃牛。

清領時代的臺灣風氣雖然比同時期的清國內地開放很多，女子地位也比內地女子高出一大截，可以梳妝打扮得漂漂亮亮自由上街，但對於男女關係仍是非常保守。

理智上，守崑也知道他不應該再去找桃妹，但愛情這樣強烈的情感實在是難以壓制。

守崑如此，桃妹又何嘗不是？

一家人就在這種既生氣大兒子不懂事，又高興二兒子回家的尷尬氣氛中渡過這個夜晚。

守崙的腿傷又休養了好一陣子才漸漸痊癒。

這日清晨，守崑和守崙來到日常練拳的廟埕時，幾個師兄弟已經在那裡活動暖身，還多了好幾個本來不學拳的庄裡人。一問之下，才知道都是響應秉義哥招募，為了要打日本番仔而來學武。

眾人看到許久未見的守崙，都上來打招呼，問起臺北的有趣見聞。

眾人你一言我一語，聊得正熱鬧，忽然響起一聲「咳」的清嗓聲，正是師父吳樂天來到廟埕。

吳樂天雖老，但脾氣不減壯年，平日教徒甚嚴，見徒弟們沒在認真練拳，直接便罵道：「一群查埔人（男人）像查某人（女人）一樣圍在那裡開講（聊天），說長道短，見慚否（丟不丟臉）！」

眾人見師父生氣，趕緊散開，規規矩矩地練起拳來。

吳樂天見守崙回來，沒有露出高興的神色，反而嚴聲問道：「這兩個月功夫是不是落下了？羅漢拳行一遍給我看。」

守崙性格雖然散漫，此時也不敢輕忽，在場中站定，一口氣息從尾閭經脊柱直衝天靈，頓時激起一陣精氣神，猶如猛虎抖毛！童子拜佛、馬步單鞭、展腳沖拳，七十二路拳法一路路使開來，只見他身隨拳轉，步伐穩健，行如流水，掌如穿梭，抽身換影間甚是迅捷，但身形卻不輕浮，拳腳帶出破空風聲，嗖嗖作響，顯然凌厲非常！

守崙打完最後一式「懷中抱月」，雙掌收於丹田，只覺一股內勁充盈寬廣，雖然是收式，但整個人猶如猛虎踞石，隨時可以暴起反擊。

那些新來的外行人看熱鬧，只覺得守崙打得虎虎生風，煞是好看；但幾個師兄弟是內行人，都看出了一點門道。特別是守崑，感覺弟弟的功夫變得十分狠辣，跟以往大不相同。

吳樂天的眼光自然比徒弟們更加犀利，開口問道：「是不是跟人比武搏生死了？」

練武人的俗諺：「打一遍贏過練千遍。」與人真正動手後，才能知道自己有沒有練對。

每次的比武切磋，都是武人對自我武藝的驗證、剖析、參悟，其拳路風格會在一次次的戰鬥中不斷淬煉改變。

尤其守崙是與人第一次刀鋒相對就是搏生死，對其拳路的影響會比一般比武切磋更加明顯。

守崙不敢隱瞞，點頭道：「跟彰化戴家的一個高手過招，我本來是必死無疑，幸好有人救了我。」

吳樂天訝異道：「彰化八卦門戴家？！戴潮春還有後人？」

守崙點頭道：「是一個叫戴宗易的，八卦刀很厲害，」而後嘆氣道：「現在也已經沒了。」

吳樂天感歎道：「八卦門掌刀雙絕，在本島僅戴家一支，就此失傳，實在可惜。」武學千年，失傳的絕藝成千上百，吳樂天所嘆的又豈是只有八卦門。

話鋒一轉，吳樂天又道：「你現在的拳太過拚命，不是正道。拳法為什麼有『練法』、『打法』之分？與人動手的時候，確實是要有火氣、拚血性，但練拳終究是要中正平和，水火相濟，不可一昧追求血勇，否則總會有踢到鐵板（陰溝裡翻船）的時候。」

武人重血勇之氣，吳樂天擔心徒弟們少年莽撞，不該拚命的時候也拚命，白白送死，可惜一條大好性命，所以時時勸戒他們。也多虧他的嚴加管束，徒弟們從沒有像其他武人一樣在外鬧事闖下大禍。

守崙自我反省審視，發現自從那晚在河畔和戴宗易拼刀過後，自己的確練得太偏激，潛意識地會做出傷敵一千、自傷八百的舉動。可能是戴宗易神鬼莫測的八卦大刀帶給他的壓力太過可怕，自己彷彿被一頭猛獸逼到懸崖邊那樣無路可逃，只能死中求活。但畢竟不是每次比武都是碰到戴宗易那樣的高手，不是每次動手都是生死搏命，自己應該拋下偏激的心態，要保持進退有度、冷靜清明，才是長久之計。

守崙鄭重向吳樂天道：「師父放心，弟子曉得。」

見守崙眼神澄澈，面色認真，吳樂天這才放下心來，這個弟子雖然聰明，但憨膽憨膽，有時只知進，不知退，顧著埋頭猛衝，不知道什麼時候該退而自保，這次練拳頗有走火入魔的跡象，好在能即時幡然醒悟。

守崙又開口提起從臺北帶回來十多支步槍的事情，想要教師兄弟們射擊。

他本以為師父會像一般老古板的武師那樣直接否決，不料吳樂天聽完，卻是兩眼一亮，高興道：「憨徒弟，這麼重要的代誌（事情）你怎麼不早點講！我正煩惱著我們拿什麼去打日本番仔呢！」

### 第四十五章

# 黑旗軍劉永福

守崙帶著幾個師兄弟去秉義哥家把槍箱搬到廟埕，眾人看到嶄新的溫徹斯特步槍都是兩眼放光，興奮無比地在守崙的教導下學習操作步槍。

吳樂天很快就熟悉了操作方式，他想起當年參加抗法義軍的光景，由衷感嘆起步槍進步之快，念叨道：「當年打西仔番（西方番人，在此意指法國人）的步槍跟這個比起來，簡直是懶鳥（陰莖）比雞腿。我們那時候去參加義軍的人大部分都是被分配到前膛槍，老舊不堪，而且有一半以上的槍拿到手裡時已經就是壞的，就算能打，填一發子彈要老半天，西仔番都開好幾槍了，我們子彈還沒裝好。後來我們想辦法從官兵那邊弄來一些後膛槍和子彈，但也是要打一槍裝一顆子彈，沒有這種新步槍這麼方便。」

前膛槍是十九世紀中葉以前的主流步槍，裝填子彈非常麻煩，必須從槍管口倒入火藥後再塞入子彈，而後扣動板機點燃火藥擊發子彈，而且士兵在裝填子彈的過程中沒有辦法移動，只能站在原地給人當靶子打。

後膛槍則是現代槍枝的雛形，其子彈與跟現代子彈構造相同，圓柱型的彈殼內裝有火藥，前面是圓錐形的金屬彈頭，後面是底火。只要直接將槍管後方的槍栓向後拉開，放入子彈，往前推上槍栓閉鎖槍膛，便可以扣動扳機，以撞針敲擊底火擊發子彈，士兵不僅可以在行進移動間裝填子彈，還可以在臥倒掩護的狀態下裝子彈，大大減少士兵的死亡率。

一八六六年，普魯士王國與奧地利帝國為了爭奪北德意志領土主權，兩國發動一場參戰人數超過百萬的大規模戰爭，裝備後膛槍的普魯士陸軍將還在用前膛槍的奧地利陸軍打得潰不成軍。自此前膛槍不可避免地走入歷史。

守崙教完大家如何使用溫徹斯特步槍，師弟阿正率先慫恿道：「阿你子彈也得要拿幾顆出來試打看看，我們才能真的知道這槍是怎麼用的，不然這樣哪算是學會了？」眾人也紛紛附和，讓守崙開幾槍給大家開開眼界。

守崙道：「我也想打幾發給你們看看，但是這些珍貴的子彈打一發就少一發，若無改天啦？」但大家殷切期盼的眼神依舊，不由得讓他左右為難。

吳樂天神神秘秘地笑道：「憨徒弟，莫講什麼子彈打一發就少一發，都跟我來。」

說罷帶著眾人到村外一處無人荒地，指揮徒弟們拿鏟子挖土，堆起一個高度過腰、寬度逾丈的鬆軟土丘。

吳樂天拿著樹枝在土丘側面畫了個圓，走到守崙身邊，指著圓道：「你朝那靶子開一槍試試。」

守崙站在距離土丘二十步處，依言裝入一顆子彈，瞄準後就是砰一槍！

巨大的槍聲響遍曠野，驚起飛鳥無數，眾人雖有心理準備，但也都被嚇一大跳。

嗆鼻的煙硝味迅速朝四周漫開，讓守崙霎那間有些恍神，彷彿回到河畔那一場暗夜血戰。

圓心中央出現一個黑黝黝的彈孔，吳樂天一邊笑道：「打得不錯。」一邊握著自己褲腰帶尾端當作隔熱套，從地上撿起燙得冒煙的彈殼，連吹好幾口讓彈殼降溫，之後走到土丘旁，從彈孔中把彈頭挖出來。

吳樂天將彈頭仔細擦拭過後，滿意地笑了笑，只見彈頭表面雖然有些微磨損，但並沒有變形。他高舉著手中的彈頭和彈殼，向徒弟們介紹起子彈的構造。

原來十年前清法戰爭時，清政府鼓勵臺灣人民參戰，主動發放軍火槍枝給各地民團義軍。但發放給民團義軍的槍枝都是在倉庫中堆積數十年的前膛槍，槍管生鏽，引信腐朽，相應的火藥包也已經受潮，不堪使用。還好一些民團義軍中有製作煙火的師傅，還有參軍打過太平天國的老兵，利用其專業知識教大家怎麼曬火藥、修理槍枝。

而後在戰場上，吳樂天見到雙方軍隊所用的後膛槍，深感前膛槍落後低效，便想辦法賄賂清軍軍官，弄到一些後膛槍和少量彈藥，召集義軍中的師傅匠人們一起研究子彈構造，並將戰場上的彈頭彈殼回收，再裝配成子彈，這才讓彈藥嚴重不足的義軍民兵們不用揮舞著弓箭大刀去打法國遠征軍。

昔日記憶歷歷在目，吳樂天展示手中的子彈部分，解釋開槍是如何擊發底火中的火藥，進而引燃彈殼中的火藥，然後射出彈頭。點三零尖頭彈是美國陸軍第一批制式無煙火藥子彈，與吳樂天當初所用的子彈有些不同，但結構類似。吳樂天講完後向守崙道：「就給大家都開一槍試看嘜，若無（否則）哪叫學會開槍了。」

眾人興奮地一擁而上擠到槍箱旁，伸手便要拿子彈。不料突然一根樹枝橫插進人群中，眨眼間如鞭子般橫掃一圈，在每條伸出的手臂上都留下一記紅腫鞭印。

眾人都疼得縮回手，回頭只見吳樂天一手握那根樹枝，一手叉腰生氣道：「無站無節（沒分寸）！都一個一個排好，守崑、守崙給大家發子彈，一人一顆，拿到子彈就去另一邊排隊！」

吳樂天在民團打過仗，深知民兵最大的弊端就在於規矩鬆散，沒有嚴密的上下級制度，像剛才那樣一擁而上搶東西、一哄而散各逃命的情形，以前在他所處的民團也發生過幾次。所以民團義軍若與軍規嚴明、訓練有素的正規軍正面交戰，往往一觸即潰。

吳樂天在此要先立下規矩，否則之後若讓大家習慣散漫鬆散，要再立規矩就難了。鄉下開門教拳的師父，沒有大門派那些講究，徒弟間沒有嚴格的師兄、師弟排行，他便直接點名守崑、守崙兩兄弟。

守崑在這群徒弟中功夫雖然算不上頂尖，但聰明穎悟，性格沉穩，識得大局進退；守崙則是功夫好，又是最早學會射擊的，能讓其他年輕人信服。有這兩兄弟領著，吳樂天不在時也能放心。

下什塭仔的年輕人們興高采烈地學著新式步槍，還不曉得臺灣各地發生了許多大變動，各式各樣的壞消息都還沒傳進這個僻靜的小鄉村。

從四月開始，駐防的湘軍、淮軍都陸續撤離，各處衙門的外地官員也都陸續返回內地，據說是收到清政府的正式通知，讓官員盡快返回大陸。

軍、政人員撤離速度之快，讓消息靈通的城裡人都聞到一股山雨欲來的不安氣息，顯然政府也認為割讓臺灣已是勢在必行。許多有門路的人開始變賣家產，準備攜家帶眷返回內地。各大城市內原本價值上千兩銀子的宅院幾天內跌到半價，甚至還賣不出去，因為大家都在拋售產業。即便沒有打算返回內地的人們也不敢在此時花大錢收購地產，因為沒人知道日本番仔來了以後會怎麼樣。

臺北城，林朝棟的宅院內。

林朝棟正吃著午飯，同桌一起吃飯的還有林朝保幾人。

林朝棟讀著彰化老家發來的電報，皺眉道：「目前各營集結的總人數大約有一萬五千人，早先去臺中、雲林收購的米糧共計四十萬斤，都已經送到各個營中，加上原本儲存的糧食，有夠我們吃到六月底。較讓我擔心的是軍火，現在我們的步槍才一萬枝，子彈十萬餘顆。我們跟英國人訂的三千枝步槍還要半個月才會到，就算到了也是不夠。姑不而將（姑且不得已而將就之），只能讓各營加緊煉製火藥和鉛彈，將以前的前膛洋槍拿來用了。」

好在臺灣有豐富的硫磺，可以源源不斷地製作火藥。

林朝保用筷子挑著面前小碟裡那條鯽魚的魚刺，臉上依舊是有些漫不經心、似笑非笑的神情，搖頭道：「劉廷錦這傢伙，平時看他做事慢吞吞地，逃命倒是快得像牛屁股著火，而且槍砲子彈掃得一乾二凈，連一星半點都沒留下，不然我們還能拿湘軍的軍火來用。」劉廷錦是駐防湘軍統領，幾日前已經奉命率領湘軍各營返回內地。

林朝保突然想到，湘軍還有許多士兵因為在臺灣有土地產業的關係而選擇留在臺灣，便問道：「棟哥，那些留下來的湘軍士兵要不要招募過來？」

林朝棟搖頭道：「清兵軍紀風氣太差，招進來只會影響我們士兵的戰力，不如不要。倘若他們有心要抗日，各地都有在招募民團，他們會當（可以）去參加民團。」

晚清著名的「湘淮不合」指的是兩大陸軍體系湘軍、淮軍彼此間的政爭傾軋。

當時兩軍即便在戰場上互為友軍，若見對方出擊，也不會出兵幫助，而是按兵不動、冷眼旁觀。若是「友軍」打輸了，就趁機參一本，彈劾友軍將領冒失進軍、損兵折將；「友軍」打贏了，還是要參一本，彈劾友軍將領剛愎自用、擅自出擊。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這樣的將領所帶出來的士兵素質可想而知，所以林朝棟寧可不要。

忽然一名家人急匆匆地從門外跑進來，神色慌張道：「老爺，劉永福來啦！」

林朝棟呵斥道：「倉皇什麼！又不是日本番仔來了！劉永福來了，請他進來就好了。」

那家人這才冷靜下來，轉身去門口請客人。

劉永福是威震天下的黑旗軍首領，又是唐景崧的頭號戰將。林朝保的神情在聽到他的名字後變得正經認真起來，問道：「棟哥，你覺得他去見過唐景崧了嗎？」

林朝棟搖頭否定道：「八成沒有，若無（否則）我們守在衙門的士兵至少會回來報信。不用擔心，我早已想到他會來，也不驚他來興師問罪。」

話聲未落，就見門外院子忽然湧進十多名身形剽悍的漢子，為首一人雖然形貌削瘦，但一雙眼睛炯炯如炬，顧盼間頗有威勢，正是威名赫赫的劉永福。

劉永福怒目厲色，又帶這麼多手下進來林家，頗有來者不善的意味。

林朝保臉上又恢復成平日那玩世不恭的微笑，拿筷子的左手穩如泰山，右手彷彿無事般伸到桌下在腹側一拂，已經將腰間槍套上的皮扣解開，隨時準備拔槍！

### 第四十六章

# 挾天子以令諸侯

林朝棟放下碗筷，起身走到院中，神色從容坦然，掃了一眼劉永福身後的手下，若無其事開玩笑道：「劉將軍帶這麼多人來拜訪，是想吃垮我麼？」接著隨口交代一旁的家人道：「阿才，交代廚房多煮點飯菜。」

雖說伸手不打笑臉人，但林朝棟笑容可掬的樣子，並沒有讓劉永福板著的臉孔有絲毫鬆動，他咬牙切齒地問道：「你何德何能，竟敢軟禁維公？！」劉永福與唐景崧兩人從越南抗法認識到現在已有十年，既有知遇之恩，又有袍澤之情，不是一般上下級的關係可以比擬。劉永福聽到唐景崧被林朝棟給軟禁時，當下連殺了林朝棟的心都有，若非投鼠忌器，怕林家人狗急跳牆殺了唐景崧，劉永福早就率領黑旗軍將林家大宅包圍起來。

林朝棟冷笑道：「我無德無能，只是老天保佑，讓我從唐景崧的陰謀詭計中撿回一條命，否則現在你要跟我講話，只能來我墳頭燒香了。」

劉永福聞言眉頭一皺，知道必有隱情。林朝棟不待他問，便主動講起「媽祖生」那晚唐景崧所設下的鴻門宴，以及他和丘逢甲是如何命大逃過一場死劫。

劉永福聽完倍感尷尬，一張老臉頓時有些掛不住，他沒料到唐景崧竟然會設計殺害林朝棟、丘逢甲二人。他以往和唐景崧並肩作戰打法國人時，唐景崧的確是足智多謀，但當這足智多謀被用到自己人身上時，那就是陰險狡詐了。

林朝棟早早便猜測劉永福必然不曉得唐景崧的詭計，否則不會隔這麼久才得到消息，也不會在光天化日下來登門問罪，於是道：「這件事情，我和丘逢甲始終守口如瓶。本島人為了抗日，好不容易才團結起來，若是傳出去，恐怕又要淪為一盤散沙。」話鋒一轉，又道：「現在換我要問問你，現在朝廷割臺已成事實，劉廷錦幾天已經率領湘軍返回內地，黑旗軍當初也是跟湘軍一樣被朝廷調派來協防臺灣的，如今日本番仔兵臨城下，你是戰？是走？」

劉永福氣得吹鬍子瞪眼睛，大聲道：「劉廷錦那樣連一個老鼠膽都無的人，你拿他來跟我比？！朝廷調派我來？呸！我屌他老母！若是我不願意來，皇帝又能奈我何？！清兵那幫廢物，平時欺男霸女，魚肉鄉里，上了戰場聽到槍聲轉頭就跑，簡直丟盡我大清國顏面。我來臺灣就是要給那些倭人迎頭痛擊，讓他們嚐嚐我黑旗軍的厲害，可不是清兵那幫雜碎可比！」講到激動處，劉永福連母語粵語都用上了。

林朝棟大喜，豎起大拇指道：「將軍好膽！有黑旗軍在，我們抗日就更有勝算了！」當下飯也不吃完，就引領劉永福到他議事廳，兩人面對著那張大型的臺灣本島地圖開始談論起軍隊防務部署等事宜。

兩人都是歷經多年陣仗的沙場老將，也沒有講什麼士氣高昂、民心可用之類的虛話，而是討論起目前最迫切的補給問題。

大軍未動，糧草先行。

訓練一個士兵一天要五斤的口糧，一萬人的軍隊，一天就是五萬斤的糧食消耗，外加上飲水、營帳等後勤物資。

棟軍始終都留在彰化原鄉駐地訓練，就是因為考量到方便取得後勤補給。

一個士兵除了食衣住行的基本需求以外，槍砲子彈也都需要補給。

臺灣物產豐饒，食衣住行不用太擔心，但軍火確實是個無法解決的大問題。

若要讓一萬人的軍隊有百分之百的戰鬥力，就需要一萬枝槍。假設一人練習射擊一次，那就是一萬顆子彈。以目前的物資情況算來，棟軍的子彈儲備就去了十分之一。更不用說機關槍、野戰砲等重型火力，想都不用想。

黑旗軍雖然是隸屬於淮軍編製的正規軍，情況也不樂觀。沒有政府持續不斷地輸送物資補給，正規軍一旦斷糧斷餉，建制就會潰散。好在劉永福畢竟是抗法名將，在民間聲譽崇高，憑著他的面子，要募集到充足的糧食、軍餉並不難。但軍火的問題也讓他十分苦惱，畢竟子彈不是地裡能種出來的，一旦戰火四起，子彈、砲彈流水般地打出去，彈藥儲備會一瀉千里般地被消耗。

地圖各處還寫著好幾個名字，都是在積極招募抗日義士的義軍領袖，諸如艋舺黃百川、雞籠顏斗猛、苗栗丘先甲（丘逢甲之兄）、新竹吳湯興、宜蘭簡大獅、雲林柯鐵虎、萬丹林少貓等等，都是各地方上大名鼎鼎的江湖豪傑。

劉永福是廣東人，對臺灣江湖的風雲人物所知不多，林朝棟便簡單介紹一遍，又道：「全臺各地的鐵匠鋪都是從早到晚叮叮噹噹敲打不停，趕工製造義軍訂購的鳥銃、鐵砂。臺北附近盛產硫磺，板橋林家家主林維源已經組織上千名人手，日以繼夜地煉製火藥，供應附近的民團、義軍。」

所謂鳥銃就是民間一般打獵用的前膛槍，從槍管將火藥和鐵砂塞入，而後以火繩擊發，無論精度、射程都遠遠比不上軍事用途的前膛槍，更不用說現代化的後膛槍，但好處是鐵砂散射幅度大，跟現代的霰彈槍一樣，最適合沒有受過專業射擊訓練的民兵。

劉永福皺眉嘆道：「鳥銃打不過三十步，倭軍村田步槍能打至少一千步⋯⋯」這些民團義軍所面臨的情況比他以前在越南打法國遠征軍更加艱難。當時唐景崧就是廣西人，就近從廣西淮軍緊急調來許多槍枝彈藥給劉永福。後來黑旗軍幾經戰陣而成名，作為當時越南境內最能打的清國政府軍，也讓朝廷寄與厚望，因此唐景崧甚至能私下拿到最新的美國李氏步槍和德國毛瑟槍，所以在火力上，黑旗軍並沒有輸給法國遠征軍。

反之，臺灣的民團義軍完全是一群鄉間勇夫，拿著落後三百年的武器，要對抗裝備先進、訓練精良的日本軍隊，其結果顯而易見。

劉永福想著想著，百感交集，胸中頓時充塞著一股沉重的悲傷，喃喃道：「這是拿人命在換倭軍的子彈啊⋯⋯」仿佛已經看到數以萬計的屍體倒在眼前。

林朝棟亦有所感，無奈地點頭道：「『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以軍事力量直接對抗日本軍隊是下下之策，非不得已而用之。最重要的還是要在清廷放棄換約後，我們得立刻發佈消息建立國家，以國家名義向國際求援，法國遠東艦隊已經派了一個少將來探聽我們的態度，他們非常有意願介入，需要的只是一個藉口。只要我們能拖住日本番仔進軍的步伐，不讓他們佔領全島，等到法國砲艦來了，日本番仔必然不敢跟法國人開戰，那我們就還有希望！」

劉永福聽完後久久沉吟不語。

林朝棟勸道：「我知道你打了多年的西仔番，有數不盡的恩怨，但這就跟做官一樣，昨日之敵、今日之友，恩怨之間僅有一線之隔。只要西仔番能趕跑日本番，是敵是友都無所謂。還是你擔心我們前門拒狼，後門迎虎？這點無須太過擔心，日本番就算被趕走，也還在那裡看著吶，西仔番也不敢明日張膽地佔領本島。」

劉永福搖頭道：「合縱連橫，自古有之，國家之間只有利益衝突，豈有敵友之分。前門拒狼，後門迎虎，這點我固然擔心，但卻不是我眼前最擔心的難題。照我看，現在最大的難題是你跟維公之間終究要有個說法。不能要維公作名義上的抗日領袖，卻又把他軟禁在衙門裡面。大家都是明眼人，你這麼做，其他人怎會服你？」

劉永福提出的難題直擊林朝棟內心隱憂。

現在雖然還沒有人知道唐景崧和林朝棟、丘逢甲之間的恩怨，但唐景崧在巡撫衙門中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而且衙門裡外都是棟軍士兵把守，大家都已經看出事情不對。

許多與阿罩霧林家有仇的世家大族暗自揣測，林朝棟打算「挾天子以令諸侯」，用唐景崧的名義消滅異己。江湖上謠言滿天，雖然還沒有人來跟林朝棟當面對質，但本島抗日聯合陣線已經出現鬆動的跡象。

林朝棟也是啞巴吃黃蓮，有苦難言。既不能讓大家知道唐景崧設計謀殺兩大世家的家主，免得軍心渙散，又不能放唐景崧自由，免得他說出或是做出危害本島抗日陣線的事情。這件事讓他每晚輾轉難眠，直熬得肝火旺盛，嘴角潰瘍。

劉永福曉得林朝棟的難處，主動問道：「你信得過我劉某麼？」

林朝棟指著軍事地圖道：「自然是信得過，否則我豈會將這等機密坦承相告。」

劉永福道：「那把你的兵從衙門撤走，我黑旗軍來進駐衙門，防守臺北城。我黑旗軍是維公嫡系，天下皆知，如此名正言順，不落人口實，才能避免你們臺人內鬨。至於維公，我會保證他不亂說話，而且他會公開表明抗日立場，號召全臺起義。從此你與維公之間恩怨兩消，不得報復，如何？」

林朝棟思考著，劉永福所言的確是解決目前困境的唯一方法，但這賭注實在太大。畢竟劉永福跟自己只有數面之緣，而跟唐景崧是十年出生入死的鐵打交情，加上他也不是本島人，沒必要留在這裡搏命。倘若劉永福出爾反爾，黑旗軍護著唐景崧直接內渡大陸，那到時候自己再上哪去找一個臺灣巡撫？

### 第四十七章

# 藍地黃虎旗

劉永福見林朝棟面露猶豫，朗聲唸道：「天下英雄風雲會，萬里江山本是漢，金台山堂首創立，草莽英雄出寶山。坐鎮翰林陳近南，教讀洪兒千萬千，軍中誓盟結仁義，同心協力把漢還。」

劉永福唸出這首洪門詩，就代表他是以天地會舵主的身份做下保證，而不是以清國總兵的身份。

官場中人發誓能信，屎都能吃。但江湖人一諾千金，劉永福以天地會作保，若是違背誓言，不僅在江湖上顏面掃地，還要受三刀六洞之刑，逐出幫會，一輩子活在恥辱之中。

阿罩霧林家不入洪門，但林朝棟也懂得劉永福唸出這首洪門詩所代表的含義，於是放心點頭道：「將軍一句話三斤六重（比喻一言九鼎），我自然是信得過。本島人抗日是大義所在，我跟唐景崧的恩怨豈能與其相比。若是我林朝棟不知輕重，徇私報復，以小怨亂大義，那自當受萬人唾棄！連林家列祖列宗也容不下我這樣的不肖子孫！」

聽到林朝棟承諾不追究唐景崧，劉永福的心裡也一樣感到踏實許多，否則林朝棟若真是要報那晚鴻門宴的仇，唐景崧躲得了一時，也躲不了一世。

當日下午，臺北巡撫衙門，駐守衙門的近百名棟軍士兵結隊整齊離開，返回林家大宅，劉銘傳率領黑旗軍迅速進駐。

隔日，唐景崧親自出面，廣邀各世家大族代表人物，三日後於府城衙門聚會，共同商討抗倭事宜。

在親眼見到唐景崧和劉銘傳後，那些過往與阿罩霧林家有仇恨血債的世家大族們才放下心來，懷疑林朝棟「挾天子以令諸侯」的謠言疑慮不攻而破，檯面下各方勢力隱忍不發的緊張對峙也很快消散。強大異族的入侵讓本島漢人空前絕後地團結起來。

隨著清日雙方正式換約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按國際慣例，兩國換約後條約立即生效），臺灣島上的社會氣氛風雲湧動，詭譎難測，如同那乍暖還寒的春天般一日數變。

自從迫使日本放棄遼東半島以後，俄、德、法三國始終沒有再次發起聲明，要求日本歸還臺灣。

朝廷屢次急電催促駐臺官員盡快內渡。原本冀望能夠利用外國勢力調停斡旋、尋求轉圜的人們開始放棄希望，惶恐不安的氣氛有如瘟疫一般迅速蔓延開來。

臺北、臺中、臺南等三大府城，拋售宅院家產的人越來越多，變為隨身攜帶的真金白銀，準備內渡。

艋舺、鹿港、安平等出海港口天天擠滿了帶著全家老小的家庭，都在等待開往內地的火輪船。為了要儘早登船，即便入夜他們也不敢離去，在大路邊上舖蓋一鋪就睡了。

三日後，衙門公堂上擠滿了人，原本擺設著的長條案桌、棍棒刑具都被撤掉，騰出空間給前來開會的世家大族代表人物們，只剩下公堂正中的樟木案台沒被撤掉，依舊昭示著巡撫的威嚴。

前來赴約的人數明顯少於上次「東薈芳」聚會，眾人們紛紛交頭接耳地打聽，是不是哪些家族決定要內渡了。所幸七大家族的人都有出席，不至於讓在場人心渙散。

唐景崧和劉銘傳兩人走入公堂，唐景崧神態一如往常，高視闊步，絲毫看不出曾被軟禁的樣子，甚至眼神掃過林朝棟和丘逢甲時也沒有起一絲波瀾。

唐景崧走到案台後，轉身向眾人朗聲招呼幾句，隨即開門見山道：「如今朝廷割臺已成定局，停戰條約寫明，兩年內臺人依舊為我大清國民，可以自由內渡。今日召諸位前來，便是要聽聽諸位有何想法，或去或留，儘管說來。」

不料公堂竟是一片鴉雀無聲，無人回話。

前來與會的人們都是眼神機敏、能察言觀色的聰明人物，眼見官員品秩最高、手握重兵的林朝棟不說話；二十六歲即中進士、文人間聲望最高的丘逢甲也不說話，自然沒人會率先開口。

唯獨「炭王金霸」顏斗猛性格粗莽，心直口快，左看右看，見無人回話，搶先大聲嚷道：「大人，我們堂堂大清國的子民，甘願死也不能作日本番仔！我們已經商量好了，朝廷放棄臺灣以後，我們就立個民主國，號召本島人起義，打跑日本番仔！我們連國旗都準備好了，偌，你看！」邊說邊從懷中掏出一塊摺好的藍布，抓著兩角迎風展開，只見一頭猛虎躍然而出！張牙舞爪，頗為生動！

唐景崧見這幅「藍地黃虎旗」，對照於大清國的「黃地青龍旗」，既有顏色相襯，又有「龍兄虎弟」的意思呼應，以示不忘大清。這些細微之處，顯然不是顏斗猛這樣的粗人能想到的。

唐景崧看了一會兒旗幟，點頭道：「既是如此，那你便著人趕製這面旗幟，儘快分發給各處砲台守衛、民團義軍，千萬別耽誤了。」

唐景崧回答得這麼乾脆，反倒讓顏斗猛愣住了，心想唐景崧之前明明大力反對臺人以任何組織形式對抗日本軍隊，怎麼突然之間換了腦子，反而開始鼓勵他們呢？他準備好要說服唐景崧的滿腹說詞都沒用上，一時間竟不知道該如何接話，張著嘴巴老半天才應了聲是。

林維源提醒道：「既已將國旗獻出，何不將國璽也一併拿出來讓大人看看？」

顏斗猛一拍腦袋，嚷道：「對對對！我差點忘記了！」一邊說一邊走到案台前，從懷中掏出一個碗公大小的鮮黃色綢緞包袱放在案台上。

唐景崧解開包袱，裡面一枚大印，印上雕飾一頭伏地猛虎，帶有即將一躍而起的姿態，翻過大印，只見上面刻著「台灣民主國寶印」七個篆字。

唐景崧點頭道：「好，既有國旗，自然該當用國璽，以免讓人混淆誤會。」

國旗和國璽代表一個國家的法統，眼見唐景崧在國旗、國璽這兩件大事都是二話不說就表示支持，顯然是打從心底支持臺灣人獨立建國，於是大家紛紛開口進言獻策，公堂上的氣氛頓時熱絡起來。

林朝棟、丘逢甲早知劉永福會說服唐景崧支持抗日，但也沒料到唐景崧能夠支持得這麼徹底爽快。兩人互看一眼，心中都在訝異，不知劉永福是不是給唐景崧灌了迷魂藥燉孟婆湯。

眾人討論持續大半個上午，直到超過午飯時間許久，眾人都感飢腸轆轆、口乾舌燥，這才決定散會。

散會前，唐景崧用國璽大印連發數十道命令，明定國名為「臺灣民主國」，年號「永清」，以示不忘大清，唐景崧為民主國大總統，劉永福為民主國大將軍，統帥全臺義軍。

同時也開始準備為了籌措軍需而發行的股票和郵票，還有給予幾處北部規模較大的義軍編制名稱，劃定各地駐軍屯守範圍等等。

其實這些命令內容之前就已經由劉永福、林朝棟、丘逢甲等十餘位本島實權人士協商敲定，只不過是以唐景崧的名義發佈，方顯得名正言順。

眾人離開衙門時雖然都是餓著肚子，但心裡都覺得格外興奮踏實，準備共同抗擊異國入侵者。

散會後衙門顯得格外冷清。

唐景崧高坐案台，默默盯著桌上的國旗、國璽，眼神流露出深切的厭惡痛恨，只因他此時不再需要在人前裝模作樣。

劉永福知道他其實打從心底不願意加入臺人抗日，只能勸道：「維公，抗擊倭寇是民族大義所在，我等日後必當青史留名。」

唐景崧冷笑道：「哼！我大清國十餘萬軍隊都被倭寇打敗，這些臺人土包莽夫，連現代大砲、機關槍都沒見過，還妄想打敗倭寇？鼠目寸光！只知貪戀家產，不知君臣大義，也不思盡忠報國，照我看，這些臺人不過是跟長毛（意指太平天國）一樣的亂民匪賊罷了！莫說青史留名，我只求不要遺臭萬年，辱沒我唐家百年忠孝之名！」

兩人價值觀大相逕異，話不投機，劉永福也懶得再勸，招手讓人上來服侍唐景崧用餐，便隨口編些藉口離去。

服侍唐景崧的人名喚黃義德，是劉永福多年心腹好友，也是黑旗軍中的老將，跟唐景崧也是從越南就開始並肩作戰的老交情了。

說起劉永福和黃義德，可以說是不是親兄弟，卻更勝親兄弟。

他們自幼相識，感情極好，長大後一起加入太平軍，多次一同出生入死。

而後太平天國煙消雲散，劉永福和黃義德隨著敗軍逃跑到越南北圻，而後輾轉加入當地的天地會。

劉永福為人俠義，武藝高強，敢打敢衝，短短幾年內就升到「洪棍」，坐上大佬位置，黃義德跟在他身邊出力頗多，也升任「白扇」。

洪棍和白扇都是天地會職務，洪棍一向由武藝出眾、能領兵衝陣的悍將出任；白扇則是軍師文職，掌錢糧後勤。當年鄭成功手下頭號軍師陳永華，在天地會中就是以「陳近南」之名掌白扇職，文韜武略、排兵佈陣，無不精通。

黃義德是習武人，升任白扇後才開始讀書識字，學習帳目管理，這樣的腦袋自然是遠遠比不上陳近南，但從一開始跟著劉永福闖蕩越南北部，而後受清廷招安，改旗易幟打法國遠征軍，多年戰陣打下來的經驗，他也能夠把繁雜艱鉅的軍隊後勤管理得有條不紊。

飯菜送上桌後，唐景崧招手道：「阿德，伺候的事情交給下面的人去做就行了，你坐下來陪我吃飯吧。」

黃義德也不客氣，點頭應是，讓手下人拿來一副碗筷，便坐下和唐景崧一同用餐。

唐景崧和黃義德用著家鄉話閒聊道：「我看淵亭（劉永福字）好忙嘅，黑旗軍就要開拔去雞籠，點解（為何）你反倒清閑？」

黃義德沉默半晌，苦笑道：「現在他只用臺人，我哋呢些老家嘅人喺呢度冇用處（我們這些老家的人在這裏沒用處）。」

由於交通運輸不便利，成本高昂，軍隊的後勤大多是由軍隊所在地就近供給，柴米油鹽、衣帽鞋襪都得從當地購買，只有槍砲子彈這些軍事物資才會由外地輸入。

這點一直延續到二十世紀都沒有太大改變，美軍在韓戰、越戰中的日常物資多是由日本、臺灣、菲律賓等國家獲得。

黃義德通曉廣東話、壯族語、越南話，但不懂閩南話，在臺灣沒辦法與人溝通，又容易被騙上當，很難做好後勤工作，所以地位就漸漸被黑旗軍中的臺人軍官取代。

### 第四十八章

#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

其實現在的黑旗軍也跟十年前抗法的黑旗軍不一樣了。

所謂「鳥盡弓藏，兔死狗烹」，清法戰爭結束後，黑旗軍很快被朝廷勒令解散，劉永福被派到一個小鎮當總兵，身邊僅餘數百人。

直到甲午年間清日爆發戰爭，劉永福才再度被朝廷啟用，調往臺灣協防。

此時的黑旗軍中，九成的兵員都是劉永福到臺灣後才招募的臺人壯丁，黃義德這批老兵反而變得無足輕重。加上粵、閩兩種語言不通，在軍營中時時發生衝突，劉永福索性將原本從廣東帶來的老兵們獨立編成一個鎮，交由黃義德統領，盡量減少與臺人士兵的往來。（清代的「鎮」即為現代軍隊的營級編制，例如袁世凱所訓練的北洋六鎮新軍，即為六個營的新軍。）

可是黃義德並不甘心，他自認對劉永福披肝瀝膽，這批廣東老兵也個個忠心義氣，在劉永福失勢落魄的十年間不離不棄，不料十年的赤誠忠心換來的卻是今朝的冷落待遇。這批廣東老兵都是血性漢子，心中也因此積累許多怨氣。

飯桌上，黃義德仰頭喝乾一杯酒，自嘲道：「現在我哋呢些老人成天無所事事，派我哋來維公這，系我哋這幾個月來嘅第一件差事。」

唐景崧目光如炬，這幾天早看出黑旗軍存在粵臺不合的問題，他見黃義德滿腹怨忿，便順著話頭感嘆道：「唉！虎落平陽被犬欺，你哋呢些百戰精兵，當年打得法國人望風而逃，何等威風豪情！那才系真正嘅黑旗軍！現在這些臺人新兵，乳臭未乾，自以為加入黑旗軍就巴逼（了不起），居然敢對你哋嘲笑戲弄，淵亭也視而不見，真是⋯⋯」

黃義德一向對唐景崧萬分尊敬，聽到維公也認同自己的想法，彷彿找到知己般，便將來臺以來所積累的委屈不滿一股腦傾瀉出來。

黃義德邊喝酒邊抱怨，很快便喝得有幾分酒意，罵罵咧咧道：「也不知道大哥（劉永福）在想乜（想什麼），其他駐軍都撤走了，就我哋黑旗軍還留在臺灣。皇帝都不想打了，我哋還留在這裏打什麼？！」

唐景崧嘆道：「唉！淵亭被這幫臺灣佬捧昏了頭，成天想當民族英雄，殊不知這公然違抗朝廷命令的後果會有多嚴重，擁兵自重，帶兵嘩變，那是要滿門抄斬的啊！我好驚我們在老家的家人親戚被連坐處分。昨晚我夢見官兵闖進我家，把我老母、妻小都抓到刑場，一個個砍頭正法，嚇得我半夜驚醒，後來整夜都翻來覆去睡不著。」

黃義德雖然也是掛了參將的官，但畢竟是招安得來的官職，不懂官場之中的法理人情，此時聽唐景崧講完，他彷彿也看到妻子兒女被綁上刑場的樣子，頓時驚出一身冷汗，酒醒了大半，急問道：「真的有這麼嚴重？！」

唐景崧沉重點頭，而後低頭嘆息，一副悲痛欲絕的神情。

黃義德霍然起身道：「不行！呢件事我要找大哥講去！」

唐景崧拉著黃義德勸道：「沒用的，我早跟他講過好幾次，可是他現在身邊都是臺人，根本聽不進我的勸告。他還天真地以為只要舉著抗倭名義的大旗，朝廷必然不會事後追究責任，唉！皇上和朝廷諸公都不是傻仔，豈能容他這般作態？」

黃義德既苦惱又著急，在屋裡踱著步子轉來轉去。他本以為打倭人也不過就是劉永福為了搏名聲而做做樣子，畢竟都不是臺灣人，何必為了這塊小島搏生死？但誰知道搏這個名聲的代價居然這麼大！甚至可能要賠上一眾兄弟的身家性命！

黃義德轉了幾圈，越想越慌，急道：「我得趕快發封電報回廣東，睇（看）家人是否平安！」

唐景崧安慰道：「阿德，莫慌，現在事情還未到不可挽回的時候。我寫一封保命信，你發到京城電報總局給盛宣懷，可保我哋一眾兄弟全家老小平安無事！」

盛宣懷是北京城電報總局局長，各地官員、駐外使節給朝廷的通電都會通過盛宣懷的電報局，可以說是大清帝國消息最為靈通的官員。盛宣懷跟唐景崧都是李鴻章派系裡的洋務派官員，兩人過從甚密。

黃義德彷彿溺水之人抓到救命稻草，稍稍從慌亂中稍微平復過來，急道：「那維公你快點寫，我馬上去電報局！」

唐景崧點頭，到一旁桌上拿出筆墨，振筆疾書，很快便寫好一封奏摺請託盛宣懷轉呈，內容大致如下：「臺民聞割臺後，冀有轉機，未敢妄動。今已絕望，公議自立為民主之國，於五月初二日齊集衙署，捧送印旗前來，印文曰：『臺灣民主國總統之印』，旗為藍地黃虎，強臣暫留保民理事，臣堅辭不獲。伏思倭人不日到臺，臺民必拒；若炮臺仍用龍旗開仗，恐為倭人藉口，牽涉中國，不得已暫允視事，將旗發給各炮臺暫換，印暫收存，專為交涉各國之用。一面布告各國，並商結外援，嗣後臺灣總統均由民舉，遵奉正朔，遙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脫身即奔赴宮門，席藁請罪。」

唐景崧在這封信中的幾個要點，其一是簡單交代了臺灣島上的情況，解釋自己沒有奉命內渡是因為被強迫留下；其二也表示自己正在努力想方設法，避免臺灣島上的衝突被倭軍當作藉口，引發另一次本國與倭國的戰爭；其三則表明自己並無不臣之心，臺灣仍奉大清國為母國，並且會盡快返回國內。

唐景崧寫好後，鄭重交代黃義德道：「這電報內容萬分要緊，一定要讓信得過的人來發，不要走漏了風聲。」

黃義德點頭道：「我哋這批老兄弟裡面有人會發電報，放心吧！」說罷把信揣進兜里，匆匆離去。

劉永福並不曉得自己的生死之交已經心生別念，他此時正忙於調兵遣將、安排補給、建構防禦工事等諸多繁瑣的事務。

近日來，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的戰艦時時巡邏穿梭在各處海面，每日都有砲艦停留在雞籠、淡水、鹿港、臺南等處外海，肉眼可見。這些威嚇性軍事行動的政治意味非常明顯，日本政府已經不打算再屈服於任何他國勢力干涉，誓要拿下臺灣。

朝廷合約已經簽訂，距離與倭國換約的時間也不多了，劉永福忙得幾乎連覺都沒時間睡，緊鑼密鼓地安排準備迎戰倭軍。

這些日子與營中參謀商議下來，劉永福認為要攻佔臺灣島，日本軍部並沒有太多選擇，因為能夠承載數萬軍隊這種大規模補給運輸量的港口只有臺北、臺中、臺南三處，另外必須奪取雞籠港口以及鄰近煤礦，確保聯合艦隊以及大量運輸船的能夠正常運作。這其中臺北是省政府所在，也是外國人最密集的區域，加上雞籠的煤礦，具有政治和軍事上雙重戰略意義，所以日軍最有可能將主力放在北部。

這些「兵家必爭之地」日本軍部知道，劉永福也知道，唯一的問題就是本島軍隊能不能守得住日軍的進攻。

雞籠港口與市區連為一體，四周環山，南面獅球嶺居高臨下，設有砲台，火力足以覆蓋整個雞籠區，十年前法國遠東軍團就在此吃了大虧，因此劉永福特地指派手下大將胡友勝率一千四百名精兵前往鎮守，臺北城則由部分黑旗軍和丘逢甲率領的民團共同鎮守，另外又在周邊可以登陸的各處海灘佈下防線。

時間一天天過去，由春入夏，天氣也變得越來越熱。

雞籠三貂角的外海，日本聯合艦隊巡洋艦「橫濱丸」已經在此停錨數日。

艦上指揮室內，中央擺設一張鋪著白巾的長桌，兩側長邊設有數張椅子。其中一側的中間椅子上，艦長樺山資紀正襟危坐，筆挺軍裝下微胖的軀體不斷滲著汗水，但樺山資紀絲毫不改威嚴神色。指揮室內的其他軍官有些熱得想拿出手巾擦汗，或是偷偷解開脖子前的鈕扣，但見到樺山資紀的模樣，沒有一個人敢稍有異動。

指揮室的門被推開，一個體格削瘦的男子走進來，只見他穿著體面時髦的黑西裝，修裁得宜，頭髮分兩邊梳開，右七左三，梳得油亮整齊，黑髮參雜些許白絲，嘴唇上方的鬍子也修得十分工整。

貴為海軍大將的樺山資紀見到此人，迅速起身鞠躬道：「殿下。」室內其餘人等也都趕緊跟著鞠躬。

削瘦男子擺擺手，示意對方免禮，微笑道：「樺山大將，你這指揮室可真大。」

這削瘦男子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日本皇族，伏見宮邦家親王的第九子，論輩份是明治天皇的叔叔，曾留學德國軍校，任陸軍中將，統率陸軍最精銳的近衛師團，也是此次日軍攻臺總指揮。

樺山資紀解釋道：「殿下，此船是商船改裝，所以船艙空間比其他戰艦要大得多。」說話同時把自己的椅子讓出來要給能久親王坐。

能久親王搖頭道：「你是帝國首任殖民地總督，負責此次簽約，應當坐此座位。我只是來觀禮的，不用在意我，我這邊站著就行。」說罷自顧自地站到一旁角落，當自己好像是個秘書似的。

樺山資紀站在桌邊拉著椅子，模樣有些窘迫尷尬。

如同大多數的日本海軍將領，樺山資紀是「薩摩藩」出身，三十年前也曾參與「戊辰內戰」。雖然當時他只是一名小軍官，但與能久親王麾下的諸藩聯軍也接接實實打過幾仗。

三十年前的「戊辰內戰」中，能久親王被「奧羽越列藩同盟」推舉為共主，號「東武天皇」，與明治天皇麾下的「薩長同盟」打了為期一年的內戰，最後以薩摩、長州兩藩聯軍的勝利告終。戰爭結束後沒多久，能久親王便出國到普魯士留學，多年後才回到國內，在陸軍任職。

雖然能久親王總是表示，那場內戰只是日本在「脱亞入歐」進步變革中的一場摩擦，對於薩摩、長州出身的將領也是十分親和，但那種親和總讓樺山資紀感覺有些怪異和不適。

### 第四十九章

# 登澳底，攻基隆，取臺北

能久親王似乎是看穿了樺山資紀的窘迫，用手指點了點，示意他坐下，微笑道：「坐吧，大將，不過就是簽個交割臺灣的文件罷了，讓我們皇室出面有失國體。我只是來跟你討論之後的作戰計劃，順便看看熱鬧。如果我在這裡讓你感覺不合適，那我到別的地方去等你。」說罷便要舉步離去。

樺山資紀見狀連忙解釋道：「不！不！殿下千萬別誤會！殿下盡可待在此處，我只是怕對殿下失禮。」

正當樺山資紀為難時，門外的執勤軍官進門喊道：「報告！清國代表團已經上船，請問是否帶他們入內？」

樺山資紀看能久親王又站回原本位置，一副安之若素的樣子，不由心中暗暗叫苦：「這些皇族真是難應付。」轉頭向執勤軍官道：「帶他們進來吧。」

執勤軍官很快將清國代表團請入指揮室，為首一人身穿清國蟒袍官服，頭上二品頂戴，正是「交割臺灣全權大臣」李經方，李鴻章之子。另外還有一名翻譯、幾名隨行官員，也都穿著正式官服。

雙方彼此介紹後，便在長桌兩邊入座。

兩國此次會面是要完成馬關條約協議內容的正式交割，大清帝國將擁有的臺灣全島、其附屬諸島及澎湖列島永遠割讓與大日本帝國，包含格林威治東經一百十九度起至一百二十度止，及北緯二十三度起至二十四度止之間所有島嶼的主權。

李經方的兩名隨行官員抬上一個大箱子，裡面是清國政府在臺灣澎湖各地府、廳、縣等機構的相關文件，還有軍事設施、彈藥庫、糧倉的位置地圖和庫存紀錄，以及各官營產業的所有權狀。樺山資紀身邊幾名幕僚上前將諸多文件一一檢閱，分門別類登記接收。

正當雙方靜靜在等待手續完成的時候，室內角落忽然響起能久親王的聲音，以日文問道：「李先生，請問我們為什麼不在臺北城的省政府衙門進行交割，而要在這片大海上呢？」

這句話一問出，滿座的日本人都感到十分尷尬，樺山資紀也覺得十分不妥。能久親王是明知故問，臺灣島上的漢人對於被割讓給日本的反彈聲浪極大，李經方只要一踏上臺灣島，眨眼間就會被憤怒的民眾們打死，而且恐怕會死得屍骨無存。能久親王的問題明顯是在羞辱李經方，這在外交場合是非常失禮的行為，但礙於身份，樺山資紀又不知道該如何開口勸阻，當下真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

李經方雖然聽不懂日文，但見對面的日本人個個神情怪異，便讓身邊的翻譯官員將那句話翻譯給他聽。

翻譯官員猶豫再三，最後還是照實翻譯，李經方聽完心裡氣得七竅生煙，但表面上仍是榮辱不驚的樣子，冷笑道：「在省城衙門交割，到底誰是主、誰是客，難分清楚，不如在此交割，事後貴國自便。貴國土地不過千里，能拿到臺灣這塊福地，當真是祖上積德、有福氣，說起來還真該『謝謝你們八輩祖宗』！」

「謝謝你八輩祖宗」在北方話中是「操你祖宗八代」的意思。清國代表團眾人強忍笑意，臉上故作無事。

日方翻譯的中文流利，但不懂市井俚語，雖然覺得李經方這句話有些陰陽怪氣，仍是照實翻譯。樺山資紀聽完也覺得奇怪，乾脆閉上嘴巴，僅微微點頭。反而能久親王作爲提問的人，此時卻是事不關己的樣子，只是一旁看戲。

指揮室內本就微妙的氛圍變得更加尷尬，樺山資紀恨不得手下動作再快一點，儘速結束這場讓人難堪的會面。

好不容易終於熬到最後一份卷宗被日方登記完畢，李經方和樺山資紀各自在交割文件上簽字後，李經方隨即頭也不回地離艦，返回自己的「公義號」，駛回天津港。

「公義號」輪船上，李經方的手下幕僚向其他人講起剛才的事情，一名幕僚笑道：「那群倭寇被罵後還懞懂無知地點頭道謝，哈哈！你不知道那有多痛快！我真想不到伯公（李經方字伯行，故手下稱伯公）也知道此等市井俗語。」眾人聞言個個忍不住捧腹大笑。

不料方才一臉榮辱不驚的李經方，此時卻是肅容憤慨道：「閉嘴！我堂堂大清帝國，要向倭人割地賠款，喪權辱國，我等卻只能逞逞口舌之快，此等奇恥大辱，爾等竟還敢沾沾自喜？！」

手下幕僚見李經方發怒，個個噤若寒蟬。

李經方站在船尾，遙望「橫濱丸」和其周邊幾艘戰艦，還有那幾面隨風高揚的太陽旗，忍不住嘆道：「倭國崛起，將成為我大清終世之患！」

李經方走後，樺山資紀看著能久親王，心中百般無奈，卻不敢流露於臉上。

能久親王自幼受嚴格宮廷禮儀訓練，他是不可能會在外交場合意外失禮的，只能說他是故意要給李經方難堪的。

能久親王彷彿什麼事情都沒發生似的，自顧自地拿起清國代表團剛給的臺灣地圖，展開看了看，搖頭笑道：「清國人繪製地圖的能力還真是差勁。」而後將地圖一丟，拿出日本軍部所繪製的臺灣地圖，只見上面不僅標示臺灣的山勢、水文、鐵路交通、軍事基地、沿岸砲台等，還有各處城鎮、村莊，甚至連原住民部落都有標記，同時沿著臺灣海岸線，各處的海水深度、港口大小、登陸地點也都標示得鉅細靡遺。

能久親王招手讓樺山資紀站到他身邊，食指指著地圖上一個名為「澳底」的小地方，就在雞籠旁邊不遠處，和樺山資紀討論起登陸進攻計畫：「登澳底，攻基隆，取臺北」。

近衛師團第一旅團五千人已經準備出發，搶灘澳底登陸，第二旅團則在五天後，即六月三日登陸進攻雞籠港口及市區。第一旅團將在此前奪取最重要的獅頭嶺砲台，確保第二旅團能夠順利登陸。佔領雞籠後，騎兵大隊、野砲連隊、機關砲大隊、工兵大隊、輜重大隊等入港部署，裝備完整的師團分兩路朝臺北城推進。

確認計畫無誤後，能久親王和樺山資紀走到艦橋上，用望遠鏡看向澳底海灘，只見灘頭上空無一人，半點防禦工事也沒有。

能久親王笑道：「原本還想說陸軍登陸需要拜託海軍火砲支援，現在看來完全不需要。我要出發去澳底了，我的聯絡官會留在你艦上，東鄉少將那邊的艦隊指揮部我也派了聯絡官，確保陸海兩軍溝通順利。那我們五日後雞籠再見。」

樺山資紀愕然道：「殿下、殿下要親身前往澳底嗎？」他以為能久親王作為攻臺總指揮，加上身份尊崇，應當在攻取雞籠後再登島。如今島上情況未明，能久親王以身涉險，實在過於冒進。

能久親王笑道：「這座島是帝國第一個殖民地，我當然要先上去看一看，留在此處未免無趣。」說罷擺擺手出門而去，神態閒適，彷彿只是去野外郊遊踏青一般。

樺山資紀低聲向身旁副官道：「立刻派人去福州電報站向國內發報，告訴他們能久親王殿下親自參與第一波登島，另外也將此事通知艦隊指揮部。」

見副官匆匆離開的背影，樺山資紀不禁心中暗嘆，能久親王在皇室實在是個異類。當初能久親王在德國留學時，與一個德國貴族寡婦私訂終身，遭到日本皇室反對，他竟然乾脆直接在德國報紙公布自己與該寡婦的婚約！若非後來在皇室的強烈壓力下被迫返國，否則他此時早已在德國成家生根了。

這樣叛逆不羈的性格，做出什麼樣的事情都有可能。

澳底外海，由二十五艘大型運輸船組成的日軍運兵船隊紛紛放下登陸小艇，數百艘小艇上坐滿全副武裝的精悍士兵，身穿黑色軍服，頭戴軍帽，肩上包裹裝著彈藥和五日乾糧，呼喊著整齊一致的口號，操槳向澳底海岸划去。

其實劉永福、林朝棟、丘逢甲等領兵將領對臺灣島上各處要地瞭如指掌，豈會放過澳底海灘？「連勝營」早已於數日前到達此處，只是守將按著劉永福的吩咐，將部隊隱藏佈置於鄰近海灘的山丘森林中，而不是佈置在海灘上，免得暴露在敵人戰艦大砲的威猛火力下。

澳底守將聽聞士兵報告倭軍開始登陸，趕緊跑到觀察點，一看之下，身子登時涼了半截！只見海面上密密麻麻的小艇向澳底海灘襲來，數也數不清，也不曉得到底有幾萬人要登陸。自己這裡不過五百人，都是剛招募入伍的鄉勇，如何擋得下這虎狼之師？當下他長嘆一聲，下令全軍退往獅頭嶺砲台。

澳底海灘上，登陸小艇陸陸續續靠岸，身手矯捷的日軍士兵們跳下小艇，踩著海水將小艇拉上海岸，迅速建立起登陸據點。能久親王的小艇也很快靠岸，他早已換上筆挺的黑色軍服，軍服兩邊繡有金線肩章及臂帶，胸前掛著數枚閃亮的軍功勳章。

即便能久親王平時再怎麼放浪形骸，多年在普魯士軍校養成的嚴謹軍紀，仍讓他在踏上戰場時保持嚴格自律，渾身散發一股精幹氣息，彷彿換了一個人似的。

他目光如鷹，很快看到遠處山林間有被驚動而騰飛的鳥群，知道那邊必定有人群埋伏，不由得輕蔑冷笑，對第一營營長命令道：「派三個連隊前往偵查，要是碰上清兵，記得別全打死了，留下幾個領頭的當俘虜，會有更大的用處。」言語間已將敵人視為囊中之物，根本不在乎敵人設下多少伏兵。

### 第五十章

# 殺雞用牛刀

能久親王並非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而是對於他手下師團有絕對信心。

近衛師團是日本陸軍王牌中的王牌，戍衛皇居、保護天皇的「御林軍」，軍官、士兵皆是由各個甲種師團中選拔出的精兵悍將，忠誠勇敢，戰力驚人！

日本軍部派遣近衛師團前來接收臺灣，無疑是「殺雞用牛刀」。因為馬關條約簽訂之後，大清帝國政府軍幾乎都已經離開臺灣。少數留下來的政府軍中，大部分都只是名義上的政府軍，實際上是為了管理方便而編制的民兵，例如林朝棟的棟軍和丘逢甲的三十六團民練義軍，對於日本正規軍隊來說完全構不成威脅。但臺灣是日本的第一塊殖民地，日本政府為了向歐洲各大強國證明日本也有治理殖民地的能力，有資格坐上世界列強的席位，必須確保這次接收順利完成，不能有任何意外，所以才派出陸軍精銳近衛師團。此外尚有由聯合艦隊最強指揮官，海軍少將東鄉平八郎所指揮的南方特遣艦隊，以八艘巡洋艦為主力提供步兵登陸火力支援，加上驅逐艦、水雷艇、補給船、醫療船、運輸船等，總艦艇數達兩百五十艘以上，光是海軍兵力就超過一萬兩千人！

能久親王認為以近衛師團的實力，戰勝五十倍、甚至一百倍於己的清軍都不是問題，所以派出偵查隊的同時，也沒有浪費時間在原地等待結果，而是分頭指派先遣連隊前往「淡蘭道」勘查進攻雞籠的路線。

「淡蘭道」是個統稱，是連結淡水、臺北、雞籠、宜蘭等地之間各處鄉鎮的眾多官道和民道，由數十條錯綜複雜的山路組成。若是從衛星上看，這些地方的水平距離都不遠，但其間群山環繞，山勢盤根錯節，加之林木叢雜茂密，若非有熟悉路線的當地人帶路，一般人進了山，馬上就會失去東西南北的方向感。

日軍先前已經秘密派人探查過地形，也出重金雇用當地人作嚮導，但仍須由先遣連隊確保路線正確順暢後，大軍才能上路出發。否則要是五千人在山裡迷路，恐怕不出幾天就全都「犧牲成仁」了。

偵查隊的士兵小心翼翼地搜索到澳底守軍的駐紮點，發現此地已經人去樓空，但明顯才剛離去不久，而且走得很匆忙，許多營帳都來不及收拾。

澳底守軍退回獅頭嶺砲台，也帶來日軍登陸的消息。

獅頭嶺砲台守將胡友勝聽聞說有數萬日軍登陸，大驚失色，馬上派傳令兵回臺北城請求援軍。

那傳令兵到臺北城時已是隔日。劉永福得到消息後，雖然有心要增派支援，但無奈捉襟見肘，手底下的部隊大多都已經派出去，看來看去，只能將黃義德那批老兄弟派去支援。

黃義德接到支援命令，心中雖有諸多不滿，但軍令如山，仍是帶著手下迅速開始整理槍枝裝備和乾糧飲水，準備出發。

唐景崧拍了拍黃義德肩膀，嘆道：「阿德，好好把呢些弟兄帶返來，我唔想睇到他哋客死異鄉，唔抵啊！（我不想看到他們客死異鄉，不值得啊）」

黃義德鄭重地點頭道：「維公放心，我帶多少人去，保證一個唔少帶返來！」

雞籠港，「炭王金霸」顏斗猛率領義軍一千八百餘人，以毗鄰港口的民房為掩體，部署出一條長長的防線，阻擊登陸港口的日軍部隊。義軍成員大多是他手下的礦工，或是附近村莊的村民。

顏斗猛宛如一個領兵征戰沙場多年的老將，負著手從防線的一頭走到另一頭，時不時駐足停留，指點防線上要加強的地方，看到偷懶的人，便呵斥幾句，讓他們提起精神；看到害怕的人，便激勵幾句，給他們提振士氣。

雞籠外海，停了近百艘大大小小的日本海軍艦艇，肉眼可見，給雞籠港守軍造成極大的心理壓力。

顏斗猛每天都要仔細巡視防線好幾遍，也常常給手下人鼓勵道：「大家放心，我們雞籠港易守難攻，獅頭嶺頂上那個砲台是聘請英國工程師精心設計的，隱藏在山林之間，日本番仔砲艦的大砲根本打不到我們的砲台。砲台頂上有四五門英國大砲正對著海岸，給我們火力支援，當年法國的洋番仔（意指法國遠征軍）就是在這裡登陸，結果被打得全軍覆沒，一萬大軍有八千都死在這裡！日本番仔再較（再怎麼）厲害，也比不過法國人，只要我們守好這條防線，他們上來再多人，都要死在這條海岸線上！」

這日，顏斗猛巡視到一半，忽然身邊的人紛紛指著海面，互相嚷道：「你們看！那裡有一艘小船！」

顏斗猛放眼望去，只見海平線遠方的日軍艦隊中，一艘鐵殼快艇離隊而出，頂著一根吐著濃濃黑煙的煙囪向港口駛來。船頭站著幾個人，皆是身穿藍黑色的日本帝國海軍軍服。

出於好奇，許多義軍士兵紛紛從民房掩體內走出來，要看看這艘快艇到底意欲為何。不少人開起玩笑道：「咁講（難道）是來投降的？」「有可能，但在我看來，這投降必定是詐降。」

顏斗猛見狀皺眉，他讓大家藏身於民房中，就是要讓日軍摸不清到底有多少守軍，這下好了，守軍自己站在岸上給敵人看得清清楚楚，豈不是自暴虛實。他揮手吼道：「出來做啥？！做婊子迎人客嗎？都給我回去！莫給人看個透支（別讓人摸清虛實）！」

一些人被顏斗猛罵了之後回到民房中，但這條延著港口的防線長達四里，大部分的人仍沒有聽到顏斗猛的命令，留在岸邊像在看熱鬧似地，有些人回到民房中後仍是按耐不住好奇心，見顏斗猛走遠後又跑出來，秩序一片散漫。

鐵殼快艇距離港口越來越近，最後停在防波提外，距離岸邊約八百米處，隨著波浪上下起伏，左右搖晃。

等了一會兒，見那鐵殼快艇沒有動靜，一些義軍士兵年少衝動，忍不住那躍躍欲試的好戰心，抬起手中步槍，瞄準快艇便開了槍。

第一個人搶先開了槍，便有第二個、第三個，眨眼間，岸上幾百人像是在比賽打靶似的，紛紛朝著小船射擊，槍聲連綿不絕！

鐵殼快艇上，操持舵輪的船長見身旁的輪機兵面色慘白，笑著安撫道：「別擔心，那些槍打不到這裡的。你聽，現在只有槍聲而已，等你聽到『咻咻』的聲音時，那才需要擔心，因為那是子彈飛過的聲音。」

輪機兵尷尬笑笑，問道：「不曉得我們還要在這裏多久？」

船長聳聳肩，指著船頭的幾人道：「觀測士們說要待多久，我們就要待多久。」

船頭那幾個被稱為「觀測士」的海軍士官蹲在船殼後方，以船身作掩護，時不時抬頭用望遠鏡觀望一陣子，然後低頭在紙上書寫紀錄著需要砲擊的位置，然後交由通信兵以船尾的信號燈將訊息告知後方的主艦隊。

主艦隊中，配備克虜伯三十五倍徑二百六十毫米主砲的四艘巡洋艦，根據前方觀測士傳來的報告，調整砲管方向角度後，打響帝國海軍攻臺的首輪齊射！

岸上義軍打那鐵殼快艇打得不亦樂乎，顏斗猛氣得七竅生煙，但他的大吼大叫依然控制不住局面。

忽然間，眾人見遙遠海平線處的幾艘軍艦砲台噴出猛烈火舌，一閃而逝！然後震耳欲聾的開砲聲貼著海面傳來，緊接著空中傳來砲彈高速破空的刺耳尖嘯聲！

短短幾秒間，眾人還沒反應過來之際，數十顆足以毀天滅地的重型砲彈已經轟在岸上！每顆炸彈都超過兩百公斤重，威猛無匹的爆炸瞬間將砲彈落點半徑五公尺內的人都炸成粉碎！乘著爆炸威力而向四面八方暴射的砲彈破片也眨眼間將落點半徑三十公尺內的人切成肉醬！斷肢殘軀四濺橫飛！三十公尺範圍外的義軍士兵也不能倖免，仍有許多破片以銳利的鋒芒射穿他們的身體，當場死亡！

僅一輪齊射，數百條人命彈指間灰飛煙滅！

現代化兵器的恐怖威力是義軍士兵們完全沒有想像到的！在他們的認知中，大砲就是像獅頭嶺砲台部署的那些十二吋前膛砲，從砲管前端塞入砲彈，填入黑火藥後擊發。殊不知對於日本軍隊而言，那種前膛砲都是已經放在博物館展出的懷舊兵器了。

日本軍隊所配備的火砲都是足以精準射擊數公里遠的後膛砲，也有根據不同目的而設計的砲彈，穿甲彈、高爆彈、殺傷彈等等，種類繁多。這次齊射所用的就是以奪走士兵生命為主的殺傷彈，落地後會炸開成千上萬的金屬破片，有如滿天花雨般的破片將以子彈般的高速奪走有效殺傷範圍內的所有生命！

由於砲彈成本高昂，日本艦隊僅齊射一輪，便靜靜等待前方觀測船的戰果回報。

鐵殼快艇上的觀測士們等待砲擊濃煙漸漸散去後，舉起望遠鏡向岸上看去，只見方才那些耀武揚威的義軍士兵們已經屍橫遍野。

他們對砲擊結果相當滿意，歡呼幾聲互相慶祝後，便讓鐵殼快艇掉頭駛回遠方的母艦隊。

這只是海軍替陸軍登陸前所做的火力偵查，距離真正的登陸還有幾天時間。

### 第五十一章

# 火併獅頭嶺

顏斗猛僥倖存活，他這輩子最大的兩次運氣都用在這場砲擊中：第一次是沒有一發砲彈是落在他腳邊，離他最近的砲彈落點在五十公尺外；第二次是他沒被砲彈破片擊中，他身旁很多人運氣就沒那麼好，或死或傷，死狀最慘的是被破片削去半顆腦袋。

但顏斗猛仍被爆炸衝擊波給掀翻，雙耳轟鳴不已，腦袋一片空白，彷彿有人在他頭上套了個大鐘，然後奮力敲打。爆炸巨響破壞了耳朵中掌控身體平衡的半規管，使他暈乎乎地躺在地上，手腳根本不聽使喚，完全爬不起身。

雞籠港邊已成了一片燃燒的焦土，屍骨遍地，哀鴻遍野，到處是焦屍、斷肢、殘軀，許多屍體根本就已經看不出是個人形，還有許多重傷傷兵哀求著救命。倖存下來的人也都還倒在地上，神智仍處於爆炸波的震盪中，還沒恢復過來。

許多雞籠市區的居民都有親朋好友參加義軍，在砲擊過後紛紛前來救援，看到這慘絕人寰的景象，當場都被嚇傻，好半天才回過神來，小心翼翼地上前搜救，尋找著自己熟識的面孔。也有很多人根本不敢上前救人，彷彿只要往前踏上那片焦土，就是踏進鬼門關。

那些勉強能辨認的屍體旁邊，慢慢聚集起三三兩兩的人們，有些人抱著死去的親人朋友痛哭失聲，有些人則面色慘白，當場吐了出來。

顏斗猛身邊有個練武多年的貼身護衛，筋強骨健，很快從爆炸震盪中恢復神智。他深怕日軍再次砲擊，勉強半跪著撐起身子，死命拖著顏斗猛，跌跌撞撞地躲進一旁殘存的民宅中。

顏斗猛好半天才從砲擊震盪中恢復，但腦袋中依然嗡嗡作響，身邊所有哭喊聲、叫喚聲都像是從很遠的地方傳來，視線也是模模糊糊，沒一樣東西能看得真切，只有鼻腔裡充斥的焦臭味、血腥味、火藥燃燒味，濃烈刺鼻到讓他確定自己還活著。

顏斗猛顫顫巍巍著站到窗邊，環顧自己所處的人間煉獄，心中升起的第一個念頭是慶幸自己沒死，而後他看向海平線盡頭的日本戰艦，眼神裡只剩絕望和恐懼。

兩天後，獅頭嶺砲台，守將胡友勝站在城牆上，皺眉望著山腳下的雞籠港，忍不住仰天長嘆。

港口守軍在兩天前的那場砲擊中已經完全被打殘，一千八百義軍死傷近半，存活的義軍也都被嚇破了膽，顏斗猛帶著殘存的手下，已經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雞籠港如今是空門大開，全無設防，簡直像是在歡迎日軍登陸。

獅頭嶺砲台最重要的戰略目的就是打擊登陸港口的敵人，所以必須盡可能將敵人拖延在港口位置，砲台內這五口十二吋英國砲才能發揮最大殺傷力，所以港口的守備極為重要。

然而，所有目睹那場砲擊的人都深刻了解：想以人力對抗現代化武器，無異於蚍蜉撼樹！

日軍戰艦的火砲好似九天之上落下的神雷霹靂，威力足可毀天滅地，數百血肉之軀猶如螻蟻一般被一腳踩死，就連義軍原本倚為防禦屏障的磚造堅固民宅，在砲火下也等同於紙紮的玩具。

胡友勝那天也目睹了那場砲擊，雖然身處遠在數里之外的獅頭嶺砲台上，他仍感到從骨子裡傳出的那股悚然顫慄！

然而作為守將職責所在，他還是必須想辦法在港口組建有效的防線。

這兩天他屢次召集手下將校，想派兵去守港口，但無論他如何威逼利誘，甚至開出「只要去駐守一天，無論是否有戰事都有五十兩銀子」的條件，但都找不到足夠的人去守港口。

大部分的人都還是認為自己的命超過五十兩銀子。

胡友勝唯一能找到的就是那些下三濫的賭徒、無賴，但胡友勝知道那些人九成九會在領到銀子後就跑路。給他們銀子等於是在贊助他們酒錢、賭資和嫖娼費，根本沒辦法把防禦港口的重任交給他們。

胡友勝所擔憂的不只眼前的雞籠港，身後的淡蘭道也是危機四伏。

在澳底登陸的日軍人數仍未確定，但應當在萬人左右，已經越過三貂角、雙溪等地，正在朝此奔襲而來。

雖然沿途許多鄉鎮都有義軍反抗，但並沒有對日軍造成實質性的傷害或減員，也沒有減緩日軍的腳步。

相反地，日軍為了快速鎮壓地方反抗勢力，採取殺一儆百的「清鄉」手段，所過之處，屍橫遍野，血流漂杵！

根據撤退的澳底守軍和僥倖逃脫性命的鄉民回報，胡友勝很快做出相對應的部署，派出五百人的阻擊部隊，配置五挺格林機關槍，搶先到日軍所必經的瑞芳山上建立起機槍陣地，以拖慢日軍步伐，同時也在附近山頭部署了機槍陣地，以便互相提供火力支援。

按照胡友勝的推算，一個士兵長時間登山行軍所能背負的重量大約四十斤，扣除彈藥、槍枝，登陸日軍必定沒有攜帶太多口糧，就算加上他們在沿路鄉鎮搶到的糧食，應該也只能撐十五日左右。「淡蘭道」這片錯亂複雜的大山，滿是毒蛇昆蟲、瘴癘瘟疫，只要能夠把日軍盡可能拖延在大山中，糧食耗盡、疫病叢生的日軍將會不戰自潰。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從前天早上開始，瑞芳方向就傳來猛烈交火的槍聲，密集地響了一整天，戰鬥激烈的程度遠遠超過胡友勝的預期！

從昨天早上開始，槍聲已經稀落許多。胡友勝知道阻擊部隊所攜帶的彈藥量，心知他們恐怕是彈盡援絕了，只能暗暗祈禱他們撤退順利。

正當胡友勝憂心忡忡之際，獅頭嶺砲台迎來了臺北城派來的援軍，黃義德率領手下一營四百人風塵僕僕地趕到。

胡友勝見到黃義德，情不自禁皺起眉頭，心中暗道：「淵帥（劉永福字淵亭，手下人稱淵帥）怎麼派這群老歲仔（老傢伙）來？那我甘願（寧可）不要援軍！」

胡友勝是黑旗軍中的臺人軍官，與黃義德本就有嫌隙，大敵當前，更是不想讓手下士兵跟這群無法溝通的廣東老兵一起作戰，乾脆道：「請你們去山下的雞籠港建立防線，阻擊登陸港口的日本番仔。」然後讓營中翻譯將閩南話翻成粵語給黃義德聽。

黃義德聽完命令，一股火氣直衝腦門，憤怒罵道：「我屌你老母！姓胡的，我扛槍的時候你還沒斷奶，現在居然敢爬到我哋頭上撒野？！想把我哋派去送死？信不信我現在就一槍打死你？！」他是聽從劉永福的命令來協防砲台，可不是來此聽從一個後生小輩的指揮。況且港口市區處在日本戰艦火砲覆蓋射程之內，守在那裡等於是讓敵人海軍砲兵當作練習標靶，十有八九要全軍覆沒，反觀胡友勝安坐後方，只要大炮齊發，打死登陸日軍就是大功勞，打死自己人還可以推卸給日軍，倒是樁好買賣。

胡友勝也是年輕氣盛的年紀，加上這幾日心煩意亂熬得上火，劈頭反罵道：「幹恁娘！你們這群死老猴（死老頭）整日在營中吃飽睡，睡飽吃，養得跟豬仔一樣油光滿面，現在要你們去做事就擺出一副囂張嘴臉，還敢跟我拍桌子？！恁爸（老子）今日就把你軍法從事，砍了你的腦袋送去給淵帥，也算是幫淵帥解決一個煩惱！」

兩個首領一翻臉，雙方人馬刀出鞘，槍上膛，步槍拉閂上膛清脆的「刷刷」聲響成一片，頓時之間劍拔弩張！獅頭嶺砲台內一場火併一觸即發！

碰！不知道從哪裡發出的一記槍聲在此時響起，彷彿是在火藥桶裡扔下一根火柴，瞬間引爆雙方之間的槍戰！

神經緊繃的雙方士兵們反射性地扣下扳機，瞬間就奪走了幾十條人命！

兩邊近距離猛烈交火，槍聲不絕於耳，匯聚成一股連串不斷的轟鳴！子彈橫飛！火星四濺！貫穿人體的子彈綻放出一朵朵血花！

獅頭嶺砲台內情況一片混亂，許多駐紮在城牆上的士兵根本沒搞清楚底下發生了什麼事情，甚至連敵人在哪裡都不知道。「日本番仔打來」、「廣東仔叛變」、「有日本番的內奸混進來」等各種叫喊聲，混著震耳欲聾的槍聲，讓局勢更加一發不可收拾！

黃義德被忠心耿耿的手下們死命護住，拉回己方人群之中，僥倖沒死在第一輪交火中，但眼見己方處於劣勢，轉眼間又倒下了幾十人，他奮力揮舞著手中的手槍大吼道：「臺灣佬想把我哋趕盡殺絕！衝出城門！衝出去才有活路！」

好在黃義德一營才剛抵達修整，所處位置就在砲台城門旁邊。眾人很快衝出砲台，死命地往外逃去！

子彈嗖嗖地從廣東兵勇們背後飛來，不斷有人中彈倒地，一邊匍匐著一邊哀嚎救命！

廣東兵勇們腳程飛快，很快躲入砲台周邊的山林之中。黃義德身經百戰，雖敗不亂，隨即指揮手下利用茂密樹林作為掩護，轉頭朝追擊而來的臺籍士兵猛烈射擊！

身處空曠地帶的臺籍追兵毫無掩護，被這一記回馬槍殺得措手不及！當場就被打死了十幾人！

敵暗我明，臺籍追兵摸不清眼前樹林之中的敵情，只能倉皇撤回砲台之中！

黃義德見情況安全後，快速清點了一遍人數，不料自己帶來的四百個老兄弟，此時只剩一百八十餘人，死傷過半，而且不是死在日本兵的槍下，而是死在他們本該來支援的友軍槍下！

黃義德悲憤交加，兩顆眼珠佈滿血絲，彷彿要滴出鮮血一般，怒目圓睜吼道：「胡友勝！我定要殺你全家陪葬！祭我二百兄弟在天之靈！」

### 第五十二章

# 一百兩銀子買的手

黃義德等人從砲台西門衝出去的同時，另一端砲台東門守軍正承受著日本陸軍發起的猛烈攻擊。

說來也是天意。

原來就在黃義德一營抵達前沒多久，近衛師團兩支先遣連隊已經到了獅頭嶺砲台東門之外，只是率隊軍官還在等待後方部隊拉來野戰砲，便讓兩支連隊隱伏在砲台東門外的林線叢林內，免得讓砲台城牆上的士兵看到，暴露行蹤。

可是後來城內胡友勝和黃義德之間的衝突叫罵，引得城牆上的士兵紛紛轉頭過去看，根本沒有人在瞭望敵情。

眼見機不可失，率隊軍官趕緊下令其中一支連隊的士兵立刻出擊！務求隱蔽安靜，迅速登上城牆，搶佔城門。

然而上百人的行動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悄然無聲，突襲的日軍臨近城牆前，終究是被東門守軍發現。

對於守軍士兵而言，這支日軍宛如天降神兵，根本不知道從哪裡冒出來的，忽然就出現在腳下，士兵們驚駭萬分，根本來不及通報，情急之下就先開火了。

這雖然打破日軍想隱蔽突襲的意圖，但也引發城中廣、臺兩軍的一場血戰。

胡友勝在槍戰中也被忠心下屬護住，雖然肩膀中彈，但性命無礙。

胡友勝本來還憤怒地要派兵追擊黃義德，但他很快就得知日軍正在攻擊東門，趕緊暫緩追擊，關閉四方城門，然後派兵登牆作戰。

作戰意圖失敗的日軍很快撤退，身影遁入叢林之中，上百人進退之間有如潮水，迅速而整齊，可見訓練精良。

打退日軍的胡友勝沒有半分喜悅，咬牙憤恨道：「幹恁娘！飼老鼠咬布袋（恩將仇報、忘恩負義之意），這些廣東仔居然跟日本番仔串通在一起，要來裡應外合？！一定要將他們趕盡殺絕，若無（否則）這群內奸還會繼續禍害其他地方的守軍！」

隔日，黃義德一行人拖著傷兵回到臺北城，相較於三日前出發時的精神抖擻，此時的廣東兵勇可說是殘敗落魄，見者落淚。

有些人與他們相熟，連忙上前問道：「老黃，你哋點了（你們怎麼了）？碰上倭軍了？獅頭嶺砲台情況呢？」

黃義德鐵青著臉，一字一句咬牙問道：「劉大帥（意指劉永福）呢？」

那人回道：「淵帥前天就出發去臺南了，說是要跟法國佬碰頭談事，你唔知乜（你不知道嗎）？現在城裡守軍是由俞明震統領。」俞明震是前大清帝國二品大臣，如今臺灣民主國的內政大臣。

黃義德聽聞消息，臉色更加陰沉，率領手下徑直回到巡撫衙門，見到唐景崧後，滿腔怒火終於忍受不住，破口大罵道：「我屌他劉永福的老母臭花屄！他把我哋呢老兄弟這樣呼來喝去，自己跑去臺南，到底系乜意思？！」

唐景崧雖然不明就裡，但見黃義德氣得牙齜欲裂，又是滿身狼狽，想來獅頭嶺那趟必然是遭遇重大挫折，遂安撫道：「阿德，冷靜點，發生乜事？好好跟我講。」

黃義德講述起自己見到胡友勝後，對方是如何蠻橫不講理，甚至要置自己這批廣東兵勇於死地！自己不從，胡友勝便扣上一頂違抗軍令的罪狀，要殺己而後快！自己只得拚死帶著兄弟衝殺出來！

黃義德才剛講完，門外忽然一陣喧嘩，緊接著一批全副武裝、荷槍實彈的士兵衝進衙門，迅速搶佔各出入口，並且用槍控制了衙門內所有人！

唐景崧不斷喝罵道：「放肆！你們是哪個營的？居然膽敢以下犯上！」卻絲毫無法阻止那些士兵的動作。

門外傳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道：「棟軍保字營，記清楚了。」

只見林朝保施施然地走進衙門，左右腰邊各掛著他最具有標誌性的兩支左輪手槍，臉上依舊是散漫不羈的微笑，朝唐景崧點頭道：「草民林朝保，見過總統大人。」嘴上雖然說得恭敬，但哪有半分尊敬之意！

唐景崧怒目圓睜，高聲質問道：「大膽林朝保！你帶兵闖進我衙門，難道是想造反麼？！」

林朝保搖頭道：「造反是不敢，只是怕這裡有人要造反，所以先來抓捕反賊。」

唐景崧怒道：「好哇！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居然敢質疑我造反？」

林朝保伸出右手食指在面前搖了搖，嘖聲道：「大人別急，草民豈敢。」然後指向黃義德道：「草民說的是他，黃義德勾結日本番仔，裡應外合要奪了獅頭嶺砲台，結果陰謀敗露，逃了回來，還害了我義軍二百兄弟的性命！若是不將他斬首示眾，豈能安我軍心？！」說到後來已是聲色俱厲，字字鏗鏘！

黃義德氣得臉紅脖子粗，正要發難之時，被唐景崧一手按下。

唐景崧氣極反笑，冷笑道：「林朝保，造謠生事，血口噴人，誣陷忠良，擾亂軍心，你可知是死罪？！」

林朝保將身後一人拉到身邊，朗聲道：「我有人證在此，豈是造謠生事？褚兄弟，你將事發經過告訴大家。」

被喚作褚兄弟的人大聲述說，原來他是胡友勝的副將，當天胡友勝與黃義德的會面，從一開始他就身在其中。黃義德以不服命令為藉口，趁機發動內亂，城內守軍猝不及防，胡友勝手下八名副將當場被廣東叛兵打死了一半，胡友勝自己也身受重傷，可謂損失慘重。同時在東門發起進攻的日軍更是差點登上城牆，本來固若金湯的獅頭嶺砲台險些在彈指間淪陷敵手。所幸守軍不惜犧牲，拚死守住防線，好不容易才打退日軍！

胡友勝心知黃義德必定會故技重施，為了避免臺北城守軍遭遇同樣的重創，胡友勝趕緊派出得力手下將消息送回臺北城。褚兄弟孤身一人隱藏行蹤，遠遠跟在黃義德一行人後面，直到他們進臺北城後，褚兄弟隨即進城，找到當值的守備將官林朝保，告知砲台內亂一事。

黃義德聽完臉如死灰，他率領手下從獅頭嶺砲台逃出後，也聽到砲台那裡持續不斷地傳來激烈交火的槍聲。當時他只是覺得奇怪，並沒多想，不料原來竟是在和日軍交戰。這時間點實在太湊巧，如何解釋得清？這下真是「黃泥掉褲襠，不是屎也是屎」，難道自己真的得坐實這內奸叛徒的罪名，落下千古臭名？

唐景崧知道黃義德這樣的血性漢子是寧死也不會去勾結日本人的，見他臉色灰敗，唐景崧心中也猜到了七八分，然而此時解釋只會顯得作賊心虛，只能硬氣道：「胡、黃兩人不合已久，只憑胡友勝手下的一面之辭就要定罪，沒有這樣的道理！為免挾怨報復，這案子還要調集相關人等，好好開堂審理！」

林朝保無所謂地聳聳肩，冷笑道：「好，那人我先關押起來，來人！把黃義德帶走！」

林朝保身後一個士兵手持鎖鏈，應聲上前拿人。

唐景崧心知黃義德一旦被帶走，那是必死無疑，到時候再去要人，林朝保將屍體送上，雙手一攤，唐景崧也無可奈何。

唐景崧情不自禁想到端午那晚，拚死保護他想衝殺出去的韋勇，還有其他忠心耿耿的護衛們，就是在此地被林朝保的手下一個個殺死，思及至此，悲憤交加，一股血氣忽然從他老邁的軀殼中逬發而出！

唐景崧猛衝上前，拔出黃義德腰間的銳利佩刀，雙手持刀奮力一斬，當場斬落那個手持鎖鏈的士兵左手！

嗆啷！精鋼鎖鏈伴隨著一隻血淋淋的斷手掉落在地，隨即響起那士兵的慘叫哀嚎，迴盪在衙門圍牆之間！

唐景崧持刀護在黃義德身前，一把白鬚隨著他急促的喘氣而顫動，氣勢洶洶道：「老夫在此，誰敢動他？！」宛如三國演義裡長坂坡一戰，張飛喝斷橋頭水倒流！

所有人都愣住了，沒人想到唐景崧堂堂二品大員，做了一輩子文弱書生，老來竟然會提刀砍人，而且砍得還不錯？！

然而即使所有人都嚇住了，林朝保也依然不改他散漫笑臉，只是他此時眼神間殺機勃發，彷彿能滴出血一般，使他的笑容讓人悚然股慄！

此時一個慌張的聲音從門外傳來：「別衝動！都別衝動！千萬別衝動！」

緊接著一個人從門後閃身而出，闖進院裡，正是臺北城守軍統領，臺灣民主國內政大臣俞明震！

原來俞明震聽聞林朝保領兵闖進巡撫衙門，深怕雙方鬧出衝突，趕緊一路從家裡狂奔而來。

他氣喘吁吁地看著衙門內的情況，不禁傻了眼，問道：「這、這，維卿，你、你這是做啥？你提刀砍人吶？」

唐景崧被問得有些哭笑不得，但也慶幸俞明震及時趕到，能夠節制林朝保及其手下。

唐景崧盯著林朝保，鎮定如常道：「保字營跟廣勇營有些誤會，不小心傷了手，我替廣勇營出一百兩銀子醫藥費，給保字營的弟兄看大夫，如何？」一百兩銀子的醫藥費是天價鉅款，顯然唐景崧是想用重金息事寧人。

林朝保冷笑道：「好，很好。」轉頭對著被砍斷手的士兵道：「總統大人看得起你，一隻手值一百兩銀子，足夠你買十甲上好田地再娶一個老婆了，還不快謝謝大人！」

斷手士兵本來因為失血而幾欲昏厥，聽到一百兩銀子的鉅款，蒼白的臉龐瞬間恢復不少血色。

林朝保彎腰撿起斷手，遞到唐景崧面前，看似人畜無害地笑咪咪道：「大人一百兩銀子買的手，可得收好了，銀子我回頭再上門來取。」

那斷手還啪噠啪噠地往下滴血，截斷處白色骨頭、黑色肉筋和鮮紅色肌肉交結糾纏，觸目驚心！

唐景崧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正進退兩難時，一旁俞明震接過斷手，順勢推回去道：「阿保，你先照顧好受傷兄弟，回頭我會上門跟蔭堂（林朝棟）解釋。」

### 第五十三章

# 法國軍艦到臺灣

林朝保臉上的笑容有些僵，他知道唐景崧和俞明震都是李鴻章手下，一個巡撫，一個布政使，自然是官官相護。然而俞明震畢竟是守軍統領，加上林朝棟千叮嚀萬囑咐要他聽從俞明震的指揮，他再怎麼憤怒，此時也只能隱忍不發。

眼見有俞明震這個和事佬在，自己有氣難出，有仇難報，林朝保冷笑幾聲，一揮手帶著保字營離開衙門。

直到保字營最後一個人離開，廣東兵勇們關上衙門大門，唐景崧和俞明震才鬆出一口長氣。

俞明震擦擦額頭汗水，慶幸道：「林朝保這殺神一般的人物，還好今日肯講道理，否則後果難料。維卿，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景崧搖搖頭，無奈嘆了口氣，讓黃義德把獅頭嶺的事情細細講過。

俞明震聽得連連頓足，憂心如焚，責怪黃義德道：「你怎麼如此不分輕重？獅頭嶺砲台是戰略要地，一旦失守，整個雞籠都會落入倭軍手中！大敵當前，不同心協力抗敵，居然還鬧窩裏反！」

唐景崧插嘴道：「恪士，話不能這麼說，胡友勝與黃義德本就有嫌隙，也有可能是胡友勝故意找碴，想挾怨報復，否則雞籠港口已有顏斗猛所率義軍駐守，何必再派廣勇營過去？」

他們還不知道顏斗猛的義軍已經潰逃。俞明震想想覺得也有道理，這臺灣島上各勢力之間仇恨糾纏，有如一團死結，剪不斷理還亂。他一個浙江人作為守軍統領，雖說身份超然中立，但調兵遣將時每每得考慮各營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免得自己人內鬨火併，實在是讓他心力交瘁。

俞明震搓搓額頭，無奈對黃義德道：「這事一時半會也講不清，廣勇營這些日子千萬別離開衙門，免得節外生枝，我會想辦法處理。」而後匆匆離開。

撲通一聲，黃義德雙膝跪倒在唐景崧面前，感激涕零道：「維公救命之恩，我無以回報！從今往後，我呢條命就是維公嘅！維公若有需要，我黃義德上刀山下油鍋，在所不惜！」

唐景崧趕緊將黃義德扶起，道：「快快起來！你我相交十餘年，從越南一同出生入死，豈能袖手旁觀。你也系堂堂六品參將，嗰林朝保居然膽敢喺我面前公然行兇，意圖殺害朝廷命官，簡直是目無王法！呢些化外刁民做事但憑血氣之勇，野蠻無理，現在雖然退去，但一定會想辦法要了你哋嘅命！明槍易躲，暗箭難防，眼下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想想我哋下一步該怎麼走。我哋廣勇營已經白白死了一半的老兄弟，萬萬不能再有犧牲了！你哋得活著替死去弟兄澄清事實，否則這些臺人將通敵叛亂的罪名往你哋身上一扣，黑旗軍廣勇營就得背負千古臭名！」

黃義德此時對唐景崧已是無條件信任，加上本就心亂如麻，只是木然地點頭，聽任唐景崧安排一切。

同一天，臺南海面上，三艘軍艦高掛著紅白藍三色法國國旗，高聳煙囪噴著黑煙，伴隨震耳船鳴，緩緩駛入臺南府城碼頭，劉永福翹首等待許久法國援軍終於到來！

劉永福一解多日煩憂，看著外海遠處虎視眈眈的日本軍艦，忍不住撫掌大笑：「太好啦！我看倭寇還怎麼猖狂！」

碼頭上眾人也都是興高采烈，日本大軍侵臺的憂愁一掃而空。

三艘法國軍艦緩緩靠岸，指揮官海軍少將盧貢身邊簇擁著十多名軍官、衛兵，率先踏上臺南碼頭的甲板。

劉永福興高采烈地迎了上去，招待盧貢等人到臺南城裡的豪華酒樓接風洗塵。

秉義作為安南鄉一帶的小型義軍統領，也帶著守崑、守崙兩兄弟也來到此處迎接法國遠征軍，然而相較於盧貢，兩兄弟對於碼頭上停靠的法國軍艦更感興趣。

兩兄弟都是第一次近距離見到現代戰艦，他們仰頭望著高聳有如城牆般的鋼鐵船身和口徑三百毫米以上的艦載主砲，都情不自禁為這先進工業技術造就出來的科技結晶而嘖嘖稱奇，繞著碼頭看了老半天才去酒樓去找秉義哥。

平日熱鬧的酒樓今日早已清場，客人不多，都是嘉義、臺南、打狗一帶的義軍成員。

主桌上坐著劉永福和幾名抗日義軍領袖，還有法國方的盧貢和幾名海軍軍官。

秉義組織的義軍規模不大，因此只能坐上一旁的客桌。

守崑和守崙站到秉義哥身旁，見酒樓內眾人皆是笑容滿面，唯獨秉義哥沒有半分高興的神色，守崙忍不住悄聲問道：「秉義哥，法國人來了，我們也不用怕日本番仔了，你為何不歡喜？」

守崑一拍弟弟腦袋，道：「你懂什麼！洋番仔趕跑了日本番仔，那誰來趕跑洋番仔？」

秉義長嘆道：「我所擔心的正是如此，我們本島人不知什麼時候才能自立自強。」

守崙抓抓腦袋，呵呵笑道：「別煩惱那麼多了，等我們先趕跑日本番仔再說吧！」

與其煩惱虛無飄渺的未來，不如先盡力處理好眼前的危機。

面對這樣的想法，秉義也只能苦笑同意，因為他的確也沒有更好的辦法。

忽然主桌處傳來一個瓷器碎地的清脆聲音，只見劉永福面前的杯碗碎落一地，他氣得臉紅脖子粗，似乎在跟盧貢爭論著什麼，而盧貢則一臉漠然，冷眼以對。

劉永福一拍桌子，震得滿桌杯倒盤傾，氣憤指著盧貢的鼻子道：「當初是你親口承諾法國會出兵解圍！現在你想翻臉不認帳，難道當我們是傻子，可以任你欺瞞戲弄？！」

盧貢搖搖頭，高傲地抬起下巴道：「劉將軍，我不曉得你在講什麼，法國政府從來不曾做出過任何保證。我們這次來只為撤離我國僑民，不會參與任何其他外交事務，請你們不要影響我們的行動。」

原來盧貢之前來臺秘密會晤抗日義軍的幾位頭領時，曾經承諾只要臺灣以國家名義對日本佔領進行有效的抵抗，法國政府會公開承認臺灣民主國，駐紮在越南的法國遠征軍會立即出兵，支持臺人獨立。

然而日本政府被迫放棄遼東半島主權後，國內民眾群情激憤，批評政府軟弱、外交無能的輿論高漲。隨著事態演變，日本政府態度日趨強硬，不僅通電各國表示日本獲得臺灣主權完全符合國際法，嚴禁各國干預國內事務，也禁止向臺灣島輸送販賣任何武器；同時日本海軍大力查緝前往臺灣的各國商船，一旦查獲軍用物資，輕則沒收物資，重則抓捕入獄。

法國遠征軍主力都用於穩定越南的統治，其實沒有多餘兵力在東亞跟日本開戰，所以法國政府本來只是抱著能佔點便宜就多佔點的心態，派幾艘軍艦到臺灣繞一繞，看看日本政府的回應。如果日本政府服軟，便趁機扶持一個親法的臺灣政權，如果日本態度強硬，支持臺灣反日勢力的事情便就此作罷。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從法國艦隊進入臺灣海域開始，日本艦隊指揮官東鄉平八郎親率本部艦隊全程跟監，艦隊砲口始終緊緊對著法國艦隊的方向，並要求法國艦隊立即離開本國海域。

盧貢見日本海軍沒有絲毫退讓，便親自搭乘小艇到日方旗艦浪速號上，向東鄉平八郎解釋他們此番來臺只為撤僑，絕不會向臺灣島上居民提供一槍一彈。

哪有人撤僑需要三艘軍艦，而且只有軍艦，沒有載客輪船呢？

盧貢的解釋雖然牽強，但在盧貢以外交官身份寫下書面保證後，東鄉平八郎便也退了一步，讓法國船艦靠岸，畢竟他也不想真的惹上法國人。

劉永福抗日的希望全寄託在法國人的保證上，被愚弄欺騙的怒火熊熊燃燒，他心一橫，拍桌道：「屌你老母！既然如此，那你們也不用走了！」說罷朝身邊親兵一招手，數十名親兵齊刷刷抬起槍口，瞄準著席間的盧貢和幾名法國軍官，還有站在一旁護衛的幾名法國士兵。

這番突變陡生，除了派駐廈門多年的盧貢以外，其他的法國軍官和士兵都聽不懂閩南話，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本來以為只是來吃飯的，想不到吃得竟是「斷頭飯」，個個嚇得面色慘白。有武器的法國士兵們也舉槍瞄準著劉永福的親兵們，然而己方人數寥寥，面對人多勢眾的敵人，法國士兵們的槍口左右游移不定，根本不知道該瞄準哪一個。

面對劍拔弩張的情況，溫文爾雅的盧貢依舊沉穩，他先用法文安撫同伴們道：「不用怕，他們想嚇唬我們，看我們出醜，不敢真的開槍的。」

接著他轉頭朝劉永福冷笑道：「擺這麼大勢面（陣仗），你想嚇驚（恐嚇）我啊？」

劉永福道：「我不是在嚇驚你，你今天不給個交代，你們免想（休想）要走出這個大門！」

盧貢面不改色地拿起他的海軍官帽，撢了撢帽上絨布的灰塵，起身道：「我現在就堂堂正正走出去，我不信你敢動手。」

然後他湊到劉永福面前，指著劉永福的鼻子，一字一句從他牙縫中迸出：「今天要是有任何一個法國人出了什麼意外，我保證碼頭那三艘戰艦會在半個小時內把臺南城夷為平地！」

此時的盧貢霸氣橫生，哪還有平時溫文儒雅的樣子！

盧貢晏然自若地戴上官帽，率領手下眾人從容地離開酒樓。

劉永福咬牙切齒地牙齦都流出血來，但仍是不敢真的下令開槍。

盧貢所料不錯，面對日軍步步進逼，義軍處境已然萬分艱難，劉永福真的不敢再惹上法國這尊大老虎。

一時間，酒樓內瀰漫著一股亡國滅種的悲哀，眾人皆是如喪考妣，垂頭喪氣道：「想不到洋仔番根本沒打算幫我們，那我們該怎麼辦？」

秉義也不由得仰天長嘆。前幾天他已經收到美國商人威廉從福建拍來的電報，表示有一艘美籍商船在臺灣海面被日本海軍強行扣留，船上載運臺南各處義軍所訂購的武器彈藥，威廉正在想辦法疏通關係取回這批貨物，但秉義知道，最好的結果也僅僅是取回這批貨物，想再運進臺灣已然是不可能的。

許多人已經清楚：臺灣人欲求外援而不得，想反抗卻沒有武器裝備，保衛家園只能淪為一場空談。

### 第五十四章

# 景嵩夜奔

雞籠失守，守將胡友勝暨守軍全軍覆沒，僅有少數人逃回臺北城報信，臺北城頓時陷入一片恐慌。

一些消息靈通的人們已經知道法國將會置身事外，紛紛打消對抗日軍的念頭，相繼乘船出逃。日本政府正巴不得所有漢人都離開臺灣，所以日本海軍對進入臺灣的船隻嚴格檢查，對離開臺灣的船隻則完全放任。臺北淡水碼頭每天都有數班輪船，載滿逃難的富商名流、官員仕紳等，駛向福建廈門。

板橋林家的家主林維源已有多日未在臺北城中現身，許多謠言說板橋林家的重要人物都已經悄然內渡，僅剩下打理家族生意的族人。同時還有幾個大家族的領頭人物也都消失了。

一股被背叛拋棄的悲觀情緒迅速在臺北城中蔓延開來，同時也導致大規模的恐慌，每天都有許多竊盜、搶劫、強姦、殺傷人命等罪案發生，衙門已經完全失去治安保靖的職能，城中居民僅能彼此守望相助來保護自己的家宅。

儘管俞明震頭領費盡心力安撫百姓，也斬了幾個作亂的匪徒，但惶恐的情緒就像瘟疫，根本控制不住，很快感染到城中守軍，導致軍心渙散。

許多家在臺北城的士兵眼見局勢混亂，想到自己家人安危，紛紛離隊返家。留下的人也不確定自己到底是不是該堅守崗位，還是也應該跟著離開。別人都跑了，自己還留下來跟日軍的槍砲硬碰硬，顯然是很蠢的一件事。

這些抗日義軍本就是憑著個人血氣之勇集結而成的鬆散組織，幾天內很快變成一盤散沙。

入夜後的臺北城更加混亂，盜匪橫行，吵鬧、打鬥、尖叫、哀嚎等雜亂聲音時不時在城中各處角落響起，讓人提心吊膽。

清冷月色下，林朝保帶著幾名手下在林家大宅周邊巡邏。

他並不怕那些趁火打劫的宵小強盜，但凡有點財力的人家，至少都會有幾個年輕力壯、扛鳥銃佩鋼刀的族人家丁，強盜們不敢去招惹，遑論林家。強盜們只敢去搶劫小門小戶的平民百姓。

但林朝保畢竟江湖老練，心思縝密，擔心一些以往與林家有仇怨的人可能會趁機報復，所以他仍是將一些手下分成三班，每晚都會在林家大宅周邊站崗巡邏。

忽然間，遠處騰起一片火光，隨之傳來的是一陣叫喊救火的嘈雜聲。

林朝保見這火光不大，很快就能被撲滅，並不太擔心，開玩笑道：「這些歹人實在太過放肆，搶劫就算了，還放火，我們去看看能不能抓到人，抓到了打死，剛好丟進火場化一化，教他什麼叫報應。」

不料話音剛落，又有五道火光在城中各處竄起，映著夜空熊熊燃燒！

林朝保瞬間明白，這是有人蓄意放火！

他迅速指派一名手下道：「把所有人都叫起來！沿著圍牆駐守，防備有人朝大厝放火！所有桶子、水缸都給我裝滿水！剩下的人全都隨我來！」

林朝保並不知道放火者到底是日軍內奸還是歹徒盜賊，但此時最重要的是保護好俞明震這位守軍統領，於是他首先帶人趕往俞明震的住處。

有一處火點就在俞明震住處附近，到處都是慌亂的人群奔走，有攜家帶眷逃出火場的，也有提著水桶趕來救火的。

俞宅門口的衛兵們緊張地握著步槍四處張望，只見遠遠一批全副武裝的凶神惡煞朝這裡快步而來，連忙抬起槍口喝問道：「站住！來者何人？！」

這批凶神惡煞正是林朝保帶來的保字營士兵，他見狀停下腳步大喊道：「別開槍！我是阿罩霧林家林朝保，俞大帥有安全否？」

那些衛兵不識得林朝保，依然戒心極強，用帶著濃厚浙江腔的閩南話大聲回道：「俞大帥無事，你們不要再過來了！否則我們就不客氣了！」

林朝保低聲問身邊手下道：「有沒有人認得這些人？他們是不是俞明震手下？」

有人答道：「我見過其中兩個，都是俞明震帶來的浙江人。」

林朝保這才放下心來，他見此處戒備森嚴，不用他們幫忙，便高聲回道：「俞大帥無事就好，我們告退！」然後帶著人回自家府上。

林朝保等人才剛轉身，遠處就傳來急促的數聲槍響！

槍聲混雜難辨，但其中有部分槍聲，林朝保可以肯定是保字營所配備的德國製一八八九毛瑟槍。他望向槍聲來源的方向，正是巡撫衙門，當下二話不說，掏出腰間雙槍帶著手下直奔而去！

林朝保帶人火速趕到巡撫衙門，然而只看到他安排在衙門口盯梢的五名手下全都橫屍在地，巡撫衙門人去樓空，不見唐景崧和黃義德的廣勇營。

林朝保見死去手下臉上仍然帶著驚恐的神情，死不瞑目，顯然是倉促受襲，一股怒火從胸中迸發，怒吼道：「幹你娘！我一定要殺光這批廣東背骨仔！血債血償！」

沿著地上的足跡，林朝保帶人銜尾急追廣勇營，途經西城門，從守門官兵口中得知廣勇營拿著唐景崧簽發的總統手令，剛剛出城不久。

守門官兵並不知道保字營和廣勇營之間的恩怨，但他知道上次攔住林朝保出城的官兵被砍斷了一隻手，之後也沒人追究責任，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所以守門官兵很識相，飛快地將城門打開，恭送林朝保出門。這些大家族人物是惹不起的，城門早開晚開都得開，差別只在於要不要賠上自己一隻手。

林朝保知道，出西城門，到淡水河上小船，小船到出海口換大船，這是遠離臺灣最快的路線，必定也是廣勇營的出逃路線。

即便所有人都知道，這條路線依然有效，因為快，只要沒能在上小船前把人攔下，就再也攔不到人了。

夜色深沉，林朝保眾人不敢點起火把，只能藉著黯淡月色勉強辨認出官道路徑，沿路急奔。雜沓的腳步，粗重的喘息，沒有人多發出一點聲音。

就在這片壓抑的沉默中，道路一側的黑暗樹林忽然傳出震耳槍響，一排刺眼的槍火閃現，保字營眾人瞬間就倒下了好幾個！

是廣勇營埋下的伏兵！

原來黃義德早料到性格剛烈的林朝保會率人銜尾追擊，所以特地安排三十名槍手斷後，在此設下埋伏！

一整排的槍響過後，官道上已經沒有任何站著的活人。

一名廣勇營伏兵吐了口沫，站起身子，憤憤罵道：「臺灣佬，想陰你老子，我屌你⋯⋯」話音未落，冷不防一記槍聲響起，一顆子彈擊中他的額頭，貫穿腦門！

緊接著林朝保的話音在官道的另一側響起：「退到倒爿（左邊）！他們都在正爿（右邊），倒爿無人！」

這一槍正是林朝保所發！

原來林朝保和幾個反應靈敏的手下已經躲到官道另一側。棟軍保字營與阿罩霧東部、北部山區的原住民爭鬥多年，早被神出鬼沒的生番戰士偷襲過無數次，個個身經百戰，他們聽到槍聲時的第一個反應就是立即伏地找掩護，所以廣勇營的偷襲雖然來得出乎意料，殺傷了將近一半的保字營士兵，但其餘士兵仍是靠著反射性的臥倒撿回一命，幾個反應敏捷的士兵跟著林朝保翻身滾落到官道左側下，倚仗著隆起的官道為掩體。

躲在掩體後的保字營士兵紛紛開槍，壓制住廣勇營，替還在官道上的同袍爭取時間撤退。

隔著一條官道，雙方都猛力向對方開火，這場偷襲很快演變成僵持不下的火力互射。

廣勇營伏兵首領懊悔不迭，他之所以沒在道路兩側都安排伏兵，是擔心兩邊子彈路徑交錯，很可能會傷到自己人，現在想想，哪怕只安排五個人潛伏在另一側，都足夠斬斷保字營的後路，將他們徹底消滅。

林朝保一邊開槍還擊，一邊將自己手下一個個數過去，帶出城的十八人僅剩十人，其中還有兩人中彈，傷勢甚重。聽敵人的槍聲密集度，至少有二十人以上。如此下去，居於劣勢的己方很快會彈盡援絕。

林朝保性格剛烈，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孤注一擲，當下拉過一個手下交待道：「阿忠，我從邊上繞過去偷襲他們，你認得我紅兵黑卒（即兩把左輪手槍）的槍聲，注意聽，如果我的槍聲沒了，就帶所有人撤返去！」

阿忠大驚失色道：「保哥你莫講笑！我們根本不知對面人有偌濟（多少），你往那裡去不是送死嗎？！我們趕緊撤退吧！返城裡點了兵再來找他們算帳。」

林朝保的聲音透著濃烈殺氣，惡狠狠道：「無可能！這群背骨的廣東仔，吃裡扒外，殺了我多少人，我今晚都要一一討返來！」說罷轉身而走，身影很快消失在夜色中。

其實林朝保此去雖是意氣用事，但他也不是完全有勇無謀，冒險蠻幹。

此時黑夜深沉，肉眼難辨敵我，他若是帶手下過去偷襲，不只增加被發現的機率，還要擔心誤傷自己人，行動束手束腳。倒不如自己孤身深入，碰到的人都是敵人，可以毫無顧忌地開火。而敵人反而要擔心誤傷自己人，不敢隨意放槍。

林朝保沿著官道左側，低伏身子跑到遠處，在沒有人注意到的地方快速地翻到官道右側，然後朝廣勇營的伏兵所在小心翼翼地潛伏前進。

官道右側樹林裡，一名經驗豐富的廣勇營老兵冷靜地伏在樹後，即便四周槍聲大作、火花飛揚，他依然專心地盯著官道對面一閃而逝的槍口火光，藉以定位敵人。正當他端起步槍瞄準一個剛剛閃過槍火的位置時，突然胸口一陣撕心裂肺地劇痛！他低頭看去，只見胸前心窩炸開一個碗口大的血窟窿，正泊泊地向外淌血！他四肢百骸瞬間都失去了力氣，整個人如一攤爛泥般仰天摔在地上！

幽暗的月光映著一張陌生的臉孔，一個手持雙槍的男人身影緩緩地從周圍黑暗樹林中浮現，瞥了他一眼，又消失在樹林中。

他明白過來，自己是背後中了槍。他奮力地想開口大叫「這裡有敵人」，但血液不斷從喉嚨中湧出，嗆得他無法呼吸，而他卻連吞嚥的力氣都沒有，直到斷氣，他都未能發出一點聲音。

林朝保殺了一個敵人，腳下沒有絲毫停留，有如一條毒蛇悄悄潛進廣勇營的火力陣線，然後開始逐一暗殺廣勇營伏兵。

### 第五十五章

# 臺北城淪陷

廣勇營和保字營雙方激烈交火持續不斷，連綿不斷的震耳槍聲迴盪在暗夜蒼穹。

官道右側的樹林是廣勇營的陣地，名為蝦頭的廣勇營伏兵首領提著步槍，低伏身子快步奔跑在密林中，逐一尋找著自己的手下。

他找到一名正在開火的己方士兵，拍了拍士兵後背問道：「白嫖達，你還有多少子彈？」

白嫖達掂量腰上的子彈袋重量，回道：「不到三十顆了。」

蝦頭道：「省著點打。你左邊還有幾多人（多少人）？」

蝦頭的意思是想知道從白嫖達的位置起，到陣線邊緣還有幾個人。

白嫖達想了想回道：「大概還有七個吧。」

蝦頭點點頭道：「你去把他哋都叫返嚟（回來），我哋準備要撤了。」

此時月黑風高，雖然說沒到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步，但也很難清楚辨認出周圍的人，傳遞命令十分困難，蝦頭只能從這裡開始沿著陣線收攏兵力。

白嫖達聽到要撤退，咧嘴笑道：「蝦哥，我等你這句話好久了，這比我老豆（爸）第一次帶我去嫖女仔還開心啊！」

蝦頭笑道：「嫖女仔是你老豆教的，難道你白嫖也是他教的？」

白嫖達啐了口沫道：「呿！我老豆正廢柴！他每次帶我去嫖都是自己爽完了就跑，把我丟在妓院給那些龜公打個半死，我現在白嫖就是在報當年被打的仇！」

蝦頭笑著豎起大拇指道：「有道理，下次我也幫你報仇。快滾啦！趕緊把人叫返來！」

白嫖達嘿嘿笑了幾聲，提起步槍就往左跑去。

白嫖達的身影剛消失在樹林中，蝦頭就聽到他的聲音響起：「喂！你是邊個（誰）啊？我們要撤啦！」緊接著一記槍聲在白嫖達的方位響起！

蝦頭立即繃緊神經，端起步槍，彎腰躬身，腳步謹慎而輕盈地朝白嫖達的方向搜索前進，有如獵豹覓食！

透過茂密的林葉，蝦頭看到一個手持雙槍的男人身影也在林中潛伏前進。他不知道這名雙槍男子就是林朝保，但他知道白嫖達肯定凶多吉少，所以他要殺了雙槍男子。

蝦頭舔了舔上唇，輕輕端起槍口瞄準，然後扣下扳機！

咔！只能說林朝保命不該絕，蝦頭手中的步槍竟然在此時卡彈！

林朝保被身後傳來的卡彈聲驚得後頸寒毛炸起！瞬間一個轉身半跪在地，朝著卡彈聲傳來的方向雙槍連發，砰砰砰砰連成一串，打得好似機關槍那麼快！

蝦頭也是經驗老道，一看子彈卡膛，直接扭頭便跑！果不其然，下一秒林朝保射來的子彈嗖嗖嗖地從他耳邊掠過，打得他周圍林木枝葉橫飛！若是他還試著拉槍栓重新上彈，現在已經橫屍在地！

蝦頭雙手護著頭臉，一些飛濺的枝葉掃到他臉頰和手臂，割出一道道熱辣辣的鮮血傷口，但他根本沒注意到那些小傷小痛，大喊道：「有敵人摸到我哋這邊來了，所有人就近集結，搵（找）好掩護！」情況緊急，他也顧不上敵人是否聽得懂廣東話了。

林朝保半跪在地，聽敵人的聲音快速地遠去，這才回過神來，發現自己後背一片冷汗。

他調整呼吸讓自己鎮定下來，將紅兵黑卒的彈巢轉輪清空，一邊填上新的子彈，一邊思考已經暴露的自己究竟該繼續前進還是後撤。

蝦頭循著來路往回跑，很快找到幾個已經集結的手下士兵，他低聲呼道：「系我！別開槍！」然後才現身。

廣勇營的士兵們本來有些人心惶惶，見到長官還活著，才稍稍定下軍心，紛紛問道：「有多少人？」「他們在哪？」「是臺灣佬的援軍嗎？」「白嫖達他們呢？」

蝦頭被問得一股無名火起，忿忿道：「都給我閉嘴！眼睛都睇（看）我做咩？去給我睇緊四周動靜！」

死裡逃生的蝦頭冷靜下來後才低聲道：「敵人最多只有兩三個，應該系對面的人從旁邊摸過來的，白嫖達他哋都被暗算了，八成都掛了。」

有個士兵問道：「蝦哥，那我哋是不是要替白嫖達他哋報仇？」

蝦頭仰頭看了看天，只見星光黯淡，襯托得夜空更加黑暗，看來大概再不到一個時辰就要天亮了，於是他無奈道：「時間唔多了，渡口的船只等到天亮，我哋得撤退了。放心吧，這群台灣佬今日唔死，他日也會死在倭寇的槍下。」

在蝦頭冷靜的指揮帶領下，樹林中四散的廣勇營士兵們逐一會合集結，然後井然有序地朝淡水河渡口的方向移動。

林朝保藏身於繁枝茂葉之中，遠遠地觀察著廣勇營的活動，手中雙槍蓄勢待發，但始終沒有找到機會可以出手。

廣勇營退去後，東邊天際露出一抹魚肚白的晨光。

林朝保從官道右側的樹林中走出，看著官道上幾具猶仍死不瞑目的保字營士兵屍體，咬牙切齒道：「放心吧，這群廣東仔就算跑到天涯海角，我也會替你們報仇！」

一旁傳來一個聲音道：「保哥！是保哥！太好了，你無事就好！」

林朝保轉頭一看，是阿忠，還有其他活著的保字營士兵們三三兩兩地冒出頭來。

林朝保皺眉道：「阿忠你安怎（怎麼）帶人的？你們早就該撤退了。」

阿忠的憨厚臉龐露出尷尬笑容，呵呵笑了幾聲，左手在後腦勺搔了幾下，老半天也沒擠出一句回答。

林朝保心中很是感動，臉上故作無奈道：「我當初真正是目睛被蛤仔肉糊到（不長眼睛），才收你這憨仔作手下，講話都聽嘸懂。算了算了，你們幾個，去林中找我殺的那八個廣東仔，看他們身上咁有重要的信件，若無也把他們的槍枝子彈帶回來。還有你們幾個，去附近農家買些推車來，我們把死去的弟兄帶回去安葬。」

阿忠問道：「那廣東仔的屍體咧？我們要不要帶走？」

林朝保翻白眼道：「他們是佗位（哪位）啊？你阿爸還是你後生（兒子）？當然留著飼野狗啦！」

經過一番折騰，林朝保等人踏上回程，不料他們卻在臺北城外看到一幅令人絕望的景象。

只見臺北城外，上千名身著黑色軍裝的日軍士兵正在構築陣地，數十門德國製克魯伯七十五釐米野戰砲面朝城牆，精鋼砲管在陽光下熠熠生輝。

阿忠乍舌道：「這、這日本番仔怎麼來得這麼快？！城頭的守軍在幹什麼？為何不發砲攻擊？」

林朝保猜想，唐景崧逃走加上昨晚那場大火，此時臺北城內必定是一團混亂，各營之間彼此猜忌提防，誰也不信任誰，俞明震已經無力主持大局。

想到此處，他仰天長嘆道：「我們返厝（回家）吧。阿忠，你帶兩個人想辦法進城，把情況告訴城內的兄弟們，有機會出城就返臺中去。」臺中是棟軍的根基，留在此處顯然已經沒有太大用處，不如回去防守臺中。

林朝保直到幾個月以後才知道，原來俞明震在當晚就已經跟著唐景崧逃走了。

其實唐景崧並沒跟著廣勇營一同出城，而是在黃義德和三名親信的保護下，先躲在俞明震府上，而後安安穩穩地搭乘一艘德國籍商船返回廈門。

他們終究是大清帝國的官，聽得是大清皇帝的令，死也要埋在黃龍旗下的土裡。

幾日後，眼見臺北城裡抗日義軍仍然群龍無首，統屬混亂，幾個大商戶便起了別樣心思。

一年前報紙上對日軍在旅順大屠殺的報導仍歷歷在目，數千名百姓被日軍士兵殘忍虐殺。

大商戶們認為，註定失敗的抵抗只會招致日軍更加的殘酷報復，與其如此，不如乾脆讓日軍安全進城，生命財產還會比較有保障。

但是誰去請日軍進城呢？弄不好被日軍當作是間諜，當場就抓起來槍斃了！眾人你看我、我看你，最後一個名叫辜顯榮的小商人主動請纓。他向日軍投誠後，主動開了城門。於是日軍幾乎沒有遭遇像樣的抵抗，臺北城便淪陷了。

這個名為辜顯榮的商人此後平步青雲，從一個小商戶一躍成為臺灣五大家族之一，時至今日，其後代仍是臺灣屈指可數的富豪。

短短十天內，臺北城中欽差行台衙門口高掛的牌匾幾經變換，一下子被改為臺灣民主國議院，一下子被改為日本駐台總督府，換名字的速度快得讓人難以記住。

首任臺灣總督樺山資紀和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此舉行了盛大的閱兵儀式和始政典禮，代表日本帝國成功拿下第一塊殖民地，擠身世界強國之列。

留在臺北的英、德等多國領事人員和民間商人也受邀出席，但對於他們而言，這不過是黃種人之間的小打小鬧罷了，貧弱落後的日本想跟先進發達的歐洲強國並列，無異於癡人說夢。

身著正式軍禮服的樺山資紀在典禮台上朗讀致詞：「臺灣及澎湖今日起正式歸入日本版圖，今後必當夙夜磨礪心力，保本島居民安寧，增進其幸福！」而後在一片熱烈的掌聲中走下典禮台。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滿臉笑容，鼓著掌迎上前道：「說得真好哇，樺山大將。」

那親切的微笑一如往常地讓樺山資紀感到略微不適，他欠身道：「都是託殿下的福。殿下兵不血刃地攻陷臺北，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大勝。」

能久親王輕蔑道：「這算什麼勝利，清國軍隊比土匪還不如，解決他們不過是反掌間的事情。在我看來，真正麻煩的還是清理掉島上的支那人，這點可要麻煩大將，噢不，總督多費心了。」

樺山資紀點頭道：「這兩年是島上居民的國籍自由選擇期，管理起來的確是比較麻煩。不過兩年後自願留在此地的人就是日本臣民了，情況就會改善。」

能久親王搖頭道：「嘖嘖，樺山總督，你沒有聽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要『清理』掉島上的支那人。」他刻意加重了「清理」二字的語氣，然後繼續道：「我們需要的是土地、物產、資源，懶惰狡猾的支那人沒有任何價值，只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我們應該盡可能清理掉支那人，然後讓內地的日本國民自己來開發這片土地。」

### 第五十六章

# 泥沼

道德觀是隨時代演變的，直到二十世紀前半葉，「殖民」都被視為是正常的強國主權擴張，並不像現代語義中那樣帶有負面色彩。

大英帝國鼎盛時期的領土曾經達到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面積，統治全球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人類歷史上疆域最廣、跨度最大的國家。二十一世紀的美國雖然是世界第一強國，但跟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比起來不過是個二流貨色。

隨之興起的是各種管理殖民地的政策學說，例如以流放犯人為主的澳洲和控制上層社會為主的印度，就是兩種不同模式的管理學說。

歐洲國家人口相對偏少，所以需要利用殖民地人力資源，例如英國曾經調用印度人為主的英軍到非洲平叛，或是在兩次世界大戰中大規模徵用的殖民地軍隊。

但日本地狹人稠、資源貧脊，需要的是殖民地的自然資源，而不是人力資源。日本人也不屑徵招清國人當兵。所以在日本國內，以明治維新啟蒙思想教育家福澤諭吉為首的政治人物主張在臺灣島上盡可能驅逐清國人，同時大方獎勵日本內地國民遷往臺灣，這類主張一般稱為「攘逐政策」，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就是這類政策的堅定支持者。

然而這類政策仍只是在呼籲討論的階段，並未成為日本政府的國策方針，所以即便能久親王說要清理清國人，樺山資紀仍不敢擅自越權行事，只是小心翼翼地推脫道：「殿下所言甚是，只是下關和約（即馬關條約）裡面的殖民地居民國籍自由選擇權是國際慣例，我們行事上得謹慎些，不能落下話柄。殿下的士兵在進軍過程中似乎與當地百姓有許多衝突。這在鄉下地方沒什麼，但在臺北城裡有許多外國代表，殿下可能還是需要約束一下士兵們。」

近衛軍團自基隆登陸以來，沿途村莊姦淫婦女、搶奪糧食、殺人燒屋，村民們爭相惶恐地逃離家園，逃得太遲而被日軍殺死的人數超過千人。

樺山資紀知道這是能久親王用來「驅逐」臺灣人離開本島的一種手段，這對他來說也不是問題。但是在臺北這種外國人士匯集的地方，他必須考慮到日本的國際形象，不能再讓旅順大屠殺那樣的事件登上國際新聞版面。畢竟這塊殖民地是日本「脫亞入歐」的敲門磚，日本人最好能展現跟歐洲人一樣文明理性的形象。

能久親王瞥了一眼英、德等國代表，冷笑道：「什麼國際慣例，都是這些目中無人的白種人自說自話！哪條國際慣例說已經簽訂割讓的殖民地必須放棄？哼！露西亞（即俄羅斯）搶走的每一寸土地，總有一天我們都要一一討回來！」

原來日本被俄、德、法三國強迫放棄遼東半島後，遼東半島只是名義上歸還大清帝國，實際上俄國的太平洋艦隊隨即從原本駐紮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參威）南下進駐遼東半島的戰略要地旅順港，顯然是佔定了這個便宜。

樺山資紀感覺自己說什麼都不合適，便自覺地閉上嘴巴。

能久親王見狀也將話鋒一轉，開玩笑道：「現在你還出不了臺北，只能說是臺北總督。不過放心吧，我很快就會讓你這個臺灣總督名符其實！」他一邊說一邊捋著鬍子，就好像赤壁之戰中，諸葛亮從容瀟灑地說笑閒談，而八十萬曹軍即將灰飛煙滅。

留下守備基隆和臺北的兵力後，能久親王率領七千兵力從臺北出發，沿著火車鐵軌經桃園向新竹城推進，途中雖然遭遇五千人的大型義軍埋伏阻擊，但一場戰鬥下來，訓練精良、武器先進的近衛師團僅有五個人傷亡，而義軍則留下了超過兩百具屍體後倉皇撤退。

隔日，日軍兵臨新竹城，新竹城守將早已聽聞臺北開城投降的消息，哪還會傻傻地頑強抵抗，當即便開城投降了。

然而日軍風風光光地佔領新竹城後，接下來兩個月的戰事發展卻跟日本軍部和能久親王的兵棋推演幾乎完全相反！

之所以說「幾乎」完全相反，而不是完全相反，是因為有一點與事前的兵推結果相同：那就是反抗軍完全無法正面抗衡日軍。

然而日軍兵推中沒有想到的是，這些被打敗的反抗軍並不像他們在甲午戰爭中打敗的清軍。

清軍只要被打敗一次，建制就會完全崩毀，數萬士兵一哄而散，頭也不回地奔逃到千里之外。

而抗日義軍被打敗後會四散逃逸，然後又會在某個不知名的地方聚集起來，趁機向日軍守備薄弱處發起偷襲。

此外，隨著日軍往南推進，補給線越來越長，日軍的後勤與軍伕部隊被偷襲的次數也不斷增加，甚至發生一整支運糧隊三十六人無聲無息消失的事件，活不見人死不見屍，導致能久親王必須將運糧隊的護衛兵力增加三倍，原本不多的兵力更加捉襟見肘。如今日軍只能保證控制臺北到新竹的鐵路和沿線城鎮，鐵路線以外的廣闊土地都是義軍的領地。他們神出鬼沒，來去如風，這些打不完又無處不在的游擊戰使得日軍疲於奔命，全天候的精神緊繃簡直快把能久親王給逼瘋了！

而且就算糧食補給到位，飲用水也變成一個大問題。不少士兵因為飲水而得了怪病，活生生地上吐下瀉到死。

軍醫查驗後說是熱帶霍亂，讓大家將飲水煮滾了以後再喝，但每天仍是有士兵得病而死。

一向克己甚嚴、風度翩翩的能久親王罕見地情緒失控，憤怒地抓著軍醫的領口咆哮：「混蛋！如果說是霍亂，為什麼只有我們的士兵得病，那些弱小的支那人反而沒事？！」然而即便幾個軍醫嚇得屁滾尿流，死命地研究，這個問題他們始終沒能回答得上。

兩個月的時間過去，日軍仍然停留在新竹、苗栗一帶，努力地想剿滅竹南十八尖山中的抗日游擊隊。

能久親王把守衛臺北、新竹的任務交給他一向看不起的海軍步兵大隊，把所有可用之兵都派上，卻依然沒有實質進展。

日軍進攻，義軍就退走。日軍退走，義軍就時不時騷擾進攻。

那就是一片密林峻嶺，日軍根本找不到一個可供駐紮的據點或是具有戰略意義的進攻目標。

倘若日軍真的在山中停留駐紮，那更是自己送上門給義軍打！

日軍軍費很快開支超過七千萬，傷亡累積超過千人。

這讓日本軍部感到前所未有的荒謬離譜，畢竟日軍在甲午戰爭中打敗大清帝國數十萬陸軍，僅付出兩千人的傷亡，而一個連武器裝備都湊不齊的游擊民兵，居然給日軍造成同樣的傷亡？

軍部曾經懷疑能久親王的領導能力，所以派遣「參謀」前來幫忙。

這些參謀無一不是意氣風發地前來報到，然後灰頭土臉地回去向軍部覆命，將這陷入泥沼般的戰況如實告知。

能久親王日漸憔悴，雙眼滿是血絲，眼袋浮腫烏黑，原本少量的白髮如今覆蓋整頭。

他神情悲憤地盯著地圖，卻想不出什麼有效的方法可以將這些游擊隊掃蕩清除。

近衛師團就像是一個筋肉扎實、拳猛步快的拳擊手，在努力地揮拳驅趕蒼蠅。

他明白這場戰爭不能靠打仗解決，所以試過好幾個方法。

他公開處決抓到的反抗軍成員及其家屬作為懲戒。

在投降的新竹城守將引路下，日軍找到不少義軍士兵的老家，將那些村莊屠戮殆盡後付之一炬。

同時大力宣傳降將降兵的優厚待遇，企圖利誘反抗軍成員。

然而這樣「恩威並施」的政策並沒有達到效果，反抗軍仍是越打越多。

能久親王並沒瞭解自己當初兵推最大的錯誤何在。

他以為島上居民只是嘗試性地抵抗，只要日軍展示足以輾壓一切的軍事實力，島上居民就會識相地離開，畢竟他們有自由選擇國籍的權力，即便不想當日本人，也沒有必要跟日軍血戰到底。

這樣的想法對於某些人來說沒有錯，例如丘逢甲、林維源等仕紳階級都已經乘船內渡廈門了。

然而反抗軍成員更多是生活於中下階層的人民。

相較於「國」這個模糊概念，「家」是一個更為實際具體的存在。

在臺灣，他們擁有自己的土地，靠著雙手勤勞耕作，可以豐衣足食。

內地對他們而言是個陌生而遙遠的存在，他們離家背井到那裡，最多只能給人當僕人幫傭，甚至可能還得淪落到賣兒鬻女的地步。

想當初，若不是在內地生活艱難，他們的祖輩又豈會冒著生命危險，強渡「黑水溝」（即臺灣海峽）來此窮山惡水開墾！

「日本統治之後，大家的土地財產都會變成日本人的財產。」

「日本人來了，大家只能當次等人，給他們作佃農奴僕。」

基於這樣的恐懼，許多人為了保衛家園，義無反顧地加入反抗軍。

此外，很多本島人本來對於自身國籍歸屬是漠不關心的，因為統治者是滿人或是日本人對他們的生活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而日軍自登陸以來所執行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政策」，還有對於反抗軍成員老家村莊的報復性屠戮，都導致反抗軍的數量不斷增加。

因為日軍每殺死一千人，這一千人的父母子女、兄弟姊妹、親人好友，都有可能為了復仇而加入反抗軍。

日軍很快就陷入一個殺得越多，敵人越多的惡性循環。

### 第五十七章

# 城裡人跟鄉裡人

日軍此時的狀況類似於二十世紀中後期，世界兩大軍事強權在兩個落後國家境內展開的大規模戰爭，即美國的越南戰爭和蘇聯的阿富汗戰爭。美軍和蘇軍在初期的勝利和快速推進後，之後的進展變得十分緩慢艱難，而且傷亡遠超預期。

悲哀的是，被拋棄的臺灣人，不像越共有來自蘇聯和中國的軍援可以對抗美軍，也不像聖戰者有來自美國和中國的支持可以對抗紅軍，除了少部分士兵有真正的軍事步槍外，大部分的義軍士兵只能靠著鳥槍土炮、弓箭陷阱偷襲日軍，所以往往會付出十倍、甚至百倍的傷亡代價。

即便如此，無論閩南人、客家人，仍有許多血性男兒積極響應，義無反顧地加入各地抗日義軍的隊伍！

此時，在臺南西部沿海一帶，名為下什塭仔的村庄裡，儘管還夜色漆黑，庄裡卻是點滿了火把，家家戶戶通透明亮。

村裡聖安宮廟門大開，主神謝府元帥的神像高坐神壇。廟前的屋簷掛著幾支巨型燈籠，照得寬闊的廟埕有如白晝似的。廟前擺設著幾張圓形的大供桌，一頭宰殺乾淨的全豬被從腹部剖開，身體左右兩瓣整齊地攤開在第一張供桌上，豬嘴裡咬著一顆橘子，另有雞、鴨、魚、蝦等牲禮擺滿其他幾張供桌，比神明過壽準備得還要隆重許多。

牲禮桌後站著三十六名精壯幹練的男子，整整齊齊分成三排，秉義、守崑、守崙等人都在第一排。三十六人俱是一身勁裝打扮，背後擔著布包行囊，頸後掛著遮陽斗笠，肩上掛著步槍火器，腰上佩著精鋼單刀，個個面容肅穆。

廟埕周圍一圈站滿男女老少的村民，足足有三百多人，差不多全村的人都在了。

村裡最有威望的長者陳萬山站在那三十六人的最前面，其孫陳秉義就在其左側後，面對著謝府元帥莊嚴的神像，緊抿著嘴一語不發。

有人喊道：「寅時已到！」

寅時祭神後出發，這是秉義揀的吉時。

一旁有人上前將點好的香交給陳萬山等人。

陳萬山將手中三支香高舉在額頭前，當先跪了下去，身後三十六人也齊刷刷地跪下。

陳萬山蒼老的聲音依然洪亮，迴盪在寬廣的廟埕：「玉皇大帝在上，謝府元帥在上，諸位眾神在上，下什塭仔信徒陳萬山敬告眾神：有我臺土，神州之邦，倭奴覬覦，賊軍猖狂，掠我桑梓，侵我聖疆，天人共憤，黎民倉惶。今有信徒三十六人，執兵攘夷，誓與存亡，伏祈庇佑，除賊興邦，滅彼醜虜，日月重光！」

語畢，眾人起身將香插進香爐，而後再跪下，行三跪九叩之禮。

圍觀的人群也紛紛跟著跪下，虔誠膜拜，祈求著這三十六壯士此去抗日能夠平安歸來。

莊嚴肅穆的謝府元帥神像巍然不動，無喜無悲，其面前香爐裡的煙塵緩緩飄動，直上夜空。

陳萬山跪拜完起身，轉過頭來鄭重地對三十六人道：「我希望你們大家要好好聽秉義的話，不要莽撞衝動。更重要的是，要記得你們出去後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代表我們下什塭仔陳家的臉面，毋當（不要）丟了陳家的臉面、敗壞了陳家的名聲。」

陳萬山嘴唇顫了顫，彷彿還想說些什麼，但最後只道：「就這樣了，你們千萬保重。」然後揮了揮手，表示祭神正式完畢。

周圍人群紛紛走上前跟三十六人作最後道別。

陳孟南嚴肅地對兩個兒子道：「阿崑，顧好你弟弟。阿崙，上戰場別只顧著埋頭猛衝，要冷靜，用頭殼想想該怎麼打，想不出來就跟著你哥跟緊點。」

楊婉儀牽著守山，憂心忡忡道：「打仗是多凶險的事，你們兄弟目睛放較金點（眼睛放亮點），若是情況不對，該跑的時候就要跑快點。」

年幼的守山還不曉得兩個哥哥此去會有多危險，只是他也感受到周圍沉重的氣氛，平日裡像個開心果的他也是一臉憂心忡忡。

幾人又說了一會兒話，便讓守崑走到一旁，讓他可以和太太單獨說些夫妻間的體己話。

守崑的太太蔡慕是兩個月前才剛從蔡秀才家嫁過來的。

原本訂下大婚的日子是年底，還有半年才到，但蔡秀才得知守崑要參加抗日義軍後，隔日便帶著女兒上門，對陳孟南和楊婉儀道：「家國大事之前，那些俗禮就都免了。阿南，我這個閨女嫁進你家，如果有做得不好的所在，還請你們多多包涵。」

陳孟南沒料到蔡秀才是如此灑脫之人，鄭重道：「蔡先生放心，我們夫妻倆一定是把她當作自己的女兒善待。」而後辦了一桌豐盛酒席，簡單而隆重地給自己兒子成親。

蔡慕雪拉著守崑的衣襟，輕聲細語道：「日本⋯我聽說日本番仔很殘忍，喜歡砍人的頭，跟生番一樣，我聽得很恐怖⋯⋯」說到一半，她低下頭，一雙秀長的睫毛不斷顫動著。

守崑嘆了口氣，輕輕把妻子眼眶中的淚水擦掉，這種場合是不能哭的，否則不吉利。

蔡慕雪微微吸了吸鼻子，繼續道：「阿崑，我好像有了。」

守崑驚喜道：「真的嗎？」

蔡慕雪點點頭，又道：「這幾天都吃不下，又想吐，阿母說可能是有了，不過說要再等幾天看看才能知道，所以我沒跟你講，但是我驚再不講的話⋯⋯」她抬起頭，一雙秀眼滿懷期盼地望著丈夫，熱切萬分道：「你一定要返來啊！」

守崑堅定地看著妻子，用力地點點頭。

東邊漸漸亮起一抹鵝黃色的暖光，漆黑的夜空也透出淡淡的天青色。

秉義率領著三十五人動身出發，走到半途，守崙心中一動，駐足回顧，只見父母家人都還站在村庄口，默默地目送他們，一直到他們身影消失在地平線處。

守崙快步趕上隊伍，跑到大哥身邊。

守崑問道：「你跑佗位（哪裡）去？」

守崙道：「沒，哥，為什麼我們要千里迢迢跑去臺中打日本番，何不留在臺南打呢？大將軍劉永福就在臺南城啊。」

唐景崧內渡後，劉永福繼任為臺灣民主國大總統，率黑旗軍鎮守臺南府城，但百姓仍是稱其為大將軍。

守崑搖頭道：「等日本番仔真的打到臺南，他們就不願意抗日了。」

守崙不太確定大哥為什麼這麼說，不過隱隱約約地知道他不應該再繼續問下去，畢竟他的年紀也不小了，一直問問題會被笑的。

守崑所說的「他們」指的是城裡人。城裡人跟鄉裡人將會面臨的情況並不相同。

對於鄉裡人而言，日軍就像大股的盜賊流匪，鄉人們知道如何應對：打包重要家當，躲進深山老林，等幾天過去強盜走後再回家便是。強盜和日軍都不會在那些沒有戰略價值的無名鄉村逗留。

然而對於城裡人而言，日軍是會長期駐紮在各大城鎮的，所以城裡人更擔心日軍入城後的情形。

臺北、新竹兩城淪陷後，日軍雖然算不得秋毫無犯，但也沒有大規模的暴行發生，這已經注定接下來幾座城市必然不會奮力抵抗。因為再厚重的城門，也擋不住七十五釐米野戰砲連續轟擊。

城池淪陷是注定的，而強力的抵抗則會遭致日軍報復性的屠戮，這種情況下，臺中、臺南只能直接開城投降。

說白了，城裡人全家老小都在日軍控制之下，你想抗日，別人還不想死呢！

然而這些話守崑並不能說白，否則會大大影響軍心。

位於臺中、彰化交界的烏日山區，一座由阿罩霧林家所經營的大型農莊「大肚庄」此時被改建成抗日義軍大本營。

各路義軍雲集於此，其中規模最大者，閩南軍以林朝保所率棟軍及李惟義所率新楚軍為首，客家軍則以吳湯興所率新苗軍和徐驤所率田賦軍為首，都有兩千之眾。此外又有各地鄉里組織前來助陣的小型義軍，絡繹不絕。

陳秉義率領守崑、守崙等三十六人也來到此處會師。

看著匯集於此的各路英雄好漢，年輕躁動的義軍成員們俱是興奮不已！大有恨不得立即衝出去與日軍決一死戰的衝動！

然而，當他們見到那些從竹南山區戰場前線撤退下來的傷兵和屍體後，那些血肉模糊的傷口、缺手斷腳的殘軀，都有如一桶冰水傾盆倒在他們頭上，讓他們冷靜下來。

這是真正的生與死啊！

另一方面，日軍持續兩個月的猛攻終於收穫成效，傷亡慘重的義軍徹底退出竹南十八尖山，向南撤退到臺中、彰化。

能久親王以此戰果奮力地鼓舞手下士兵：

「最難攻克的山頭已經被我們打下來了，接下來就是一片坦途，我們很快就能攻下臺灣！」

「昨晚那場偷襲，敵人拋下了十多具屍體，而我方僅有兩人傷亡，這戰果非凡豐碩，你們應當感到驕傲！」

「我們給叛軍造成了巨大傷亡，他們支持不了多久的，很快就會土崩瓦解！」

然而從士兵們麻木的眼神，能久親王明白，士兵們並不在乎游擊隊死傷是己方的十倍、甚至百倍，也不在乎己方又攻佔下哪座不知名的山頭，他們只擔心那些時不時冒出來的暗箭冷槍，會不會在某天就莫名其妙地奪走了他們的性命，或是會不會在某次飲水用餐後，自己就稀裡糊塗地上吐下瀉到死。

說到底，他們只想趕快結束這一場看似沒有盡頭的戰爭，即使是失敗也好。

### 第五十八章

# 龍蟠虎踞八卦山

在臺中的義軍大本營中，秉義一直忙於跟其他的義軍領袖們商討戰局。

而守崑、守崙等其他人則認識了不少來自各地的義軍成員。

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年輕人，很快就打成一片，開始各顯本領。

有人雙槍在手，左右開弓，能夠同時打中兩個拋在空中的目標，端得是眼明、手快、槍準！

有人手擲飛刀，能夠命中三十步外的木靶，三寸長的刀刃有一半都沒入堅硬的木靶裡，若非親眼所見，難以想見其手勁之重！

有人展示自己藏毒的暗器，見血封喉，毒發立斃，是機緣巧合下從生番那邊學來的不傳之祕。

守崙手中那桿溫徹斯特步槍八連發，打得有如機關槍似的，也搏得滿堂喝采。

看似閒適懶散、無所事事的日子，一股坐立難安的緊張情緒暗暗流動，眾人對於即將到來的大戰既是期盼，又是害怕。

守崙偶然間聽見一些人議論著林朝棟是如何狼狽不堪地逃到廈門，言語間對阿罩霧林家頗為輕蔑。

他想到在臺北時，林朝棟指點著那幅臺灣守軍部署地圖時運籌帷幄的英雄風采，起初並不相信他們所說。然而棟軍如今是由林朝保掌軍，卻是坐實了林朝棟已經內渡的傳言。

過沒幾日，日軍沿著海線推進，在南方特遣艦隊數十門重型艦砲掩護下成功攻佔苗栗，並持續南下臺中、彰化。

消息傳來，從各地前來支援的義軍在臺中本地義軍成員帶領下，紛紛開始在鄰近地帶巡邏。一方面是查探日軍動向，另一方面則是熟悉地形。

這日，一名棟軍老兵作為領隊，帶著秉義、守崑一眾人等外出巡邏。眾人翻山越嶺，撩腳過溪後爬上一座山頭，山頭上有一座城寨，一塊橫匾上刻著「定軍寨」三個大字。寨中已有不少守軍駐紮，還設有四座砲台，都安裝著口徑七吋的前膛山砲，砲口都對著彰化城的方向。

老兵指著腳下說道：「這片山叫『八卦山』，會是我們阻擊日本番仔的主要戰場，你們將這地方看乎詳細，都要在心裡記牢。」

眾人的目光隨著老兵講解地形而走。

彰化地勢西低東高，八卦山正位於西部平原進入東部山區的交界處，西北側山腳下就是彰化縣城，佔據山頭可以居高臨下俯視整塊彰化平原，敵軍動向一覽無遺。北面是一條湍急的河流，名為「大肚溪」，從群山中奔湧而出，流經縣城北方注入彰化平原，是一道極佳的天然防線。若是戰事不利，則可以朝東退入崇山峻嶺，並有「一線天」等險惡地勢可以阻擊埋伏，讓敵人追兵不敢深入。

眾人不禁感歎，如此龍蟠虎踞之地，無怪乎當年戴潮春以此為據點，可以力抗十倍於己的清軍長達三年。

義軍統領們知道，日軍的戰略很明顯是要一路南進，沿途佔領西部平原上的各大城鎮，因此他們並不打算留在彰化城和日軍硬碰硬，而是以八卦山上的定軍寨砲台為據點，一方面砲擊彰化城中的日軍，一方面佔據地利，讓日軍陷入必須從山腳向山頂仰攻的不利處境。

當年戴潮春起義，第一件事就是佔領八卦山砲台，居高臨下整整砲轟了彰化城一日一夜，不損一兵一卒便讓彰化城守軍棄城投降。

眾人勘查地形的同時，山中各處也有許多義軍正熱火朝天地在修建防禦工事，這些防禦工事都在八卦山的西側山面，用來防守日軍向定軍寨砲台發起的衝鋒進攻。然而這些防禦工事構造簡陋，除了少數前清時期修建的磚造建築以外，都是用就近砍伐下來的樹木搭成的掩體，實際上能有多少效用還未可知也。

在八卦山北方三十里，臺中沙鹿的近山丘陵地帶，近衛師團第二旅第二營第四聯隊第三小隊共五十人，在大尉隊長平田智夫的率領下，沿著一條泥徑小路向南前進。

近衛師團以海、山兩路向南進攻，第一旅團由北白川宮能久親王親自率領，沿西部海岸線推進，可以獲得海軍艦砲火力支援。而第二旅團則由旅長山根信成少將指揮，沿著平原近山一帶推進，保護第一旅團側翼。兩路相距依地勢有所不同，但大約六里到八里不等，每日均有通訊騎兵多次來回兩線之間，以保證聯絡順暢。

散佈在第二旅團大部隊周圍的火力偵察小隊中，平田智夫的第三小隊是最靠近山區的，也是行軍路線最為辛苦的。

即便已經在臺灣待了兩個多月，日本士兵還是很難適應潮濕悶熱的熱帶天氣和揮之不去的蚊子蒼蠅，行軍過程忍不住你一言我一語地開始抱怨。

平田智夫是個體恤士兵的隊長，他默然不語，放任手下發洩心中不滿。

這兩個多月的仗打下來，大家心中積蓄的壓力都很大，若是連嘴上宣洩一下都不允許，士兵們很快會崩潰，包括他自己也是。

一名士兵道：「都是當兵的，為什麼第一旅團可以在輕鬆地在海灘上散步，我們就得辛苦地在這山裡爬上爬下。」

另一名士兵道：「是啊，熱死了，好想把這身衣服脫了打赤膊啊。」

平田智夫開玩笑道：「笨蛋！脫了衣服，你肯定很快就被蚊子給吸乾的，到時候你母親收到陸軍本部的信，上面就會寫：『很遺憾，你兒子被蚊子吸到失血過多而死』。」

眾人哄笑，接著道：「該死的蚊子，多得趕也趕不走，我連拉個屎都會被盯得滿屁股包，陸軍本部真應該給每人發個蚊帳。」

「別說蚊帳了，能把這身制服換一套比較好的布料就謝天謝地了，這衣服悶得我都快被蒸熟了。」

平田智夫見大家情緒已經比較緩和，便下令道：「好了，都閉上嘴吧，不想死的話就把眼睛盯緊四周，不要被支那人摸到身邊了都不知道。」

畢竟是訓練精良的近衛師團，上一秒還在說說笑笑，下一秒眾人便都閉上了嘴巴，整支隊伍寂靜無聲，徐徐行進在山水田野間。

走著走著，平田智夫的思緒有些飄然若失，彷彿自己只是一群來郊遊踏青的遊客，然而刺刀上的閃閃寒光時不時刺進他眼睛，步槍和揹帶扣環碰撞的敲擊聲間斷地傳入他耳朵，都將他重新拉回現實。

腹中漸感飢餓難耐，平田智夫掏出懷錶一看，已經是下午五點，雖然火辣辣的太陽依舊斜掛著，但已是眾人應該休息吃飯的時間了，便下令眾人就地休息。

士兵們累得氣喘吁吁，聽到休息的命令，除了幾名放哨的士兵外，其他人都立馬跌坐在地，掏出水壺口糧開始吃喝起來。

日軍乾糧通常是醃菜飯糰，另外有肉乾、魚乾等，偶爾還會有水果。

但此次日軍佔領臺灣所消耗的物資和時間遠遠超過開戰前的估計，加上這兩個多月持續增兵，駐臺兵力已經超過三萬人，日本軍部根本沒有準備足夠三萬大軍消耗數月的糧食。還有此前的甲午戰爭和派駐在朝鮮半島的駐軍，早已經把日本全國的糧食儲備消耗殆盡。

糧食畢竟不是子彈，不是短短幾日就能從工廠造出來的，所以日本緊急向法國採購大量的越南稻米。然而日本政府除了要面對漫天開價的越南總督外，還要面對詭異難測的天氣。自從六月開戰以來，臺灣已經經歷兩次颱風，面對狂風暴雨、凶濤惡浪的海面，貨船根本出不了港口，使得運輸糧食倍加艱難。

北白川宮能久親王在戰況陷入膠著時，便已知道糧食會面臨短缺，於是命令屬下徵集糧食。然而即便是已經投降的臺北、新竹等地，也幾乎沒有人願意賣糧食給日軍。除了少量白米外，日軍只徵集到番薯、芋頭一類的粗糧。

此時平田智夫的第三小隊所吃的隨身乾糧，正是昨天晚上旅部廚房蒸熟後發配到各個士兵手中的番薯。

一名士兵吞下番薯，差點被又冷又黏的番薯給噎住，好不容易喝水順過氣來，忍不出開口罵道：「可惡！為什麼我們得吃這些養豬的東西啊？！已經吃了一個月，每日三餐不是番薯就是芋頭，大本營的那些人把白米都吃光了嗎？！」

那名士兵正罵罵咧咧著，忽然見到遠處有一屢淡黑色的炊煙緩緩升起。

那名士兵大喜過望，指著炊煙對平田智夫叫道：「隊長！那邊有人在煮飯，我們有熱食可以吃了！」

平田智夫也是吃了好幾天冰冷的番薯芋頭，昨晚作夢還夢到自己捧著一碗白米飯大快朵頤，便下令道：「五班起來警戒，二班去看看那邊的情況，如果發現敵人不要擅自交火，迅速回來報告。」

過不多時，二班派回來一個士兵報告：炊煙處有個小村莊，已經被控制，沒有發現敵人。

想到能夠吃上熱騰騰的晚餐，疲憊的眾人都精神一振，全員迅速地前往炊煙處的小村莊。

平田智夫到達時，二班已經在一戶人家中發現兩大鍋煮到一半的白米，正興奮地守在大鍋邊，彷彿在守護著什麼稀世珍寶。

平田智夫問二班班長道：「村民有多少人？都去哪裡了？這附近還有幾個村子？有沒有支那人游擊隊來過此處？」這些資訊本該是二班控制村莊後，班長要立即調查清楚並在第一時間匯報的，然而現在看來，二班班長只知道這裡有兩鍋即將出爐的白飯。

二班班長尷尬道：「我們來的時候村子裡大概就七、八個婦人吧，他們看到我們就跑了，來不及抓人審問。」

平田智夫又好氣又好笑，但自己聞著白米味也是饞得口水直流，不好發飆罵人，無奈地搖搖頭，指派士兵去村內各處搜索，看能不能找到幾個活人問話。然而日軍殺人如麻的名聲早已傳遍各地，村民早已望風而逃，整座村庄空無一人。

### 第五十九章

# 鹿尾寮之戰

村子裡那間冒著炊煙的大屋旁，幾十個日本士兵圍得水泄不通，大家都緊握著手中準備用來盛飯的鋼杯，鼻孔貪婪地吸著空氣中的飯香，伸長脖子滿懷期盼地望著那間屋子。幾個懂得煮飯的士兵在屋裡，負責添加柴火，有些人去其他屋子搜刮，帶回不少醬油醃菜。

此時的第三小隊可謂是「萬眾一心」，上至隊長，下至小兵，所有人心裡想得都是爐灶上那兩大鍋白米飯。連續吃了幾十天的番薯芋頭後，再也沒有什麼比得上一碗剛出爐的白米飯了。

好不容易終於等到屋裡傳來喊聲道：「白飯好了！可以吃啦！」

眾人紛紛往前擠去，頓時引起一陣騷亂。

平田智夫見狀怒罵道：「幹什麼？！都退回去！沒吃過米飯是不是？！按集合隊形排好，一班出列領飯，然後二班、三班，照順序出列領飯！領到飯後歸列，等所有人都拿到飯後再吃！」

平田智夫是個以身作則的指揮官，自己都沒吃上飯，底下士兵自然不敢造次，很快恢復秩序，井然有序地進屋取飯。

平田智夫招手把二班班長叫到身邊，低聲在他耳邊問道：「裡面的飯有多少人份？」

二班班長笑著回覆道：「報告，至少有六十人份，請放心，絕對夠我們吃。」

平田智夫聽完隱隱約約覺得有哪裡不對，但又說不上來為什麼，只好點頭作罷。

第三小隊的士兵們按照編制，逐一進屋領飯，領到飯的士兵們小心翼翼地捧著手中盛滿白飯的鋼杯，有些人甚至都饞得流下口水，巴不得所有人趕快領完開動。

平田智夫在一旁看著，忽然一個想法在他腦中如電閃過：「這個屋子最多也住不到十個人，為什麼會煮這麼多飯？」

他環顧四周，注意到村子外圍有一片茂密的竹林，由北到東連成一片，竹子徐徐搖曳，似乎看不出有藏著任何東西，但他仍是一陣毛骨悚然，下令道：「所有人暫停手上動作！各班佔領村子周邊所有房屋據點，注意觀察竹林中是否有敵人！」

士兵們被這突如其來的命令弄得有些懵，都帶著錯愕疑惑的神情看向平田智夫。

平田智夫破口大罵道：「混蛋，還看？！動起來啊！」士兵們這才不情不願地把盛滿白飯的鋼杯放到地上，抬起步槍向村庄各處走去。

說時遲，那時快，幾道槍聲在東側竹林中響起，劃破原本寂靜的黃昏！

尚未散開的第三小隊瞬間就倒下了三、四人！

緊接著，彷彿是給先頭那些槍聲助陣似的，第二波槍聲同時在東北側和北側的竹林中響起！槍聲震耳欲聾，足足有四、五十支槍同時開火！

然而日本士兵們行動敏捷，有些迅速匍匐在地，有些矮身向周圍散開，躲在房屋、土牆等掩蔽物後，所以第二波槍響雖然火力兇猛，但也僅僅打中兩人。

日本士兵們隨後立刻開始反擊，朝著那些火藥煙霧尚未散去的地方開槍，樹林中頓時響起不少慘叫！

此時在竹林發起突襲的，正是秉義所率領的守崑、守崙等三十六人，加上十位臺中本地義軍士兵所組成的巡邏隊。

這村庄名為「鹿尾寮」，是義軍巡邏補給站點，村民們所煮的白飯本來是要用來招待義軍的，但義軍搶先一步發現了平田智夫所率領的第三小隊，所以迅速撤出，潛伏在村庄外圍竹林。

義軍巡邏隊雖然人人有槍，但只有十五支溫徹斯特步槍是現代步槍，其餘的都是有效射程不到十公尺的鳥銃土槍。

秉義自知武器不足以跟日軍抗衡，本來想靜觀其變，看是否能等到入夜後偷襲，但事與願違，日軍似乎發現了藏身在竹林中的義軍，無奈之下只好下令開槍，先發制人。

雖是先發制人，但日軍的反擊又快又猛，巡邏隊這邊頓時死傷無數！

竹林繁茂濃密，身處其中的守崑也只看得到身邊的幾個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受傷，但聽到周邊哀號慘叫此起彼落，趕緊大吼道：「開完槍就趕緊換所在（地方），他們會朝有火藥煙霧冒出的所在開槍！」

這是師父吳樂天跟法國遠征軍交戰過後所得的教訓，鳥銃土槍所用的都是硫磺煉出的黑火藥，爆炸後的濃煙十分明顯，等於是告訴對面所有敵人自己的位置。這看似簡單的教訓不知花了多少條人命才換來，字字血淚，所以吳樂天在徒弟們出發前千叮嚀萬囑咐，讓大家務必伏低身子，開槍後立即換位置。

守崑的提醒讓許多人恍然想起師父的叮嚀，開始在射擊後變換位置，頓時傷亡大減。

殷紅如血的殘陽餘暉下，日軍佔據村庄，義軍佔據村側竹林，雙方展開激烈交火！

安南義軍那十五支溫徹斯特步槍是分給守崑、守崙在內槍法最為神準的十五人，但他們此時並沒有發揮想象中的神射威力，因為日軍五十桿步槍組成的火力網密不透風，即便沒打到人，也打得竹林內斷枝殘葉飛濺四射，不僅在皮肉上割出一道道血口，若是傷到眼睛，更有失明之虞，加上無數子彈從耳邊嗖嗖掠過，巨大的心理壓力讓他們根本沒辦法抬起頭來好好瞄準，只能偶爾從竹叢的縫隙中開個一、兩槍。

即便義軍略佔地利，對面的日軍畢竟是近衛軍團，精銳中的精銳，竹林中一旦有槍火響起，甚至只是稍有異動，眨眼間便有四、五顆日軍子彈射過去，有時義軍士兵根本來不及變換位置便中槍了。

火力趨於下風的義軍很快陷入弱勢，交火不到二十分鐘就已經有十多人受傷，還有數人當場死亡！

眼見傷亡慘重，秉義正準備下令撤退時，忽然有十多名男子低身提槍快跑到他身邊，為首那人神色精悍，顯然是百戰老兵，他問道：「是『大肚庄』的義軍嗎？我們是『新楚軍』，我們的弟兄已經趕來支援了！對面有偌濟（多少）日本番仔？」

雖然不識得來人姓名，但來此的都是抗日義士，何需多言，秉義喜形於色道：「太好了！對面大概有五十人，是一個完整的小隊。」

新楚軍首領點頭道：「我所料不錯，放心吧！我們有三百人，足夠殺盡這批番仔！你們繼續吸引他們的注意，我率人從其他方位突擊，這『鹿尾寮』很小，只要一波人衝進庄內，他們的防線很快會崩潰！」

新楚軍首領說完隨即離開，來去如風，但留給秉義極大的信心。

秉義向竹林內眾人喊話道：「有三百新楚軍趕來支援我們了，大家再撐一陣！」

傷亡近半、士氣低迷的義軍聞言精神大振，稀疏的火力變得密集！

義軍又苦苦支撐了近半小時後，村子另一端也響起不絕於耳的槍響和吶喊！是新楚軍發動突擊！

新楚軍有如天降神兵，從村子周圍田野間猛然冒出，並向鹿尾寮發起衝鋒！

日軍士兵望著滿佈田野的敵人，驚慌失聲叫道：「好多支那人！我們被包圍了！」

面對十倍於己的敵人，日軍士兵措手不及，頓時亂了陣腳，一時間不知道到底該往哪個方向開火。

一個班長倉皇失措地跑到平田智夫身邊道：「長官，趁著敵人還沒有完成包圍，我們盡快朝本部大隊突圍吧！」

平田智夫環顧四周，心中評估敵我情勢，最終沉著臉咬牙回道：「不准！所有人堅守陣地，本部援軍很快就會趕來！」

以村田步槍的性能和日軍士兵的槍法，保持遠距離交火是日軍最大的優勢。若是棄守突圍，等於是自己放棄優勢，轉而近距離交戰，那僅餘三十人的第三小隊很快會被數以百計的敵軍給消滅。

此處槍聲大作，必然已經傳到本部大隊的耳中，作為機動支援的援軍想必很快會趕來，在此利用陣地堅守尚有一線生機！

只見平田智夫臨危不亂，迅速指揮各班建構起新防線，很快遏制住敵人飛速逼近的衝鋒！而他沉著鎮靜的態度也讓軍心迅速穩定下來。

然而新楚軍畢竟佔據極大的人數優勢，三百新楚軍士兵利用隆起的田埂作為掩護，在前進間不斷開火還擊，仍是一步步堅定地朝鹿尾寮逼近合圍！

竹林這一側的戰線，一名日軍士兵步槍抵肩呈標準射姿，從土牆掩體後方挺身探出槍口，正要開槍時，忽然竹林中一記冷槍射來，正中他腦袋！

這記冷槍正是守崙所放，他躲在竹叢後，槍口早已瞄準那處土牆，就等敵人探出頭來！他眼見那日軍士兵腦後綻開一叢血花，仰天向後倒去，消失在土牆後方，忍不住喜道：「我打中了一個！」

由於日軍大部分兵力已經調轉槍口去防守新楚軍，只餘一個班防守竹林，竹林裡的義軍壓力頓減，讓他們有足夠的時間可以瞄準等待。否則他們之前被日軍兇猛火力壓制得連頭都不敢抬，壯著膽子開槍還擊後也是立刻變換位置，根本沒有時間頂著腦袋看自己有沒有打中敵人。

然而守崙的喜悅僅持續了一秒，轉頭見到身後兩名受傷的同伴阿龍和阿虎，守崙的心又沉了下去。

阿龍仰躺在地，臉色慘白，毫無血色，腹部有個黑黝黝的彈孔，裡頭斷斷續續有鮮血湧出，而他弟弟阿虎坐在一旁雙手按著哥哥的傷口，臉上鮮血淋漓，已經看不出原本那張臉長什麼樣子。阿虎雖然沒中彈，但子彈打到他身前的竹子，炸開的鋒利竹屑如同暴雨般密集地在他臉上割出數十條血痕，也刺瞎了他雙眼。

### 第六十章

# 馬克沁機關槍

守崙拄著槍在阿虎身旁蹲下，安慰道：「阿虎，我們等一下返去就去看大夫⋯⋯」

阿虎強忍劇痛，咬著牙搖頭道：「阿崙，我是瞎了，看大夫也沒效啦。哎！我還以為我能打死幾個日本番仔呢。」

守崙看著阿虎黯淡的神情，一時間也不知道說接什麼，只能空泛地安慰道：「大夫沒效，我就帶你去給西醫看，我知道臺南有個很厲害的西醫，我們讓他看看，也有可能只是割傷了眼皮⋯⋯」

怎麼可能只是割傷眼皮？阿虎分明能感覺到眼睛上還扎著幾根竹刺，還有那入骨拔腦的劇烈痛楚，但他除了暗歎自己倒楣，運氣不如守崙外，又還能說什麼呢？

阿虎改口問道：「哥，你怎麼樣了？你血還在流，好像止不住。」他雙手壓在哥哥阿龍腹部上，仍能感覺到鮮血在從指縫間滲出。

守崙抬起阿虎的手，看了眼阿龍腹部的彈孔，回道：「傷口不大，只有手尾指粗細，你先壓牢了。鹿尾寮很快就能打下來，等一下我進村裡去找些香灰來，敷上去應該就能止住血了。我去再打幾個日本番仔，你們等著！」

阿龍面色慘白，有氣無力地罵道：「幹，我們兄弟真正有夠衰，我連一槍都還未開到啊！阿崙你把我們的子彈袋拿去吧，替我們多殺幾個番仔！」

激烈的戰鬥持續不斷，死守在鹿尾寮內的日軍幾乎每分鐘都有人中槍倒下！

由於缺乏足夠的火力壓制竹林中的義軍，隱藏在茂密竹叢間的義軍時不時放冷槍狙擊，加上新楚軍從四面八方射來的子彈，交戰不到半小時，滿編五十人的日軍小隊只剩不到二十人，其中甚至有好幾人都是帶傷在火線上奮戰！

一旦落到支那人的手裡，必然要被無窮無盡地折磨到死。基於這樣的恐懼，日軍士兵即便受重傷，只要還能動，都奮力地抬起槍口還擊。

然而，兵力差距畢竟不是士兵戰鬥意志力可以彌補的。

進攻鹿尾寮西側的新楚軍是由那位悍勇善戰的首領親自率隊，發起凶猛的衝鋒，有如怒火燎原般燒向鹿尾寮內的日軍，兩軍相隔距離不斷縮減！

四十步！新楚軍士兵可以看到村子土牆後面一顆顆探頭探腦的日軍士兵！

三十步！他們看到日軍士兵正手忙腳亂地在給步槍上刺刀！

二十步！他們看到日軍士兵準備拚死一搏的堅毅神情！

十步！儘管刺刀尖芒鋒利耀眼，他們仍然可以清楚看到日軍士兵眼神裡難以掩飾的恐懼和絕望！

殺！殺！殺！新楚軍士兵們聲嘶力竭地吶喊！準備展開你死我活的肉搏戰！

就在這電光火石之際，宛若平地驚雷，西側新楚軍的背後猛然響起一陣巨大的密集槍響，有如爆竹般連環不斷！

噠噠噠噠噠噠噠！是機關槍！

一隊百人以上的日軍忽然從西北邊冒出！他們架起一挺最先進的馬克沁機槍，朝著田野間的新楚軍掃射過去！短短三十秒內，機槍口的烈焰火舌噴出三百顆子彈，將其面前的近百名新楚軍殺得一乾二凈！屍橫遍野！

離得較遠的新楚軍士兵見此慘絕人寰的戰況，霎時間戰意全失，轉頭便跑，很快便演變成全軍潰逃！

竹林中的守崑親眼見到慘劇發生。他以前也見過機關槍，但從未見識過它開火的威力，上一秒還生龍活虎的百名戰士，眨眼間便死盡死絕！原本一面倒的戰況瞬間逆轉！

然而他沒有時間驚駭，新楚軍在逃，他們也得趕緊逃，否則下什塭仔出來的三十六人今日會全部葬身於此！

守崑立刻轉頭朝著竹林內的同伴們叫道：「日本番有機關槍！新楚軍逃了！大家緊走（快跑）！新楚軍逃了！大家趕緊走啊！阿崙！阿崙！你佇佗位（你在哪裡）？！阿崙！」

守崙聽到遠處傳來大哥呼聲，高聲回道：「我佇這，我馬上過來！」然而阿龍和阿虎兩兄弟都傷勢嚴重，根本沒辦法自行移動，守崙趕緊向左右呼喊道：「有人否？快來幫我揹阿龍和阿虎！有人在否？」

可是義軍傷亡過半，健全人數還比不上死傷人數，哪還有人能騰空來幫忙？

只聽得周圍亂哄哄的嘈雜喊叫，盡是呼喊求救的聲音，阿龍搖頭嘆道：「阿崙，你快帶我弟先走吧，晚了就來不及了！」

阿虎急道：「不行！我已經青盲（瞎）了，沒路用的人了，阿崙你帶我哥走吧！」

阿龍打斷道：「閉嘴！我是你阿兄！你要聽我的！」

兩兄弟你一言我一語，都要守崙先帶對方走，直讓守崙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他這輩子從沒碰過這麼艱難的抉擇，被留在這裡的人是必死無疑的，而他又憑什麼決定誰能活下來呢？

然而鹿尾寮傳來的日語喊叫聲有如勾魂鬼差的催命鈴，一聲聲地朝他們逼近。守崙一咬牙，跑到阿龍面前半蹲在地，左手拉起阿龍手臂繞過後頸，右手抄到阿龍後背，正要奮力將阿龍扛上後背，卻冷不防摸到阿龍腰後一大塊熱粘滑膩的血肉！他翻過阿龍的身子，只見他背後一塊巴掌大的血窟窿！鮮血、碎肉、腸子等正不斷從那窟窿中湧出！

原來他們有所不知，子彈在入彈處雖然只是一個小孔，然而進入人體後，高速旋轉的彈頭會不斷翻滾絞下血肉，傷勢瞬間擴大，形成一個巨大的錐型創傷，直至穿出身體，在背後爆裂開一個碗口大的破口！

守崙這才明白，為什麼阿龍的傷口看似一個小洞，而地上卻流了這麼多血。

阿龍看不到自己的後背，也不曉得自己傷勢到底也多重，然而他冥冥之中似乎已經知道自己命該當絕，於是他對守崙苦澀地笑了笑，輕聲道：「帶我弟走。」然後又對弟弟道：「阿虎，你眼睛看不見，阿崙帶你先走，我佇這替你們擋一擋！我們兄弟兩個出來這一趟，再怎麼樣也得殺幾個日本番仔，不能教人笑話我們沒路用！」

守崙雙目含淚，重重點頭，然後轉身扛上阿虎，一手抓起自己的步槍，飛快地朝守崑跑去。

即便揹著跟自己差不多重的阿虎，筋強骨健的守崙奔跑起來依然如履平地，他視線穿過茂密的竹叢，很快看到大哥的身影，他心中暗喜，一來是大哥安好，二來是能帶大哥回去揹阿龍逃命。

然而當守崙跑到大哥身邊後，卻發現大哥面臨的處境更加為難。

環顧四周，阿正、豆腐坤、剃頭雄、閹雞勝都是下什塭仔一起出來的夥伴，如今都身受重傷，根本沒辦法自行走動，遑論逃命。他們都哀求著守崑帶他們走，但守崑又沒有三頭六臂，如何能帶走這麼多人？

守崙著急問道：「這附近還有人無？」

守崑無奈道：「阿全剛揹著受傷的魚頭丁走，現在就剩我們。」

阿正躺在地上哀求道：「阿崑，我平時幫你們兄弟看病治傷，從來沒求過你什麼，現在我求你千萬毋當（不要）把我留在這，我不想死啊！」

一旁的豆腐坤也求道：「崑哥，我們從小一起玩到大的，我一直把你當哥哥，你別把我扔給日本番仔！」

剃頭雄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淚，泣不成聲道：「阿、阿崑⋯⋯你別丟下我⋯別丟下我⋯⋯我還不想死啊⋯⋯」

只有性格好強的閹雞勝一言不發，倔強地抿著嘴唇，摀著大腿上的槍傷坐在一旁，原本黝黑的臉頰因大量失血而顯得蒼白無力。

守崑猶豫不決，目光在幾人之間來回游移，最終他垂下腦袋，喃喃道了聲「對不起」，然後跑到阿正身邊，快速地將阿正揹上肩，撒腿狂奔撤離戰場。

自始至終，守崑都低著頭，不敢多看其他人一眼。

守崙離開前回頭看了一眼，豆腐坤、剃頭雄、閹雞勝，他們絕望無助的眼神有如燒紅的烙鐵，死死地印上守崙的胸膛，讓他久久喘不過氣來。

或許是因為摸不清敵情，又或許是因為沒有必要，日軍並沒有追擊逃走的反抗軍。

守崑、守崙等義軍回到大肚庄時，整支隊伍已是殘破不堪，人人皆渾身血污，僅剩十四人還能作戰。這十四人或拖或揹，將十二個受傷的同伴帶回來大肚庄，然而十二名傷員中又有五人在逃命路上失血過多而死，僅剩的七人還活著。

大肚庄是林家產業，作為主人兼主將的林朝保聽聞戰報後前來探望。

眼見下什塭仔義軍傷亡慘重，林朝保對身旁親兵交代道：「給他們準備吃的。把軍隊大夫叫來，安排他們到一間獨立的大房間，方便他們照顧受傷的人，通風要好，床鋪要乾淨。」

然後他看到人群中一張熟悉的面孔，是守崙。

兩人上次在臺北分別時，守崙臉上仍舊煥發著少年精神，彷彿時時刻刻都有陽光灑落在他臉上。然而今日重逢，他臉上已然是一片頹然喪氣的神色。

林朝保安慰道：「辛苦了，你們打的是一場硬仗，不簡單！若無敵人增援趕到，你們早已消滅那支倭軍小隊了。」

守崙對林朝保的稱讚絲毫沒有感到高興，心如死灰般嘆道：「只是我們死太多人了。」

林朝保點點頭道：「可惜了，他們都是好漢，我們一定要讓日本番仔血債血償！」

真的能讓日本番仔血債血償嗎？又或者只是賠進更多的人命？就算下什塭仔出來的三十六條命全都拼完了，難道就能讓日本番退兵嗎？

守崙嘴巴動了動，最終沒有開口說出這些疑問，他今天已經太疲憊了，只想躺下好好休息。

### 第六十一章

# 撿屍

夜半深處，熟睡中的守崙被一陣晃動搖醒，驚問道：「誰人？」

大哥的聲音從黑暗中傳來：「是我，我睡袂去（睡不著）。」

白天的戰鬥讓守崙還處於精神緊繃的狀態，即便從沉睡中被叫醒也沒有絲毫睏倦感，低聲回問：「哥？安怎？」

守崑道：「打日本番仔⋯⋯跟我想的很不一樣⋯⋯」

守崙喉嚨嘟囔似地嗯了一聲表示贊同。

對於戰爭懵懂無知的他們，以為參加抗日義軍是證明自己勇氣的機會，以為自己能夠在保衛家園的戰場上發揮作用，但今天這場遭遇戰讓他們明白，勇氣在子彈面前是不值一提的，自以為神準的槍法也僅僅打中兩、三人。而日本軍隊的機關槍掃射起來，有如惡濤怒浪，輕易地捲走了上百人的性命。

守崑道：「我一閉上目睛，就好像看到他們。」

「他們」指的自然是豆腐坤、剃頭雄、閹雞勝，守崙無奈嘆口氣，安慰道：「你沒法度（沒辦法），他們也知道的。」

黑暗中，兩人都沉默無語。

說真的，守崙有些暗自慶幸，當時他已經揹著阿虎，不需要像大哥做出那麼艱難的選擇。更慶幸的是自家兩兄弟都還活著，沒有缺手斷腳，比阿龍阿虎兩兄弟一死一瞎幸運太多了。

子彈無眼，像是閻羅王送出的催命符，誰該死、誰不該死都已經注定。看不見，更躲不掉。

守崑接著道：「我們得去把他們帶回來。」還有十人留在鹿尾寮竹林裡，同一個村子一起出來的，不能讓他們曝屍荒野。

守崙點頭道：「好，我去把大家叫起來。」

許多人白天精神緊繃，此時正是熟睡的時候，卻又被守崙叫醒，不免嘴上抱怨幾句，然而聽到是要去把同伴們的屍體帶回來之後，大家便都閉上了嘴巴，默默地整裝出發。

外頭一名巡夜老兵聽到動靜，進屋一看，好奇問道：「三更半暝的，你們要去佗位（哪裡）？」

秉義哥中彈成了傷兵，守崑便成了眾人的臨時領袖，他回答道：「我們想趁夜色黑暗，去鹿尾寮把我們庄裡人帶回來。」

老兵道：「這樣啊⋯⋯其實你們可以等到天光再去把人收回來。」

守崑疑惑問道：「等到天光，難道不會被日本番仔看見嗎？還是他們撤軍離開鹿尾寮了？」

老兵搖頭道：「他們把鹿尾寮佔了當兵站。但是你們去把人撿回來，只要莫帶武器，離他們遠點，他們不會管你們的。」

眾人面面相覷，都是一臉不可思議，難道大家就這麼大搖大擺地在日本番仔面前晃晃悠悠？

那老兵自稱老葉，神秘地笑了笑，拍胸脯保證道：「你們不信？明天我帶你們去，法國仔、日本番我老葉都打過好幾次了，撿回來的死人比你們想得要多，不會騙你們的。不管怎樣，你們先睡吧。外面暗眠矇撒（烏漆媽黑），你們要是出去了肯定會迷路。」

守崑想了想，自己作為客軍人生地不熟，外面伸手不見五指，的確是不知道該怎麼去鹿尾寮，就算到了鹿尾寮，大概也沒辦法找到人，無奈之下，只能讓大家回床上去睡覺。

雖然明知著急也沒用，那股心急火燎的感覺還是如鯁在喉。守崑在床上輾轉反側，好不容易終於熬到第一聲雞啼響起，他立即起身，見弟弟睡得正熟，便獨自去找老葉。

老葉剛交接了巡邏班，轉頭就看到守崑在不遠處等著他。

老葉走上前笑道：「看你的面色，整暝沒睡啊？能休息的時候要多休息啊，不然之後真的打起來，你想要睡都沒時間，只能站著睡。」

守崑尷尬地笑了笑，老實回答道：「很想要睡，但睡袂去。」

老葉點點頭道：「你叫四個人一起去，不要多，我去準備點吃的帶路上吃。」

天剛大亮，老葉便領著守崑、守崙等人推著兩輛板車出現在鹿尾寮周圍。

四周仍躺著上百具新楚軍屍體，橫七豎八地散落在田野間。鹿尾寮已經被日軍佔為兵站，作為運輸補給據點，各個村口皆有數名全副武裝的士兵站崗。

老葉領著眾人，與日軍士兵保持著五十大步的距離，慢吞吞地從日軍士兵眼前走過。

相較於膽戰心驚的守崑、守崙等人，老葉顯得輕鬆隨意，像是要下田幹活的老農漫步田間。

而日軍士兵瞥了一眼五十步之外走過的幾人，好像什麼都沒看到似的，沒有任何反應。

眾人前一天還與日軍士兵拼得你死我活，今天卻像沒事人一樣在敵人眼前走過，這巨大的反差讓守崑、守崙等人感到無比錯愕困惑。

老葉看著他們驚訝的神情，耐心解釋道：「你們想一想就知了。日本兵要在這裡駐守，四周上百具的死人總得清理，這天氣，死人要是讓太陽曬個整日，不只要脹肚發臭的，還要發瘟疫的。若是無人來把死人抬走，那些日本兵就得自己抬去埋，那樣的事是沒人想幹的。所以他們不僅不會趕我們走，還苦無（巴不得）我們來。」

眾人在竹林中逐一尋找同伴們的遺體。

豆腐坤、剃頭雄的頭顱跟身體分了家，身上還有燒傷、刀傷等被折磨過的痕跡，顯然是被日軍俘虜後，受到慘無人道的虐待拷問。

阿龍躺在原地，跟守崙離開前的位置一樣，大概在被日軍俘虜前就已經失血過多而死，相較之下或許還算幸運，得以保留了全屍。

這殘忍的現場讓眾人悲憤交加，他們強忍淚水，將同伴們的屍體小心翼翼地放上推車。

閹雞勝始終沒有被找到，可能是被日軍俘虜監禁，也可能他已經死了，被日軍士兵隨意棄置荒野，總之是下落不明。究竟是要擴大尋找範圍還是先打道回府，眾人都看向守崑。

守崑內心萬分煎熬糾結，畢竟他昨天才親手拋棄了閹雞勝，今天卻連替人收屍都做不到，將來回庄裡以後，實在不知道該怎麼面對閹雞勝的家人。但如今閹雞勝生死未卜，說要找又該從何找起？

他看著兩輛推車上整齊排放的同伴遺體，最終長嘆道：「我們先返去大肚庄吧。」

下什塭仔眾人回到自己的營房內，士氣無比低沉。

看著同伴慘死的屍首，他們不由得想：現在有我們能替他們收屍，若我們也死了呢？

沒人想客死異鄉，做孤魂野鬼。

陳秉義見大家歸心似箭，便想去找林朝保告辭，不料剛出門，就見一名義軍倉皇地衝進大肚庄內，失聲喊道：「日本番仔來了！日本番仔來了！」

喊叫引起庄內眾人慌亂，一時間大家擠在一塊，有的要逃命的、有的要作戰，場面混亂不堪。

冷不防一記槍聲響起！庄內的所有人都被震懾了，場面頓時安靜下來。

林朝保一手高舉左輪手槍，喝令道：「都給我靜下來！」又問那名義軍道：「把話講清楚！來了多少人？距離多遠？有幾門機關槍？幾門大砲？」

那名義軍遲疑著道：「這⋯⋯我們巡邏時看到的，可能來了一、兩千人吧，他們走小路繞過前山，現在可能快到山腳下，不過我沒看到機關槍和大砲⋯⋯」

林朝保罵道：「幹！一千人還是兩千人都看不清楚，你眼睛糊到蛤仔肉了？給我去數清楚了！」而後對著眾人下令道：「大家免驚！你們之前都有演練過，帶好武器到你們各自的據點防守！這片後山是我們的地盤，日本番仔敢來，我們就讓他們有來無回！」

林朝保一番話很快穩定下軍心，各地前來支援的義軍都有相對應的棟軍編制管理，此時便由棟軍老兵引領他們前往把守各個險要處。

兵臨城下，陳秉義在這個時間點告辭只會被當作臨陣脫逃的懦夫，於是便讓守崑率領還能作戰的下什塭仔眾人前去阻擊日軍。

守崑等人跟著林朝保所屬的保字營到了指定埋伏點，是在山道旁的一塊巨型山岩上，他們居高臨下，極為隱蔽，而且地勢非常有利。

不遠處傳來大隊人馬行進的聲音，很快地，一支全副武裝的日軍排成一字長蛇陣，出現在眾人腳下的山道。

這支日軍最前面的人滿身血污，衣服破爛，走路跌跌撞撞的，顯然是個俘虜。而他身後的日軍士兵不斷呵斥怒罵，拳打腳踢，督促他前進。

眾人屏氣懾息，謹慎地觀察日軍人數和裝備。

守崙附耳在大哥耳邊低聲問道：「那會不會是閹雞勝？」

守崑仔細看了看，不敢肯定，搖頭道：「希望不是，看那人的樣子，不知道那些日本番仔是怎麼折磨他的，可憐吶⋯⋯」就算那人真的是閹雞勝，被虐待成那樣子後，他也認不出來了。

砰！隨著林朝保手中史密斯韋森左輪手槍標誌性的槍聲響起，眾人紛紛起身朝下射擊，子彈如雨點般落下，灑在日軍士兵頭上，眨眼間日軍便死傷無數！

### 第六十二章

# 螻蟻尚且偷生

大肚庄位在八卦山之後的山頭上，日軍此次是繞過八卦山前來試探進攻，本來就擔心被熟悉地形的義軍前後夾擊，加上這突如其來的偷襲，日軍指揮官以為他們被那俘虜帶進陷阱之中，趕緊下令撤退，於是日軍短暫地交火抵抗後，便丟下滿地屍體倉皇逃下山去了。

義軍齊聲歡呼，恣意嘲笑那些落荒而逃的日軍，而後開始打掃戰場，收集可用的槍枝和子彈。

忽然一陣騷動，幾名棟軍士兵從山道旁的樹林抓出一人，送到林朝保面前，正是剛才那名在前帶路的俘虜。

原來剛才槍聲響起後，那俘虜便撒腿死命往旁邊樹林中鑽，僥倖撿回一條命。

林朝保冷冷地看了俘虜一眼，大聲道：「大家看好了，這就是給日本番仔帶路的下場！」說罷舉起槍抵住俘虜腦袋。

「手下留情！」一隻手橫空出現，按下林朝保的槍！此人正是守崑！

原來守崑認出那俘虜的確是閹雞勝，趕緊飛身上前阻止林朝保。

閹雞勝本以為自己必死無疑，不料半路來了救星，哭泣道：「阿崑！阿崑！你救救我啊！」

林朝保冷笑問道：「這人替日本番仔帶路，天理難容，死有餘辜，為何阻止我？」

守崑道：「他是我下什塭仔的人，他會替日本番仔帶路必有隱情。」

林朝保輕蔑道：「隱情？還能有什麼隱情？不就是怕死麼！」

守崑指著閹雞勝傷痕累累的身軀道：「日本番仔這樣虐待，他受不了也是情有可原。他是因為跟日本番仔打仗受了傷，才不幸做了俘虜。如今好不容易撿了條命回來，應該趕緊送他去看大夫才對！」

林朝保瞪著守崑，彷彿聽到一個天大的笑話般，失聲冷笑道：「看大夫？其他被俘虜的人到死也沒有給日本番仔指路，難道他就該獨活？若是人人都像他這樣怕死，落到日本番手裡就給他們指路，那我們還打什麼仗？」

守崑堅持道：「螻蟻尚且偷生，大家都想活命。如果每個落到日本番仔手裡的人都知道自己就算跑返來也是死，那他們豈非都會顛倒去幫日本番仔？」

鄉村百姓組成的義軍沒有階級觀念，跟棟軍那樣軍紀嚴明、酷刑峻法的正規軍非常不同，林朝保在棟軍的權威從沒有被如此挑戰過，不由得惱羞成怒，眼泛殺機！

一旁的守崙見情況越演越烈，趕緊上前道：「保哥！閹雞勝有罪，但罪不致死。念在我們相識情分上，我也求你饒他一命。」

守崙畢竟救過家主林朝棟一條命，這個面子林朝保不能不給，於是他冷冷地瞥了癱軟在地的閹雞勝一眼後轉身離開。

棟軍士兵和其他義軍從他們身邊走過，紛紛投以輕蔑鄙視的眼神，議論紛紛：「袂見慚（不要臉），我要是他，早就咬舌自盡了。」「這下什塭仔的人也是真正厚臉皮，還替這種背骨仔求情。」

守崑等人又是尷尬，又是生氣，但只能視而不見，聽而不聞。

死裡逃生的閹雞勝淚流滿面泣，跪地泣道：「阿崑，阿崙，那些日本番仔比生番還殘忍，把我們又是刀扎，又是火燒，最後還砍了人頭當球踢！豆腐坤的頭滾到我旁邊，他還死不瞑目啊！那雙目睛死死地瞪著我，就像在等著我一起上路⋯⋯我真的不想死啊！」

守崑等人紛紛上前安慰閹雞勝，幫他處理身上傷口，而後將他抬回大肚庄。

秉義拄著拐杖也來探視閹雞勝，而後私下對守崑嘆氣道：「這下我還真是不知道該怎麼開口跟林朝保告辭。」

守崑辯解道：「我不能眼睜睜看林朝保殺了閹雞勝！他好不容易才從日本番仔那邊撿回一條命，才出虎口，又入狼窩，那我們跟日本番仔又有什麼差別？」

秉義擺擺手打斷道：「我不是在怪你，只是⋯⋯唉！我驚我們下什塭仔的名聲以後會很難聽。叫阿崙過來，我跟他一起去跟林朝保告辭。他跟林朝保有幾分交情，比較好說話。」

林朝保正在議事廳內和各路義軍統領談論今日戰事，秉義和守崙兩人剛到門外，就聽到裡面傳出幾個興高采烈的聲音道：「哈哈！我們不過放了幾輪槍，日本番仔就嚇得抱頭鼠竄，如此看來，要打敗他們易如反掌啊！」「日本番仔不過爾爾，真不曉得竹南那些客家人怎麼會打成那樣！」此外還有許多人附和哄笑。

秉義暗自嘆了口氣，進到議事廳，只見林朝保面帶微笑端坐正中，其餘人也是笑容滿面，滿堂喜氣都在宣揚著今日豐碩戰果。

秉義朝著眾人拱手道：「林將軍，諸位統領，我下什塭仔出來的三十六人如今只剩十人，實在無力再戰，所以來向各位告辭，實在對不起。」

林朝保冷笑一聲，但看了看站在秉義身旁的守崙，終究是沒說什麼，只是點頭道：「一路小心。」

然而林朝保給守崙面子，旁人卻不給。葫蘆墩的義軍領袖洪阿狗怪裡怪氣地問道：「秉義兄，聽說這次給日本番仔引路的就是你們庄的人？要不是大家警覺，我們可能已經被日本番仔圍住了。」

秉義不卑不亢道：「對，我們庄跟日本番仔在鹿尾寮一場血戰，死了十幾人。其中有個叫閹雞勝的重傷被他們俘虜。日本番仔又是刀割，又是火刑，閹雞勝熬不住，無奈之下給他們帶了路。」話鋒一轉，看向林朝保道：「不過今日就算不是下什塭仔，也會有其他被俘虜的義士熬不住酷刑而開口。林將軍運籌帷幄，想必已經算到這種情形，所以之前才特地演練，讓我們今天能一舉退敵！」

秉義畢竟在官場打滾過幾年，這番馬屁拍得圓滑漂亮，林朝保被他這麼一捧，也不好意思奚落他，只是微笑點頭。

洪阿狗繼續追問道：「無論怎麼講，閹雞勝貪生畏死而投敵，這是事實。我聽說林將軍要殺他正法，你們還橫加阻攔，可有此事？」

秉義搖頭道：「閹雞勝並無投敵，他是迫於無奈才這麼做，他在鹿尾寮也是奮勇作戰，殺了不少日本番仔，照我看來，應該罪不致死。」

洪阿狗冷笑道：「讀書人真厲害，一張嘴糊瘰瘰（天花亂墜），幫日本番仔帶路都能講得義正嚴辭。現在你們走得乾乾淨淨，不知道日本番仔是否明天會多十個人來帶路？」

守崙早就受不了洪阿狗陰陽怪氣的語調，猛然指著洪阿狗的鼻子怒道：「幹你娘！你嘴巴剛吃了狗屎這麼臭？！居然講我們要去給日本番仔帶路？我陳守崙就留在這看你殺日本番仔！要是你殺的番仔比我少，我就要你在這裡跪下來叫我阿爸！」

秉義沒料到守崙會衝動地說出這番話，然而說出去的話就如同潑出去的水，無法收回，他只能強自鎮靜，讓守崙安靜，簡單說幾句場面話收尾後拉著守崙離開。

回到下什塭仔眾人的營房，秉義責怪守崙道：「你真是不知輕重！你一個人留在這裡，我回去是要怎麼向阿伯阿母交代？」

一旁的守崑聞言又是驚訝，又是生氣，了解情況後也狠狠罵了弟弟一頓。

守崙抗議道：「要是任由他們那樣污衊，以後我們下什塭仔的人出來還怎麼做人？阿兄你不知道那些人講話有多難聽，把我們個個都說成背骨仔。我們也是跟日本番仔拼過命的啊！要是背負上那樣的污名，那阿龍、豆腐坤、剃頭雄他們豈不都白死了？！」從鹿尾寮收回來的屍體還躺在外面，屍骨未寒，大家都是庄裡從小一起長大的親人好友，想到此處，守崙情緒激動得落下兩行熱淚！

守崑罵道：「嘴生在別人面上，別人要怎麼講你哪管得著！你也沒那麼偉大，整個下什塭仔的名聲都要你扛起來！」

秉義揮手打斷兩兄弟的爭執，道：「好了！莫再吵了！阿崙是當著所有人的面說要留下來的，我們再怎麼吵也改變不了這件事，只能這樣了。其他人去收拾行李，找幾輛推車來，我們出發。」

這說走就走，未免也太過倉促，有人問道：「這麼趕？」

秉義瞪了他一眼，沒好氣道：「難道你還等人留我們吃中午飯嗎？！」

守崑道：「秉義哥，我也要留下來，我得看著我弟。」

秉義嘆道：「這裡沒有其他人可以互相照應，你們兩兄弟千萬小心，有機會就盡快返回庄去。」

秉義率領下什塭仔眾人，告別了守崑兩兄弟，帶著庄裡死者的屍體離開了。

### 第六十三章

# 砲擊八卦山

彰化城城門大開，日軍沒有遭遇任何抵抗，兵不血刃佔領城池，但他們還來不及高興，馬上就受到來自八卦山的砲擊。

八卦山砲台四門山砲輪番轟擊彰化城，聲勢驚人，然而五吋口徑的老式火砲殺傷力有限，並沒有給日軍造成太多傷亡。日軍很快退出彰化城，在砲擊範圍外建立起指揮所和營帳陣地。

近現代陸戰火砲分為兩種，野砲和山砲，野砲又稱野戰砲，砲彈出膛後的路徑是直線，跟子彈一樣，戰車砲、反坦克砲都是此類；山砲砲彈路徑則是曲線，迫擊砲即為此類。

拖宕持久的戰事使得能久親王面容有些憔悴，但他目光仍舊犀利如鷹，眺望著遠方八卦山頂間斷閃現的砲口火光，向身邊的參謀道：「這火砲必然是清國暗地資助的，企圖阻擾我軍接收此島，將此事告知大本營，讓外務省做出回應，清國舉國上下皆為反覆小人，政府視簽訂的條約為無物，無信無義，外務省應當發表嚴正抗議，為我國爭取到更多在遼東半島的利益。」軍事是政治的一種手段，作為一軍之帥，他考慮到的不僅僅只有打仗。

能久親王轉身走入指揮部帳篷中，第一旅團團長川村景明少將和第二旅團團長山根信成少將立馬起身敬禮。這是他們第一次遇到裝備火砲的反抗軍，眾人都預感到這次面臨的戰鬥可能會比以往要更加激烈。

能久親王端詳著眼前桌上的地圖，一邊估算東面八卦山的距離高度，一邊問道：「辨認出反賊的火砲型號了嗎？」

川村景明肅容答道：「是！是英制阿姆斯壯砲，口徑十四釐米，有效射程兩公里，最遠射程三公里！」

能久親王冷笑道：「倚仗那種過氣落後的老舊火砲就敢跟我軍交鋒，真不知道該說這些反賊是勇敢還是無知。通知砲兵聯隊，十點開始一個小時齊射，來給我轟平那座山頭！我要敵人的火砲一門不存！」

近衛師團砲兵聯隊有十二門德制克虜伯後膛重炮，口徑七十釐米，重達三百五十公斤，光是砲管就有兩米長，最遠射程達六公里，可以在義軍火砲射程外直接打到八卦山山頂，讓義軍所佔據的高地優勢蕩然無存。

能久親王轉頭向山根信成道：「山區裡面的敵人有多少？」

山根信成腰桿挺得筆直，朗聲道：「綜合偵查結果和線人情報來看，東部山區敵人總數在三千人至四千人之間，由棟軍、新楚軍還有其他零散民兵組成，他們沿著山體構築多道防線，看來是想全力防守砲台。從此往北十里，我軍佈有兵站和火力機動小隊，雖然賊軍每天皆頻繁騷擾，但仍可以保證我軍補給線暢通無阻。另外在竹南被我們擊潰的賊軍正在南邊重新組織勢力，可能會對我們發起小型攻擊，但不足為懼，我已派出騎兵大隊在南邊組成一道防線，來回巡邏。」

山根信成精明能幹，做事滴水不漏，一連串的報告讓能久親王滿意地連連點頭。

能久親王轉頭向川村景明道：「很好！第一旅團做好準備，一個小時內全副武裝出發，日落前我要看到太陽旗插在山上的那座砲台！」

川村景明大聲應是，可是他尚未離開，能久親王就注意到山根信成臉上微有忿忿不平之色，於是問道：「山根少將，你對我的安排有所不滿？」

山根信成低下頭道：「不敢，殿下這麼安排，必然有所用意，屬下不敢質疑。」

能久親王笑道：「不敢質疑，那終究是有質疑，只是不敢說出口。你是我皇國軍人，槍林彈雨都敢闖，能有什麼疑問不敢說出口？說吧！」

山根信成低下腦袋，猶豫一會兒，最終仍是咬牙問道：「殿下可是對第二旅團的戰力有所質疑？」第二旅團一直以來都是沿著山線推進，對於山區地形較為熟悉，也有能力可以攻下八卦山頭，他不明白為什麼臨到陣前反而是第一旅團出戰。

即便山根信成低頭躬身，擺出一副順從的姿態，能久親王仍能看到他身上出那股桀驁不馴的氣息勃然迸發，但能久親王並不介意。普魯士帝國陸軍以鐵和血橫掃歐洲大陸，能久親王作為普魯士軍校出身的軍官，要是手下軍人個個乖得跟狗一樣，那才讓他失望。

能久親王擺擺手道：「我對第二旅團的戰力相當有信心，但你們在進軍過程中遭遇多次賊軍襲擊，尤其第三聯隊第三小隊在鹿尾寮幾乎全軍覆沒，軍官全體戰死，損失嚴重。所以這次進攻我打算交由編制完整的第一旅團負責，讓第二旅團可以利用這個時間修整，補充兵員。」

山根信成急迫地回應道：「殿下！除了鹿尾寮之戰外，其餘賊軍的騷擾僅造成我旅團些許損失，我保證我們絕對有實力能在日落前攻下八卦山頭！不！不用到日落！四點！四點以前，第二旅團就能攻下山頭！」

山根信成兩眼熊熊燃燒的求戰意志，讓能久親王心中有些無奈。

山根是個好將領，但也僅僅是個好將領，沒有考慮到戰局以外的因素。放在兩個月以前，能久親王會毫不猶豫地讓第二旅團出擊。但日軍自登陸以來不斷損兵折將，官兵死傷已經超過甲午戰爭，導致國內政壇掀起一波巨大的彈劾聲浪，除了要求撤換指揮官外，也要求撤換所有殖民地官員，甚至呼籲政府將臺灣轉賣給法國，以彌補戰爭後嚴重赤字的國家財政。種種壓力如一座巨山壓在能久親王肩上，他做出任何決定都比以往艱難數倍。讓第一旅團出擊，也是避免個別單位傷亡數字太過難看，招來更多負面批評。

能久親王搖頭道：「我意已決，第一旅團攻山，第二旅團確保沿線兵站補給並整編補充兵員，九點準時開始砲擊攻山，解散！」

日軍營地騰起陣陣喧嘩，各單位皆緊鑼密鼓地準備出擊。義軍這邊也是嚴陣以待，整座八卦山此時已被義軍修築得像座巨型堡壘，從山腰以上到山頂均散佈著密密麻麻的壕溝和散兵坑，壕溝和散兵坑前有圓木搭建的掩體，雖然簡陋，但看起來也是氣勢森嚴，固若金湯。

守崑和守崙坐在一條壕溝邊上，守崑將腰間囊中的子彈一顆一顆數過，然後繫緊囊口，過沒多久又打開彈囊，將子彈數過一遍，但無論他數了幾遍，子彈始終是十一顆。守崙手中步槍已經被他擦得金燦發亮，但他還是下意識地不斷重複擦拭。

遠處山腳下，陣勢嚴整的日軍蓄勢待發，讓義軍感受到一股生死關頭的恐怖壓力，沒有人能安之若素地坐著不動。

沉默的氣氛實在太過壓抑，守崑看著面前的掩體忍不住開口道：「你說⋯⋯我們面頭前這柴頭擋不擋得住子彈？」

守崙用手指敲了敲木頭，傳回沉重的叩叩聲，半猜半疑道：「應該是可以吧？等日本番仔打來就知道啦。」

守崑又道：「秉義哥他們不知道返去庄裡未？」

守崙道：「沒那麼快啦，好幾個帶傷的，還有死去的，至少要行一個月多才會到吧。」

守崑想了一會兒，語重心長道：「阿崙，如果等一下打起來，我們有一個先去了，剩下那個就趕緊返厝吧。不要想著要帶人返去了，什麼都別管，至少把音訊帶給阿爸阿母，千萬不要兩個都死在這裡，無人知曉，讓阿爸阿母一世人都不知道我們兩個是生是死。」

守崙點頭道：「我知了，阿兄，別想那麼多了，我們這邊守備森嚴，後面又有火砲，日本番仔沒那麼簡單就能上山來。」

話音剛落，遠方忽然傳來幾道破空聲響，那聲響初時有如口哨，但隨著那聲響飛速逼近，音調也急遽拉高，眨眼間便尖銳地令人難以忍受，彷彿一支鋼針直刺耳膜！

兩兄弟還沒來得及掩上耳朵，在他們身邊抽煙的老葉忽然把煙桿撒手一丟，抓著兩兄弟便往壕溝裡跳！

說時遲那時快，他們剛跌進壕溝後，外圍猛然響起劇烈的爆炸！震耳欲聾！整座八卦山有如一桶被點燃的火藥，到處炸開高達數十丈的烈焰，火光沖天！爆炸造成的衝擊波幾乎要將腳下的土地掀翻，整座山體都在轟隆作響！

老葉趴在溝底，奮力地叫嚷著：「是日本兵的砲擊！大家快躲起來！砲擊！快趴進溝仔裡！」但爆炸聲此起彼落，根本沒人聽得到他的叫嚷。

即便死命摀著耳朵，也阻止不了巨大的爆炸聲響直透入腦，守崑和守崙的腦袋彷彿被人套了口大鐘，然後有十多支鐵鎚在鐘外大力敲打。他們根本沒辦法思考，只恨不得自己能鑽進土裡。

良久，爆炸聲漸漸平息，守崑和守崙嗡嗡作響的腦袋好不容易恢復了點清明，他們小心翼翼地抬起頭來，只見周圍一片焦土，焦土上散佈著屍體、斷肢、血水，都是來不及躲進壕溝或是散兵坑裡的義軍，還有許多重傷者躺在地上哀嚎著，身上插著砲彈破片或是被炸飛的樹幹碎枝。壕溝前的粗木掩體已經不見，大概是混在散落各處的斷木殘枝中，四周還有許多樹木熊熊燃燒著，騰起陣陣黑煙，燒焦味和烤肉味充斥在空氣中，讓人幾欲作嘔。

人間煉獄般的慘狀，兩兄弟半截身子都涼了。他們互看一眼，心中瞭然，若非老葉臨時拉了他們一把，兩兄弟此時已經見閻王去了。

### 第六十四章

# 砲台被炸上天

老葉氣憤填膺，一手叉腰，一手指著山頂砲台大罵道：「幹伊娘！我們的大砲是都啞火了麼！還不趕緊開砲反擊！坐在山頂看戲吶？我看你死後無半個燒香點蠋的！」

許多人跟著老葉指手畫腳地大聲叫罵，山頂砲台的砲兵似乎是聽到山腰防線同袍們的抗議，只聽得連續幾道砲聲轟隆作響，己方四門大砲同時向遠方的日軍陣線發出一輪齊射！

然而，己方砲彈還未飛到日軍陣營便已落地，僅在空曠無人的平原水田炸開幾個泥土坑。

己方發射的砲擊不僅沒有提振士氣，反而讓眾人更加氣憤，紛紛朝著山頂砲台叫罵：「幹！白痴哩！打歪這麼多，打較準咧啊！」「我幹你開基祖！你們是在打日本兵還是在犁田鬆土？」「你老母咧！那是在打啥洨？我放尿都射得比你們遠！」

罵聲未絕，地平線遠處隱隱又有雷聲鳴動，緊接著半空中又響起數道砲彈破空的淒厲嘯聲，高速襲來！

是日軍的第二輪砲擊！

眾人餘悸猶存，聽到砲聲立刻連跳帶趴地朝最近的壕溝坑洞裡鑽。

不料那些砲彈卻是高高地掠過眾人頭頂，直直轟在山頂！

原來第一輪砲擊只是校準，第二輪的砲擊才是目標。日軍砲手個個技術嫻熟，雖然距離足足有五公里遠，但這輪砲擊落點都在山頂附近，極為精準，其中一顆砲彈更是剛好落在山頂砲台，炸得人仰馬翻！

禍不單行，砲台裡此時正準備著下一輪要發射的砲彈和火藥，這些砲彈和火藥很快被點燃，引發連環爆炸，瞬間將砲台的火藥庫燃爆！

只聽得八卦山頂震耳欲聾的爆炸聲連環不絕，聲聞十里之外！晴朗碧藍的天空頓時被滾滾升起的濃煙蓋過，惡臭嗆鼻的黑煙映著赤紅火光，還有時不時炸飛的砲台殘骸，整座八卦山宛如十八層地獄中的火山地獄，滅世火雨不斷噴湧而出！

即便距離山頂還有一段很長距離，守崑和守崙仍能感受到從砲台那裡傳來一股灼熱氣浪。

整座八卦山的防線都是為了防禦砲台而設置，如今砲台被炸上天了，那大家還要不要繼續守下去？兩兄弟我看你，你看我，都不知道該如何是好，轉頭看一旁的老葉，只見他面容有如槁木死灰，嘴裡不斷喃喃道：「完了⋯⋯完了⋯⋯」

感到徬徨的人不只他們，防線上的所有人都十分惶恐無措，一時間軍心渙散，甚至有人已經開始偷偷在逃跑了。

忽然，一道洪亮高亢的聲音傳遍眾人耳裡道：「棟軍八營全都給我死守住了！退後者斬！」

只見林朝保飛身躍步站上一處高巖，雙手叉在腰間槍帶，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樣子，朗聲道：「鳥松頭的王金旺、葫蘆墩的洪阿狗、後里的張水生，你們前幾天晚上跟我喝酒的時候，個個胸膛拍得響亮，說要殺得日本番有來無回。現在日本番都還沒衝上山來，你們就要腳底抹油了？還是不是有卵蛋的？！」

林朝保點名的幾人都不是自家棟軍官兵，而是附近幾支前來助陣的民兵義軍領袖。

「退後者斬」的軍法管不了那些義軍，因為那些義軍大多是以村莊、宗族為單位，倘若林朝保真斬了其中一人，剩下的人肯定嘩變，所以他只能用言語激將的方式讓他們留下。

被他點名的都是人數上百的大股義軍，只要能穩住幾支大股義軍，剩下的小股義軍自然也就穩住了。

果然林朝保這麼一叫名，所有人的目光齊刷刷地盯著那幾人看，那幾人頓時感到萬分尷尬，恨不得立刻鑽回壕溝裡去。

王金旺臉紅得像是火烤過一般，嚷嚷道：「我們哪有要跑！我是看砲台那裡火大，先去救火，若無燒過來就危險了。」

林朝保道：「你免驚，我保證火燒不過來！昨天晚上才落過大雨，樹仔跟土都濕得會滴水，現在燒得旺是在燒火藥，等火藥燒完火就熄了。」

王金旺裝模作樣地看了看山頂火勢，點頭道：「啊看來火確實已經比先前小了，那我們當然繼續守啦，大家返壕溝裡去吧！」

王金旺妥協了，鳥松頭的一百三十餘人各自蹲回原本的戰壕，但洪阿狗可沒那麼好說話，他高聲道：「阿保，你頭殼壞去了是不是？山頂砲台都被炸上天了，我們還憨憨地蹲在這裡給日本番的大砲打？我不是沒卵蛋，但也不是沒頭腦，當然換地方再跟日本番打啦！」

林朝保道：「砲台沒了就沒了，反正那些砲也老得打不到人！倭番的大砲也無啥可驚的，躲在壕溝裡就打不到啦！當作打雷囉！」接著抬手指向遠處正在前進的日本軍隊，又道：「你看，他們已經在朝我們過來了。等他們靠近後，他們的砲手也就不敢發砲了，他們有再多大砲也無路用。」

林朝保高聲道：「日本番身材矮、力氣小，無非是仗著槍砲打得比我們遠，讓我們只能白白挨打。但今天日本番主動送上門來給我們打，只要他們衝到近處，大家拼槍法、拼刀法，哪一個會輸他們？！想想三角湧、大嵙崁多少村庄被日本番屠戮殆盡？那都是被屠得雞犬不留，厝也都被燒得乾乾淨淨！難道你們甘願同樣的事情發生在你們庄嗎？不甘願的話，我們今天就在這裡給日本番一個教訓！讓他們夾尾死返去！」

林朝保高亢的聲音響遍整座八卦山，被日軍火砲轟得崩潰渙散的軍心重新被凝聚起來。眾義軍振聲齊呼，紛紛回到壕溝坑洞中，準備與日軍決一死戰！

果然，日軍再度發射兩輪砲擊後便停火，讓第一旅團好整以暇在山腳下排兵佈陣。

臺灣座落在熱帶地區，八卦山自然是叢林密佈，僅有少數幾條山路可以通到山頂。第一旅團指揮官川村景明少將根據線報情資，挑選出兩條路面稍寬、適合大股部隊行軍的路線，派第一聯隊兵分兩路向山頂進軍，而第二聯隊則作為預備隊原地戒備。

雖然山前有路，但路上肯定會有義軍設下重重埋伏，所以日軍謹慎戒備地前進，同時也已經做好要披荊斬棘、砍樹開路的準備。

守崑和守崙趴在壕溝中，忽然聽到遠方有細微聲音響起，一旁的老葉輕聲道：「日本兵來了，小心點，莫給他們看到了。」

義軍的壕溝掩體都是隱藏在山路兩側的密林巨石中，所以可以很輕易地看到走在山道上的日軍士兵，而日軍則很難辨識哪裏藏有敵人。

山道兩側義軍有如猛虎臥山丘，潛伏爪牙，緊盯著一個個全副武裝的日軍士兵走過。

義軍的計畫很簡單，讓一部分的敵軍過去，以林朝保的槍響為號，放下滾石巨木，將敵軍從中截斷，前後夾擊，讓它們首尾不能呼應。

這計劃大家都耳熟能詳，茶館裡的說書先生從三國孔明敗曹賊說到明朝太祖抗金兵都是這個套路，畢竟是上千人的會戰，計畫越簡單越好。

大約有兩百名日軍從守崑和守崙眼前經過後，忽然一聲槍聲響起！

然而聽那槍聲，卻不是林朝保的史密斯韋森左輪手槍，而是某支義軍自製的鳥槍土炮。

可是槍聲引動了大家緊繃的神經，許多人根本沒有仔細分辨，紛紛跟著開槍，一時間火花飛濺、子彈四射！

山道上的日軍承受四面八方突如其來的火力攻擊，頓時有十多人中彈，但畢竟是精銳的近衛軍團，遇襲不驚，臨危不亂，槍響的瞬間都各自臥倒掩護，朝著有火光的地方開火還擊。

林朝保眼見計畫敗露，怒罵道：「幹伊娘！哪個白目的亂開槍！」

然而為時已晚，他只能咬牙下令放下滾石。

趴在地上的日軍都感覺到山體傳來轟隆作響的雷鳴聲，他們本以為是砲擊，不料眨眼間，幾顆重達千斤的巨石突然從高處的密林中衝出，拔山倒樹地壓倒所有擋路的物體！十幾名山道上的日軍來不及閃躲，瞬間被這亂石滾木的洪流淹沒，連呼聲都沒傳出就活生生被掩埋！

碰上這等山崩地裂的恐怖景象，即便是軍紀嚴謹的近衛軍團也陣腳大亂，走在前方的士兵們發現後路被斷，更是驚慌失措，好幾個人轉頭就想逃跑。

領頭的日軍軍官忠勝中佐當機立斷，閃電般拔出軍刀斬殺了兩個後退逃跑的士兵，橫刀怒吼道：「膽怯逃跑者死！我第一大隊有進無退！全軍聽令，向右側衝鋒，攻佔敵陣地！敵人都是貧弱無力的清國人，根本擋不住我們鋒利的刺刀！」

「逢林莫入」是兵家常識，遇到樹林不要輕易進入，因為看不清林中情況，更何況此時襲擊己方的敵人就埋伏林中。但如今己方在山道上兩面受襲，顯然進入樹林是更好的選擇。

張皇失措的日軍士兵彷彿找回主心骨，很快穩定下來，一個個躍入右側樹林，朝著藏在林中的敵人發起衝鋒。

二百五十名義軍藏在挖好的壕溝掩體中，瞄準著眼前快速逼近的日軍士兵射擊。這麼近的距離，即便是鳥槍也能造成嚴重傷害，一百五十支槍組成的火力網密不透風，守崑和守崙兩桿溫徹斯特步槍連發，砰砰砰地打得有如機關槍似的，火力更是威猛絕倫，日軍士兵眨眼間便倒下了二十多人！

### 第六十五章

# 疋田新陰流

然而日軍的悍勇程度遠遠超過義軍預期！

即便有日軍士兵中槍倒下，但身旁的同袍彷彿什麼都沒看到似的，仍是嚎叫著頭也不回地往前衝。義軍的火槍畢竟仍是以射速緩慢的老舊前膛槍為主，根本壓制不住日軍衝鋒，兩軍很快演變成近身白刃戰！

三名日軍士兵衝到老葉眼前，挺著刺刀朝壕溝一躍而下，三柄銳利刺刀貫體而過，老葉當場身亡！

守崙見狀悲憤交加，老葉與他雖然非親非故，但短短數日來的相處已讓他視老葉為親人，他才剛給打空子彈的步槍裝上刺刀，當下怒吼一聲，將步槍作投槍奮力一擲，同時邁步飛身，拔出腰間單刀斬向敵人！

一名日軍士兵被守崙刺刀從腹部貫入，投槍附帶的巨大慣性將那士兵連人帶槍硬生生釘在壕溝壁上！

剩下兩名日軍士兵轉頭看到守崙持刀殺來，慌忙把刺刀從老葉胸膛拔出，但越急越錯，刺刀竟是死死卡在老葉胸骨之間。

守崙刀如匹練般斬出，一名日軍士兵下意識地抬手抵擋，但血肉之軀哪擋得住百煉精鋼，眨眼間手斷人亡！

最後一名日軍士兵急中生智，奮力舉槍將老葉屍體轉向擋住守崙，然後一腳踹在老葉屍體胸上，人腿的力氣遠比手大，那士兵得已趁勢拔出刺刀。

老葉被那日軍士兵踢得朝守崙倒飛而去，守崙不願傷及好友屍身，抱著老葉倒退數步，一抬頭，視線正對上那日軍士兵的槍口，當下心裡暗叫：「完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日軍士兵扣下扳機的前一秒，一聲槍響從守崙身後響起！日軍士兵前額開了一個黑孔，後腦勺爆出一叢血花和半塊腦殼，仰天倒地！

是守崑開的槍！守崑早已發現身後的戰況，然而弟弟與敵人纏殺在一起，他深恐誤傷，所以一直等到現在。

守崑剛救了弟弟，轉頭又有敵人殺到眼前，一名日軍士兵尖聲嚎叫著衝到壕溝前高高躍起，刺刀尖芒直指守崑心窩，有如雄鷹搏兔般自空中直擊而下！

間不容髮之際，守崑十年苦練的直覺反射發揮作用，右手從步槍扳機向後滑到槍托，一百二十公分長的步槍頓時化為一桿短花槍，即便少了刺刀作槍頭，他前持槍身的左手一震，使了個槍法中的「攔」字訣，槍身前端精準地橫劈在敵人刺刀側面！

守崑是沉腰坐馬，短勁發力，這一記勁透槍頭，敵人勢若奔雷的刺擊也被他打歪了方向，堪堪從他身側擦過。

那日本士兵本以為這一擊必定得手，想不到最後居然落空，身在半空的他猝不及防，被守崑槍上渾厚的勁力打得重心不穩，落地時重重摔在壕溝底。他還尚未爬起，守崑已經順勢倒轉槍頭，核桃硬木製的厚重槍托有如金剛錘狠狠砸在他後腦，當場腦漿迸裂而死！

那邊守崙剛推開老葉屍體爬起身來，抬頭驚見十步之外又有數名日軍士兵殺來，趕緊俯身抓起一支掉落在地的日軍村田步槍，朝著敵人扣動扳機。不料槍機只傳來咔一聲，原來槍膛內的子彈早已被打出去。

守崙來不及再拉栓上彈，便故技重施把步槍當作投槍奮力一擲，正中一名衝在最前頭的日軍士兵！那士兵前奔之勢太急，來不及閃躲，胸膛撞上刺刀鋒芒，眨眼間便一命嗚呼！

守崑在旁吼道：「快裝子彈！」顧不得槍托上還沾著鮮血腦漿便抵上肩窩，舉槍連發，砰砰砰砰打死兩人，彈指間便把槍膛內僅剩的四顆子彈都打了空！

然而守崙根本沒有時間可以裝子彈，又一名日軍士兵已經殺到眼前。那日軍士兵身形壓得極低，但速度極快，有如貼地飛掠的一頭獵豹，直接衝到壕溝前一個躺地滾翻，落在守崙的右側。

「是高手！」守崙猛然瞪大眼睛，吼道：「阿兄小心！」同為武人，練的都是手、眼、身、法、步，守崙一眼就能看出這日軍士兵的身法至少得有十年純功才能練出，相較之下，其餘那些以標準戰術動作提槍彎腰快跑前進的日軍士兵們簡直是在開闊地上給人打的活靶子！

守崙所料不錯，那日軍士兵名為疋田信忠，是日本大槍流派「新陰疋田流」第十二代傳人。「新陰疋田流」由日本戰國時代劍豪疋田景兼所創，傳承自劍聖上泉信綱的「新陰流」。「新陰四天王」之一的疋田景兼除了兼精研劍術外，其槍術亦是打遍天下無敵手，陸續被織田、豐臣等將軍家聘為兵法老師。

然而明治維新過後，武士傳統在日本被視為落後象徵，武術傳承也面臨斷層，祖上曾經貴為將軍老師的疋田信忠也只能加入陸軍作一名基層士官。

一米二的村田步槍裝上刺刀後足足有一米八，足可作為一桿大身槍，正是疋田信忠最擅長的兵器！

疋田信忠一個貼地滾躺，輕巧地落到壕溝底部，只見他右手槍尖在前，左掌按地，屈膝伏臥，有如猛虎踞石。下一秒，他彎曲柔韌的腰身爆發出有如絞筋弓弦般的強勁力道，整個人如離弦之箭彈射而出，刺刀鋒芒直指守崙！

生死之際，守崙後頸炸起一片寒毛！他隨手抄起一個死去日本兵的水壺就往敵人面門摔去，趁著敵人視線受阻同時一個轉身側閃，險險避開迎面而來的刺刀！

疋田信忠偏頭避開水壺，暗暗詫異，看來敵人也是武道中人，然而手中招式沒有半點停歇。疋田信忠料定我長敵短，敵人側身閃躲，下一步必定會往前搶攻近身。只見他去如流星的槍尖陡然停住，靈活地宛如一條毒蛇吞吐蛇信，瞬間就收了回來。

疋田信忠所料不錯，守崙本想避開刺刀鋒芒後就從側面撲上去和疋田信忠纏鬥，不料他手才剛抓上疋田信忠的槍身，槍身突然綻開一股雄渾無匹的螺旋勁力，根本讓人拿捏不住。疋田信忠運槍如龍，進退如風，根本沒讓他有機會近身，這一來一去，疋田信忠的槍尖又扎向守崙。

守崙發狠罵道：「我幹你娘！」左掌便往疋田信忠刺來的刀鋒直直拍去！雖說一退破千招，但自己退得再快，也快不過疋田信忠扎出的一槍，不如咬牙拼著廢掉左手暫時阻住他的刺刀，搶到近身用右手搏鬥，或許還能有一線生機！

面對敵人兩敗俱傷的打法，疋田信忠眨眼間作出決定，只見他微微沉胯轉腰，刺刀刀刃劃出一條弧形的雪亮刀芒，前扎勢帶著橫劈勁斬向守崙前手！是要先斷手後扎喉！一氣呵成！

說時遲那時快，一道人影自守崙身後高高躍起，甩出一件鋒利暗器直射疋田信忠！

那道人影正是守崑，他見弟弟危在旦夕，心急如焚，然而壕溝極窄，根本容不下二人並肩作戰，千鈞一髮之際，他雙腳蹬在左右壕溝壁上借力躍起，把自己的刺刀當作暗器凌空打出！

疋田信忠反應極快，眨眼間迴轉槍身砸飛暗器，同時後退兩步，將槍身托在胸前守得嚴嚴實實。

守崑抽出腰間單刀交給前面的守崙，低聲道：「我子彈打完了，砍死他！」又拔出老葉腰帶佩掛的刺刀，兩兄弟一前一後，一左一右，猶如兩頭猛虎盯著疋田信忠，步步進逼！

即便以一敵二，疋田信忠槍尖依然穩如泰山，但其實他內心卻有些猶豫不決。

絕大多數的日軍士兵在衝鋒過程，都因恐懼緊張而把子彈打掉了，但疋田信忠槍膛裡的子彈還在。問題是他並不認為自己開槍打死第一個人後還會有時間可以拉栓上彈，所以他想把子彈留著以備萬一。然而這兩個清國人武藝不俗，若是自己不幸落敗，到死都沒打出這顆子彈，那恐怕見到佛祖時佛祖都會笑死。

「疋田大槍是天下無敵的槍術！」疋田信忠耳邊忽然彷彿響起父親威嚴的聲音。

自八歲開始，他每天在家中道場練習劍術和槍術，晴雨不輟。道場雖然破敗，不復往年盛況，但道場中堂高掛的「天下無敵」匾額始終明亮如新，那是疋田家先人二百年前在御前比武，以一桿長槍盡敗全國各地三十餘名高手後，德川將軍親筆贈與的。父親嚴格教導之餘，總是指著那塊匾額如是說道。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所有的武人練武的最終目的，都是想驗證自己練得到底行不行，至於驗證的方法，千百年來只有一種。

霎那間，疋田信忠心中流過一片清明，他打開槍身側面的彈倉，一把抓出所有子彈丟在地上，然後喀嚓一聲拉開槍栓，退掉槍膛內的最後一顆子彈。

隨著最後一顆子彈跌落泥地，疋田信忠的氣勢陡然提升了一個層次！只見他雙臂一振，槍尖震動，猶如一頭惡蛟終於露出牠的獠牙！

疋田信忠傲然道：「清國人，就讓你們見識天下無敵的槍術吧！」

### 第六十六章

# 捨命單刀，救命花槍

一寸長，一寸強，疋田信忠率先進攻！只見他槍去如箭，直扎守崙面門！

一寸短，一寸險，守崙一招「纏頭裹腦」，刀如匹練裹住上身要害，腳下開步如風，向前搶進敵人門戶！

疋田信忠這招看似兇猛，卻是驚上取下的虛招，只見他槍尖靈活吞吐，眨眼間變招轉朝守崙前腿扎去！

兵法有云：「射人先射馬」，高手對決亦如是，傷敵一腿遠比傷敵一手能取得更多優勢。

疋田信忠肩膀一沉，守崙就猜到敵人要變招，於是他應勢而變，前腳提膝抬起，手腕翻轉，單刀往下橫抹，刀身蕩開疋田信忠的槍頭，還在空中的前腳復又落地，隨即墊步前躍，一招「白虎跳澗」，身形如貓一般延展，瞬間拉短與疋田信忠的距離，刀鋒斬向敵人持槍的前臂！

敵人應變得如此迅速出色，讓疋田信忠萬分訝異，簡直像是早就知道他要如何出招似的。但他雖驚不亂，一步後退，身架由正轉反，前手拖槍後縮，提臂振腕，槍尖爆出耀眼鋒芒！

疋田新陰流祕技：「亂花吹雪」！

疋田信忠槍尖亂顫，刺刀鋒芒猶如被風雪吹捲的漫天落花，教人根本看不清他的攻勢！只聽得他「叱」地一聲吐息，眨眼間連出九槍，分攻三路！

守崙看不清敵人急如暴雨的攻勢，更不會花時間看清，反射性一招「退步亂披風」將單刀在面前舞成一片，連磕帶劈，左右連環不斷，將上身要害都護住了，前足奮力踩地，力道大到在地上直接蹬出一個坑，整個人急速後退！

只聽得「叮叮叮叮」刀槍相碰的聲響連成一片，聲音甫落，疋田信忠和守崙又回到原本的位置對峙著，剛才的過招只不過是一眨眼間的事，彷彿什麼都沒發生過。

守崑在後頭看弟弟和敵人電光火石般的交手，緊張得心跳提到了嗓子眼，直到弟弟全身而退他才呼出一口氣來！

他們兩兄弟雖然沒見識過日本槍術，但對用槍、破槍都十分熟悉。槍是百兵之王，師父吳樂天在教授刀法時，都是以破槍為主，一招一式，皆以能進槍為目的，所以守崑起初認為兄弟倆肯定能很快擊殺敵人。

然而剛才日本士兵所使出的槍招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楊家槍的千變萬化與岳家槍的穩健迅猛在那一招之中結合得淋漓盡致，若是放在武林中，肯定也是一門冠絕天下的絕技！

守崑暗自慶幸，若是換他在前，現在身上已經不知道被捅穿幾個血窟窿，看來弟弟的武藝已經遠超自己和其他師兄弟了。

天生的體格強健、長年的刻苦訓練都不足以成就一個高手，真正能成就一個高手的其實是心理層面。在面對刀來劍往的生死瞬間是否依然能保持勇氣與冷靜，才是決定一個高手的要素。守崙與八卦門高手戴宗易的那場夜戰，按說他應該是必死無疑，但他僥倖活了下來，最終那晚所經歷的生死關頭成就了他。

疋田信忠對眼前清國人的武功評價也更高了些，雖說「狹路相逢勇者勝」，但勇者並非只知一昧向前的莽夫，這清國人進退有度，深得「侵略如火、不動如山」的兵法要義，顯然是經歷過生死決鬥的武士。然而疋田信忠對手中長槍依然有著絕對的信心！兵器的優勢、武技的差距，不是心理素質可以彌補的，更何況自己也是經歷過死鬥的人！

疋田信忠再度發動攻勢，中路一槍扎敵胸膛！

槍訣有云：「中平槍，槍中王，高低遠近都不妨」。槍走中路最是難防，因為最容易變招，中式槍法如是，日式槍法亦如是。所有兵器的使用心法都離不開人體力學運動原理配合兵器重量形體，所以武林才會有「一法通，萬法通」的說法。

守崙吼道：「阿兄！分進合擊！」雙手持刀就往敵人槍頭砍落！

以刀進槍的要訣在於以刀背防守格擋，然後快速拉近距離，再以刀刃殺傷敵人。可是守崙此舉卻是反其道而行，以刀刃格擋，那就只剩刀背，刀招就死了。

「難道他身上藏有另一支暗器作為後手？」疋田信忠心中暗想：「如果以為用一隻手就能接下我的槍，那就大錯特錯了！」

疋田信忠剛猛無比的刺擊，是不可能用單手持刀就能接住的！倘若敵人還妄想著同時用另一隻手打出暗器，疋田信忠敢保證他還沒摸到暗器，他的胸膛就已經先被刺穿！

然而出乎意料，守崙毫無保留，雙手持刀奮力砍在疋田信忠的槍頭上，金屬撞擊刮削，發出「錚」一聲尖鳴，幾乎要刺破耳膜！

更出乎意料的是，守崙沒有踏步前進，只見他迅速側身騰出一些空間，同時吼道：「殺！」身後的大哥守崑猛然躍出，身形快如燕子抄水，手中刺刀旋腰斬出！

退！

面對這突然殺出的伏兵，疋田信忠連忙退一步回槍自救，一槍逼開守崑！

武林有諺云：「捨命單刀，救命花槍」，說得確實不錯，長兵器遠遠比短兵器佔便宜，持刀者只能捨身猛攻，以刀裹身而進，而持槍者則能以槍身長度為倚仗，與敵人保持距離的同時又能殺傷敵人。可惜守崑捨命進攻，卻輕易地被疋田信忠化解！

然而守崑進攻受阻後卻並不執著，馬上調轉刺刀砍在疋田信忠的槍頭上，又是「錚」一聲尖鳴，隨即側身讓位。身後蓄勢待發的守崙隨即飛步上前，側身穿過大哥和壕溝壁之間的空隙，而後旋轉肩頭連帶一招「青龍出水」斬向疋田信忠！

再退！

疋田信忠再度後退一步，槍頭寒光吞吐，逼開守崙！

接過兩招後，疋田信忠已經知道這兩人想要做什麼了。

槍法講究「去如箭，來如線」，兵器既長，重量也隨之增加，所以槍術高手每次出槍和收槍必然都是距離最短的直線，才能保證省力並維持高速運槍。這兩個清國人砍在槍頭的每一刀，都在力矩作用下造成槍桿極大的晃動，他必須多出數倍力氣才能抵銷晃動。這不僅減慢他變招的速度，更增加他肌肉的負擔。只要他的槍因肌肉疲勞而慢了下來，對面兩把刀很就會奪走他的命！

若是一對一，疋田信忠至少有五招槍法可以反制這種消耗戰術，但以一敵二的他，此時即便知道敵人意圖，仍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守崑、守崙二人靈活得有如猿猴，逢阻必變，逢攻必截，節奏飛快的輪番攻擊逼得他不斷倒退！他根本沒料到這兩人能在這麼狹窄的壕溝中打出如此完美的戰術搭配！只能眼睜睜看著他們一點一滴地拖垮自己！

一退再退，終究退無可退！疋田信忠後背撞上壕溝的盡頭！

疋田信忠自知命該當絕，忍不出發出一聲悲嗥，奮盡全身之力刺出最後一槍！

守崙看準時機，以刀裹身突擊猛進！

槍似流星！刀如匹練！

守崙厚重的刀背砸開槍頭，持刀的雙腕旋轉翻飛，刀鋒掠出一道半圓形的白晝閃光，唰一聲斬下疋田信忠持槍的左臂！

宛若流星墜地，疋田信忠的槍尖倒插在地上，半隻血淋淋的左臂隨之跌落塵土。他仍奮力舉起右手托起槍身想抵擋敵人，但是下一秒，守崑的刺刀就扎透他的胸膛！

疋田信忠無力地垂下腦袋，雙眼無神地看著釘在胸口的刺刀，突然擔心起道場中那塊「天下無敵」的匾額，不知道是否還會有人記得去擦拭它，而後嚥下最後一口氣。

守崑和守崙這套「分進合擊」是兄弟倆平日練拳空閒時研究的搭配戰術，但從未在實戰用過，不料竟能殺敗如此強敵！

然而此時並沒時間留給他們喘息，兩人朝四周望去，日軍和義軍已經混戰廝殺在一起，到處是火光與血肉交織的慘烈景象！

守崑和守崙趕緊撿起各自的步槍和單刀。

守崙一邊解開老葉腰間的子彈袋，一邊道：「老葉，你地下有知，保佑我多殺幾個日本番仔！」

兩兄弟將手頭的子彈平分裝彈，又打死了兩個衝鋒上前的日本士兵，可是還有更多的日軍源源不斷地從密林中衝出來！

義軍多是由鄉里鄉親組成，若有一人受傷倒下，旁人必然會施以援助。這本是人之常情，但在戰場上卻是一支軍隊最致命的缺陷！因為只要有一人倒下，旁邊的火力也會中斷，導致火力密度大幅銳減。所以即便義軍佔據有利的壕溝地形，仍無法阻止日軍悍不畏死的衝鋒。

一段段的壕溝接二連三被日軍佔領，越來越多的義軍開始逃跑，戰線已經瀕臨崩潰！

守崑扯著弟弟喊道：「走！這勢面是守不住了！退到下一道防線！」

兩兄弟翻出壕溝，伏低身子拚命地往後方的樹林跑去，子彈咻咻咻地從他們耳邊飛掠而過，隨時有可能下一秒就成為一具死屍！兩兄弟不敢回頭，飛也似地跑進樹林中，仍能聽到身後無數子彈打在樹上，發出「咄咄咄」的沉悶聲響！

### 第六十七章

# 蛇無頭不行，兵無將不強

落日餘暉灑在彰化平原，映得翠綠的沃野一片金燦燦。

八卦山腳的日軍師團指揮部一如往常地忙碌，但卻又異常安靜。師部內上千名軍官士兵動作都是小心翼翼的，沒有一個人敢發出聲音，因為師部中央的指揮帳篷正不斷傳出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憤怒咆哮！

能久親王指著第一旅團指揮官川村景明怒罵道：「五天！五天了！你個白癡連半山腰都爬不上去！你怎麼不去死一死，好讓大本營再派個新旅長過來！混帳！我真該現在就把你拖出去槍斃！」

川村景明老臉通紅，羞愧得頭都抬不起來，只是不斷地彎腰鞠躬道：「實在是萬分抱歉！我必定全力以赴，盡快打下八卦山！」

五天來，八卦山的血腥戰鬥沒有一刻間斷。

儘管日軍進攻兇猛，但畢竟山路崎嶇，行軍困難，加上義軍沿途設下多道隱蔽防線，又派兵不斷游擊襲擾，令日軍不堪其擾，成功拖慢日軍進攻速度。

日軍每天都是從日出打到日落，然後望著山頭興嘆退兵而去，付出了超過三百人的傷亡，卻仍未有實質進展。

義軍的戰術十分成功。如果說日軍是個筋強骨壯的彪形大漢，那義軍就是他鞋底的一顆銳利石頭。儘管沒有辦法對他造成直接傷害，卻會磨破他腳皮，使其受傷流血，不利於行。走得越遠，腳下的傷口就越痛。而川村景明還沒有找到辦法怎麼把那顆石頭拿出來。

然而日軍不好過，義軍更不好過。

由於武器落後的關係，義軍的傷亡已經超過一千三百餘人，佔總兵力的三分之一。

總部大肚庄內滿地都是傷兵，或坐或躺，哀鴻遍野，其中許多傷勢嚴重者已經斷氣，僅靠著為數不多的大夫，根本來不及救治。

庄內的土地原本是夯實的黃土，如今被血水浸透，變成一灘灘深紅褐色的泥土，怵目驚心。揮之不去的成群蒼蠅貪婪吸食著人們傷口中流出的養分，即便一直被驅趕拍打也依舊不折不撓。

結束一天的戰鬥，守崑、守崙兩兄弟疲憊不堪地坐在角落，守崙只覺全身肌肉痠痛得有如千斤重擔，忍不住呻吟：「唉⋯⋯日本番仔真是⋯⋯比我想得要更厲害，他們衝上來的時候，好似真的都不驚死，咁像瘋子一樣！」

守崑搖頭道：「如此這般打下去，也不曉得我們能守到什麼時候⋯⋯我聽說石崗鄉五十多人，一個都沒回來⋯⋯阿弟，我們該返厝去了，我們不能兩個人都死在這裡，至少要有一個人回家。」

守崙默然不語，即便他心中依然認為必須奮力反抗日本軍隊的入侵，但客死異鄉的恐懼也讓他再次思考是否應該返鄉。

守崑繼續道：「在臺南也有許多義軍，我們也可以加入他們，比起我們在這裡豈不是好得多？」

一道聲音在兩人身後響起：「我敢保證，日本番仔一旦在臺南登陸，劉永福就會投降。」

兩人轉頭一看，來人正是棟軍領袖林朝保。

一向風流瀟灑的林朝保此時渾身汗水混雜塵土，滿臉血污，但他嘴角依然帶著對一切都漫不在乎的微笑。

守崙打招呼道：「保哥。」

林朝保點頭嗯了一聲，繼續道：「要打敗日本番仔，這是我們最後的機會。一旦過了此地，嘉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守，日本番仔將會勢如破竹佔領全部地方。到時候我們只能避進山裡跟生番搶地盤了。」生番是指漢化較少或是尚未漢化的山地原住民。

守崑跟林朝保並不熟，即便不同意他的說法也不好意思當面反駁，所以只好閉上嘴巴。

林朝保見守崑神色隱含不忿，便轉而對守崙道：「我有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會當（可以）直接突襲日本番大營，但是我需要身手最好的人。」

簡單一句話，就把守崙的好奇和熱情重新點燃起來！

林朝保壓低聲音道：「明日傍晚，日本番仔有補給船到鹿港，然後會有一支運糧隊把船上卸下的糧食彈藥運到日軍大營。這支隊伍大部分是僱傭民夫，還有一連日本番押送。我已經安排好，可以將一部分的民夫替換成我們的人，跟著糧隊混進大營，找到營中帥帳，殺掉他領兵元帥，日本番必然不戰而潰！」

蛇無頭不行，兵無將不強！這個大膽的偷襲斬首計畫頓時讓守崙興奮起來！

守崑冷聲打斷道：「日本番大營？那是必死無疑的，你打算派誰去？」

這幾日來，林朝保為了團結義軍，激發士氣，不斷地以煽動性的話語鼓動大家繼續戰鬥。守崑可以理解那是林朝保作為領兵軍官的職責，但仍打從心底不滿林朝保慫恿別人——包括自己弟弟——去幹這種飛蛾撲火的事。

不料林朝保昂然道：「我說過，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當然是由我親自領軍。目前已有三十七人，還有許多人自願請戰，但是都被我拒絕了。人數不多，我需要精兵中的精兵、高手中的高手！」

「我去！算我一個！」守崙興奮回道。他的雙眼綻放出有如野火般的光芒，年輕而熾烈！

林朝保微笑道：「很好！我果然沒看錯，你也是個有卵蛋的！我晚點派人來叫你，我們要趁夜色趕到鹿港。」說罷深深地看了守崑一眼，自顧自地舉步離去。

守崑不會中林朝保的激將法，但他不能眼睜睜放任弟弟去送死，於是他道：「林將軍！請算入我們兄弟兩人！」

守崙聞言驚慌道：「阿兄，你不能去！那是日本番大營啊！保哥，只有我去，我阿兄不要去的！」

守崑瞪了弟弟一眼道：「惦去（閉嘴）！林將軍，打虎抓賊親兄弟，我們兩人同進退。」

「好！陳家兄弟沒一個孬種的！」林朝保豎起大拇指，滿意地點頭離去。

守崑、守崙兩兄弟身手均屬上乘，能將他們一起拉進隊伍，這是最好的情況。

林朝保前腳剛走，守崙就急著對哥哥道：「日本番大營是龍潭虎穴，你不應該去的！太危險了！」

守崑一巴掌打在弟弟後腦，罵道：「幹！你也知道危險，那你還說要去？急著想投胎是不是？阿爸阿母養你這麼多年，還不如養隻狗！」

守崙摸摸後腦，嘆氣道：「我當然知道，但是這可能是我們唯一可以打敗日本番的機會。否則再這樣打下去，再打沒幾天人都要散了。」

義軍多是鄉里村夫憑血氣之勇集結起來的，他們以為對抗日軍是一個證明自己勇氣的機會，懷抱著對戰爭的浪漫幻想來參戰，然後被殘酷無情的現實給擊潰。

這兩天已經有些風聲謠言，說是某些村庄的人已經偷偷溜了。儘管上層軍官們一再闢謠，但謠言的傳播是無法斬斷的。

只要有人先開始逃跑，就會有越來越多人逃跑，沒人想留下來當最後的傻子，人性如此。

而戰爭是違背人性的，所以軍隊需要比一般法律嚴厲數倍的嚴刑峻法來約束士兵，這是正規軍與民兵最大的差別。

守崑沒料到一向大大咧咧的弟弟居然也察覺到近來人心細微的變動，一時間也無言以對，只能仰天嘆道：「我們⋯⋯終究是烏合之眾啊⋯⋯」

話鋒一轉，守崑厲聲道：「但是這也不代表你就應該去找死！」

守崙搖頭道：「我不是找死，阿兄，保哥都願意親自帶隊了，必然是有幾分把握，值得拚一拚！難道你能接受將來你的兒子——我們陳家的長孫——不姓陳，而是隨日本番的姓？」

守崑道：「你別管我兒子姓什麼！我是你阿兄，我答應阿爸阿母要看好你，我就要做到！」

守崙道：「放心吧，我真的不是去送死的。倘若情況不對，我們想辦法跑就是了。」

守崑翻了翻白眼，罵道：「幹！你以為日軍大營是菜市仔，隨便你進出？到時候跟著我，我說跑就跑，知道否？！」

是夜，林朝保率領五十人銜枚夜行，下山後繞過日軍兵站崗哨，一路急行軍至鹿港鎮。

鎮上有人接應，一名神色陰鬱的男子領著他們到一處大屋休息睡覺，臨走前道：「屋裡面的吃食和水都是給你們準備的，你們吃完好好休息。明早我來帶你們去碼頭等工作，我會把你們安排進日本兵的運糧隊。千萬莫帶任何武器，日本兵會一個個搜身的。」而後匆匆地離去。

有人擔憂地問林朝保道：「保爺，這人可信否？」

林朝保微笑著拍拍胸脯道：「放心，他是大嵙崁王家的少爺。」眾人這才放下心來。

桃園大嵙崁是人口近萬的大鎮，卻在一日之間被日軍屠戮殆盡，當地有名的豪門王家也沒留下一個活口。此人既是王家人，那必然跟日軍有血海深仇。

### 第六十八章

# 摸營

隔日，王少爺帶著眾人前往港口。

鹿港是臺灣中部最大的港口，也是全臺灣第二大港，有數十個碼頭，其中有幾個水深以停靠大型輪船。

幾個碼頭被日軍以柵欄圍起來，並派有士兵駐守，專供軍隊使用。

林朝保等人與數百個民夫一起在柵欄外蹲守，看起來就像是在等工作的普通百姓。

一艘大型輪船鳴著汽笛入港，一名在碼頭管理後勤的日本軍官走到民夫等候處，說著不甚流利的閩南語開始招募工人。

王少爺起身上前，說著不甚流利的日語跟招工的後勤軍官溝通了一會兒，隨即引領林朝保等人前往日軍駐守的碼頭。碼頭入口處的日軍士兵將眾人一一搜身，確認沒有武器後才放行。

王少爺見人都已經進去，轉身就要離開，一名義軍見狀驚恐叫道：「你要走？你不是把我們騙進去日本番仔的圈套吧？」

赤手空拳走進敵人軍營，害怕是人之常情，但他叫聲中的驚恐之意引起日軍士兵的注意。

招工的後勤軍官一臉狐疑地走過來，指著那名用閩南語質問道：「你！你剛剛在叫什麼？」

林朝保二話不說，上前一巴掌搧在那名義軍臉上，忿罵道：「幹你娘！王少爺名聲這麼好，你還驚他拖欠你工錢？你也不看看清楚，你全身上下拿去肉舖賣也賣不到幾文錢，敢跟王少爺大小聲（比喻說話不敬），沒生目睛（眼珠）是不是？！」

王少爺趕緊用日語跟招工軍官解釋道：「工人怕我拖欠工錢，叫著要我先付錢。」

後勤軍官冷笑道：「你別先付錢，這些清國人又懶惰又愛騙人，一拿到錢肯定就跑了，根本不會做事。」

王少爺連連點頭道：「是，是，我曉得了。」

船上的貨物被依序卸下，林朝保等人和其餘民夫在後勤軍官的指揮下，依序上前挑起貨物。兩百多個民夫在一隊二十人日本兵的押運下，浩浩蕩蕩地前往八卦山腳的師團指揮部。

半路，朗朗青天忽然掩上沉沉積雲，頃刻間下起滂沱大雨，伴隨電閃雷鳴。

臺灣夏天大氣對流旺盛，時常有午後雷陣雨。

日本兵們一邊咒罵著一邊披起雨衣，而民夫們只能將貨物扛到頭上，用包裹貨物的油布遮雨。

林朝保等人心中暗喜：大雨傾盆，那就更容易製造混亂了！

浸透雨水的道路泥濘難行，運貨板車的車輪時常卡進路上的爛泥坑洞，得花費許多力氣才能推出來，讓行軍速度變慢許多。

原本預計下午就能到達的運輸隊，拖到日落才終於到達日軍指揮部。

指揮部內營帳眾多，周圍有粗大厚實的木柵欄作為防禦，只餘東南西北四門作為交通要道。

運輸隊由西門入，門口有幾名士兵站崗守衛，但十分散漫隨意，只顧著躲雨，草草跟運輸隊的後勤軍官打過招呼後便讓運輸隊進入。

日軍登島數個月以來，散佈在外圍的小型兵站頻頻遭襲，但從未有營級以上的大型基地受到攻擊，所以他們甚至連槍都沒上膛。

運輸隊的士兵讓揹負貨物的民夫在庫房前排起一條長長的隊伍，逐一將貨物搬入庫房。

庫房內，後勤軍官和幾名士兵檢查著油布包裹內的各式補給品，並指揮民夫依序將食物、藥品、彈藥等放置於貨架上。

又是一名民夫走入庫房，甩肩將背上的貨物放落地。

後勤軍官用閩南話命令道：「欸！那個人！小心點！把油布拆開來給我看看裡面是什麼！」

但那民夫沒有應聲，徑直朝後勤軍官大步走去，抬起頭露出斗笠下一張黝黑的年輕臉龐，炯炯有神的雙眼略帶歉意。

喀！守崙閃電般出手，拳如飛錘，一擊打碎後勤軍官的喉骨！

精準地有如節拍器一般，庫房內的所有民夫同時對身邊的日軍士兵暴起攻擊，用的都是斷頸、鎖喉等一擊斃命的毒辣招式！

後勤軍官雙眼圓睜，雙手緊摀著劇痛的喉頭跪倒在地，眼睜睜看著庫房內的其餘同袍在眨眼間被暗殺殆盡。

他拚命想出聲叫喊示警，然而卻只能發出風箱般的嘶嘶聲。血液如泉水一樣從他嘴中湧出，很快淹沒他的氣管，讓他窒息而亡。

這些民夫正是林朝保特意從義軍中精挑出的武林高手。

他們無聲無息地殺光庫房裡的幾名看守士兵，林朝保等人隨後進入庫房，換上日軍士兵的衣服和武器。

一名不知情的民夫挑著東西走進庫房，嘴中碎罵道：「趕緊啊，這幾十斤的物件是要我扛多久！」

不料卻看到房裡橫屍遍地，還有林朝保等人殺氣騰騰的樣子，嚇得當場癱軟在地，結結巴巴道：「你、你們這是、是要造反麼？」

一名義軍上前按住那民夫的嘴，警告道：「不想要死就莫吵！」

那民夫驚慌恐懼地低聲哀求道：「各位英雄，你們這一鬧起來，外面日本兵肯定會將我們全都殺光。我們只是來拉點東西，賺些甘苦錢養家，你們饒我們一命吧！」

林朝保挑了兩支軍官用的史密森維森左輪手槍，正在填裝子彈，聞聲漠然道：「你們幫日本番仔做事，再被他們殺死，也算是天理報應，死有餘辜！」

那民夫跪著上前抓著林朝保的大腿哭泣道：「我們就是窮人，沒辦法生活才會給日本番仔做事。英雄，我一家老小都靠我一人賺錢供養，要是我死了，他們都要餓死的。我求求你們，饒過我吧！」

林朝保一腳踢開他，冷笑道：「你算什麼人？憑什麼求我？閉嘴！否則我現在就一刀送你下去見閻羅王！」

那民夫跪倒在地，無助地低聲啜泣。

守崙見狀忍不住上前安慰道：「阿伯，等一下我們打起來，你和外面的人趕緊找機會跑。你們沒有武器，守門的日本番應該不會太在意。」

林朝保皺眉，但終究是沒把一句「婦人之仁」罵出口。

義軍們很快準備妥當，他們身穿黑色制服，手拿村田步槍，看起來就跟日本士兵沒什麼兩樣。

林朝保環顧眾人，肅容道：「蔭堂哥（林朝棟）為了顧全大局，不得已去了廈門，但阿罩霧林家的名聲不能失！我們甘願死，也不能做日本番仔的狗！」語畢，他伸手將桌上的燈火打翻，義軍在庫房內四處都潑灑了燈油，火勢迅速蔓延開來！

義軍們走出庫房，身後很快騰起沖天烈焰。

發現失火的日軍士兵們驚慌奔走叫喊救火，義軍無聲無息遁入四周漆黑的營帳。

庫房外排隊的民夫們被救火的日軍士兵推來擠去，正不知該如何是好時，一名民夫摀著口鼻踉踉蹌蹌地從庫房裡走出，向其他人道：「緊走（快跑）！他們要造反！」

其他人問道：「誰？『他們』是誰？」

那民夫沒好氣道：「幹！除了那些抗日仔還能有誰？他們裝作扛貨的混進來了，緊走啦！再不走我們也要一起死！」

民夫們嚇得將肩上的貨物甩落在地，紛紛轉頭往大門跑去。

一旁的日軍軍官見他們舉止異常，喝令道：「停下來！你們在跑什麼！」

然而那些民夫根本聽不懂日文，見到有日軍朝他們大吼大叫，他們跑得更快了。

無端失火的庫房，加上倉皇逃跑的民夫，日軍軍官立刻認定是民夫縱火，吼道：「是那些清國人放的火！別讓他們跑掉！」拔出腰間的手槍便射向奔逃的民夫們。

槍聲響徹夜空！

能久親王從床上驚醒，叫道：「來人！是否有敵人夜襲？」

副官跑進寢帳內，回答道：「殿下，是庫房失火，我們正在全力救火中。」

能久親王皺眉怒斥道：「失火怎麼會有人開槍？混帳！快去搞清楚狀況！」

能久親王剛起身披上外衣，門外守護的御前衛士隊長就進來道：「殿下，外面情況混亂不明，請殿下待在帳篷內不要外出。我已經召集所有御前侍衛前來護駕。」

能久親王問道：「彌兵衛，是有人叛變嗎？」

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廢除武士階級，原本的數十萬武士加上其家族親人，足有三、四百萬之眾，都在一夜之間失業潦倒，因而造成社會動盪。所以明治維新之後的日本屢屢發生叛亂內戰，尤其以動員上百萬人的西南戰爭為最，能久親王在當時甚至被叛軍強行拱上皇位，推舉為新天皇。近十年來雖然已經不曾發生大規模叛亂，但對於叛亂的恐懼幾乎刻在每個日本人的心中。

衛士隊長富山彌兵衛搖頭道：「還不曉得，總之在情況穩定下來前，還請殿下待在寢帳內。御前衛隊固守八方，必保殿下無虞。」而後轉身離開。

彌兵衛走出寢帳，只見大營之中四處火起，槍響不絕，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敵人，甚至不知道敵人是清國人還是日本人，此時他唯一能信任的只有自己手下的五十名御前衛隊。

遠處一隊日軍士兵映著熾烈火光直奔而來，立刻引起富山彌兵衛的警覺，下令道：「開槍！逼退他們！」

御前衛隊朝天空放了幾槍示威，那隊士兵的腳步立刻慢了下來，領頭軍官喊道：「對面的是富山大佐麼？我們奉中西大佐的命令，率兵前來護駕！」

彌兵衛並不跟對方招呼，厲聲喝道：「回去告訴中西大佐，殿下安全無憂，任何人膽敢接近御帳，格殺勿論！」

那領頭軍官猶豫不決，軍令如山，他應當聽從自己直屬上級的命令，但眼前御前衛隊隊長的強硬態度讓他不知該如何是好。

彌兵衛怒道：「還不快走！你們難道想要對殿下不利麼！」說罷掏出腰間手槍，一槍打在一名士兵腿上。

那士兵倒地哀嚎，立刻引起其他士兵的不滿，紛紛罵道：「混帳！御前衛隊了不起麼！狗仗人勢的傢伙罷了！」「我們在前面拼殺的時候，你們只會在後面好吃好喝，現在還對自己日本人開槍！根本是帝國的恥辱！」

場面頓時箭拔弩張，雙方一觸即發！

### 第六十九章

# 夜襲

眼見手下士兵幾乎要跟御前衛隊衝突起來，帶隊軍官趕緊跑到隊伍前面，奮力揮舞雙手對手下士兵喊道：「冷靜！都冷靜下來！」好不容易才彈壓住手下士兵，而後悻悻然地率兵離去。

彌兵衛鬆下一口氣來，但那支部隊前腳才剛走，後腳又接著有另一支部隊直奔而來。

彌兵衛舉槍吼道：「滾開！接近御帳者格殺勿論！」

然而來者並不停步，彌兵衛本要開槍嚇止，但想到剛才開槍造成的混亂，不由得遲疑了一下。

彌兵衛遲疑，來者卻並不遲疑。

衝在隊伍前面的人朝著御前衛隊抬槍便射，數聲槍響，衛隊頓時倒下數人！他們正是混進大營中的義軍！

彌兵衛一聲虎吼：「開槍！殺無赦！」御前衛隊迅速展開還擊！雙方爆發密集交火！

林朝保喊道：「雁形陣！從兩翼攻擊他們！」訓練有素的義軍立刻向兩側散開，將火力線延展開來。

雖然衛隊人數佔優，但義軍陣形展開後，扇形火力的優勢瞬間壓倒衛隊的人數優勢！衛隊死傷慘重！

轟隆！轟隆！不遠處發生連環劇烈爆炸！眾人只感地動山搖，差點站立不住！原來是補給庫房中儲存的油料和火藥被點燃！

彌兵衛一時頭暈目眩，明明是身在己方大營之中，此時卻有如深陷千軍萬馬之重圍！

他也知道此時最好的戰術是與敵人一樣拉開火線，但衛隊的職責是守衛能久親王，所以必須死守在此。

他奮力地嘶吼：「三班、四班！頂上！都給我頂上！」又伸手抓起幾個因為害怕而蜷縮在掩體後的士兵罵道：「開槍啊！混蛋！起來開槍！」

守崙壓低身子，依託著營帳、堆砌雜物等一切能拿來作為掩體的東西，頂著不斷從身邊尖嘯飛掠的子彈向側邊移動，時不時探頭抬起槍口向衛隊射擊。

忽然間，他身後出現三個日軍士兵。那三個日軍士兵還沒搞清楚為何御前衛隊這邊突然打了起來，也不敢輕易朝自己人開槍，於是就用槍指著守崙，喊道：「你是哪個小隊的？快把槍放下！」

守崙一句日語也不會，聽不懂也答不上，很快引起那三個士兵的警覺。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那三個士兵要扣下扳機的時候，守崑從一旁衝出，一槍崩掉一個士兵的腦袋！

另一名士兵的臉上冷不防濺滿了身側同袍的腦漿，腦中霎時一片空白，守崑併步上前，雙手挺槍奮力扎出，槍尖刺刀輕易地穿透了那名士兵的腹部！

最後那名士兵飛快地轉過槍口瞄準守崑，但還沒來得及開槍，就被一旁的守崙給一槍打死！

守崑救下弟弟後匆匆道：「莫再打啦！緊走啦！」

守崙問道：「大家要撤退了嗎？往哪裡撤？」

守崑扯著弟弟的手臂一邊走一邊道：「先找無人的所在躲著，邊躲邊找路出去。」

大營之中此時已是鬧得人仰馬翻，補給庫房裡的燈油、火藥都被點燃，不斷引發劇烈爆炸，火勢很快蔓延到周邊營帳。

到處是槍聲、喊叫聲，還有奔來跑去忙著救火的日軍士兵。

兩兄弟盡可能地找黑暗的角落藏身，一邊避開與日軍士兵接觸，一邊向大營外移動。

守崙聽身後仍是傳來的槍響仍在持續，密集地有如引燃的鞭炮串一般，趕緊拉住大哥道：「阿兄等等，保哥他們還在打！」

守崑道：「我當然知道他們還在打，我們再不趁現在走就來不及了！」

守崙不可置信地質問道：「阿兄，你是要臨陣脫逃？」

守崑怒道：「幹！什麼臨陣脫逃？你是真想死在這裡是不是？」

守崙道：「我們跟保哥一起來的，怎麼能在這時候落跑？」

守崑一拍弟弟腦袋道：「保哥保哥，你娘咧，你是姓林是不是？林朝保是為了林家的名聲，我們姓陳的跟著他送死做啥？你是憨的是不是？」

守崙一時語塞，說實在的，之前當林朝保說「阿罩霧林家的名聲不能失」的時候，他也覺得有種上當受騙的感覺。他是為了趕跑日本番仔而加入義軍，而不是為了林家的名聲。但在眼下這緊要關頭拋下其他人逃跑，那自己豈不是成了戲曲裡那種受人唾棄的膽小鼠輩？

守崑見弟弟還想回去，怒罵道：「幹！你是要阿母哭斷腸才甘願是不是？現在所有日本番仔都在往林朝保那邊去，他們是不可能活著出來了，我們再不走，等日本番仔開始搜查大營，我們也要跟著陪葬！」說罷扯著弟弟就走。

兩兄弟一路躲躲藏藏，好不容易終於看到大營圍牆！

守崑喜出望外，背靠圍牆將雙掌疊搭在身前給弟弟當作梯子，匆匆道：「上去！」

守崙三連步助跑後躍起，腳尖在大哥手掌和肩頭借力點了兩下翻上牆頭，腰身一挺將雙腿翻過圍牆，下半身掛在牆外，上半身回去伸手拉大哥上牆。

然而牆頭上出現的人影很快引起日軍注意，許多人紛紛呼喝著：「有人！」「是清國奸細！」

無數子彈砰砰砰地打在兩兄弟身邊！好在兩人身手矯健，一眨眼就翻過了牆頭。

然而遠處在大門口守衛的日軍士兵很快發現他們，朝著他們一邊開槍一邊追擊過來。

兩兄弟向遠方黑夜狂奔，時不時轉身向後開槍，試圖阻止敵人的追擊腳步！

而此時在日軍大營中，義軍們雖然短暫地佔據火力優勢，但周圍越來越多的日軍士兵趕來支援御前衛隊，義軍們很快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

林朝保一咬牙，指著能久親王寢帳惡狠狠吼道：「衝！作伙衝進去！拚死也要換他番仔大將的一條命！」

義軍們頂著火線，撕心裂肺地吶喊著，朝衛隊陣地展開決死衝鋒！

雙方距離本來不過二十大步，很快絞殺在一塊，展開血腥的白刃戰！

火藥刺鼻，子彈尖嘯，刺刀鋒鳴，義軍和衛隊彼此殘殺！橫飛血肉，斷肢殘軀，怒吼哀嚎，在熾烈火光照映下，繪成一幅慘不忍睹的人間煉獄！

此時義軍與衛隊敵我難辨，周圍趕來支援的士兵即便有上百人，但沒人敢輕易開槍。

林朝保雙槍在手，一步一槍，彈無虛發！接連打死無數衛士！

然而即便他槍法如神，也躲不過橫飛而來的子彈，被一記冷槍打中腹部，當場仰天倒地！

林朝保試圖起身，但子彈在他腰腹挖空了一大塊血洞，除了劇烈的疼痛外，他也根本控制不了身體，只能眼睜睜看著其他人拼殺。

雖然義軍個個都具備「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但子彈與刺刀輕易地穿透了他們的身體，勇士與紙人並無差別。

義軍一個個倒下，終於，最後一名站著的義軍被彌兵衛的刺刀扎透了胸口，倒地而亡，痛苦的神情仍帶著憤恨不甘，雖死猶生。

彌兵衛氣喘吁吁抽出刺刀，環顧周圍，只見外圍士兵仍是緊張兮兮地將槍口朝著他們，唯恐他們走火誤傷，趕緊抹掉滿臉血污，朝著他們揮手道：「我是御前衛隊指揮官富山大佐！你們不要開槍！敵人已經全部伏誅！」外圍士兵這才放心地按下槍口。

環顧周圍，御前衛隊連彌兵衛在內只餘四人，十不存一，幾乎可以說是全軍覆沒！

彌兵衛下令道：「救治傷員，留下敵人活口，我要問清楚他們到底是誰，又有誰參與這場叛亂!」而後進到寢帳，只見能久親王手撐膝蓋從地上站起，拍拍身上塵土。他看向四周被子彈打得千瘡百孔的帳篷還有七零八落的屋內擺設，不由得暗自心驚。

彌兵衛跪地請罪道：「殿下，我護衛不周，請殿下賜罪！」

能久親王擺擺手道：「無罪。辛苦了，叛亂都平定了？」

彌兵衛道：「是！作亂的是清國奸細，不知用什麼管道混進營中。我們留下幾名活口，我建議殿下帶進此處審問，好問清楚到底有誰參與其中。」

見能久親王點頭，彌兵衛便讓衛士把義軍活口帶入帳篷。

能久親王仔細審視，只見三個義軍活口都是身受重傷，能不能活過今晚都是問題。

彌兵衛叫來一名通曉閩南語和日語的翻譯，半蹲抓起一人的胸襟問道：「你們是誰？是誰帶你們進來的？」

那人聽完翻譯的話，下意識地往旁邊的同伴看了一眼。

作為衛隊長的彌兵衛心細如髮，猜到那名同伴才是主帥，於是抓起那名主帥氣勢洶洶地問道：「說！你們是誰？」

能久親王的聲音在一旁響起：「慢著，讓我來問吧。」

能久親王見那人腹腔中彈，血流成河，已是氣若游絲，但臉上仍是帶著桀驁不遜的冷笑，瞇著眼睛看向帳中高座的能久親王，一點也不害怕自己即將死去。

如此不懼生死，除了林朝保再無他人。

明知眼前敵人幾乎要殺了自己，能久親王也很難對他生出恨意，嚴肅道：「區區數十人，敢來闖我軍團指揮部，勇氣可嘉。你說出誰是你的聯絡人，我賜你一個痛快。」

林朝保舉起兩根手指搓了搓，道：「給我根菸吧。」

能久親王從隨身菸盒拿出一根香菸，讓衛士點火後遞給林朝保。

林朝保由於失血過多，本來冷得全身都在發抖，吸過一口菸後，整個人彷彿突然暖了起來，輕笑道：「幹恁娘，這日本番仔的菸味道還真不錯！」

### 第七十章

# 同歸於盡

林朝保一口菸圈吐向能久親王臉上，嘲笑道：「你想知道我們怎麼進來的？你以為你這座大營防衛森嚴，但在我眼裡是漏洞百出，任誰都能進來逛一逛。」

能久親王冷冷道：「不可能，是誰帶你們進來的？說！否則我不會讓你輕易死去，我會叫來最好的醫生救活你，然後讓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林朝保仰天笑道：「哈哈哈！你區區一個倭寇番仔，嚇唬我？我一身骨頭都是鐵打的，要是能讓你用刑逼出一個字，我跪下來叫你當爹！」

能久親王湊到林朝保面前，神情狠戾，再無平時儒雅紳士的風範，指著其餘活口，一字一句從牙縫中蹦出：「你骨頭硬，他們的骨頭呢？你現在說出誰是你的接頭人，我還能饒你家人一命，否則等我從他們口中挖出你姓名，我保證你全家老小都活不過今晚！」

終於等到這個時機！

林朝保猙獰笑道：「我的接頭人就是閻羅王！他派我來接你下去！」

話音一落，能久親王突然聞到一股火藥點燃後的刺鼻硫磺味直衝腦門！

原來林朝保之前在庫房中搜出一束炸藥，他將引線剪得極短，貼身藏在懷中，而炸藥此刻已經被他用菸頭點燃！

轟隆！一聲巨響，日軍指揮所正中央的親王御帳猛然炸裂！衝起焚天烈焰！

暗夜中，守崑和守崙兩人急急直奔，他們並沒有聽到這聲巨響，因為身後日軍士兵緊咬不放，追擊槍聲更加響亮！

兩兄弟鑽進一片灌木叢，子彈霹靂啪啦地落在他們身邊，打得枝葉橫飛。好不容易衝出灌木叢外，陡然看見一條寬廣大河橫躺在眼前！

是死路！

守崑暗暗罵了聲娘，只聽得身後追兵的腳步越來越近，他一把抓過弟弟的槍，把刺刀卸下交給弟弟，匆匆道：「你往那邊跑，我往這邊跑，大肚庄見！」

守崙知道大哥把兩支槍都拿過去是想用槍聲吸引追兵，但他不願大哥獨自冒險，於是說道：「阿兄，我們跟他們拼了！要活作伙（一起）活，要死作伙死！」

守崑急道：「別跟我爭這個！我們兩個至少要活一個，分開跑較有機會！大肚庄若等不到我，就趕緊返厝！」說罷頭也不回地沿著河岸往下游直奔而去，同時高舉槍口開槍吸引敵人。

大哥飛奔而去的背影眨眼間便消失在暗沉夜色裡。

守崙不知為什麼，忽然一股熱淚湧上眼眶，一咬牙，握緊手裡的刺刀，小心翼翼朝上游方向逃去。

他沿著河岸一路前進，沒有再遇到敵人，回到義軍駐紮的大肚庄。

天亮後，日軍沒有再發動攻勢，八卦山中響起許久未聞的蟲鳴鳥叫。

原本已經被打得軍心渙散的義軍如今人人歡欣鼓舞，昨夜日軍大營的大火整整燒了一晚，整片夜空都被照亮了。

人們彼此談論著這場全島抗日義軍前所未有的大捷。

在一片歡天喜地中，唯有守崙靜靜地坐在大肚庄口的路邊，目光始終不離來路盡頭。

每次有人在來路盡頭出現，他都興奮地站起身來觀望，然而結果卻是一次次失望。

他心中默默求遍了滿天神佛，希望下一個出現的就是大哥，然而隨著時間不斷過去，他的心也沉到了谷底。

有熟識的朋友拿來食物飲水，關心地問起情況，而後安慰了幾聲。

可是隨著太陽升起後又漸漸落山，一天下來，朋友們連安慰的話都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第二天、第三天過去了，日軍依然平靜。

人們開始議論著：日本番仔這番慘敗後，或許會就此退兵也說不定？

一片歡天喜地中，只有守崙始終沉默不語。他簡單收拾好隨身行囊，離開大肚庄，沿著大肚溪的兩側河岸往下游一直走去。

他小心翼翼避開路上的日軍巡邏隊，找到了當晚和大哥分開逃跑的灌木叢，然而卻沒有找到大哥的蹤跡。

一天又過一天，守崙每日沿著河岸來回搜索，累了喝溪水，餓了吃乾糧，睏了打地鋪。

他有找到一些線索痕跡，諸如腳印、血跡、彈殼、彈孔等等，但沒有一樣能帶他找到大哥。

活要見人，死要見屍。找到大哥已經成為他心中的一股執念，似發瘋，又似入魔。

他有如野人一般，在山林與河岸間來回穿梭，即便遠處又開始傳來日軍野戰砲攻山的隆隆炮聲，他也充耳不聞。

不知過了幾天，一日，他走在一條田間小路，眼睛逐一盯著周圍一草一木，寄望能找到一絲線索。冷不防身側伸出一隻手拉住他，一名老農夫拽著他往旁邊的樹林裡面鑽。

老農夫見他要說話，趕緊摀著他的嘴，一手放在唇邊示意他別出聲。

沒多久，一路日軍巡邏隊從兩人身邊走過。所幸林葉茂密，躲在其中的兩人沒被發現。

巡邏隊走過後，老農夫開口問道：「少年仔，我看你在這附近繞了快一個月了，你是在找親人？」

守崙點頭道：「我在找我阿兄。阿伯，你可有看到長得跟我相似的人？」

老農夫搖搖頭，拍拍守崙的肩膀嘆道：「我勸你莫找了。想要找到鬼的人，可能最後自己都會去作鬼。你老爸老母還在吧？趕緊返去吧，至少他們還有一個兒子能返厝。日本番仔把八卦山打下來了，現在這裡四處是他們的巡邏隊，你自己小心點。」老農夫說完就走了。

守崙流下兩行熱淚，咬著牙低聲泣道：「阿兄⋯⋯對不起⋯⋯對不起⋯⋯」

然後他將身邊為數不多的隨身行囊收拾好，踏上回家的路。

——

後記：

能久親王於攻臺戰役中不幸染疫身亡，而後日軍大本營緊急派遣伏見宮貞愛親王率領第四旅團赴臺接手指揮近衛軍團，同時派遣乃木希典中將率領第二師團赴臺馳援。

數萬日軍於嘉義、臺南、高雄等地接連登陸，各大城鎮以極快的速度淪陷失守。

鎮守臺南的義軍領袖劉永福放棄抵抗，扮作老婦搭乘英國籍商船返回廈門。

其後二十年，臺灣人持續武裝抗日，在日軍強力清鄉鎮壓下，死傷者數以百萬。

最終，無論是奮起反抗的人，或是安穩度日的人，他們都消失在歷史的洪流中。